

目录

佛說義足經鏡面王經.....	1
佛說義足經猛觀梵志經.....	4
佛說義足經法觀梵志經.....	6
佛說義足經兜勒梵志經.....	9
雜阿含經（八九至九〇）	13
雜阿含經（九三）	15
雜阿含經（五四八）	19
中阿含經梵志品鬱瘦歌邏經.....	21
中阿含經梵志阿攝毖經.....	28
長阿含經小緣經.....	37
長阿含經種德經.....	44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波羅牢經.....	51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度經.....	60
雜阿含經（五七四）	63
雜阿含經（五六三）	64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尼乾經.....	65
中阿含經大品優婆離經.....	72
長阿含經毘舍離梵志經.....	85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梵天請佛經.....	90
中阿含經因品優曇婆邏經.....	96
中阿含經梵志品傷歌邏經.....	108

中阿含經梵志品鸚鵡經.....	112
中阿含經梵志品梵波羅延經.....	121
中阿含經梵志品頭那經.....	125
長阿含經究羅檀頭經.....	128
長阿含經阿[少/兔]夷經.....	141
長阿含經梵動經.....	151
雜阿含經（一〇五）	165
雜阿含經（一〇四）	168
雜阿含經（一〇九）	172
雜阿含經（一一〇）	174
雜阿含經（九六六）	181
雜阿含經（九七〇）	182
雜阿含經（一一九五）	184
雜阿含經（一一九六）	186
雜阿含經（一〇六）	188
雜阿含經（九〇五）	189
中阿含經例品見經.....	190
中阿含經例品箭喻經.....	192
雜阿含經（九五七至九六三）	196
雜阿含經（九六四）	204
雜阿含經（九六五）	208
雜阿含經（九六七）	209

雜阿含經（九六八）	210
長阿含經堅固經.....	213
雜阿含經（九二）	217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六）	218
中阿含經梵志品象跡喻經.....	223
中阿含經梵志品鬚閑提經.....	229
中阿含經梵志品黃蘆園經.....	237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鞞摩那修經.....	240
長阿含經之阿摩晝經.....	245
長阿含經布吒婆樓經.....	262
雜阿含經（一〇二）	270
雜阿含經（二八一）	274
雜阿含經（三四七）	277
雜阿含經（五七三）	281
雜阿含經（九六九）	283
雜阿含經（九七一）	285
雜阿含經（九七二）	287
雜阿含經（九七三）	288
雜阿含經（九七四至九七五）	289
雜阿含經（九七六至九七七）	291
雜阿含經（九七八）	293
雜阿含經（一一五五至一一五八）	295

雜阿含經（一一六〇）	300
雜阿含經（一一七九至一一八七）	301
雜阿含經（一一九四）	313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鞞婆陵耆經.....	315

佛說義足經鏡面王經

聞如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眾比丘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欲求食，自念言：「今入城甚早，我曹寧可到異梵志講堂，與相勞徠便就坐。」是時，諸梵志自共諍，生結不解，轉相謗怨：「我知是法，汝知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所知合何道？我道法可猗行，汝道法難可親。當前說著後說，當後說反前說，多說法非與重擔不能舉，為汝說義不能解。汝定知法極無所有，汝迫復何對？以舌戟轉相中害，被一毒報以三。」

諸比丘聞子曹怨言：「如是亦不善，子言亦不證。」子曹正各起座，到舍衛求食，食竟舉藏應器，還到祇樹入園，為佛作禮，悉坐一面，便如事具說：「念是曹梵志學自苦，何時當得解？」

佛言：「是曹梵志，非一世癡冥。過去久遠，是閻浮利地，有王，名曰鏡面。時勅使者：『令行我國界無眼人，悉將來至殿下。』使者受勅即行，將諸無眼人到殿下，以白王。

「王勅大臣：『悉將是人去，示其象。』臣即將到象廐，一一示之，令捉象，有捉足者、尾者、尾本者、腹者、脇者、背者、耳者、頭者、牙者、鼻者，悉示已，便將詣王所。

「王悉問：『汝曹審見象不？』對言：『我悉見。』王言：『何類？』中有得足者言：『明王，象如柱。』得尾者曰：『如掃帚。』得尾本者言：『如杖。』得腹者言：『如埵。』得脇者言：『如壁。』得背者言：『如高岸。』得耳者言：『如大箕。』得頭者言：『如臼。』得牙者言：『如角。』得鼻者言：『如索。』便復於王前，共諍訟象，諦如我言。

「王是時說偈言：

「『今為無眼會， 空諦自謂諦，
 見一言餘非， 坐一象相怨。』」

佛告諸比丘：「是時鏡面王者，即我身是；時無眼人者，即講堂梵志是；是時子曹，無智坐空諍，今子曹亦冥，空諍無所益。」

佛是時生是義，具檢此卷，令弟子悉解，為後世作明，令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自冥言是彼不及， 著癡日漏何時明？
 自無道謂學悉爾， 但亂無行何時解？

「常自覺得尊行， 自聞見行無比。
 已墮繫世五宅， 自可奇行勝彼。
 抱癡住姪致善， 已邪學蒙得度。
 所見聞諦受思， 雖持戒莫謂可，
 見世行莫悉修， 雖黠念亦彼行。
 興行等亦敬待， 莫生想不及過，
 是已斷後亦盡， 亦棄想獨行得。
 莫自知以致黠， 雖見聞但行觀。
 悉無願於兩面， 胎亦胎捨遠離，
 亦兩處無所住， 悉觀法得正止。
 意受行所見聞， 所邪念小不想，
 慧觀法竟見意， 從是得捨世空。
 自無有何法行？ 本行法求義諦，
 但守戒求為諦， 度無極眾不還。」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勇辭梵志經第八

佛在舍衛國，當留三月竟，一時於祇樹給孤獨園中。是時，墮沙國諸長者子共賃一梵志，名勇辭，使之難佛取勝，謝金錢

五百。梵志亦一時三月，諷五百餘難，難中有變，自謂無勝己者。

佛三月竟，從眾比丘，欲到墮沙國，轉行郡縣說經，次到墮沙猴猿溪邊，高觀殿中。諸長者子即聞佛眾比丘到國，即相聚會合五百餘人。梵志言：「佛已到吾國，宜早窮難。」梵志即悉從長者子，往到佛所，相勞問便坐一面。長者子中，有為佛作禮者、向佛叉手者、默然者，悉就座。梵志熟視佛威神，甚大巍巍，不可與言，便內恐怖懾，不能復語。佛悉知梵志及長者子共議作，便說是義足經：

「自說淨法無上，	餘無法明及我，
著所知極快樂，	因緣諦住邪學。
常在眾欲願勝，	愚放言轉相燒，
意念義忘本語，	轉說難慧所言。
於眾中難合義，	欲難義當竟句，
在眾窮便瞋恚，	所難解眾悉善。
自所行便生疑，	自計非後意悔，
語稍疑忘意想，	欲邪難正不助。
悲憂痛所言短，	坐不樂臥暗咋，
本邪學致辭意，	語不勝轉下意。
已見是尚守口，	急開閉難從生，
意在難見對生，	出善聲為眾光。
辭悅好生意喜，	著歡喜彼自彼，
自大可墮漏行，	彼不學從何增？
已學是莫空諍，	不從是善解脫，
多倚生痛行司，	行求輩欲與難。
勇從來去莫慚，	令當誰與汝議？
抱冥柱欲難曰：	『汝邪諦自守癡，

汝行花不見果。』 所出語當求義，
越邪度轉求明， 法義同從相傷，
於善法勇何言？ 彼善惡受莫憂。
行億到求到門， 意所想去諦思，
與大將俱議軍， 比螢火上遍明。」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佛說義足經猛觀梵志經

聞如是：

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比丘，悉應真，所作已具，已下重擔，聞義已度，所之生胎滅盡。

是時，十方天下地神妙天來佛所，欲見尊德及比丘僧。是時，梵四天王相謂言：「諸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諸神妙天，悉來禮佛，欲見尊威神及諸比丘。我今何不往見其威神？」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佛邊，去尊不遠，便俱往禮佛及比丘僧，各就座。

一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 來見尊皆神天。
今我來欲聽法， 願復見無極眾。」

二梵天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 直學行知身正，
如御者善兩轡， 護眼根行覺意。」

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伏邪連， 意著止如鐵根，
捨世觀淨無垢， 慧眼明意而攝。」

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有以身歸明尊， 終不生到邪冥，
捨人形後轉生， 受天身稍離患。」

是時，坐中有梵志，名為猛觀，亦在大眾中，意生疑信因緣。佛知猛觀梵志所生疑，是時便作一佛，端正形類無比，見者悉喜，有三十二大人相，金色復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說。便向佛叉手，以偈歎言：

「人各念彼亦知，	各欲勝慧可說，
有能知盡是法，	遍行求莫隅解。
取如是便生變，	癡計彼我善慧，
至誠言云為等，	一切是善言說。
不知彼有法無，	冥無慧隨彼黠，
冥一切痛遠黠，	所念行悉彼有。
先計念却行說，	慧已淨意善念，
是悉不望黠減，	悉所念著意止。
我不据是悉上，	愚可行轉相牽。
自見謹謂可諦，	自己癡復受彼，
自說法度無及，	以自空貪來盜。
已八冥轉相冥，	學何故一不道？
一諦盡二有無，	知是諦不顛倒，
謂不盡諦隨意，	以故學一不說。
何諦是餘不說？	當信誰盡餘說？
饒餘諦當何從？	從何有生意識？
識無餘何說餘？	從異想分別擇，
眼所見為著可，	識若欺盡二法，
聞見戒在意行，	著欲黠變訟見。
止校計觀何羞？	是以癡復授彼。

癡何從授與彼？	彼綺可善黠我。
便自署善說已，	有訟彼便生怨，
堅邪見望師事，	邪黠酷滿綺具。
常自恐語不到，	我常戒見是辟，
見彼諦邪慚藏，	本自有慚藏黠。
以悉知黠分別，	癡悉無合黠行，
是為諦住乃說，	悉可淨自所法。
如是取便亂變，	自因緣痛著污，
從異行得解淨，	彼雖淨不至盡。
是異學聞坐安，	自貪俱我堅盛，
自己盛堅防貪，	有何癡為彼說？
雖教彼法未淨，	生計度自高妙。
諦住釋自在作，	雖上世亦有亂，
棄一切所作念，	妙不作有所作。」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佛說義足經法觀梵志經

聞如是：

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與五百比丘俱，皆應真，所作已具，已下重擔，以義自證，會胎生盡。

爾時，十方天地神妙天亦來禮佛，欲見尊德及比丘僧。是時，第七天四天王相謂言：「諸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神妙天悉往禮，欲見尊威神及比丘。我曹今何不往見其威神？」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佛邊，去尊不遠，便俱往禮佛及比丘僧，各就座。

一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 來見尊皆神天。
今我來亦聽法， 願復見無勝眾。」

二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 直覺行知身正，
如馭者善持轡， 護眼根行覺意。」

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拔邪連， 意著止如鐵根，
捨世觀淨無垢， 黠根明意服軟。」

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有是身歸明尊， 終不生到邪冥，
捨人形轉後尊， 受天身稍離患。」

是時，座中有梵志，名法觀，亦在大眾中。因緣所計，見於泥洹脫者有支體，以故生意疑信因緣。

佛知法觀梵志所生疑，是時便作一佛，端正形類無比，見者悉喜，有三十二大人相，金色復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說。

便向佛叉手，以偈歎言：

「如因緣見有言， 如已取悉說善，
一切彼我亦輕， 亦或致在善緣。
少自知有慚羞， 淨變本說兩果，
見如是捨變本， 願觀安無變處。
一切平亦如地， 是未嘗當見等，
本不等從何同？ 見聞說莫作變。
猗著是眾可惡， 可見聞亦所念，
雨出淨誰為明？ 愛未除身復身。
以戒攝所犯淨， 行諦祥已具住，
於是寧經至淨， 可恐世在善說。」

已離諦更求行，
亦如說力求淨，
行力求亦不說，
死生無盡從是，
戒彼行一切捨，
淨亦垢不念覺，
修是法度彼一，
受如是便增變，
自所法便稱具，
無等行轉相怨，
凡所說黠代恐，
無慧眾異說淨，
各尊法如聞止，
無法行但有言，
言如是彼亦說，
便自見怨所作，
所攝著求便脫，
本所因在好說，
觀世人見名色，
欲見多少我有，
有慧行累無有，
見無過是法行，
慧意到無所至，
如關閉制所著，
尊斷世所受取，
靜亦亂在觀捨，
棄故成新不造，
悉從罪因緣受，
自義失生死苦，
眼如行亦思惟，
如是慧亦如說。
罪亦福捨遠去，
無沾污淨哀受。
說無行為遠欺，
各因諦世邪利。
見彼法詰為漏，
自見行不隨污。
無於法有所益，
所繫著住各堅。
演如解自師說，
彼所淨因一心。
一所見從淨墮，
坐勝慧自大說。
念所信無所住，
淨行在彼未除。
以其智如受知，
不從是善淨有。
知亦見正以取，
度是亂不更受。
不見堅識所覺，
但行觀無取異。
取與生不應堅，
在是惡哀凡人。
無所欲何所著？

脫邪信勇猛度， 悉已脫世非世。
一切法無所疑， 悉見聞亦何念，
捨重擔尊正脫， 不願過常來見。」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佛說義足經兜勒梵志經

聞如是：

佛在王舍國於梨山中。爾時，七頭鬼將軍與鵝摩越鬼將軍共約言：「其有所治處生珍寶，當相告語。」爾時，鵝摩越鬼將軍所治處池中，生一蓮花千葉，其莖大如車輪，皆黃金色。鵝摩越鬼將軍便將五百鬼來到七頭鬼將軍所，便謂七頭言：「賢者！寧知我所治池中生千葉蓮花，但莖大如車輪，皆黃金色。」七頭鬼將軍即報言：「然賢者寧知我所治處，亦生神珍寶。如來正覺行度三活，所說悉使世人民得安雄，生無上法樂，堅無比。已生寶何如賢者寶？」

復以月十五日，說戒解罪。鵝摩越鬼將軍報七頭言：

「今十五大淨，	夜明如日光。
求尊作何方？	不著在何處？
尊今在王舍，	教授摩竭人，
一切見斷苦，	洞視是現法。
從苦復苦生，	斷苦不復生，
徑聞八通道，	無怨甘露欲。
今往具禮敬，	即是我所尊，
行意學以作，	一切有無止。
寧有憎愛不？	所念意乃隨。
意堅於行住，	已止無所有，

憎愛無所在，	念空無所隨。	
寧貪不與取、	寧依無惱害、	
寧捨有真行、	寧慧無所著。	
捨貪不與取，	愍哀及蠕動，	
斷念不邪著，	覺痛當何親？	
寧守口不欺，	斷嫉無羸聲。	
守正不讒人，	無念鬪亂彼，	
守口心不欺，	不嫉羸聲斷。	
守行何讒人？	悉空彼何亂？	
寧不染愛欲，	意寧淨無穢，	
所著寧悉盡，	在法寧慧計。	
寧度至三活，	所行悉已淨，	
一切斷不著，	寧至無胎世。	
三活諦已見，	所行淨無垢，	
行法悉成就，	從法自在止。	
尊德住悉善，	身口悉已止，	
尊行定樹間，	俱往觀瞿曇。	
真人鹿[蹲-酋+(十/田/厶)]腸，	少食滅邪貪，	
疾行問度法，	斷痛從何脫？	
觀瞻如師子，	恐怖悉無有，	
佛所頭面禮。」		

七頭鬼將軍及鵝摩越等，各從五百鬼，合為千眾，俱到佛所，皆頭面禮佛，住一面。

鵝摩越鬼將軍便白佛言：

「真人鹿[蹲-酋+(十/田/厶)]腸，	少食行等心。
尊行定樹間，	吾人問瞿曇：
『是痛從何滅？	從何行脫痛？

斷疑問現義，	云何脫無苦？』
『斷苦痛使滅，	行是痛苦盡，
捨疑妙說持，	如義無有苦。』
『誰造作是世？	誰造作可著？
誰造世所有？	誰造為世苦？』
『六造作是世，	六造作可著，
六造世所有，	六造為世苦。』
『誰得度是世？	晝夜流不止，
不著亦不懸，	深淵誰不沒？』
『一切從持具，	從慧思想行，
內念著意識，	是德無極度。
已離欲世想，	色會亦不往，
不著亦不懸，	是乃無沒淵。』
『從何還六向？	何可無有可？
誰痛亦想樂？	無餘滅盡去。』
『是六還六向，	是生不復生，
名滅已無色，	已盡有何餘？
大喜步往道。』	
「大將軍七頭，	會當報重恩。
開道現大尊，	法施無有上。
今鬼合千眾，	悉能叉手住，
一切身自歸，	為世尊大師。
今已辭求過，	各還國政治。
今悉禮正覺，	念法歸尊法。」

爾時，座中有梵志，名兜勒，亦在眾中，便生意於泥洹脫者支體因緣，因是便意生疑。

佛即知兜勒意生所疑，便化作一佛，端正形好無比，見莫

不喜者，形類過天，身有三十二大人相，紫磨金色，衣大法衣。弟子亦作化人，化人適言，弟子亦言；弟子適言，化人亦言。佛所作化人，化人言，佛默然；佛言，化人默然。何故？一切制念度故。

化佛便叉手偏袒，以偈歎言：

「願問賢神俞曰，	遠可靖大喜足。
從何見學得滅，	悉不受世所有？
本是欲多現我，	從一綺便悉亂，
所可有內愛欲，	從化壞常覺識。
莫用是便自見，	不及滅若與等，
雖見譽眾所稱，	莫貢高蹶彼住。
如所法為已知，	若在內若在外，
強力進所在作，	無所得取無有。
且自守行求滅，	學莫從彼求滅，
以內行意著滅，	亦不入從何有？
在處如海中央，	無潮波安平正，
一切止住亦爾，	覺莫增識與意。
願作大慧眼視，	已證法復現彼；
願作光仁善恕，	諸撿式從致定。
且攝眼左右著，	不受言關閉聽，
戒所味莫貪著，	我無所世所有。
身所有若羸細，	莫還念作悲思，
所可念便生願，	有來恐慧莫畏。
所得糧及飲漿，	所當用若衣被，
取足止莫慮後，	從是止餘莫貪。
常行定樂樹間，	捨是理無戲犯，
若在坐若在臥，	閑靜處學力行。

莫自怨捐睡臥，	在學行常嚴事，
棄晡忽及戲謔，	欲世好悉遠離。
捨兵鑿曉解夢，	莫觀宿善惡現、
莫現慧於胞胎、	悉莫鑿可天親、
莫造作於賣買、	莫於彼行欺利、
莫作貪止縣國、	莫從彼求欲利、
莫樂行不誠說、	悉莫行兩面辭。
盡壽求慧所行，	具持戒莫輕漏，
橫來詰莫起恐，	見尊敬莫大語。
所貪棄不可嫉，	捨兩舌恚悲法，
所欲言學貪著，	莫出聲麤邪漏，
無羞慚莫從學，	所施行莫取怨，
聞麤惡不善聲，	從同學若凡人。
善關閉莫與同，	慧反應不過身。
知如來諦已正，	不戲作著意作；
從宴淨見已滅，	不戲疑瞿曇教。
自致慧不忘法，	證法無數已見，
常從慧如來學，	好不著從是慧。」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雜阿含經（八九至九〇）

（八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年少婆羅門名優波迦，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諸婆羅門常稱歎邪盛大

會，沙門瞿曇亦復稱歎邪盛大會不？」

佛告優波迦：「我不一向稱歎，或有邪盛大會可稱歎，或有邪盛大會不可稱歎。」

優波迦白佛：「何等邪盛大會可稱歎？何等邪盛大會不可稱歎？」

佛告優波迦：「若邪盛大會繫群少特牛、水特、水特，及諸羊犢、小小眾生悉皆傷殺，逼迫苦切，僕使作人，鞭笞恐怛，悲泣號呼，不喜不樂，眾苦作役。如是等邪盛大會，我不稱歎，以造大難故。若復大會不繫縛群牛，乃至不令眾生辛苦作役者。如是邪盛大會，我所稱歎，以不造大難故。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馬祀等大會，	造諸大難事，
如是等邪盛，	大仙不稱歎。
繫縛諸眾生，	殺害微細蟲，
是非為正會，	大仙不隨順。
若不害眾生，	造作眾難者，
是等名正會，	大仙隨稱歎。
惠施修供養，	為應法邪盛，
施者清淨心，	梵行良福田。
如是大會者，	是則羅漢會，
是會得大果，	諸天皆歡喜。
自行恭敬請，	自手而施與，
彼我悉清淨，	是施得大果。
慧者如是施，	信心應解脫，
無罪樂世間，	智者往生彼。」

佛說此經已，優波迦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九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廣說如上。差別者，謂隨說異偈言：

「無為無諸難，	邪盛時清淨，
如法隨順行，	攝護諸梵行。
馨香歸世界，	超過諸凡鄙，
佛於邪盛善，	稱歎此邪盛。
惠施修供養，	邪盛隨所應，
淨信平等施，	梵行良福田。
彼作如是施，	是施羅漢田，
如是廣大施，	諸天所稱歎。
自行恭敬請，	自手而供養，
等攝自他故，	邪盛得大果。
慧者如是施，	淨信心解脫，
於無罪世界，	智者往生彼。」

佛說此經已，優波迦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九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長身婆羅門，作如是邪盛大會——以七百特牛行列繫柱，特、特、水牛及諸羊犢、種種小蟲悉皆繫縛，辦諸飲食、廣行布施，種種外道從諸國皆悉來集邪盛會所。

時，長身婆羅門聞沙門瞿曇從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

祇樹給孤獨園。作是念：「我今辦邪盛大會，所以七百特牛行列繫柱，乃至小小諸虫皆悉繫縛。為邪盛大會故，種種異道從諸國來至會所。我今當往沙門瞿曇所問邪盛法，莫令我作邪盛大會，分數中有所短少。」作是念已，乘白馬車，諸年少婆羅門前後導從，持金柄傘蓋，執金澡瓶，出舍衛城，詣世尊所，恭敬承事。至精舍門，下車步進，至於佛前，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今欲作邪盛大會，以七百特牛行列繫柱，乃至小小諸蟲皆悉繫縛。為邪盛大會故，種種異道從諸國皆悉來至邪盛會所。又聞瞿曇從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我今故來請問瞿曇邪盛大會法諸物分數，莫令我所作邪盛大會諸分數之中有所短少。」

佛告婆羅門：「或有一邪盛大會主行施作福而生於罪，為三刀劍之所刻削，得不善果報。何等三？謂身刀劍、口刀劍、意刀劍。

「何等為意刀劍生諸苦報？如一會主造作大會，作是思惟：『我作邪盛大會，當殺爾所少壯特牛，爾所水特、水特，爾所羊犢及種種諸蟲。』是名意刀劍生諸苦報。如是施主雖念作種種布施、種種供養，實生於罪！

「云何為口刀劍生諸苦報？有一會主造作大會，作如是教：『我今作邪盛大會，汝等當殺爾所少壯特牛，乃至殺害爾所微細蟲。』是名口刀劍生諸苦報，大會主雖作是布施、供養，實生於罪！

「云何為身刀劍生諸苦報？謂有一大會主造作大會，自手傷殺爾所特牛，乃至殺害種種細蟲，是名身刀劍生諸苦報。彼大會主雖作是念種種布施、種種供養，實生於罪！

「然婆羅門當勤供養三火，隨時恭敬，禮拜奉事，施其安樂。何等為三？一者根本，二者居家，三者福田。

「何者為根本火？隨時恭敬，奉事供養，施其安樂？謂善男子方便得財，手足勤苦，如法所得，供養父母，令得安樂，是名根本火。何故名為根本？若善男子從彼而生，所謂父母，故名根本。善男子以崇本故，隨時恭敬，奉事供養，施以安樂。」

「何等為居家火？善男子隨時育養，施以安樂？謂善男子方便得財，手足勤苦，如法所得，供給妻子、宗親、眷屬、僕使、傭客，隨時給與，恭敬施安，是名家火。何故名家？其善男子處於居家，樂則同樂，苦則同苦，在所為作皆相順從，故名為家。是故善男子隨時供給，施與安樂。」

「何等名田火？善男子隨時恭敬，尊重供養，施其安樂？謂善男子方便得財，手足勤勞，如法所得，奉事供養諸沙門、婆羅門，善能調伏貪、恚、癡者，如是等沙門、婆羅門，建立福田，崇向增進，樂分樂報，未來生天，是名田火。何故名田？為世福田，謂為應供，是故名田。是善男子隨時恭敬，奉事供養，施其安樂。」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根本及居家，	應供福田火，
是火增供養，	充足安隱樂。
無罪樂世間，	慧者往生彼，
如法財復會，	供養所應養。
供養應養故，	生天得名稱。

「然，婆羅門！今善男子先所供養三火應斷令滅。何等為三？謂貪欲火、瞋恚火、愚癡火。所以者何？若貪火不斷不滅者，自害害他，自他俱害，現法得罪，後世得罪，現法後世得罪，緣彼而生心法憂苦，恚火、癡火亦復如是。婆羅門！若善男子事積薪火，隨時辛苦，隨時然，隨時滅火因緣受苦。」

爾時，長身婆羅門默然而住。

時，有婆羅門子名鬱多羅，於會中坐。

長身婆羅門須臾默然，思惟已，告鬱多羅：「汝能往至邪盛會所，放彼繫柱特牛及諸眾生受繫縛者，悉皆放不？而告之言：『長身婆羅門語汝：「隨意自在，山澤曠野，食不斷草，飲淨流水，四方風中受諸快樂。』』」

鬱多羅白言：「隨大師教！」即往彼邪盛會所放諸眾生，而告之言：「長身婆羅門語汝：『隨其所樂，山澤曠野，飲水食草，四風自適。』」

爾時，世尊知鬱多羅。知己，為長身婆羅門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如律，世尊說法先後，說戒、說施及生天功德，愛欲味患，出要、清淨、煩惱清淨，開示現顯。譬如鮮淨白[疊*毛]易受染色，長身婆羅門亦復如是。即於座上見四真諦，得無間等。

時，長身婆羅門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疑惑，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得無所畏。即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已度，世尊！我從今日盡其壽命，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為優婆塞，證知我。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受我飯食。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時，長身婆羅門知佛受請已，為佛作禮，右繞三匝而去。長身婆羅門還邪盛處，所諸供辦淨美好者，布置床座，遣使請佛，白言：「時到，惟聖知時。」

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大眾圍繞，往到長身婆羅門會所，大眾前坐。

時，長身婆羅門知世尊坐定已，手自供養種種飲食。食已，澡漱洗鉢畢，別敷卑床，於大眾前端坐聽法。

爾時，世尊為長身婆羅門說種種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而去。

雜阿含經（五四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尊者摩訶迦旃延在稠林中住。

時，摩偷羅國王是西方王子，詣尊者摩訶迦旃延所，禮摩訶迦旃延足，退坐一面，問尊者摩訶迦旃延：「婆羅門自言：『我第一，他人卑劣，我白，餘人黑，婆羅門清淨，非非婆羅門；是婆羅門子從口生，婆羅門所化，是婆羅門所有。』尊者摩訶迦旃延！此義云何？」

尊者摩訶迦旃延語摩偷羅王言：「大王！此是世間言說耳。世間言說言：『婆羅門第一，餘人卑劣，婆羅門白，餘人黑，婆羅門清淨，非非婆羅門。婆羅門從婆羅門生，生從口生，婆羅門所化，是婆羅門所有。』大王當知，業真實者，是依業者。」

王語尊者摩訶迦旃延：「此則略說，我所不解，願重分別。」

尊者摩訶迦旃延言：「今當問汝，隨問答我。」即問言：「大王！汝為婆羅門王，於自國土，諸婆羅門、刹利、居士、長者，此四種人悉皆召來，以財以力使其侍衛，先起後臥，及諸使令，悉如意不？」

答言：「如意。」

復問：「大王！刹利為王、居士為王、長者為王，於自國土所有四姓悉皆召來，以財以力令其侍衛，先起後臥，及諸使令，皆如意不？」

答言：「如意。」

復問：「大王！如是四姓悉皆平等，有何差別？當知，大王！四種姓者，皆悉平等，無有勝如差別之異。」

摩偷羅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實爾，尊者！四姓皆等，

無有種種勝如差別。」

「是故，大王！當知四姓，世間言說為差別耳，乃至依業，真實無差別也。復次，大王！此國土中有婆羅門，有偷盜者，當如之何？」

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婆羅門中有偷盜者，或鞭、或縛，或驅出國，或罰其金，或截手足耳鼻，罪重則殺，及其盜者。然婆羅門，則名為賊。」

復問：「大王！若刹利、居士、長者中有偷盜者，當復如何？」

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亦鞭、亦縛，亦驅出國，亦罰其金，亦復斷截手足耳鼻，罪重則殺。」

「如是，大王！豈非四姓悉平等耶？為有種種差別異不？」

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如是義者，實無種種勝如差別。」

尊者摩訶迦旃延復語王言：「當知，大王！四種姓者，世間言說言：『婆羅門第一，餘悉卑劣，婆羅門白，餘人悉黑，婆羅門清淨，非非婆羅門。』當依業真實、業依耶？」

復問：「大王！婆羅門殺生、偷盜、邪淫、妄言、惡口、兩舌、綺語、貪、恚、邪見，作十不善業跡已，為生惡趣耶？善趣耶？於阿羅呵所為何所聞？」

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婆羅門作十不善業跡，當墮惡趣，阿羅呵所，作如是聞。刹利、居士、長者亦如是說。」

復問：「大王！若婆羅門行十善業跡，離殺生，乃至正見，當生何所？為善趣耶？為惡趣耶？於阿羅呵所，為何所聞？」

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若婆羅門行十善業跡者，當生善趣，阿羅呵所，作如是、聞如是，刹利、居士、長者亦如是說。」

復問：「云何？大王！如是四姓，為平等不？為有種種勝如差別？」

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如是義者，則為平等，無有種種勝如差別。」

「是故，大王當知，四姓悉平等耳，無有種種勝如差別。世間言說故有：『婆羅門第一，婆羅門白，餘者悉黑，婆羅門清淨，非非婆羅門；婆羅門生，生從口生，婆羅門作，婆羅門化，婆羅門所有。』當知業真實、業依。」

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實如所說，皆是世間言說，故有：『婆羅門勝，餘者卑劣，婆羅門白，餘者悉黑，婆羅門清淨，非非婆羅門；婆羅門生，生從口生，婆羅門化，婆羅門所有。』皆是業真實、依於業。」

爾時，摩偷羅王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中阿含經梵志品鬱瘦歌邏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

爾時，鬱瘦歌邏梵志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恣汝所問。」

鬱瘦歌邏梵志即便問曰：「瞿曇！梵志為四種姓施設四種奉事，為梵志施設奉事，為刹利、居士、工師施設奉事。瞿曇！梵志為梵志施設奉事，梵志應奉事梵志，刹利、居士、工師亦應奉事梵志。瞿曇！此四種姓應奉事梵志。瞿曇！梵志為刹利施設奉事，刹利應奉事刹利，居士、工師亦應奉事刹利。瞿曇！此三種姓應奉事刹利。瞿曇！梵志為居士施設奉事，居士應奉事居士，工師亦應奉事居士。瞿曇！此二種姓應奉事居士。瞿

曇！梵志為工師施設奉事，工師應奉事工師，誰復下賤，應施設奉事工師，唯工師奉事工師。」

世尊問曰：「梵志！諸梵志頗自知為四種姓施設四種奉事，為梵志施設奉事，為刹利、居士、工師施設奉事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不知也。瞿曇！但諸梵志自作是說，我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梵志不自知為四種姓施設四種奉事，為梵志施設奉事，為刹利、居士、工師施設奉事。」

世尊告曰：「梵志！猶如有人，強與他肉，而作是說：『士夫可食，當與我直。』梵志！汝為諸梵志說亦復如是。所以者何？梵志不自知為四種姓施設四種奉事，為梵志施設奉事，為刹利、居士、工師施設奉事。」

世尊問曰：「梵志！云何奉事？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為是奉事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

世尊告曰：「梵志！若更有梵志來，非愚非癡，亦非顛倒，

心無顛倒，自由自在，我問彼梵志：『於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為是奉事耶？』

「梵志！彼梵志非愚非癡，亦非顛倒，心無顛倒，自由自在，答我曰：『瞿曇！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

不應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

世尊告曰：「梵志！若更有梵志來，非愚非癡，亦非顛倒，心無顛倒，自由自在，我問彼梵志：『於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

「梵志！彼梵志非愚非癡，亦非顛倒，心無顛倒，自由自在，亦如是答我曰：『瞿曇！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

鬱瘦歌邏梵志白曰：「瞿曇！梵志為四種姓施設四種自有財物，為梵志施設自有財物，為刹利、居士、工師施設自有財

物。瞿曇！梵志為梵志施設自有財物者，瞿曇！梵志為梵志施設乞求自有財物，若梵志輕慢乞求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猶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則便失利。如是，瞿曇！梵志為梵志施設乞求自有財物，若梵志輕慢乞求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

「瞿曇！梵志為刹利施設自有財物者，瞿曇！梵志為刹利施設弓箭自有財物，若刹利輕慢弓箭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猶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則便失利。如是，瞿曇！梵志為刹利施設弓箭自有財物，若刹利輕慢弓箭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

「瞿曇！梵志為居士施設自有財物者，瞿曇！梵志為居士施設田作自有財物，若居士輕慢田作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猶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則便失利。如是，瞿曇！梵志為居士施設田作自有財物，若居士輕慢田作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

「瞿曇！梵志為工師施設自有財物者，瞿曇！梵志為工師施設麻自有財物，若工師輕慢麻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猶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則便失利。如是，瞿曇！梵志為工師施設麻自有財物，若工師輕慢麻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

世尊問曰：「梵志！諸梵志頗自知為四種姓施設四種自有財物，為梵志施設自有財物，為刹利、居士、工師施設自有財物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不知也。瞿曇！但諸梵志自說，我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不自知為四種姓施設四種自有財物，為梵志施設自有財物，為刹利、居士、工師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告曰：「梵志！猶如有人，強與他肉，而作是說：『士夫可食，當與我直。』」梵志！汝為諸梵志說亦復如是。所以者何？梵志不自知為四種姓施設四種自有財物，為梵志施設自有財物，為刹利、居士、工師施設自有財物。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為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頗有梵志於此虛空不著、不縛、不觸、不礙，刹利、居士、工師不然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梵志於此虛空不著、不縛、不觸、不礙，刹利、居士、工師亦然如是。」

「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為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頗有梵志能行慈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刹利、居士、工師不然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梵志能行慈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刹利、居士、工師亦然如是。」

「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為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若百種人來，或有一人而語彼曰：『汝等共來！若有生刹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梵志！於意云何？為刹利族、梵志族者，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為居士族、工師族者，彼不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為一切百種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彼一切百種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為人施設息止法、

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若百種人來，或有一人而語彼曰：『汝等共來！若生剎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以極燥娑羅及栴檀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梵志！於意云何？為剎利族、梵志族者，彼能以極燥娑羅及栴檀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耶？為居士族、工師族者，彼當以燥猪狗槽、伊蘭檀木及餘弊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耶？為一切百種人皆能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彼一切百種人皆能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為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彼一切火皆有[火*僉]、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為彼火獨有[火*僉]、有色、有熱、有光，能作火事耶？為彼火獨無[火*僉]、無色、無熱、無光，不能作火事耶？為彼一切火皆有[火*僉]、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若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者，彼一切火皆有[火*僉]、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若彼火獨有[火*僉]、有色、有熱、有光，能為火事者，終無是處。若彼火獨無[火*僉]、無色、無熱、無光，不能為火事者，亦無是處。但，瞿曇！彼一切火皆有[火*僉]、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為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彼或有人以燥草木著其火中，生[火*僉]、生色、生熱、生烟，頗有[火*僉]、色、熱、烟，[火*僉]、色、熱、烟而差別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彼若有人以燥草木著其火中，生[火*僉]、生色、生熱、生烟，我於彼火[火*僉]、色、熱、烟，[火*僉]、色、熱、烟，不能施設有差別也。」

世尊告曰：「梵志！如是我所得火，所得不放逸，能滅放逸及貢高慢，我於此火，火亦不能施設有差別也。」

鬱瘦歌邏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鬱瘦歌邏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鬱瘦歌邏經竟(三千五百八十五字)

中阿含經梵志阿攝憇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眾多梵志於拘薩羅，集在學堂，共論此事：「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而沙門瞿曇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彼作是念：「諸賢！為誰有力能至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彼復作是念：「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

五句說。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有力能至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諸賢！可共詣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所，向說此事，隨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所說，我等當受。」

於是，拘薩羅眾多梵志即詣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語曰：「摩納！我等眾多梵志於拘薩羅，集在學堂，共論此事：『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而沙門瞿曇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我等作是念：『諸賢！為誰有力能至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我等復作是念：『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有力能至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願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往詣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語諸梵志曰：「諸賢！沙門瞿曇如法說法，若如法說法者，不可難詰也。」

拘薩羅眾多梵志語曰：「摩納！汝未有屈事，未可豫自伏。所以者何？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有力能至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願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往詣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為拘薩羅眾多梵志默然而受。

於是，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與彼拘薩羅眾多梵志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世尊告曰：「摩納！恣汝所問。」

阿攝憇邏延多那便問曰：「瞿曇！諸梵志等作如是說：『梵

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未知沙門瞿曇當云何說？」

世尊告曰：「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摩納！頗聞餘尼及劒浮國有二種姓，大家及奴，大家作奴，奴作大家耶？」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我聞餘尼及劒浮國有二種姓，大家及奴，大家作奴，奴作大家也。」

「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頗獨有梵志於此虛空不著不縛，不觸不礙；刹利、居士、工師為不然耶？」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梵志於此虛空不著不縛，不觸不礙；刹利、居士、工師亦然。」

「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頗獨有梵志能行慈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刹利、居士、工師不然耶？」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梵志能行慈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刹利、居士、工師亦然。」

「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百種人來，或有一人而語彼曰：『汝等共來！若生刹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摩納！於意云何？為刹利族、梵志族者，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為居士族、工師族者，彼不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為一切百種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彼一切百種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

「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百種人來，或有一人而語彼曰：『汝等共來！若生刹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以極燥娑羅及栴檀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摩納！於意云何？為刹利族、梵志族者，彼能以極燥娑羅及栴檀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耶？為居士族、工師族者，彼當以燥猪狗槽及伊蘭檀木及餘弊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耶？為一切百種人皆能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

長養耶？」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彼一切百種人皆能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

「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彼一切火皆有[火*僉]、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為彼火獨有[火*僉]、有色、有熱、有光，能作火事耶？為彼火獨無[火*僉]、無色、無熱、無光，不能作火事耶？為彼一切火皆有[火*僉]、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耶？」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者。彼一切火皆有[火*僉]、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若彼火獨有[火*僉]、有色、有熱、有光，能為火事者，終無是處。若彼火獨無[火*僉]、無色、無熱、無光，不能為火事者，亦無是處。瞿曇！但彼一切火皆有[火*僉]、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

「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告曰：「摩納！若此身隨所生者，即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數；若生刹利、居士、工師族者，即工師族數。摩納！猶若如火，隨所生者，即彼之數；若因木生者，即木火數；若因草糞薪生者，即薪火數。如是，摩納！此身隨所生者，即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數；若生刹利，居士、工師族者，即工師族數。」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刹利女與梵志男共合會者，彼因合會，後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汝云何說？彼為刹利，為梵志耶？」

阿攝憍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刹利女與梵志男共合會者，彼因合會，後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我不說彼刹利，亦不說梵志。瞿曇！我但說彼他身。」

「如是。摩納！此身隨所生者，即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數；若生刹利、居士、工師族者，即工師族數。」

世尊問曰：「摩納！若梵志女與刹利男共合會者，彼因合會，後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汝云何說？彼為梵志，為刹利耶？」

阿攝憍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梵志女與刹利男共合會者，彼因合會，後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我不說彼梵志，亦不說刹利。瞿曇！我但說彼他身。」

「如是，摩納！此身隨所生者，即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數；若生刹利、居士、工師族者，即工師族數。」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人有眾多草馬，放一父驢，於中一草馬與父驢共合會，彼因合會，後便生駒，汝云何說？彼為驢，為馬耶？」

阿攝憍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若有馬與驢共合會，彼因合會，後便生駒，我不說彼驢，亦不說馬，瞿曇！我但說

彼驟也。」

「如是，摩納！若此身隨所生者，即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數；若生刹利、居士、工師族者，即工師族數。」

世尊告曰：「摩納！乃往昔時有眾多仙人共住無事高處，生如是惡見：『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於是，阿私羅仙人提鞞邏聞眾多仙人共住無事高處，生如是惡見已，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頭，拄杖持繖，著白衣變，不從門入，至仙人住處靜室經行。

「於是，共住無事高處有一仙人，見阿私羅仙人提鞞邏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頭，拄杖持繖，著白衣變，不從門入，至仙人住處靜室經行。見已，往詣共住無事高處眾多仙人所，便作是語：『諸賢！今有一人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頭，拄杖持繖，著白衣變，不從門入，至仙人住處靜室經行，我等寧可共往呪之：「汝作灰汝作灰耶？」』」

「於是，共住無事高處眾多仙人即往詣彼阿私羅仙人提鞞邏所，到已，共呪：『汝作灰，汝作灰。』如其呪法呪之，汝作灰汝作灰者，如是如是，光顏益好，身體悅澤。彼眾多仙人便作是念：『我等本呪汝作灰汝作灰者，彼即作灰。我今呪此人汝作灰汝作灰，我等如其呪法呪此人，此人光顏益好，身體悅澤，我寧可問。』即便問之：『汝為是誰？』阿私羅仙人提鞞邏答曰：『諸賢！汝等頗聞有阿私羅仙人提鞞邏耶？』答曰：『聞有阿私羅仙人提鞞邏。』復語曰：『我即是也。』彼眾多仙人即共辭謝阿私羅仙人提鞞邏曰：『願為忍恕，我等不知尊是阿私羅仙人提鞞邏耳。』

「於是，阿私羅仙人提鞞邏語諸仙人曰：『我已相恕。汝等實生惡見：「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

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彼諸仙人答曰：『如是。』阿私羅復問諸仙人曰：『汝等為自知己父耶？』彼諸仙人答曰：『知也。彼梵志取梵志婦，非非梵志，彼父復父，乃至七世父，彼梵志取梵志婦，非非梵志。』阿私羅復問諸仙人曰：『汝等為自知己母耶？』彼諸仙人答曰：『知也。彼梵志取梵志夫，非非梵志，彼母復母，乃至七世母，彼梵志取梵志夫，非非梵志。』阿私羅復問諸仙人曰：『汝等頗自知受胎耶？』彼諸仙人答曰：『知也。以三事等合會受胎，父母合會，無滿堪耐，香陰已至。阿私羅！此事等會，入於母胎。』

「阿私羅復問諸仙人曰：『頗知受生為男？為女？知所從來？為從刹利族來？梵志、居士、工師族來耶？為從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來耶？』彼諸仙人答曰：『不知。』阿私羅復語彼仙人曰：『諸賢！不見不知此者，汝等不知受胎，誰從何處來？為男為女？為從刹利來？梵志、居士、工師來？為從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來？然作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摩納！彼住無事高處眾多仙人為阿私羅仙人提鞞邏如是善教善訶，不能施設清淨梵志，況汝師徒著皮草衣？」

於是，阿攝憍邏延多那摩納為世尊面訶詰噴，內懷愁感，低頭默然，失辯無言。

「於是，世尊面訶詰噴阿攝憍邏延多那摩納已，復令歡悅，即便告曰：『摩納！有一梵志作齋行施，彼有四兒，二好學問，二不學問。於摩納意云何？彼梵志為先施誰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耶？』」

阿攝憍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若彼梵志其有二兒，

好學問者，必先施彼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也。」

世尊復問曰：「摩納！復有一梵志作齋行施，彼有四兒，二好學問，然不精進，喜行惡法，二不學問，然好精進，喜行妙法。於摩納意云何？彼梵志為先施誰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耶？」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若彼梵志其有二兒，雖不學問，而好精進，喜行妙法者，必先施彼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也。」

世尊告曰：「摩納！汝先稱歎學問，後稱歎持戒。摩納！我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汝亦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

於是，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即從坐起，欲稽首佛足。爾時，彼大眾唱高大音聲：「沙門瞿曇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如沙門瞿曇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令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亦說四種姓皆悉清淨。」

爾時，世尊知彼大眾心之所念，告曰：「止！止！阿攝憇邏延多那！但心喜足，可還復坐，我當為汝說法。」

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世尊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

於是，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是時，拘薩羅眾多梵志還去不遠，種種言語責數阿攝憇邏延多那：「欲何等作？欲伏沙門瞿曇，而反為沙門瞿曇所降伏還。猶如有人，為眼入林中，而反失眼還。阿攝憇邏延多那！汝亦如是，欲伏沙門瞿曇，而反為沙門瞿曇所降伏還。猶如有人，為飲入池，而反渴

還。阿攝憇邏延多那！汝亦如是，欲伏沙門瞿曇，而反為沙門瞿曇所降伏還。阿攝憇邏延多那！欲何等作？」

於是，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語拘薩羅眾多梵志曰：「諸賢！我前已說：『沙門瞿曇如法說法，若如法說法者，不可難詰也。』」

佛說如是。阿攝憇邏延多那摩納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攝憇經竟(四千四百一十三字)

長阿含經小緣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清信園林鹿母講堂，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有二婆羅門以堅固信往詣佛所，出家為道，一名婆悉吒，二名婆羅墮。爾時，世尊於靜室出，在講堂上徜徉經行。時，婆悉吒見佛經行，即尋速疾詣婆羅墮，而語之言：「汝知不耶？如來今者出於靜室，堂上經行，我等可共詣世尊所，儻聞如來有所言說。」時，婆羅墮聞其語已，即共詣世尊所，頭面禮足，隨佛經行。

爾時，世尊告婆悉吒曰：「汝等二人出婆羅門種，以信堅固於我法中出家修道耶？」

答曰：「如是！」

佛言：「婆羅門！今在我法中出家為道，諸婆羅門得無嫌責汝耶？」

答曰：「唯然！蒙佛大恩，出家修道，實自為彼諸婆羅門所見嫌責。」

佛言：「彼以何事而嫌責汝？」

尋白佛言：「彼言：『我婆羅門種最為第一，餘者卑劣；我

種清白，餘者黑冥；我婆羅門種出自梵天，從梵口生，於現法中得清淨解，後亦清淨；汝等何故捨清淨種，入彼瞿曇異法中耶？」世尊！彼見我於佛法中出家修道，以如此言而呵責我。」

佛告婆悉吒：「汝觀諸人愚冥無識猶如禽獸，虛假自稱：『婆羅門種最為第一，餘者卑劣；我種清白，餘者黑冥；我婆羅門種出自梵天，從梵口生，現得清淨，後亦清淨。』婆悉吒！今我無上正真道中不須種姓，不恃吾我憍慢之心，俗法須此，我法不爾。若有沙門、婆羅門，自恃種姓，懷憍慢心，於我法中終不得成無上證也。若能捨離種姓，除憍慢心，則於我法中得成道證，堪受正法。人惡下流，我法不爾。」

佛告婆悉吒：「有四姓種，善惡居之，智者所舉，智者所責。何謂為四？一者刹利種，二者婆羅門種，三者居士種，四者首陀羅種。婆悉吒！汝聽刹利種中有殺生者，有盜竊者，有姪亂者，有欺妄者，有兩舌者，有惡口者，有綺語者，有慳貪者，有嫉妬者，有邪見者；婆羅門種、居士種、首陀羅種亦皆如是，雜十惡行。婆悉吒！夫不善行有不善報，為黑冥行則有黑冥報，若使此報獨在刹利、居士、首陀羅種，不在婆羅門種者，則婆羅門種應得自言：『我婆羅門種最為第一，餘者卑劣；我種清白，餘者黑冥；我婆羅門種出自梵天，從梵口生，現得清淨，後亦清淨。』若使行不善行有不善報，為黑冥行有黑冥報，必在婆羅門種、刹利、居士、首陀羅種者，則婆羅門不得獨稱：『我種清淨，最為第一。』」

「婆悉吒！若刹利種中有不殺者，有不盜、不姪、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慳貪、不嫉妬、不邪見；婆羅門種、居士、首陀羅種亦皆如是，同修十善。夫行善法必有善報，行清白行必有白報，若使此報獨在婆羅門，不在刹利、居士、首陀羅者，則婆羅門種應得自言：『我種清淨，最為第一。』若

使四姓同有此報者，則婆羅門不得獨稱：『我種清淨，最為第一。』」

佛告婆悉吒：「今者現見婆羅門種，嫁娶產生，與世無異，而作詐稱：『我是梵種，從梵口生，現得清淨，後亦清淨。』婆悉吒！汝今當知，今我弟子，種姓不同，所出各異，於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問：『汝誰種姓？』當答彼言：『我是沙門釋種子也。』亦可自稱：『我是婆羅門種，親從口生，從法化生，現得清淨，後亦清淨。』所以者何？大梵名者即如來號，如來為世間眼，法為世間智，為世間法，為世間梵，為世間法輪，為世間甘露，為世間法主。

「婆悉吒！若刹利種中有篤信於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篤信於法，信如來法，微妙清淨，現可修行，說無時節，示泥洹要，智者所知，非是凡愚所能及教；篤信於僧，性善質直，道果成就，眷屬成就，佛真弟子法法成就；所謂眾者，戒眾成就，定眾、慧眾、解脫眾、解脫知見眾成就。向須陀洹、得須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羅漢，得阿羅漢；四雙八輩，是為如來弟子眾也。可敬可尊，為世福田，應受人供；篤信於戒，聖戒具足，無有缺漏，無諸瑕隙，亦無點污，智者所稱，具足善寂。婆悉吒！諸婆羅門種、居士、首陀羅種亦應如是篤信於佛、信法、信眾，成就聖戒。婆悉吒！刹利種中亦有供養羅漢，恭敬禮拜者；婆羅門、居士、首陀羅亦皆供養羅漢，恭敬禮拜。」

佛告婆悉吒：「今我親族釋種亦奉波斯匿王，宗事禮敬，波斯匿王復來供養禮敬於我，彼不念言：『沙門瞿曇出於豪族，我姓卑下；沙門瞿曇出大財富、大威德家，我生下窮鄙陋小家故，致供養禮敬如來也。』波斯匿王於法觀法，明識真偽，故生淨信，致敬如來耳。

「婆悉吒！今當為汝說四姓本緣。天地始終，劫盡壞時，眾生命終皆生光音天，自然化生，以念為食，光明自照，神足飛空，其後此地盡變為水，無不周遍。當於爾時，無復日月星辰，亦無晝夜年月歲數，唯有大冥。其後此水變成大地，光音諸天福盡命終，來生此間。雖來生此，猶以念食，神足飛空，身光自照，於此住久，各自稱言：『眾生！眾生！』其後此地甘泉涌出，狀如酥蜜。彼初來天性輕易者，見此泉已，默自念言：『此為何物？可試嘗之。』即內指泉中，而試嘗之，如是再三，轉覺其美，便以手抄自恣食之，如是樂著，遂無厭足，其餘眾生復效食之，如是再三，復覺其美，食之不己，其身轉羸，肌肉堅[革*印]，失天妙色，無復神足，履地而行，身光轉滅，天地大冥。

「婆悉吒！當知天地常法，大冥之後，必有日月星像現於虛空，然後方有晝夜晦明、日月歲數。爾時，眾生但食地味，久住世間，其食多者，顏色羸醜；其食少者，色猶悅澤，好醜端正，於是始有；其端正者，生憍慢心，輕醜陋者；其醜陋者，生嫉惡心，憎端正者。眾生於是各共忿爭，是時甘泉自然枯涸，其後此地生自然地肥，色味具足，香潔可食，是時眾生復取食之，久住世間。其食多者，顏色羸醜；其食少者，色猶悅澤。其端正者，生憍慢心，輕醜陋者；其醜陋者，生嫉惡心，憎端正者，眾生於是各共爭訟，是時地肥遂不復生。

「其後此地復生羸厚地肥，亦香美可食，不如前者，是時眾生復取食之，久住世間。其食多者，色轉羸醜，其食少者，色猶悅澤，端正醜陋，迭相是非，遂生爭訟，地肥於是遂不復生；其後此地生自然粳米，無有糠粃，色味具足，香潔可食；是時眾生復取食之，久住於世，便有男女，互共相視，漸有情欲，轉相親近，其餘眾生見已，語言：『汝所為非！汝所為非！』

即排擯驅遣出於人外，過三月已，然後還歸。」

佛告婆悉吒：「昔所非者，今以為是。時，彼眾生習於非法，極情恣欲，無有時節，以慙愧故，遂造屋舍，世間於是始有房舍。翫習非法，姪欲轉增，便有胞胎，因不淨生，世間胞胎始於是也。時，彼眾生食自然粳米，隨取隨生，無可窮盡。時，彼眾生有懈惰者，默自念言：『朝食朝取，暮食暮取，於我勞勤，今欲併取，以終一日。』即尋併取；於後等侶喚共取米，其人答曰：『我已併取，以供一日，汝欲取者，自可隨意。』彼人復自念言：『此人黠慧，能先儲積，我今亦欲積糧，以供三日。』其人即儲三日餘糧。有餘眾生復來語言：『可共取米。』答言：『吾已先積三日餘糧，汝欲取者可往自取。』彼人復念：『此人黠慧，先積餘糧，以供三日，吾當效彼，積糧以供五日。』即便往取。

「時，彼眾生競儲積已，粳米荒穢，轉生糠粃，刈已不生。時，彼眾生見此不悅，遂成憂迷，各自念言：『我本初生，以念為食，神足飛空，身光自照，於世久住，其後此地甘泉涌出，狀如酥蜜，香美可食，我等時共食之；食之轉久，其食多者，顏色羸醜；其食少者，色猶悅澤。由是食故，使我等顏色有異，眾生於是各懷是非，迭相憎嫉，是時甘泉自然枯竭，其後此地生自然地肥，色味具足，香美可食，時我曹等復取食之。其食多者，顏色羸醜，其食少者，顏色悅澤，眾生於是復懷是非，迭相憎嫉，是時地肥遂不復生。其後復生羸厚地肥，亦香美可食，時，我曹等復取食之；多食色羸，少食色悅，復生是非，共相憎嫉，是時地肥遂不復現。更生自然粳米，無有糠粃，時，我曹等復取食之，久住於世，其懈怠者，競共儲積，由是粳米荒穢，轉生糠粃，刈已不生，今當如何？』復自相謂言：『當共分地，別立幟幟。』即尋分地，別立幟幟。

「婆悉吒！猶此因緣，始有田地名生。彼時眾生別封田地，各立疆畔，漸生盜心，竊他禾稼，其餘眾生見已，語言：『汝所為非！汝所為非！自有田地，而取他物，自今已後，勿復爾也。』其彼眾生猶盜不已，其餘眾生復重呵責而猶不已，便以手加之，告諸人言：『此人自有田稼，而盜他物。』其人復告：『此人打我。』時，彼眾人見二人爭已，愁憂不悅，懊惱而言：『眾生轉惡，世間乃有此不善，生穢惡不淨，此是生、老、病、死之原，煩惱苦報墮三惡道，由有田地致此爭訟。今者寧可立一人為主以治理之，可護者護，可責者責，眾共減米，以供給之，使理爭訟。』

「時，彼眾中自選一人，形體長大，顏貌端正，有威德者，而語之言：『汝今為我等作平等主，應護者護，應責者責，應遣者遣，當共集米，以相供給。』時，彼一人聞眾人言，即與為主，斷理爭訟，眾人即共集米供給。時，彼一人復以善言慰勞眾人，眾人聞已，皆大歡喜，皆共稱言：『善哉！大王！善哉！大王！』於是，世間便有王名，以正法治民，故名刹利，於是世間始有刹利名生。

「時，彼眾中獨有一人作如是念：『家為大患，家為毒刺，我今寧可捨此居家，獨在山林，閑靜修道。』即捨居家，入於山林，寂默思惟，至時持器入村乞食，眾人見已，皆樂供養，歡喜稱讚：『善哉！此人能捨家居，獨處山林，靜默修道，捨離眾惡。』於是，世間始有婆羅門名生。彼婆羅門中有不樂閑靜坐禪思惟者，便入人間，誦習為業，又自稱言：『我是不禪人！』於是，世人稱不禪婆羅門。由入人間故，名為人間婆羅門，於是，世間有婆羅門種；彼眾生中有人好營居業，多積財寶，因是眾人名為居士；彼眾生中有多機巧，多所造作，於是世間始有首陀羅工巧之名。

「婆悉吒！今此世間有四種名，第五有沙門眾名。所以然者？婆悉吒！刹利眾中，或時有人自厭己法，剃除鬚髮，而披法服，於是始有沙門名生。婆羅門種、居士種、首陀羅種，或時有人自厭己法，剃除鬚髮，法服修道，名為沙門。婆悉吒！刹利種中，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身壞命終，必受苦報。婆羅門種、居士種、首陀羅種，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身壞命終，必受苦報。婆悉吒！刹利種中，有身行善，口、意行善，身壞命終，必受樂報。婆羅門、居士、首陀羅種中，身行善，口、意行善，身壞命終，必受樂報。婆悉吒！刹利眾中，身行二種，口、意行二種，身壞命終，受苦樂報。婆羅門種、居士種、首陀羅種，身行二種，口、意行二種，身壞命終，受苦樂報。」

「婆悉吒！刹利種中，有剃除鬚髮，法服修道，修七覺意，道成不久。所以者何？彼族姓子法服出家，修無上梵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復受有。』婆羅門、居士、首陀羅種中，有剃除鬚髮，法服修道，修七覺意，道成不久。所以者何？彼族姓子法服出家，修無上梵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復受有。』婆悉吒！此四種中皆出明行成就羅漢，於五種中為最第一。」

佛告婆悉吒：「梵天王頌曰：

「『生中刹利勝， 能捨種姓去；
 明行成就者， 世間最第一。』」

佛告婆悉吒：「此梵善說，非不善說；此梵善受，非不善受。我時即印可其言，所以者何？今我如來、至真亦說是義：

「『生中刹利勝， 能捨種姓去；
 明行成就者， 世間最第一。』」

爾時，世尊說此法已，婆悉吒、婆羅墮無漏心解脫，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阿含經種德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鴛伽國，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遊行人間，止宿瞻婆城伽伽池側。

時，有婆羅門，名曰種德，住瞻婆城，其城人民眾多，熾盛豐樂，波斯匿王即封此城與種德婆羅門，以為梵分。此婆羅門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世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候吉凶、祭祀儀禮，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

時，瞻婆城內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從鴛伽國遊行人間，至瞻婆城伽伽池側，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如此真人應往覲現，今我寧可往與相見。」作此言已，即共相率，出瞻婆城，隊隊相隨，欲往詣佛。

時，種德婆羅門在高臺上，遙見眾人隊隊相隨，故問侍者：「彼諸人等以何因緣隊隊相隨？欲何所至？」

侍者白言：「我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於鴛伽國遊行人間，至瞻婆城伽伽池側，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人說，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此瞻婆城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眾聚相隨，欲

往問訊瞿曇沙門耳。」

時，種德婆羅門即勅侍者：「汝速持我聲，往語諸人：『卿等小住，須我往至，當共俱詣彼瞿曇所。』」

時，彼侍者即以種德聲，往語諸人言：「諸人且住，須我往到，當共俱詣彼瞿曇所。」

時，諸人報侍者言：「汝速還白婆羅門言：『今正是時，宜共行也。』」

侍者還白：「諸人已住，言：『今正是時，宜共行也。』」時，種德婆羅門即便下臺，至中門立。

時，有餘婆羅門五百人，以少因緣，先集門下，見種德婆羅門來，皆悉起迎問言：「大婆羅門！欲何所至？」

種德報言：「有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於鴛伽國遊行人間，至瞻婆城伽伽池側，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如是真人宜往覲現，我今欲往至彼相見。」

時，五百婆羅門即白種德言：「勿往相見，所以者何？彼應詣此，此不應往。今大婆羅門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若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皆能分別，世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瞻相吉凶、祭祀儀禮；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顏貌端正，得梵色像；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戒德增上，智慧成就；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

「又大婆羅門所言柔和，辯才具足，義味清淨；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為大師，弟子眾多；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常教授五百

婆羅門；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四方學者皆來請受，問諸技術祭祀之法，皆能具答；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恭敬供養；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富有財寶，庫藏盈溢；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智慧明達，所言通利，無有怯弱；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

爾時，種德告諸婆羅門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我具有此德，非不有也。汝當聽我說，沙門瞿曇所有功德，我等應往彼，彼不應來此。沙門瞿曇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彼成就此法者，我等應往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顏貌端正，出刹利種；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生尊貴處，出家為道；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光色具足，種姓真正，出家修道；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生財富家，有大威力，出家為道；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

「又沙門瞿曇具賢聖戒，智慧成就；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善於言語柔軟和雅；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為眾導師，弟子眾多；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永滅欲愛，無有卒暴，憂畏已除，衣毛不豎，歡喜和悅，見人稱善，善說行報，不毀餘道；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恒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禮敬供養；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為沸伽羅娑羅婆羅門禮敬供養，亦為梵婆羅門、多利遮婆羅門、鋸齒婆羅門、首迦摩納都耶子所見供養；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

「又沙門瞿曇為諸聲聞弟子之所宗奉，禮敬供養，亦為諸

天、餘鬼神眾之所恭敬，釋種、俱利、冥寧、跋祇、末羅、酥摩皆悉宗奉；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授波斯匿王及瓶沙王受三歸五戒；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授沸伽羅娑羅婆羅門等三歸五戒；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弟子受三自歸五戒，諸天、釋種、俱利等，皆受三歸五戒；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

「又沙門瞿曇遊行之時，為一切人恭敬供養；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所至城郭聚落，為人供養；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所至之處，非人、鬼神不敢觸嬈；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所至之處，其處人民皆見光明，聞天樂音；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所至之處，若欲去時，眾人戀慕，涕泣而送；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

「又沙門瞿曇初出家時，父母涕泣，愛惜戀恨；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少壯出家，捨諸飾好、象馬、寶車、五欲、瓔珞；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若其在家，當居四天下，統領民物，我等皆屬；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

「又沙門瞿曇明解梵法，能為人說，亦與梵天往返言語；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三十二相皆悉具足；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智慧通達，無有怯弱；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彼瞿曇今來至此瞻婆城伽伽池側，於我為尊，又是貴客，宜往親覲。」

時，五百婆羅門白種德言：「甚奇！甚特！彼之功德乃如是耶？若彼於諸德中能成一者尚不應來，況今盡具！宜盡相率，共往問訊。」

種德答言：「汝欲行者，宜知是時。」

時，種德即嚴駕寶車，與五百婆羅門及瞻婆城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前後圍遶，詣伽伽池。去池不遠，自思惟言：「我設問瞿曇，或不可彼意，彼沙門瞿曇當呵我言：『應如是問，不應如是問。』眾人聞者，謂我無智，損我名稱。設沙門瞿曇問我義者，我答或不稱彼意，彼沙門當呵我言：『應如是答，不應如是答。』眾人聞者，謂我無智，損我名稱。設我默然於此還者，眾人當言：『此無所知。』竟不能至沙門瞿曇所，損我名稱。若沙門瞿曇問我婆羅門法者，我答瞿曇足合其意耳。」

時，種德於伽伽池側作是念已，即便前行下車步進，至世尊所，問訊已，一面坐。時，瞻婆城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或有禮佛而坐者，或有問訊而坐者，或有稱名而坐者，或叉手向佛而坐者，或有默然而坐者。眾坐既定，佛知種德婆羅門心中所念，而告之曰：「汝所念者，當隨汝願！」佛問種德：「汝婆羅門成就幾法？所言誠實，能不虛妄。」

爾時，種德默自念言：「甚奇！甚特！沙門瞿曇有大神力，乃見人心，如我所念而問我義。」

時，種德婆羅門端身正坐，四顧大眾，熙怡而笑，方答佛言：「我婆羅門成就五法，所言至誠，無有虛妄。云何為五？一者婆羅門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二者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世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明察吉凶、祭祀儀禮。三者顏貌端正。四者持戒具足。五者智慧通達。是為五。瞿曇！婆羅門成就此五法，所言誠實，無有虛妄。」

佛言：「善哉！種德！頗有婆羅門於五法中捨一成四，亦所言誠實，無有虛妄，得名婆羅門耶？」

種德白佛言：「有。所以者何？瞿曇！何用生為？若婆羅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世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明察吉凶、祭祀儀禮，顏貌端正，持戒具足，智慧通達；有此四法，則所言誠實，無有虛妄，名婆羅門。」

佛告種德：「善哉！善哉！若於此四法中捨一成三者，亦所言誠實，無有虛妄，名婆羅門耶？」

種德報言：「有。所以者何？何用生、誦為？若婆羅門顏貌端正，持戒具足，智慧通達；成此三者，所言真誠，無有虛妄，名婆羅門。」

佛言：「善哉！善哉！云何？若於三法中捨一成二，彼亦所言至誠，無有虛妄，名婆羅門耶？」

答曰：「有。所以者何？何用生、誦及端正為？」

爾時，五百婆羅門各各舉聲，語種德婆羅門言：「何故呵止生、誦及與端正，謂為無用？」

爾時，世尊告五百婆羅門曰：「若種德婆羅門容貌醜陋，無有種姓，諷誦不利，無有辯才、智慧、善答，不能與我言者，汝等可語；若種德顏貌端正，種姓具足，諷誦通利，智慧辯才，善於問答，足堪與我共論義者，汝等且默，聽此人語。」

爾時，種德婆羅門白佛言：「唯願瞿曇且小停止！我自以法往訓此人。」

爾時，種德尋告五百婆羅門曰：「鳶伽摩納今在此眾中，是我外甥，汝等見不？今諸大眾普共集此，唯除瞿曇顏貌端正，其餘無及此摩納者；而此摩納殺生、偷盜、淫逸、無禮、虛妄、欺誑，以火燒人，斷道為惡。諸婆羅門！此鳶伽摩納眾惡悉備，然則諷誦、端正，竟何用為？」

時，五百婆羅門默然不對。種德白佛言：「若持戒具足，智慧通達，則所言至誠，無有虛妄，得名婆羅門也。」

佛言：「善哉！善哉！云何？種德！若於二法中捨一成一，亦所言誠實，無有虛妄，名婆羅門耶？」

答曰：「不得。所以者何？戒即智慧，智慧即戒；有戒有智，然後所言誠實，無有虛妄，我說名婆羅門。」

佛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有戒則有慧，有慧則有戒；戒能淨慧，慧能淨戒。種德！如人洗手，左右相須，左能淨右，右能淨左。此亦如是，有慧則有戒，有戒則有慧，戒能淨慧，慧能淨戒。婆羅門！戒、慧具者，我說名比丘。」

爾時，種德婆羅門白佛言：「云何為戒？」

佛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一一分別。」

對曰：「唯然！願樂欲聞。」

爾時，世尊告婆羅門曰：「若如來出現於世，應供、正遍知、明行成、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諸天、世人、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人說，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若長者、長者子聞此法者，信心清淨；信心清淨已，作如是觀：『在家為難，譬如桎梏；欲修梵行，不得自在。今我寧可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彼於異時捨家財業，棄捐親族，服三法衣，去諸飾好，諷誦毘尼，具足戒律，捨殺不殺，——乃至心法四禪現得歡樂。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不忘，樂獨閑居之所得也。婆羅門！是為具戒。」

又問：「云何為慧？」

佛言：「若比丘以三昧心清淨無穢，柔軟調伏，住不動處，——乃至得三明，除去無明，生於慧明，滅於闇冥，生大法光，出漏盡智。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不忘，樂獨閑居之所得

也。婆羅門！是為智慧具足。」

時，種德婆羅門白佛言：「今我歸依佛、法、聖眾，唯願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已後，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姪、不欺、不飲酒。」

時，種德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波羅牢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麗瘦，與大比丘眾俱，往至北村，住北村北尸攝憇林中。

爾時，波羅牢伽彌尼聞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出家學道，遊拘麗瘦，與大比丘眾俱，至此北村，住北村北尸攝憇林中。彼沙門瞿曇有大名稱，周聞十方，沙門瞿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若說法，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尊重禮拜，供養承事者，快得善利。彼作是念：「我應往見沙門瞿曇！禮事供養。」

波羅牢伽彌尼聞已，從北村出，北行至尸攝憇林，欲見世尊禮事供養。波羅牢伽彌尼遙見世尊在林樹間，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曜暉曄，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波羅牢伽彌尼遙見佛已，前至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世尊曰：「我聞沙門瞿曇知幻是幻，瞿曇！若如是說，沙門瞿曇知幻是幻，彼不謗毀沙門瞿曇耶？彼說真實耶？彼說是法耶？彼說法如法耶？於如

法無過、無難詰耶？」

世尊答曰：「伽彌尼！若如是說，沙門瞿曇知幻是幻，彼不謗毀沙門瞿曇！彼說真實，彼說是法，彼說法如法，於法無過，亦無難詰。所以者何？伽彌尼！我知彼幻，我自非幻。」

波羅牢說曰：「彼沙門、梵志所說真實，而我不信彼說沙門瞿曇知幻是幻。」

世尊告曰：「伽彌尼！若知幻者，即是幻耶？」

波羅牢白曰：「如是。世尊！如是。善逝！」

世尊告曰：「伽彌尼！汝莫自誤，謗毀於我，若謗毀我者，則便自損。有諍有犯，聖賢所惡，而得大罪。所以者何？此實不如汝之所說。伽彌尼！汝聞拘麗瘦有卒耶？」

答曰：「聞有。」

「伽彌尼！於意云何？拘麗瘦用是卒為？」

答曰：「瞿曇！通使殺賊，為此事故，拘麗瘦畜是卒也。」

「伽彌尼！於意云何？拘麗瘦卒為有戒，為無戒耶？」

答曰：「瞿曇！若世間有無戒德者，無過拘麗瘦卒。所以者何？拘麗瘦卒極犯禁戒，唯行惡法。」

復問：「伽彌尼！汝如是見、如是知，我不問汝，若他問汝：『波羅牢伽彌尼知拘麗瘦卒極犯禁戒，唯行惡法，因此事故，波羅牢伽彌尼極犯禁戒，唯行惡法。』若如是說，為真說耶？」

答曰：「非也。瞿曇。所以者何？拘麗瘦卒見異、欲異，所願亦異，拘麗瘦卒極犯禁戒，唯行惡法；我極持戒，不行惡法。」

復問：「伽彌尼！汝知拘麗瘦卒極犯禁戒，唯行惡法，然不以此為犯禁戒，唯行惡法；如來何以不得知幻而自非幻？所以者何？我知幻，知幻人，知幻報，知斷幻。伽彌尼！我亦知

殺生，知殺生人，知殺生報，知斷殺生。伽彌尼！我知不與取，知不與取人，知不與取報，知斷不與取。伽彌尼！我知妄言，知妄言人，知妄言報，知斷妄言。伽彌尼！我如是知、如是見。若有作是說，沙門瞿曇知幻即是幻者，彼未斷此語，聞彼心、彼欲、彼願、彼聞、彼念、彼觀，如屈伸臂頃，命終生地獄中。」

波羅牢伽彌尼聞已，怖懼戰慄，身毛皆豎，即從坐起，頭面禮足，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悔過，瞿曇！自昔，善逝！如愚、如癡、如不定、如不善。所以者何？我以妄說沙門瞿曇是幻，唯願瞿曇受我悔過，見罪發露，我悔過已，護不更作。」

世尊告曰：「如是，伽彌尼！汝實如愚、如癡、如不定、如不善。所以者何？謂汝於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妄說是幻。然汝能悔過，見罪發露，護不更作。如是，伽彌尼！若有悔過，見罪發露，護不更作者，則長養聖法而無有失。」

於是，波羅牢伽彌尼叉手向佛，白世尊曰：「瞿曇！有一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若有殺生者，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因彼生憂苦；若有不與取、妄言，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因彼生憂苦。』沙門瞿曇！於意云何？」

世尊告曰：「伽彌尼！我今問汝，隨所解答。伽彌尼！於意云何？若村邑中，或有一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若有問者：『此人本作何等，今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或有答者：『此人為王殺害怨家，王歡喜已，即與賞賜，是以此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伽彌尼！汝如是見、如是聞不？」

答曰：「見也。瞿曇！已聞、當聞。」

「伽彌尼！又復見王收捕罪人，反縛兩手，打鼓唱令，出南城門，坐高標下而梟其首。若有問者：『此人何罪，為王所

戮？』或有答者：『此人枉殺王家無過之人，是以王教如是行刑。』伽彌尼！汝如是見、如是聞不？」

答曰：「見也。瞿曇！已聞、當聞。」

「伽彌尼！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若有殺生，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因彼生憂苦。』彼為真說，為虛妄言？」

答曰：「妄言。瞿曇！」

「若彼說妄言，汝意信不？」

答曰：「不信也。瞿曇！」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伽彌尼！」復問：「伽彌尼！於意云何？若村邑中，或有一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若有問者：『此人本作何等，今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或有答者：『此人於他國中而不與取，是以此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伽彌尼！汝如是見、如是聞不？」

答曰：「見也。瞿曇！已聞、當聞。」

「伽彌尼！又復見王收捕罪人，反縛兩手，打鼓唱令，出南城門，坐高標下而梟其首。若有問者：『此人何罪，為王所戮？』或有答者：『此人於王國而不與取，是以王教如是行刑。』伽彌尼！汝如是見、如是聞不？」

答曰：「見也。瞿曇！已聞、當聞。」

「伽彌尼！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若有不與取，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因彼生憂苦。』彼為真說，為虛妄言？」

答曰：「妄言。瞿曇！」

「若彼說妄言，汝意信不？」

答曰：「不信也。瞿曇！」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伽彌尼！」復問：「伽彌尼！於意云何？若村邑中，或有一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若有問者：『此人本作何等，今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或有答者：『此人作妓，能戲調笑，彼以妄言令王歡喜，王歡喜已，即與賞賜，是以此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伽彌尼！汝如是見、如是聞不？」

答曰：「見也。瞿曇！已聞、當聞。」

「伽彌尼！又復見王收捕罪人，用棒打殺，盛以木檻，露車載之，出北城門，棄著塹中。若有問者：『此人何罪，為王所殺？』或有答者：『此人在王前妄有所證，彼以妄言欺誑於王，是以王教取作如是。』伽彌尼！汝如是見、如是聞不？」

答曰：「見也。瞿曇！已聞、當聞。」

「伽彌尼！於意云何？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若有妄言，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因彼生憂苦。』彼為真說，為虛妄言？」

答曰：「妄言。瞿曇！」

「若彼說妄言，汝意信不？」

答曰：「不信也。瞿曇！」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伽彌尼！」

於是，波羅牢伽彌尼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世尊曰：「甚奇！瞿曇所說極妙，善喻善證。瞿曇！我於北村中造作高堂，敷設床褥，安立水器，然大明燈，若有精進沙門、梵志來宿高堂，我隨其力，供給所須。有四論士，所見各異，更相違反，來集高堂。於中論士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齋，無有呪說，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無此世彼世，無父無母，

世無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第二論士而有正見，反第一論士所見所知，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齋，亦有呪說；有善惡業，有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第三論士如是見、如是說，自作、教作，自斷、教斷，自煮、教煮，愁煩憂惑，搥胸懊惱，啼哭愚癡，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言、飲酒，穿牆開藏，至他巷劫，害村壞邑，破城滅國；作如是者，為不作惡。又以鐵輪利如剃刀，彼於此地一切眾生，於一日中斫截斬剉，剝裂剉割，作一肉段，一分一積，因是無惡業，因是無惡業報。恒水南岸殺、斷、煮去，恒水北岸施與、作齋、呪說而來，因是無罪無福，因是無罪福報。施與、調御、守護、攝持、稱譽、饒益，惠施、愛言、利及等利，因是無福，因是無福報。

「第四論士而有正見，反第三論士所知、所見，如是見、如是說，自作、教作，自斷、教斷，自煮、教煮，愁煩憂惑，搥胸懊惱，啼哭愚癡，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言、飲酒，穿牆開藏，至他巷劫，害村壞邑，破城滅國；作如是者，實為作惡。又以鐵輪利如剃刀，彼於此地一切眾生，於一日中斫截斬剉，剝裂剉割，作一肉段，一分一積，因是有惡業，因是有惡業報。恒水南岸殺、斷、煮去，恒水北岸施與、作齋、呪說而來，因是有罪有福，因是有罪福報。施與、調御、守護、攝持、稱譽、饒益，惠施、愛言、利及等利，因是有福，因是有福報。瞿曇！我聞是已，便生疑惑：此沙門、梵志，誰說真實，誰說虛妄？」

世尊告曰：「伽彌尼！汝莫生疑惑。所以者何？因有疑惑

便生猶豫。伽彌尼！汝自無淨智，為有後世，為無後世？伽彌尼！汝又無淨智，所作為惡，所作為善？伽彌尼！有法之定，名曰遠離，汝因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汝於現法便斷疑惑，而得昇進。」

於是，波羅牢伽彌尼復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世尊曰：「瞿曇！云何法定，名曰遠離，令我因此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我於現法便斷疑惑，而得昇進？」

世尊告曰：「伽彌尼！多聞聖弟子離殺斷殺，斷不與取、邪淫、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至暮放息，入室坐定，過夜曉時而作是念：『我離殺斷殺，斷不與取、邪淫、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彼便自見，我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彼自見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於喜，生於喜已，便止息身，止息身已，便身覺樂，身覺樂已，便得一心。伽彌尼！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則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齋，無有呪說，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無此世彼世，無父無母，世無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若彼沙門、梵志所說真實者，我不犯世怖與不怖，常當慈愍一切世間，我心不與眾生共諍，無濁歡悅。我今得無上人上之法，昇進得安樂居，謂遠離法定。彼沙門、梵志所說，不是不非。』不是不非已，得內心止。伽彌尼！是謂法定，名曰遠離，汝因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汝於現法便斷疑惑，而得昇進。」

「復次，伽彌尼！多聞聖弟子離殺斷殺，斷不與取、邪淫、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至暮放息，

入室坐定，過夜曉時而作是念：『我離殺斷殺，斷不與取、邪淫、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彼便自見，我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彼自見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於喜，生於喜已，便止息身，止息身已，便身覺樂，身覺樂已，便得一心。伽彌尼！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則心與悲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悲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若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齋，亦有呪說；有善惡業，有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若彼沙門、梵志所說真實者，我不犯世怖與不怖，常當慈愍一切世間，我心不與眾生共諍，無濁歡悅。我得無上人上之法，昇進得安樂居，謂遠離法定。彼沙門、梵志所說不是不非。』不是不非已，得內心止。伽彌尼！是謂法定，名曰遠離，汝因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於現法便斷疑惑，而得昇進。

「復次，伽彌尼！多聞聖弟子離殺斷殺，斷不與取、邪淫、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至暮放息，入室坐定，過夜曉時而作是念：『我離殺斷殺，斷不與取、邪淫、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彼便自見，我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彼自見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於喜，生於喜已，便止息身，止息身已，便身覺樂，身覺樂已，便得一心。伽彌尼！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則心與喜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喜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自作、教作，自斷、教斷，自煮、教煮，愁煩

憂感，搥胸懊惱，啼哭愚癡，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言、飲酒，穿墻開藏，至他巷劫，害村壞邑，破城滅國；作如是者，實為不作惡。又以鐵輪利如剃刀，彼於此地一切眾生，於一日中斫截斬剉，剝裂剉割，作一肉段，一分一積，因是無惡業，因是無惡業報。恒水南岸殺、斷、煮去，恒水北岸施與、作齋、呪說而來，因是無罪無福，因是無罪福報。施與、調御、守護、攝持、稱譽、饒益，惠施、愛言、利及等利，因是無福，因是無福報。若沙門、梵志所說真實者，我不犯世怖與不怖，常當慈愍一切世間，我心不與眾生共諍，無濁歡悅。我今得無上人上之法，昇進得安樂居，謂遠離法定。』彼於沙門、梵志所說不是不非，不是不非已，內得心止。伽彌尼！是謂法定，名曰遠離，汝因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汝於現法便斷疑惑，而得昇進。

「復次，伽彌尼！多聞聖弟子離殺斷殺，斷不與取、邪淫、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至暮放息，入室坐定，過夜曉時而作是念：『我離殺斷殺，斷不與取、邪淫、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彼便自見，我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彼自見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於喜，生於喜已，便止息身，止息身已，便身覺樂，身覺樂已，便得一心。伽彌尼！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則心與捨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自作、教作，自斷、教斷，自煮、教煮，愁煩憂感，搥胸懊惱，啼哭愚癡，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言、飲酒，穿墻開藏，至他巷劫，害村壞邑，破城滅國；作如是者，實為作惡。又以鐵輪利如剃刀，彼於此地一切眾生，於一日中

斫截斬剝，剝裂剝割，作一肉段，一分一積，因是有惡業，因是有惡業報，恒水南岸殺、斷、煮去，恒水北岸施與、作齋、呪說而求，因是有罪有福，因是有罪福報。施與、調御、守護、攝持、稱譽、饒益，惠施、愛言、利及等利，因是有福，因是有福報。若沙門、梵志所說真實者，我不犯世怖與不怖，常當慈愍一切世間，我心不與眾生共諍，無濁歡悅，我得無上人上之法，昇進得樂居，謂遠離法定。』彼於沙門、梵志所說不是不非，不是不非已，得內心止。伽彌尼！是謂法定，名曰遠離，汝因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於現法便斷疑惑，而得昇進。」

說此法時，波羅牢伽彌尼遠塵離垢，諸法淨眼生。於是，波羅牢伽彌尼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今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波羅牢伽彌尼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波羅牢經竟(四千八百)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度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度處，異姓、異名、異宗、異說，謂有慧者善受、極持而為他說，然不獲利。云何為三？或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宿命造；復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尊祐造；復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無因無緣。

「於中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宿命造者，我便往彼，到已，即問：『諸賢！實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宿命造耶？』彼答言：『爾。』我復語彼：『若如是者，諸賢等皆是殺生。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因宿命造故。如是，諸賢皆是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因宿命造故。諸賢！若一切皆因宿命造，見如真者，於內因內，作以不作，都無欲、無方便。諸賢！若於作以不作，不知如真者，便失正念、無正智，則無可以教，如沙門法如是說者，乃可以理伏彼沙門、梵志。』

「於中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尊祐造者，我便往彼，到已，即問：『諸賢！實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尊祐造耶？』彼答言：『爾。』我復語彼：『若如是者，諸賢等皆是殺生。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因尊祐造故。如是，諸賢皆是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因尊祐造故。諸賢！若一切皆因尊祐造，見如真者，於內因內，作以不作，都無欲、無方便。諸賢！若於作以不作，不知如真者，便失正念、無正智，則無可以教，如沙門法如是說者，乃可以理伏彼沙門、梵志。』

「於中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無因無緣者，我便往彼，到已，即問：『諸賢！實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無因無緣耶？』彼答言：『爾。』我復語彼：『若如是者，諸賢等皆是殺生。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無因無緣故。如是，諸賢皆是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無因無緣故。諸賢！若一切皆無因無緣，見如真者，於內因內，作以不作，都無欲、無方便。諸賢！若於作以不作，不知如真者，便失正念、無正智，則無可以教，如沙門法如是說者，乃可以理伏彼沙門、梵志。』

「我所自知、自覺法，為汝說者，若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皆無能伏，皆無能穢，皆無能制。云何我所自知、自覺法為汝說，非為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能伏、所能穢、所能制？謂有六處法，我所自知、自覺為汝說，非為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能伏、所能穢、所能制。復有六界法，我所自知、自覺為汝說，非為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能伏、所能穢、所能制。

「云何六處法，我所自知、自覺為汝說？謂眼處，耳、鼻、舌、身、意處，是謂六處法，我所自知、自覺為汝說也。云何六界法，我所自知、自覺為汝說？謂地界，水、火、風、空、識界，是謂六界法，我所自知、自覺為汝說也。

「以六界合故，便生母胎，因六界便有六處，因六處便有更樂，因更樂便有覺。比丘！若有覺者便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云何知苦如真？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是謂知苦如真。云何知苦習如真？謂此愛受當來有，樂欲共俱，求彼彼有，是謂知苦習如真。云何知苦滅如真？謂此愛受當來有，樂欲共俱，求彼彼有斷無餘、捨、吐、盡、無欲、滅、止、沒，是謂知苦滅如真。云何知苦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是為八，是謂知苦滅道如真。比丘！當知苦如真，當斷苦習，當苦滅作證，當修苦滅道。若比丘知苦如真，斷苦習，苦滅作證，修苦滅道者，是謂比丘一切漏盡，諸結已解，能以正智而得苦際。」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度經竟(千一百八十四字)

雜阿含經（五七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與諸上座比丘俱。

時，有尼犍若提子與五百眷屬詣菴羅林中，欲誘質多羅長者以為弟子。質多羅長者聞尼犍若提子將五百眷屬來詣菴羅林中，欲誘我為弟子，聞已，即往詣其所，共相問訊畢，各於一面坐。

時，尼犍若提子語質多羅長者言：「汝信沙門瞿曇得無覺無觀三昧耶？」

質多羅長者答言：「我不以信故來也。」

阿耆毘言：「長者！汝不諂、不幻、質直、質直所生。長者！若能息有覺有觀者，亦能以繩繫縛於風，若能息有覺有觀者，亦可以一把土斷恒水流，我於行、住、坐、臥智見常生。」

質多羅長者問尼犍若提子：「為信在前耶？為智在前耶？信之與智，何者為先？何者為勝？」

尼犍若提子答言：「信應在前，然後有智，信智相比，智則為勝。」

質多羅長者語尼犍若提子：「我已求得息有覺有觀，內淨一心，無覺無觀，三昧生喜樂，第二禪具足住。我晝亦住此三昧，夜亦住此三昧，終夜常住此三昧，有如是智，何用信世尊為？」

尼犍若提子言：「汝諂曲、幻偽、不直、不直所生。」

質多羅長者言：「汝先言我不諂曲、不幻、質直、質直所生，今云何言諂曲、幻偽、不直、不直所生耶？若汝前實者，後則虛，後實者，前則虛。汝先言：『我於行、住、坐、臥知見常生。』汝於前後，小事不知。云何知過人法？若知、若見、

安樂住事？」長者復問尼犍若提子：「有於一問、一說、一記論，乃至十問、十說、十記論，汝有此不？若無一問、一說、一記論，乃至十問、十說、十記論。云何能誘於我，而來至此菴羅林中欲誘誑我？」

於是尼犍若提子息閉掉頭，反拱而出，不復還顧。

雜阿含經（五六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尊者阿難亦在彼住。

爾時，無畏離車，是尼犍弟子、聰明童子離車，是阿耆毘弟子，俱往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慰勞已，於一面坐。時，無畏離車語尊者阿難：「我師尼犍子滅熾然法，清淨超出，為諸弟子說如是道：『宿命之業，行苦行故，悉能吐之。身業不作，斷截橋梁，於未來世無復諸漏，諸業永盡；業永盡故，眾苦永盡；苦永盡故，究竟苦邊。』尊者阿難！此義云何？」

尊者阿難語離車言：「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說三種離熾然清淨超出道，以一乘道淨眾生、離憂悲、越苦惱，得真如法。何等為三？如是，聖弟子住於淨戒，受波羅提木叉，威儀具足，信於諸罪過，生怖畏想。受持如是具足淨戒，宿業漸吐，得現法離熾然，不待時節，能得正法，通達現見觀察，智慧自覺。離車長者！是名如來、應、等正覺說所知所見說離熾然，清淨超出，以一乘道淨眾生、滅苦惱、越憂悲，得真如法。

「復次，離車！如是淨戒具足，離欲、惡不善法，乃至第四禪具足住，是名如來、應、等正覺說離熾然，乃至得如實法。復有三昧正受，於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聖諦、苦滅聖諦、

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具足如是智慧心，業更不造，宿業漸已斷，得現正法，離諸熾然，不待時節，通達現見，生自覺智。離車！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說第三離熾然，清淨超出，以一乘道淨眾生、離苦惱、滅憂悲，得如實法。」

爾時，尼犍弟子離車無畏默然住。

爾時，阿耨毘弟子離車聰慧重語離車無畏言：「怪哉！無畏！何默然住？於如來、應、等正覺所說、所知、所見、善說法，聞不隨喜耶？」

離車無畏答言：「我思惟其義，故默然住耳。誰聞世尊沙門瞿曇所說法不隨喜者？若有聞沙門瞿曇說法而不隨喜者，此則愚夫，長夜當受非義不饒益苦。」

時，尼犍弟子離車無畏、阿耨毘弟子聰慧重聞佛所說法，尊者阿難陀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尼乾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釋鞞瘦，在天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尼乾等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業因苦行滅，不造新者，則諸業盡，諸業盡已，則得苦盡，得苦盡已，則得苦邊。我便往彼，到已，即問：『尼乾！汝等實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業因苦行滅，不造新者，則諸業盡，諸業盡已，則得苦盡，得苦盡已，則得苦邊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曇！』我復問彼尼乾：『汝等自有淨智，我為本有，我為本無，我為本作惡，為不作惡，我為爾所苦盡，為爾所苦不盡，若盡已，便得盡，即於現世斷諸不善，得眾善法，修習作證耶？』彼答我

言：『不也。瞿曇！』

「我復語彼尼乾：『汝等自無淨智，我為本有，我為本無，我為本作惡，為不作惡，我為爾所苦盡，為爾所苦不盡，若盡已，便得盡，即於現世斷諸不善，得眾善法，修習作證，而作是說，謂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業因苦行滅，不造新者，則諸業盡，諸業盡已，則得苦盡，得苦盡已，則得苦邊。尼乾！若汝等自有淨智，我為本有，我為本無，我為本作惡，為不作惡，我為爾所苦盡，為爾所苦不盡，若盡已，便得盡，即於現世斷諸不善，得眾善法，修習作證。尼乾！汝等可得作是說，謂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業因苦行滅，不造新者，則諸業盡，諸業盡已，則得苦盡，得苦盡已，則得苦邊。』

「尼乾！猶如有人身被毒箭，因被毒箭則生極苦，彼為親屬憐念愍傷，欲饒益安隱故，即呼拔箭金醫。箭金醫來，便以利刀而為開瘡，因開瘡時，復生極苦，既開瘡已，而求箭金，求箭金時，復生極苦，求得金已，即便拔出，因拔出時，復生極苦，拔金出已，薄瘡纏裹，因裹瘡時，復生極苦，彼於拔箭金後，得力無患，不壞諸根，平復如故。尼乾！彼人自有淨智，便作是念：『我本被毒箭，因被毒箭，則生極苦，我諸親屬見憐念愍傷，欲饒益安隱我故，即呼拔箭金醫，箭金醫來，便以利刀為我開瘡，因開瘡時，復生極苦，既開瘡已，而求箭金，求箭金時，復生極苦，求得金已，即便拔出，因拔出時，復生極苦，拔金出已，薄瘡纏裹，因裹瘡時，復生極苦，我於拔箭金後，得力無患，不壞諸根，平復如故。』

「如是，尼乾！若汝等自有淨智，我為本有，我為本無，我為本作惡，為不作惡，我為爾所苦盡，為爾所苦不盡，若盡已，便得盡，即於現世斷諸不善，得眾善法，修習作證。尼乾！汝等可得作是說，謂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業因苦行滅，不

造新者，則諸業盡，諸業盡已，則得苦盡，得苦盡已，則得苦邊，我問如是，不見諸尼乾能答我言：『瞿曇！如是，不如是。』

「復次，我問諸尼乾曰：『若諸尼乾有上斷、上苦行，爾時諸尼乾生上苦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曇！』『若有中斷、中苦行，爾時諸尼乾生中苦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曇！』『若有下斷、下苦行，爾時諸尼乾生下苦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曇！』是為諸尼乾有上斷、上苦行，爾時諸尼乾則生上苦；有中斷、中苦行，爾時諸尼乾則生中苦；有下斷、下苦行，爾時諸尼乾則生下苦。若使諸尼乾有上斷、上苦行，爾時諸尼乾止息上苦；有中斷、中苦行，爾時諸尼乾止息中苦；有下斷、下苦行，爾時諸尼乾止息下苦。若如是作、不如是作，止息極苦甚重苦者，當知諸尼乾即於現世作苦。但諸尼乾為癡所覆，為癡所纏，而作是說：『謂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業因苦行滅，不造新者，則諸業盡，諸業盡已，則得苦盡，得苦盡已，則得苦邊。』我問如是，不見諸尼乾能答我言：『瞿曇！如是，不如是。』

「復次，我問諸尼乾曰：『諸尼乾！若有樂報業，彼業寧可因斷、因苦行，轉作苦報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曇！』『諸尼乾！若有苦報業，彼業寧可因斷、因苦行，轉作樂報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曇！』『諸尼乾！若有現法報業，彼業寧可因斷、因苦行，轉作後生報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曇！』『諸尼乾！若有後生報業，彼業寧可因斷、因苦行，轉作現法報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曇！』『諸尼乾！若有不熟報業，彼業寧可因斷、因苦行，轉作熟報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曇！』『諸尼乾！若有熟報業，彼業寧可因斷、因苦行，轉作異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曇！』『諸尼乾！是為樂報業，彼業不可因斷、因苦行，轉作苦報。諸尼乾！苦報業，彼業不

可因斷、因苦行，轉作樂報。諸尼乾！現法報業，彼業不可因斷、因苦行，轉作後生報。諸尼乾！後生報業，彼業不可因斷、因苦行，轉作現法報。諸尼乾！不熟業，彼業不可因斷、因苦行，轉作熟報。諸尼乾！熟報業，彼業不可因斷、因苦行，轉作異者。以是故，諸尼乾！虛妄方便，空斷無獲。』

「彼諸尼乾便報我言：『瞿曇！我有尊師，名親子尼乾，作如是說：「諸尼乾！汝等若本作惡業，彼業皆可因此苦行而得滅盡，若今護身、口、意，因此不復更作惡業也。」』我復問彼諸尼乾曰：『汝等信尊師親子尼乾，不疑惑耶？』彼答我言：『瞿曇！我信尊師親子尼乾，無有疑惑。』我復語彼諸尼乾曰：『有五種法現世二報，信、樂、聞、念、見善觀，諸尼乾！人自有虛妄言，是可信、可樂、可聞、可念、可見善觀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曇！』我復語彼諸尼乾曰：『是虛妄言，何可信，何可樂，何可聞，何可念，何可善觀？謂人自有虛妄言，有信、有樂、有聞、有念、有善觀。』

「若諸尼乾作是說者，於如法中得五詰責，為可憎惡。云何為五？今此眾生所受苦樂皆因本作，若爾者，諸尼乾等本作惡業。所以者何？因彼故，諸尼乾於今受極重苦，是謂尼乾第一可憎惡。復次，眾生所受苦樂皆因合會，若爾者，諸尼乾等本惡合會。所以者何？因彼故，諸尼乾於今受極重苦，是謂尼乾第二可憎惡。復次，眾生所受苦樂皆因為命，若爾者，諸尼捷等本惡為命。所以者何？因彼故，諸尼乾於今受極重苦，是謂尼乾第三可憎惡。復次，眾生所受苦樂皆因見也。若爾者，諸尼乾等本有惡見。所以者何？因彼故，諸尼乾於今受極重苦，是謂尼乾第四可憎惡。復次，眾生所受苦樂皆因尊祐造，若爾者，諸尼乾等本惡尊祐。所以者何？因彼故，諸尼乾於今受極重苦，是謂尼乾第五可憎惡。若諸尼乾因本所作惡業、惡合會、

惡為命、惡見、惡尊祐，為惡尊祐所造，因彼故，諸尼乾於今受極重苦，是謂因彼事故，諸尼乾等為可憎惡。

「我所自知、自覺法為汝說者，若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皆無能伏，皆無能穢，皆無能制。云何我所自知、自覺法為汝說者，非為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能伏、所能穢、所能制？若有比丘捨身不善業，修身善業，捨口、意不善業，修口、意善業，彼於未來苦，便自知我無未來苦，如法得樂而不棄捨。彼或欲斷苦因，行欲，或欲斷苦因，行捨欲，彼若欲斷苦因，行欲者，即修其行欲，已斷者，苦便得盡。彼若欲斷苦因，行捨欲者，即修其行捨欲，已斷者，苦便得盡。若彼比丘便作是念：『隨所為、隨所行，不善法生而善法滅，若自斷苦，不善法滅而善法生，我今寧可自斷其苦。』便自斷苦。自斷苦已，不善法滅而善法生，不復斷苦。所以者何？比丘！本所為者，其義已成，若復斷苦，是處不然。

「比丘！猶如箭工用檢撓箭，其箭已直，不復用檢。所以者何？彼人本所為者，其事已成，若復用檢，是處不然。如是，比丘便作是念：『隨所為、隨所行，不善法生而善法滅，若自斷苦，不善法滅而善法生，我今寧可自斷其苦。』便自斷苦。自斷苦已，不善法滅而善法生，不復斷苦。所以者何？本所為者，其義已成，若復斷苦，是處不然。比丘！猶如有人愛念、染著、敬待彼女，然彼女人更與他語，共相問訊，往來止宿，其人因是身心生苦惱，極憂感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所以者何？其人於女愛念、染著，極相敬待，而彼女人更與他語，共相問訊，往來止宿，其人身心何得不生苦惱憂感？」

「比丘！若使其人而作是念：『我唐愛念、敬待彼女，然彼女人更與他語，共相問訊，往來止宿，我今寧可因自苦自憂

故，斷為彼女愛念、染著耶？』其人於後因自苦自憂故，便斷為彼女愛念、染著。若彼女人故與他語，共相問訊，往來止宿，其人於後，身心寧當復生苦惱，極憂感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其人於女無復愛念、染著之情，若彼女人故與他語，共相問訊，往來止宿，若使其人因此身心復生苦惱極憂感者，是處不然。」

「如是，比丘便作是念：『隨所為、隨所行，不善法生而善法滅，若自斷其苦，不善法滅而善法生，我今寧可自斷其苦。』便自斷苦。自斷苦已，不善法滅而善法生，不復斷苦。所以者何？本所為者，其義已成，若復斷苦，是處不然。」

「彼復作是念：『若有所因，斷其苦者，我便已斷，然我於欲猶故未斷，我今寧可求斷於欲。』便求斷欲。彼為斷欲故，獨住遠離，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山巖石室、露地穰積，或至林中，或在塚間，彼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正身正願，反念不向，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彼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彼於疑惑淨除其心。」

「彼已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趣向漏盡智通作證，彼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亦知此漏如真，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已，則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如來如是正心解脫，得五稱譽，如法無諍，可愛可敬。云何為五？彼眾生者，所受苦樂皆因本作，若爾者，如來本有

妙業，因彼故，如來於今聖無漏樂，寂靜止息而得樂覺，是謂如來得第一稱譽。復次，眾生所受苦樂皆因合會，若爾者，如來本妙合會，因彼故，如來於今聖無漏樂，寂靜止息而得樂覺，是謂如來得第二稱譽。復次，眾生所受苦樂皆因為命，若爾者，如來本妙為命，因彼故，如來於今聖無漏樂，寂靜止息而得樂覺，是謂如來得第三稱譽。復次，眾生所受苦樂皆因見也，若爾者，如來本妙見，因彼故，如來於今聖無漏樂，寂靜止息而得樂覺，是謂如來得第四稱譽。復次，眾生所受苦樂皆因尊祐造，若爾者，如來本妙尊祐，因彼故，如來於今聖無漏樂，寂靜止息而得樂覺，是謂如來得第五稱譽。是為如來本妙業、妙合會、妙為命、妙見、妙尊祐，為妙尊祐所造，因彼故，如來於今聖無漏樂，寂靜止息而得樂覺，以此事故，如來於今得五稱譽。

「有五因緣，心生憂苦。云何為五？婬欲纏者，因婬欲纏故，心生憂苦。如是，瞋恚、睡眠、掉悔、疑惑纏者，因疑惑纏故，心生憂苦。是謂五因緣，心生憂苦。有五因緣，心滅憂苦。云何為五？若婬欲纏者，因婬欲纏故，心生憂苦，除婬欲纏已，憂苦便滅，因婬欲纏，心生憂苦，於現法中而得究竟，無煩無熱，常住不變，是聖所知、聖所見。如是，瞋恚、睡眠、掉悔，若疑惑纏者，因疑惑纏故，心生憂苦，除疑惑纏已，憂苦便滅，因疑惑纏，心生憂苦，於現法中而得究竟，無煩無熱，常住不變，是聖所知、聖所見。是謂五因緣，心滅憂苦。

「復次，更有現法而得究竟，無煩無熱，常住不變，是聖所知、聖所見。云何更有現法而得究竟，無煩無熱，常住不變，是聖所知、聖所見？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是為八。是謂更有現法而得究竟，無煩無熱，常住不變，是聖所知、聖所見。」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尼乾經竟(三千六百)

中阿含經大品優婆離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那難陀，在波婆離[木*奈]林。

爾時，長苦行尼捷中後彷彿，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於是，世尊問曰：「苦行尼捷親子施設幾行，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長苦行尼捷答曰：「瞿曇！我尊師尼捷親子不為我等施設於行，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但為我等施設於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世尊又復問曰：「苦行尼捷親子施設幾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長苦行尼捷答曰：「瞿曇！我尊師尼捷親子為我等輩施設三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云何為三？身罰、口罰及意罰也。」

世尊又復問曰：「苦行！云何身罰異、口罰異、意罰異耶？」

長苦行尼捷答曰：「瞿曇！我等身罰異、口罰異、意罰異也。」

世尊又復問曰：「苦行！此三罰如是相似，尼捷親子施設何罰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為身罰、口罰，為意罰耶？」

長苦行尼捷答曰：「瞿曇！此三罰如是相似，我尊師尼捷親子施設身罰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口罰不然，意罰最下，不及身罰極大甚重。」

世尊又復問曰：「苦行！汝說身罰為最重耶？」

長苦行尼捷答曰：「瞿曇！身罰最重。」

世尊復再三問曰：「苦行！汝說身罰為最重耶？」

長苦行尼捷亦再三答曰：「瞿曇！身罰最重。」於是，世尊再三審定長苦行尼捷如此事已，便默然住。

長苦行尼捷問曰：「沙門瞿曇施設幾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爾時，世尊答曰：「苦行！我不施設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我但施設業，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長苦行尼捷問曰：「瞿曇施設幾業，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我施設三業，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云何為三？身業、口業及意業也。」

長苦行尼捷問曰：「瞿曇！身業異、口業異、意業異耶？」

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我身業異、口業異、意業異也。」

長苦行尼捷問曰：「瞿曇！此三業如是相似，施設何業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為身業、口業，為意業耶？」

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此三業如是相似，我施設意業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身業、口業則不然也。」

長苦行尼捷問曰：「瞿曇！施設意業為最重耶？」

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我施設意業為最重也。」

長苦行尼捷復再三問曰：「瞿曇！施設意業為最重耶？」

世尊亦再三答曰：「苦行！我施設意業為最重也。」於是，長苦行尼捷再三審定世尊如此事已，即從座起，繞世尊三匝而退還去，往詣尼捷親子所。

尼捷親子遙見長苦行尼捷來，即便問曰：「苦行！從何處來？」

長苦行尼撻答曰：「尊！我從那難陀波婆離[木*奈]林沙門瞿曇處來。」

尼撻親子問曰：「苦行！頗共沙門瞿曇有所論耶？」

長苦行尼撻答曰：「共論。」

尼撻親子告曰：「苦行！若共沙門瞿曇有所論者，盡為我說，我或能知彼之所論。」

於是，長苦行尼撻共世尊有所論者盡向彼說，尼撻親子聞便歎曰：「善哉！苦行！謂汝於師行弟子法，所作智辯聰明決定，安隱無畏成就調御，逮大辯才，得甘露幢，於甘露界自作證成就遊。所以者何？謂汝向沙門瞿曇施設身罰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口罰不然，意罰最下，不及身罰極大甚重。」

是時，優婆離居士與五百居士俱集在眾中，叉手向尼撻親子。於是，優婆離居士語長苦行尼撻曰：「尊已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耶？」

長苦行尼撻答曰：「居士！我已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也。」

優婆離居士語長苦行尼撻曰：「我亦能至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已，隨所牽挽。猶如力士執長髦羊，隨所牽挽。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已，隨所牽挽。猶如力士手執髦裘，抖擻去塵。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已，隨所牽挽。猶如沽酒師、沽酒弟子取漉酒囊，著深水中，隨意所欲，隨所牽挽。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已，隨所牽挽。猶龍象王年滿六十，而以憍傲摩訶能加牙足體具，筋力熾盛，力士將去以水洗髀、洗脊、洗脇、洗腹、洗牙、洗頭及水中戲。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已，隨其所洗。我往詣沙門瞿曇所，共彼談論，降伏已還。」

尼撻親子語優婆離居士曰：「我亦可伏沙門瞿曇，汝亦可

也，長苦行尼捷亦可也。」

於是，長苦行尼捷白尼捷親子曰：「我不欲令優婆離居士往詣沙門瞿曇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知幻化呪，能呪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恐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

尼捷親子語曰：「苦行！若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者，終無是處。若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處。」

優婆離居士再三白尼捷親子曰：「我今往詣沙門瞿曇所，共彼談論，降伏已還。」

尼捷親子亦再三答曰：「汝可速往！我亦可伏沙門瞿曇，汝亦可也，長苦行尼捷亦可也。」

長苦行尼捷復再三白曰：「我不欲令優婆離居士往詣沙門瞿曇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知幻化呪，能呪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恐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

尼捷親子語曰：「苦行！若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者，終無是處。若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處。優婆離居士！汝去隨意。」

於是，優婆離居士稽首尼捷親子足，繞三匝而去，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曰：「瞿曇！今日長苦行尼捷來至此耶？」

世尊答曰：「來也。居士！」

優婆離居士問曰：「瞿曇！頗共長苦行尼捷有所論耶？」

世尊答曰：「有所論也。」

優婆離居士語曰：「瞿曇！若共長苦行尼捷有所論者，盡為我說，若我聞已，或能知之。」於是，世尊共長苦行尼捷有

所論者，盡向彼說。

爾時，優婆離居士聞便歎曰：「善哉！苦行！謂於尊師行弟子法，所作智辯聰明決定，安隱無畏成就調御，逮大辯才，得甘露幢，於甘露界自作證成就遊。所以者何？謂向沙門瞿曇施設身罰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口罰不然，意罰最下，不及身罰極大甚重。」

彼時，世尊告曰：「居士！我欲與汝共論此事，汝若住真諦者，以真諦答。」

優婆離居士報曰：「瞿曇！我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事。」

世尊問曰：「居士！於意云何？若有尼撻來，好喜於布施，樂行於布施，無戲、樂不戲，為極清淨，極行呪也。若彼行來時，多殺大小蟲，云何？居士！尼撻親子於此殺生施設報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若思者有大罪，若無思者無大罪也。」

世尊問曰：「居士！汝說思為何等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意業是也。」

世尊告曰：「居士！汝當思量而後答也。汝之所說，前與後違，後與前違，則不相應。居士！汝在此眾自說：『瞿曇！我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事。』居士！於意云何？若有尼撻來飲湯斷冷水，彼無湯時，便欲飲冷水，不得冷水，彼便命終。居士！尼撻親子云何可說彼尼撻所生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有天名意著，彼尼撻命終，若意著死者，必生彼處。」

世尊告曰：「居士！汝當思量而後答也。汝之所說，前與後違，後與前違，則不相應。汝在此眾自說：『瞿曇！我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事。』居士！於意

云何？若使有人持利刀來，彼作是說：『我於此那難陀內一切眾生，於一日中斫剉斬截、剝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積。』居士！於意云何？彼人寧能於此那難陀內一切眾生，於一日中斫剉斬截、剝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積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此那難陀內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是故彼人於此那難陀內一切眾生，必不能得於一日中斫剉斬截、剝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積。瞿曇！彼人唐大煩勞。」

「居士！於意云何？若有沙門、梵志來，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得自在，彼作是說：『我以發一瞋念，令此一切那難陀內燒使成灰。』居士！於意云何？彼沙門、梵志寧能令此一切那難陀內燒成灰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何但一那難陀？何但二、三、四？瞿曇！彼沙門、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得自在，若發一瞋念，能令一切國一切人民燒使成灰，況一那難陀耶？」

世尊告曰：「居士！汝當思量而後答也。汝之所說，前與後違，後與前違，則不相應。汝在此眾自說：『瞿曇！我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事。』」

世尊問曰：「居士！汝頗曾聞大澤無事、麒麟無事、麋鹿無事、靜寂無事、空野無事、無事即無事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我聞有也。」

「居士！於意云何？彼為誰大澤無事、麒麟無事、麋鹿無事、靜寂無事、空野無事、無事即無事耶？」

優婆離居士默然不答。世尊告曰：「居士！速答。居士！速答。今非默然時。居士在此眾自說：『瞿曇！我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事。』」

於是，優婆離居士須臾默然已，語曰：「瞿曇！我不默然，我但思惟於此義耳。瞿曇！彼愚癡尼撻不善曉了，不能解知，不識良田，而不自審，長夜欺我，為彼所誤，謂向沙門瞿曇施設身罰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口罰、意罰而不如也。如我從沙門瞿曇所說知義，仙人發一瞋念，能令大澤無事、麒麟無事、麋鹿無事、寂靜無事、空野無事、無事即無事。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世尊告曰：「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勝人默然為善。」

優婆離居士白曰：「世尊！我以是故，復於世尊重加歡喜。所以者何？謂世尊作如是說：『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勝人默然為善。』世尊！若我更為餘沙門、梵志作弟子者，彼等便當持幢、幡、蓋，遍行宣令於那難陀，作如是說：『優婆離居士為我作弟子，優婆離居士為我作弟子。然世尊作是說：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勝人默然為善。』」

優婆離居士白曰：「世尊！從今日始，不聽諸尼撻入我家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入。」

世尊告曰：「居士！彼尼撻等，汝家長夜所共尊敬，若其來者，汝當隨力供養於彼。」

優婆離白曰：「世尊！我以是故，復於世尊倍加歡喜。所以者何？謂世尊作如是說：『居士！彼尼撻等，汝家長夜所共尊敬，若其來者，汝當隨力供養於彼。』世尊！我本聞世尊作如是說：『當施與我，莫施與他。當施與我弟子，莫施與他弟子。若施與我者，當得大福，若施與他，不得大福。施與我弟子，當得大福，施與他弟子，不得大福。』」

世尊告曰：「居士！我不如是說：『當施與我，莫施與他。』」

施與我弟子，莫施與他弟子。若施與我者，當得大福，若施與他，不得大福。施與我弟子，當得大福，若施與他弟子，不得大福。』居士！我說如是，施與一切，隨心歡喜，但施與不精進者，不得大福，施與精進者，當得大福。」

優婆離居士白曰：「世尊！願無為也。我自知施與尼捷、不施與尼捷。世尊！我今再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於是，世尊為優婆離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毀些欲為災患，生死為穢，稱歎無欲為妙，道品白淨。世尊為彼說如是法已，佛知彼有歡喜心、具足心、柔軟心、堪耐心、昇上心、一向心、無疑心、無蓋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諸佛所說正要。世尊便為彼說苦、習、滅、道。優婆離居士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習、滅、道，猶如白素，易染為色。如是優婆離居士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習、滅、道。

於是，優婆離居士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坐起，為佛作禮：「世尊！我今三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於是，優婆離居士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而歸，勅守門者：「汝等當知，我今則為世尊弟子，從今日始，諸尼捷來，莫聽入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入。若尼捷來者，當語彼言：『尊者！優婆離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則不聽諸尼捷入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入。若須食者，便可住此，當出食與。』」

於是，長苦行尼撻聞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則不聽諸尼撻入門，唯聽沙門瞿曇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入。長苦行尼撻聞已，往詣尼撻親子所，白曰：「尊！此是我本所說。」

尼撻親子問曰：「苦行！何者是汝本所說耶？」

長苦行尼撻答曰：「尊！我本所說，不欲令優婆離居士往詣沙門瞿曇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知幻化呪，能呪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恐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尊！優婆離居士今已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已，不聽諸尼撻入門，唯聽沙門瞿曇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入。」

尼撻親子語曰：「苦行！若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者，終無是處。若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處。」

長苦行尼撻復白曰：「尊！若不信我所說者，尊自可往，亦可遣使。」

於是，尼撻親子告曰：「苦行！汝可自往，詣彼看之，為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耶？為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耶？」

長苦行尼撻受尼撻親子教已，往詣優婆離居士家。守門人遙見長苦行尼撻來，而作是說：「尊者！優婆離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則不聽諸尼撻入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入。若欲得食者，便可住此，當出食與。」

長苦行尼撻語曰：「守門人！我不用食。」

長苦行尼撻知此事已，奮頭而去，往詣尼撻親子所，白曰：「尊！此是如我本所說。」

尼撻親子問曰：「苦行！何者是汝本所說耶？」

長苦行尼捷答曰：「尊！我本所說，不欲令優婆離居士往詣沙門瞿曇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知幻化呪，能呪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恐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尊！優婆離居士今已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已，不聽諸尼捷入門，唯聽沙門瞿曇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入。」

尼捷親子告曰：「苦行！若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者，終無是處。若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處。」

長苦行尼捷白曰：「尊！若不信我所說者，願尊自往。」

於是，尼捷親子與大尼捷眾五百人俱，往詣優婆離居士家。守門人遙見尼捷親子與大尼捷眾五百人俱來，而作是說：「尊者！優婆離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則不聽諸尼捷入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入。若欲得食者，便可住此，當出食與。」

尼捷親子語曰：「守門人！我不用食，但欲得見優婆離居士。」

守門人語曰：「願尊住此，我今入白尊者優婆離居士。」

彼守門人即入白曰：「居士！當知尼捷親子與大尼捷眾五百人俱住在門外，作如是語：『我欲得見優婆離居士。』」

優婆離居士告守門人：「汝至中門，敷設床座，訖還白我。」

守門人受教，往至中門，敷設床座訖，還白曰：「居士！當知敷床已訖，唯願居士自當知時。」

優婆離居士將守門人往至中門，若有床座，極高廣大，極淨好敷，謂優婆離居士本抱尼捷親子所令坐者。優婆離居士自處其上，結加趺坐，告守門人：「汝出往至尼捷親子所，作如是語：『尊人！優婆離居士言：「尊人欲入者，自可隨意。』』」

彼守門人受教即出，至尼捷親子所，作如是語：「尊人！優婆離居士言：『尊人欲入者，自可隨意。』」於是，尼捷親子與大尼捷眾五百人俱入至中門。

優婆離居士遙見尼捷親子與大尼捷眾五百人俱入，而作是語：「尊人！有座，欲坐隨意。」

尼捷親子語曰：「居士！汝應爾耶？自上高座，結加趺坐，與人共語，如出家者學道無異。」

優婆離居士語曰：「尊人！我自有物，欲與便與，不與便不與，此座我有，是故我言：『有座，欲坐隨意。』」

尼捷親子敷座而坐，語曰：「居士！何以故爾？欲降伏沙門瞿曇而反自降伏來。猶如有人求眼入林，而失眠還。如是，居士欲往降伏沙門瞿曇，反為沙門瞿曇所降伏來。猶如有人以渴入池，而反渴還。居士亦然，欲往降伏沙門瞿曇，而反自降伏還。居士！何以故爾？」

優婆離居士語曰：「尊人！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尊人！譬一梵志，有年少婦，彼婦懷妊，語其夫曰：『我今懷妊，君去至市，可為兒買好戲具來。』時，彼梵志語其婦曰：『但令卿得安隱產已，何憂無耶？若生男者，當為卿買男戲具來，若生女者，亦當為買女戲具來。』婦至再三語其夫曰：『我今懷妊，君去至市，速為兒買好戲具來。』梵志亦至再三語其婦曰：『但令卿得安隱產已，何憂無耶？若生男者，當為卿買男戲具來，若生女者，亦當為買女戲具來。』

「彼梵志者極憐念婦，即便問曰：『卿欲為兒買何戲具？』婦報之曰：『君去為兒買獼猴好戲具來。』梵志聞已，往至市中買獼猴戲具。持還語其婦曰：『我已為兒買獼猴戲具來還。』其婦見已，嫌色不好，即語夫曰：『君可持此獼猴戲具往至染家，染作黃色，令極可愛，擣使光生。』梵志聞已，即時

持此獼猴戲具，往至染家而語之曰：『為我染此獼猴戲具，作好黃色，令極可愛，擣使光生。』爾時，染家便語梵志：『獼猴戲具染作黃色，令極可愛，此可爾也，然不可擣使光澤生。』於是，染家說此頌曰：

「『獼猴忍受色， 不能堪忍擣，
 若擣則命終， 終不可椎打，
 此是臭穢囊， 獼猴滿不淨。』

「尊人！當知尼捷所說亦復如是，不能堪忍受他難問，亦不可得思惟觀察，唯但染愚，不染慧也。尊人！復聽，猶如清淨波羅[木*奈]衣，主持往至於彼染家，而語之曰：『為染此衣，作極好色，令可愛也。亦為極擣，使光澤生。』彼時染家語衣主曰：『此衣可染，作極好色，令可愛也。亦可極擣，使光澤生。』於是，染家說此頌曰：

「『如波羅[木*奈]衣， 白淨忍受色，
 擣已則柔軟， 光色增益好。』

「尊人！當知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亦復如是，極能堪忍受他難問，亦快可得思惟觀察。唯但染慧，不染愚也。」

尼捷親子語曰：「居士為沙門瞿曇幻呪所化。」

優婆離居士語曰：「尊人！善幻化呪，極善幻化呪。尊人！彼幻化呪令我父母長夜得利饒益，安隱快樂，及其妻子、奴婢、作使、那難陀國王，及一切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令彼長夜得利饒益，安隱快樂。」

尼捷親子語曰：「居士！舉那難陀知優婆離居士是尼捷弟子，今者竟為誰弟子耶？」

於是，優婆離居士即從座起，右膝著地，若方有佛，叉手向彼，語曰：「尊人！聽我所說也。」

「雄猛離愚癡， 斷穢整降伏，

無敵微妙思，	學戒禪智慧。
安隱無有垢，	佛弟子婆離，
大聖修習已，	得德說自在。
善念妙正觀，	不高亦不下，
不動常自在，	佛弟子婆離。
無曲常知足，	捨離慳得滿，
作沙門成覺，	後身尊大士。
無比無有塵，	佛弟子婆離，
無疾不可量，	甚深得牟尼。
常安隱勇猛，	住法微妙思，
調御常不戲，	佛弟子婆離。
大龍樂住高，	結盡得解脫，
應辯才清淨，	慧生離憂惑。
不還有釋迦，	佛弟子婆離，
正去禪思惟，	無有嬌清淨。
常笑無有恚，	樂離得第一，
無畏常專精，	佛弟子婆離。
七仙無與等，	三達逮得梵，
淨浴如明燈，	得息止怨結。
勇猛極清淨，	佛弟子婆離，
得息慧如地，	大慧除世貪。
可祠無上眼，	上士無與等，
御者無有恚，	佛弟子婆離。
斷望無上善，	善調無比御，
無上常歡喜，	無疑有光明。
斷慢無上覺，	佛弟子婆離，
斷愛無比覺，	無烟無有[火*僉]。

如去為善逝， 無比無與等，
名稱已逮正， 佛弟子婆離。
此是百難佛， 本未曾思惟，
優婆離所說， 諸天來至彼。
善助加諸辯， 如法如其人，
尼捷親子問， 佛十力弟子。」

尼捷親子問曰：「居士！汝以何意稱歎沙門瞿曇耶？」

優婆離居士報曰：「尊人！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猶善鬘師、鬘師弟子，採種種華，以長綆結作種種鬘。如是，尊人！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無量稱歎，我之所尊，以故稱歎。」

說此法時，優婆離居士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尼捷親子即吐熱血，至波耆國，以此惡患，尋便命終。

佛說如是。優婆離居士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優婆離經竟(六千二百六十三字)

長阿含經佉形梵志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委若國金槃鹿野林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時，有佉形梵志姓迦葉，詣世尊所，問訊已，一面坐。佉形迦葉白佛言：「我聞沙門瞿曇呵責一切諸祭祀法，罵諸苦行人以為弊穢。瞿曇！若有言：『沙門瞿曇呵責一切諸祭祀法，罵苦行人以為弊穢。』作此言者，是為法語，法法成就，不誹謗沙門瞿曇耶？」

佛言：「迦葉！彼若言：『沙門瞿曇呵責一切諸祭祀法，罵

苦行人以為弊穢。』者，彼非法言，非法法成就，為誹謗我，非誠實言。所以者何？迦葉！我見彼等苦行人，有身壞命終，墮地獄中者；又見苦行人身壞命終，生天善處者；或見苦行人樂為苦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者；或見苦行人樂為苦行，身壞命終，生天善處者。迦葉！我於此二趣所受報處，盡知盡見，我寧可呵責諸苦行者以為弊穢耶？我正說是，彼則言非，我正說非，彼則言是。迦葉！有法沙門、婆羅門同，有法沙門、婆羅門不同。迦葉！彼不同者，我則捨置，以此法不與沙門、婆羅門同故。

「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沙門瞿曇於不善法、重濁、黑冥、非賢聖法，彼異眾師於不善法、重濁、黑冥、非賢聖法，誰能堪任滅此法者？迦葉！彼有智者作是觀時，如是知見，唯沙門瞿曇能滅是法。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推求，如是論時，我於此中則有名稱。

「復次，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沙門瞿曇弟子於不善法、重濁、黑冥、非賢聖法，彼異眾師弟子於不善法、重濁、黑冥、非賢聖法，誰能堪任滅此法者？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知見，唯沙門瞿曇弟子能滅是法。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推求，如是論時，我弟子則得名稱。

「復次，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沙門瞿曇於諸善法、清白、微妙及賢聖法，彼異眾師於諸善法、清白、微妙及賢聖法，誰能堪任增廣修行者？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知見，唯有沙門瞿曇堪任增長修行是法。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推求，如是論時，我於此中則有名稱。

「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沙門瞿曇弟子於諸善法、清白、微妙及賢聖法，彼異眾師弟子於諸善法、清白、微妙及賢聖法，誰能堪任增長修行者？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

知見，唯有沙門瞿曇弟子能堪任增長修行是法。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推求，如是論時，於我弟子則有名稱。迦葉！有道有迹，比丘於中修行，則自知自見，沙門瞿曇時說、實說、義說、法說、律說。

「迦葉！何等是道？何等是迹？比丘於中修行，自知自見，沙門瞿曇時說、實說、義說、法說、律說。迦葉！於是比丘修念覺意，依止息，依無欲，依出要；修法、精進、喜、猗、定、捨覺意，依止息，依無欲，依出要。迦葉！是為道，是為迹，比丘於中修行，自知自見，沙門瞿曇時說、實說、義說、法說、律說。」

迦葉言：「瞿曇！唯有是道、是迹，比丘於中修行，自知自見。沙門瞿曇時說、實說、義說、法說、律說。但苦行穢污，有得婆羅門名，有得沙門名。何等是苦行穢污，有得婆羅門名，有得沙門名？瞿曇！離服徧形，以手自障蔽，不受夜食，不受朽食，不受兩壁中間食，不受二人中間食，不受兩刀中間食，不受兩朽中間食，不受共食家食，不受懷妊家食，狗在門前不食其食，不受有蠅家食，不受請食。他言先識則不受其飧，不食魚，不食肉，不飲酒，不兩器食，一飧一咽，至七飧止，受人益食，不過七益，或一日一食，或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一食。或復食果，或復食莠，或食飯汁，或食麻米，或食[禾*咸]稻，或食牛糞，或食鹿糞，或食樹根枝葉花實，或食自落果；或披衣，或披莎衣，或衣樹皮，或草襜身，或衣鹿皮，或留髮，或被毛編，或著塚間衣；或有常舉手者，或不坐床席，或有常蹲者，或有剃髮留髭鬚者，或有臥荊棘上者，或有臥果蓏上者，或有徧形臥牛糞上者；或一日三浴，或一夜三浴，以無數苦，苦役此身。瞿曇！是為苦行穢污，或得沙門名，或得婆羅門名。」

佛言：「迦葉！離服徼形者，以無數方便苦役此身，彼戒不具足，見不具足，不能勤修，亦不廣普。」

迦葉白佛言：「云何為戒具足？云何為見具足？過諸苦行，微妙第一。」

佛告迦葉：「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迦葉言：「唯然。瞿曇！願樂欲聞。」

佛告迦葉：「若如來、至真出現於世，乃至四禪，於現法中而得快樂。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一心，樂於閑靜，不放逸故。迦葉！是為戒具足，見具足，勝諸苦行，微妙第一。」

迦葉言：「瞿曇！雖曰戒具足，見具足，過諸苦行，微妙第一，但沙門法難，婆羅門法難。」

佛言：「迦葉！此是世間不共法。所謂沙門法、婆羅門法難，迦葉！乃至優婆夷亦能知此法。離服徼形，乃至無數方便苦役此身，但不知其心：為有恚心、為無恚心，有恨心、無恨心，有害心、無害心？若知此心者，不名沙門、婆羅門，為已不知故，沙門、婆羅門為難。」

爾時，迦葉白佛言：「何等是沙門、何等是婆羅門，戒具足、見具足，為上為勝，微妙第一？」

佛告迦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迦葉言：「唯然。瞿曇！願樂欲聞。」

佛言：「迦葉！彼比丘以三昧心，乃至得三明，滅諸癡冥，生智慧明，所謂漏盡智生。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不忘，樂獨閑靜，不放逸故。迦葉！此名沙門、婆羅門，戒具足、見具足，最勝最上，微妙第一。」

迦葉言：「瞿曇！雖言是沙門、婆羅門，見具足、戒具足，為上為勝，微妙第一。但沙門、婆羅門法，甚難！甚難！沙門亦難知，婆羅門亦難知。」

佛告迦葉：「優婆塞亦能修行此法。」白言：「我從今日能離服徼形，乃至以無數方便苦役此身，不可以此行名為沙門、婆羅門，若當以此行名為沙門、婆羅門者，不得言沙門甚難！婆羅門甚難！不以此行為沙門、婆羅門故，言沙門甚難！婆羅門甚難！」

佛告迦葉：「我昔一時在羅閱祇，於高山七葉窟中，曾為尼俱陀梵志說清淨苦行。時梵志生歡喜心，得清淨信，供養我、稱讚我，第一供養稱讚於我。」

迦葉言：「瞿曇！誰於瞿曇不生第一歡喜、淨信、供養、稱讚者？我今於瞿曇亦生第一歡喜，得清淨信，供養、稱讚，歸依瞿曇。」

佛告迦葉：「諸世間諸所有戒，無有與此增上戒等者，況欲出其上？諸有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無有與此增上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等者，況欲出其上？迦葉！所謂師子者，是如來、至真、等正覺，如來於大眾中廣說法時，自在無畏，故號師子。云何？迦葉！汝謂如來師子吼時不勇捍耶？勿造斯觀，如來師子吼勇捍無畏。迦葉！汝謂如來勇捍師子吼時不在大眾中耶？勿造斯觀，如來在大眾中勇捍師子吼。迦葉！汝謂如來在大眾中作師子吼不能說法耶？勿造斯觀。所以者何？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作師子吼，善能說法。」

「云何？迦葉！汝謂如來於大眾中勇捍無畏，為師子吼，善能說法，眾會聽者不一心耶？勿造斯觀。所以者何？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為師子吼，善能說法，諸來會者皆一心聽。云何？迦葉！汝謂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為師子吼，善能說法，諸來會者皆一心聽，而不歡喜信受行耶？勿造斯觀。所以者何？如來在大眾中勇捍多力，能師子吼，善能說法，諸來會者皆一心聽，歡喜信受。迦葉！汝謂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

為師子吼，善能說法，諸來會者歡喜信受，而不供養耶？勿造斯觀，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為師子吼，善能說法，諸來會者皆一心聽，歡喜信受，而設供養。

「迦葉！汝謂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為師子吼，乃至信敬供養，而不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耶？勿造斯觀。所以者何？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乃至信敬供養，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迦葉！汝謂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乃至出家修道，而不究竟梵行，至安隱處，無餘泥洹耶？勿造斯觀。所以者何？如來於大眾中勇捍無畏，乃至出家修道，究竟梵行，至安隱處，無餘泥洹。」

時，迦葉白佛言：「云何？瞿曇！我得於此法中出家受具戒不？」

佛告迦葉：「若異學欲來入我法中出家修道者，當留四月觀察，稱可眾意，然後當得出家受戒。迦葉！雖有是法，亦觀其人耳。」

迦葉言：「若有異學欲來入佛法中修梵行者，當留四月觀察，稱可眾意，然後當得出家受戒。我今能於佛法中四歲觀察，稱可眾意，然後乃出家受戒。」

佛告迦葉：「我已有言，但觀其人耳。」

爾時，迦葉即於佛法中出家受具足戒。時，迦葉受戒未久，以淨信心修無上梵行，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即成阿羅漢。

爾時，迦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梵天請佛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梵天住梵天上，生如是邪見：「此處有常，此處有恒，此處長存，此處是要，此處不終法，此處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

於是，世尊以他心智，知彼梵天心之所念，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猶若力士屈伸臂頃，於舍衛國勝林給孤獨園忽沒不現，往梵天上。

時，彼梵天見世尊來，即請世尊：「善來大仙人！此處有常，此處有恒，此處長存，此處是要，此處不終法，此處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

於是，世尊告曰：「梵天！汝無常稱說常，不恒稱說恒，不存稱說存，不要稱說要，終法稱說不終法，非出要稱說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梵天！汝有是無明。梵天！汝有是無明。」

時，魔波旬在彼眾中。於是，魔波旬語世尊曰：「比丘！莫違此梵天所說，莫逆此梵天所說。比丘！若汝違此梵天所說，逆此梵天所說者，是為比丘猶如有人吉祥事來，而排却之。比丘所說亦復如是，是故，比丘！我語汝莫違此梵天所說，莫逆此梵天所說。比丘！若汝違此梵天所說，逆此梵天所說者，是為，比丘！猶如有人從山上墮，雖以手足捫摸於空而無所得。比丘所說亦復如是，是故，比丘！我語汝莫違此梵天所說，莫逆此梵天所說。比丘！若汝違此梵天所說，逆此梵天所說者，是為，比丘！猶如有人從樹上墮，雖以手足捫摸枝葉而無所得。比丘所說亦復如是，是故，比丘！我語汝莫違此梵天所說，莫逆此梵天所說。所以者何？此梵天梵，福祐、能化、最尊、能作、能造、是父，已有、當有一切眾生皆從是生，此所知盡知、所見盡見。

「大仙人！若有沙門、梵志，憎惡地、毀咎地者，彼身壞命終，必生餘下賤妓樂神中，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憎惡梵天、毀咎梵天者，彼身壞命終，必生餘下賤妓樂神中。大仙人！若有沙門、梵志，愛樂地、稱歎地者，彼身壞命終，必生最上尊梵天中，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愛樂梵天、稱歎梵天者，彼身壞命終，必生最上尊梵天中。大仙人！汝不見此梵天大眷屬坐如我輩耶？」

彼魔波旬非是梵天，亦非梵天眷屬，然自稱說我是梵天。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魔波旬非是梵天，亦非梵天眷屬，然自稱說我是梵天；若說有魔波旬者，此即是魔波旬。」

世尊知己，告曰：「魔波旬！汝非梵天，亦非梵天眷屬，然汝自稱說我是梵天；若說有魔波旬者，汝即是魔波旬。」於是，魔波旬而作是念：「世尊知我，善逝見我。」知己愁憂，即於彼處忽沒不現。

時，彼梵天至再三請世尊：「善來大仙人！此處有常，此處恒有，此處長存，此處是要，此處不終法，此處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

世尊亦至再三告曰：「梵天！汝無常稱說常，不恒稱說恒，不存稱說存，不要稱說要，終法稱說不終法，非出要稱說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梵天！汝有是無明。梵天！汝有是無明。」

於是，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昔有沙門、梵志，壽命極長，存住極久。大仙人！汝壽至短，不如彼沙門、梵志一燕坐頃。所以者何？彼所知盡知、所見盡見，若實有出要者，更無餘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若無有實出要者，更無餘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大仙人！汝於出要不出要想，不出要出要想，如是汝不得出要，便成大癡。所以者

何？以無境界故。大仙人！若有沙門、梵志，愛樂地、稱歎地者，彼為我自在，為隨我所欲，為隨我所使。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愛樂梵天、稱歎梵天者，彼為我自在，為隨我所欲，為隨我所使。大仙人！若汝愛樂地、稱歎地者，汝亦為我自在，為隨我所欲，為隨我所使。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愛樂梵天、稱歎梵天者，汝亦為我自在，為隨我所欲，為隨我所使。」

於是，世尊告曰：「梵天！如是梵天所說真諦：『若有沙門、梵志，愛樂地、稱歎地者，彼為汝自在，為隨汝所欲，為隨汝所使。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愛樂梵天、稱歎梵天者，彼為汝自在，為隨汝所欲，為隨汝所使。』梵天！若我愛樂地、稱歎地者，我亦為汝自在，為隨汝所欲，為隨汝所使。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愛樂梵天、稱歎梵天者，我亦為汝自在，為隨汝所欲，為隨汝所使。」

「梵天！若此八事，我隨其事愛樂稱歎者，彼亦有如是。梵天！我知汝所從來處、所往至處、隨所住、隨所終、隨所生。若有梵天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於是，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汝云何知我所知、見我所見。云何識悉我？如日自在，明照諸方，是為千世界，於千世界中，汝得自在耶？知彼彼處無有晝夜，大仙人曾更歷彼，數經歷彼耶？」

世尊告曰：「梵天！如日自在，明照諸方，是為千世界，於千世界中，我得自在，亦知彼彼處無有晝夜。梵天！我曾更歷彼，我數經歷彼。梵天！有三種天，光天、淨光天、遍淨光天。梵天！若彼三種天有知有見者，我亦有彼知見。梵天！若彼三種天無知無見者，我亦自有知見。梵天！若彼三種天及眷屬有知有見者，我亦有彼知見。梵天！若彼三種天及眷屬無知

無見者，我亦自有知見。梵天！若汝有知有見者，我亦有此知見。梵天！若汝無知無見者，我亦自有知見。梵天！若汝及眷屬有知有見者，我亦有此知見。梵天！若汝及眷屬無知無見者，我亦自有知見。梵天！汝不與我一切等，不與我盡等，但我於汝最勝最上。」

於是，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何由得彼三種天有知有見者，汝亦有彼知見；若彼三種天無知無見者，汝亦自有知見；若彼三種天及眷屬有知有見者，汝亦有彼知見，若彼三種天及眷屬無知無見者，汝亦自有知見。若我有知有見者，汝亦有此知見；若我無知無見者，汝亦自有知見；若我及眷屬有知有見者，汝亦有此知見；若我及眷屬無知無見者，汝亦自有知見。大仙人！非為愛言耶？問已不知增益愚癡。所以者何？以識無量境界故，無量知、無量見、無量種別，我各各知別，是地知地，水、火、風、神、天、生主，是梵天知梵天。」

於是，世尊告曰：「梵天！若有沙門、梵志於地有地想，地是我，地是我所，我是地所；彼計地是我已，便不知地。如是於水、火、風、神、天、生主、梵天、無煩、無熱，淨有淨想，淨是我，淨是我所，我是淨所；彼計淨是我已，便不知淨。梵天！若有沙門、梵志，地則知地，地非是我，地非我所，我非地所；彼不計地是我已，彼便知地。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梵天、無煩、無熱，淨則知淨，淨非是我，淨非我所，我非淨所；彼不計淨是我已，彼便知淨。梵天！我於地則知地，地非是我，地非我所，我非地所；我不計地是我已，我便知地。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梵天、無煩、無熱，淨則知淨，淨非是我，淨非我所，我非淨所；我不計淨是我已，我便知淨。」

於是，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此眾生愛有、樂有、習

有，汝已拔有根本。所以者何？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故。」
便說頌曰：

「於有見恐怖， 無有見不懼，
是故莫樂有， 有何不可斷。

「大仙人！我今欲自隱形。」

世尊告曰：「梵天！汝若欲自隱形者，便隨所欲。」

於是，梵天即隨所處自隱其形。世尊即知，「梵天！汝在彼，汝在此，汝在中。」

於是，梵天盡現如意，欲自隱形而不能隱，還住梵天中。
於是，世尊告曰：「梵天！我今亦欲自隱其形。」

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若欲自隱形者，便隨所欲。」

於是，世尊而作是念：「我今寧可現如其像如意足，放極妙光明，照一切梵天而自隱住，使諸梵天及梵天眷屬但聞我聲而不見形。」於是，世尊即現如其像如意足，放極妙光明，照一切梵天，便自隱住，使諸梵天及梵天眷屬但聞其聲而不見其形。於是，梵天及梵天眷屬各作是念：「沙門瞿曇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謂放極妙光明，照一切梵天而自隱住，使我等及眷屬但聞彼聲而不見形。」

於是，世尊復作是念：「我已化此梵天及梵天眷屬，我今寧可攝如意足。」世尊便攝如意足，還住梵天中。

於是，魔王亦至再三在彼眾中。爾時，魔王白世尊曰：「大仙人善見、善知、善達，然莫訓誨教呵弟子，亦莫為弟子說法，莫著弟子；莫為著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行無為，於現世受安樂。所以者何？大仙人！此唐自煩勞。大仙人！昔有沙門、梵志訓誨弟子，教呵弟子，亦為弟子說法，樂著弟子；彼以著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大仙

人！是故我語汝，莫得訓誨教呵弟子，亦莫為弟子說法，莫著弟子；莫為著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行無為，於現世受安樂。所以者何？大仙人！汝唐自煩勞。」

於是，世尊告曰：「魔波旬！汝不為我求義故說，非為饒益故，非為樂故，非為安隱故：『莫得訓誨教呵弟子，莫為弟子說法，莫著弟子，莫為著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行無為，於現世受安樂。所以者何？大仙人！汝唐自煩勞。』魔波旬！汝作是念：『此沙門瞿曇為弟子說法，彼弟子聞法已，出我境界。』魔波旬！是故汝今語我：『莫得訓誨教呵弟子，亦莫為弟子說法，莫著弟子；莫為著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行無為，於現世受安樂。所以者何？大仙人！汝唐自煩勞。』」

「魔波旬！若有沙門、梵志訓誨弟子，教呵弟子，為弟子說法，樂著弟子；為著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彼沙門、梵志，彼非沙門稱說沙門，非梵志稱說梵志，非阿羅訶稱說阿羅訶，非等正覺稱說等正覺。魔波旬！我實沙門稱說沙門，實梵志稱說梵志，實阿羅訶稱說阿羅訶，實等正覺稱說等正覺。魔波旬！若我為弟子說法，若不說者，汝且自去，我今自知應為弟子說法、不應為弟子說法。」

是為梵天請，魔波旬違逆世尊隨順說，是故此經名梵天請佛。

佛說如是。梵天及梵天眷屬，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天請佛經竟(三千九十字)

中阿含經因品優曇婆羅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伽蘭哆園。

爾時，有一居士名曰實意，彼於平旦從王舍城出，欲往詣佛供養禮事。於是，實意居士作如是念：「且置詣佛，世尊或能宴坐及諸尊比丘，我寧可往優曇婆邏林詣異學園。」於是，實意居士即往優曇婆邏林詣異學園。

彼時，優曇婆邏林異學園中，有一異學名曰無恚，在彼中尊為異學師，眾人所敬，多所降伏，為五百異學之所推宗，在眾調亂，音聲高大，說種種鳥論、語論、王論、賊論、鬪諍論、飲食論、衣被論、婦女論、童女論、姪女論、世俗論、非道論、海論、國論，如是比說種種鳥論，皆集在彼坐。於是，異學無恚遙見實意居士來，即勅己眾，皆令嘿然：「諸賢！汝等莫語嘿然，樂嘿然，各自斂攝。所以者何？實意居士來，是沙門瞿曇弟子。若有沙門瞿曇弟子名德高遠，所可宗重，在家住止，居王舍城者，彼為第一，彼不語，樂嘿然，自收斂。若彼知此眾嘿然住者，彼或能來。」於是，異學無恚令眾嘿然，自亦嘿然。

於是，實意居士往詣異學無恚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實意居士語曰：「無恚！我佛世尊若在無事處山林樹下，或住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是佛世尊如斯之比，在無事處山林樹下，或住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彼在遠離處常樂宴坐，安隱快樂，彼佛世尊初不一日一夜共聚集會，如汝今日及眷屬也。」

於是，異學無恚語曰：「居士！止！止！汝何由得知，沙門瞿曇空慧解脫？此不足說，或相應或不相應，或順或不順，彼沙門瞿曇行邊至邊，樂邊至邊，住邊至邊。猶如瞎牛在邊地食，行邊至邊，樂邊至邊，住邊至邊，彼沙門瞿曇亦復如是。居士！若彼沙門瞿曇來此眾者，我以一論滅彼，如弄空瓶，亦

當為彼說瞎牛喻。」

於是，異學無恚告已眾曰：「諸賢！沙門瞿曇儻至此眾，若必來者，汝等莫敬，從坐而起，叉手向彼，莫請令坐，豫留一座，彼到此已，作如是語：『瞿曇！有座，欲坐隨意。』」

爾時，世尊在於宴坐，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實意居士與異學無恚共論如是，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優曇婆邏林異學園中。異學無恚遙見世尊來，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讚曰：「善來，沙門瞿曇！久不來此，願坐此座。」

彼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愚癡人，自違其要。」世尊知己，即坐其床，異學無恚便與世尊共相問訊，却坐一面。世尊問曰：「無恚！向與實意居士共論何事？以何等故集在此坐？」

異學無恚答曰：「瞿曇！我等作是念：『沙門瞿曇有何等法，謂教訓弟子？弟子受教訓已，令得安隱，盡其形壽，淨修梵行，及為他說。』瞿曇！向與實意居士共論如是，以是之故，集在此坐。」

實意居士聞彼語已，便作是念：「此異學無恚異哉妄語。所以者何？在佛面前欺誑世尊。」

世尊知己，語曰：「無恚！我法甚深！甚奇！甚特！難覺難知，難見難得，謂我教訓弟子。弟子受教訓已，盡其形壽，淨修梵行，亦為他說。無恚！若汝師宗所可不了憎惡行者，汝以問我，我必能答，令可汝意。」

於是，調亂異學眾等同音共唱，高大聲曰：「沙門瞿曇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乃能自捨己宗，而以他宗隨人所問。」於是異學無恚自勅已眾，令嘿然已，問曰：「瞿曇！不了可憎行。云何得具足？云何不得具足？」

於是，世尊答曰：「無恚！或有沙門、梵志裸形無衣，或

以手為衣，或以葉為衣，或以珠為衣，或不以瓶取水，或不以槲取水，不食刀杖劫抄之食，不食欺妄食，不自往、不遣信，不求來尊，不善尊，不住尊。若有二人食，不在中食，不懷妊家食，不畜狗家食，設使家有糞蠅飛來而不食，不噉魚，不食肉，不飲酒，不飲惡水，或都無所飲，學無飲行，或噉一口，以一口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口，以七口為足，或食一得，以一得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得，以七得為足，或日一食，以一食為足，或二、三、四、五、六、七日、半月、一月一食，以一食為足。

「或食菜茹，或食稗子，或食[木*祭]米，或食雜[麩-夫+黃]，或食頭頭邏食，或食麤食，或至無事處，依於無事，或食根，或食果，或食自落果，或持連合衣，或持毛衣，或持頭舍衣，或持毛頭舍衣，或持全皮，或持穿皮，或持全穿皮，或持散髮，或持編髮，或持散編髮，或有剃髮，或有剃鬚，或剃鬚髮，或有拔髮，或有拔鬚，或拔鬚髮，或住立斷坐，或修蹲行，或有臥刺，以刺為床，或有臥果，以果為床，或有事水，晝夜手抒，或有事火，竟昔然之，或事日月尊祐大德，叉手向彼。如此之比，受無量苦，學煩熱行。無患！於意云何？不了可憎行如是，為具足？為不具足？」

異學無患答曰：「瞿曇！如是不了可憎行為具足，非不具足。」

世尊復語曰：「無患！我為汝說此不了可憎具足行為無量穢所污。」

異學無患問曰：「瞿曇云何為我說此不了可憎具足行為無量穢所污耶？」

世尊答曰：「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惡欲、念欲。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惡

欲、念欲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穢。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仰視日光，吸服日氣。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仰視日光，吸服日氣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穢。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而自貢高，得清苦行苦行已，心便繫著。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而自貢高，得清苦行苦行已，心便繫著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自貴賤他。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自貴賤他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穢。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往至家家而自稱說：『我行清苦，我行甚難。』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往至家家而自稱說：『我行清苦，我行甚難。』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見沙門、梵志為他所敬重、供養、禮事者，便起嫉妬言：『何為敬重、供養、禮事彼沙門、梵志？應敬重、供養、禮事於我。所以者何？我行苦行。』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見沙門、梵志為他所敬重、供養、禮事者，便起嫉妬言：『何為敬重、供養、禮事彼沙門、梵志？應敬重、供養、禮事於我。所以者何？我行苦行。』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見沙門、梵志為他所敬重、供養、禮事者，便面訶此沙門、梵志言：『何為敬重、供養、禮事？汝多欲、多求、常食，食根種子、樹種子、果種子、節種子、種子為五。猶如暴雨，多所傷害五穀種子，擾亂畜生及於人民。』如是，彼沙門、梵志數

入他家亦復如是。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見沙門、梵志為他所敬重、供養、禮事者，便面訶此沙門、梵志言：『何為敬重、供養、禮事？汝多欲、多求、常食，食根種子、樹種子、果種子、節種子、種子為五。猶如暴雨，多所傷害五穀種子，擾亂畜生及於人民。』如是，彼沙門、梵志數入他家亦復如是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有愁癡恐怖、恐懼密行、疑恐失名、增伺放逸。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有愁癡恐怖、恐懼密行、疑恐失名、增伺放逸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生身見、邊見、邪見、見取、難為，意無節限，為諸沙門、梵志可通法而不通。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生身見、邊見、邪見、見取、難為，意無節限，為沙門、梵志可通法而不通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瞋、纏、不語結、慳、嫉、諛諂、欺誑、無慙、無愧。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瞋纏、不語結、慳、嫉、諛諂、欺誑、無慙、無愧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妄言、兩舌、麤言、綺語，具惡戒。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妄言、兩舌、麤言、綺語，具惡戒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信、懈怠，無正念正智，有惡慧。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信、懈怠，無正念正智，有惡慧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穢。無患，我不為汝說此不了可憎具足行，無

量穢所污耶？」

異學無患答曰：「如是，瞿曇為我說此不了可憎具足行，無量穢所污。」

「無患！我復為汝說此不了可憎具足行，不為無量穢所污。」

異學無患復問曰：「云何瞿曇為我說此不了可憎具足行，不為無量穢所污耶？」

世尊答曰：「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惡欲、不念欲。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惡欲、不念欲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無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視日光，不服日氣。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視日光，不服日氣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無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而不貢高，得清苦行苦行已，心不繫著。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而不貢高，得清苦行苦行已，心不繫著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無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自貴、不賤他。無患！若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自貴、不賤他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無穢。」

「復次，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至家家而自稱說：『我行清苦行，我行甚難。』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至家家而自稱說：『我行清苦行，我行甚難。』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無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見沙門、梵志為他所敬重、供養、禮事者，不起嫉妬言：『何為敬重、供養、禮事彼沙門、梵志？應敬重、供養、禮事於我。所以者何？我行苦行。』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

行苦行，若見沙門、梵志為他所敬重、供養、禮事者，不起嫉妬言：『何為敬重、供養、禮事彼沙門、梵志？應敬重、供養、禮事於我。所以者何？我行苦行。』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無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見沙門、梵志為他所敬重、供養、禮事者，不面訶此沙門、梵志言：『何為敬重、供養、禮事？汝多欲、多求、常食，食根種子、樹種子、果種子、節種子、種子為五。猶如暴雨，多所傷害五穀種子，擾亂畜生及於人民。』如是，彼沙門、梵志數入他家亦復如是。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見沙門、梵志為他所敬重、供養、禮事者，不面訶此沙門、梵志言：『何為敬重、供養、禮事？汝多欲、多求、常食，食根種子、樹種子、果種子、節種子、種子為五。猶如暴雨，多所傷害五穀種子，擾亂畜生及於人民。』如是，彼沙門、梵志數入他家亦復如是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無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愁癡恐怖、不恐懼密行、不疑恐失名、不增伺放逸。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愁癡恐怖、不恐懼密行、不疑恐失名、不增伺放逸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無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生身見、邊見、邪見、見取、不難為，意無節限，為諸沙門、梵志可通法而通。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生身見、邊見、邪見、見取、不難為，意無節限，為諸沙門、梵志可通法而通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無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無瞋纏、不語結、慳、嫉、諛諂、欺誑、無慙、無愧。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無瞋、纏、不語結、慳、

嫉、諛諂、欺誑、無慙、無愧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無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妄言、兩舌、麤言、綺語，不具惡戒。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妄言、兩舌、麤言、綺語，不具惡戒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無穢。

「復次，無患！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無不信、懈怠，有正念正智，無有惡慧。無患！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無不信、懈怠，有正念正智，無惡慧者，是謂，無患！行苦行者無穢。無患！我不為汝說此不了可憎具足行，不為無量穢所污耶？」

異學無患答曰：「如是。瞿曇為我說此不了可憎具足行，不為無量穢所污。」

異學無患問曰：「瞿曇！此不了可憎行，是得第一、得真實耶？」

世尊答曰：「無患！此不了可憎行，不得第一、不得真實；然有二種，得皮、得節。」

異學無患復問曰：「瞿曇！云何此不了可憎行得表皮耶？」

世尊答曰：「無患！此或有一沙門梵志行四行，不殺生、不教殺、不同殺，不偷、不教偷、不同偷，不取他女、不教取他女、不同取他女，不妄言、不教妄言、不同妄言。彼行此四行，樂而不進，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患、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患、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無患！於意云何？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表皮耶？」

無患答曰：「瞿曇！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表皮也。瞿曇！

云何此不了可憎行得節耶？」

世尊答曰：「無恚！或有一沙門梵志行四行，不殺生、不教殺、不同殺，不偷、不教偷、不同偷，不取他女、不教取他女、不同取他女，不妄言、不教妄言、不同妄言。彼行此四行，樂而不進，彼有行有相貌，憶本無量昔所經歷，或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彼眾生名某，彼昔更歷，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命訖。無恚！於意云何？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節耶？」

無恚答曰：「瞿曇！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節也。瞿曇！云何此不了可憎行得第一、得真實耶？」

世尊答曰：「無恚！或有一沙門梵志行四行，不殺生、不教殺、不同殺，不偷、不教偷、不同偷，不取他女，不教取他女、不同取他女，不妄言、不教妄言、不同妄言。彼行此四行，樂而不進。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無恚！於意云何？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第一、得真實耶？」

無恚答曰：「瞿曇！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第一、得真實也。瞿曇！云何此不了可憎行作證故，沙門瞿曇弟子依沙門行梵行耶？」

世尊答曰：「無恚！非因此不了可憎行作證故，我弟子依

我行梵行也。無恙！更有異，最上、最妙、最勝，為彼證故，我弟子依我行梵行。」

於是，調亂異學眾等發高大聲：「如是，如是，為彼證故，沙門瞿曇弟子依沙門瞿曇行梵行。」

於是，異學無恙自勅己眾，令默然已，白曰：「瞿曇！何者更有異，最上、最妙、最勝，為彼證故，沙門瞿曇弟子依沙門瞿曇行梵行耶？」

於是，世尊答曰：「無恙！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於世間，彼捨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已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趣向漏盡智通作證。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亦知此漏、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無恙！是謂更有異，最上、最妙、最勝，為彼證故，我弟子依我行梵行。」

於是，實意居士語曰：「無恙！世尊在此，汝今可以一論滅，如持空瓶，說如瞎牛在邊地食。」

世尊聞已，語異學無恙曰：「汝實如是說耶？」

異學無恙答曰：「實如是，瞿曇！」

世尊復問曰：「無恙！汝頗曾從長老舊學所聞如是，過去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若有無事處山林樹下，或有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諸佛世尊在無事處山林樹下，或住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彼在遠離處常樂宴坐，安隱快樂，彼初不一日一夜共聚集會，如汝今日及眷屬耶？」

異學無患答曰：「瞿曇！我曾從長老舊學所聞如是，過去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若有無事處山林樹下，或有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諸佛世尊在無事處山林樹下，或住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彼在遠離處常樂宴坐，安隱快樂，初不一日一夜共聚集會，如我今日及眷屬也。」

「無患！汝不作是念，如彼世尊在無事處山林樹下，或住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彼在遠離處常樂宴坐，安隱快樂，彼沙門瞿曇學正覺道耶？」

異學無患答曰：「瞿曇！我若知者，何由當復作如是說，一論便滅，如弄空瓶，說瞎牛在邊地食耶？」

世尊語曰：「無患！我今有法善善相應，彼彼解脫句能以作證，如來以此自稱無畏。諸比丘我弟子來，無諛諂，不欺誑，質直無虛，我訓隨教已，必得究竟智。無患！若汝作是念：『沙門瞿曇貪師故說法。』汝莫作是念，以師還汝，我其為汝說法。無患！若汝作是念：『沙門瞿曇貪弟子故說法。』汝莫作是念，弟子還汝，我其為汝說法。無患！若汝作是念：『沙門瞿曇貪供養故說法。』汝莫作是念，供養還汝，我其為汝說法。無患！若汝作是念：『沙門瞿曇貪稱譽故說法。』汝莫作是念，稱譽還汝，我其為汝說法。無患！若汝作是念：『我若有法善善相應，彼彼解脫句能以作證，彼沙門瞿曇，奪我滅我者。』汝莫作是念，以法還汝，我其為汝說法。」

於是，大眾默然而住。所以者何？彼為魔王所制持故。彼時，世尊告實意居士曰：「汝看此大眾默然而住。所以者何？彼為魔王所制持故。彼令異學眾無有一異學作是念：『我試於沙門瞿曇所修行梵行。』」

世尊知己，為實意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

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便接實意居士臂，以神足飛，乘虛而去。

佛說如是。實意居士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優曇婆邏經竟(五千八百九十八字)

中阿含經梵志品傷歌邏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傷歌邏摩納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摩納！若有疑者，恣汝所問。」

傷歌邏摩納即便問曰：「瞿曇！梵志如法行乞財物，或自作齋，或教作齋。瞿曇！若自作齋，教作齋者，彼一切行無量福跡。以因齋故，沙門瞿曇弟子隨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自調御，自息止，自滅訖。如是沙門瞿曇弟子隨族行一福跡，不行無量福跡，因學道故。」

爾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於是，尊者阿難問曰：「摩納！此二道跡，何者最上、最妙、最勝耶？」

傷歌邏摩納語曰：「阿難！沙門瞿曇及阿難，我俱恭敬、尊重、奉祠。」

尊者阿難復語曰：「摩納！我不問汝恭敬、尊重、奉祠誰；我但問汝此二道跡，何者最上、最妙、最勝耶？」

尊者阿難至再三問曰：「摩納！此二道跡，何者最上、最妙、最勝耶？」

傷歌邏摩納亦再三語曰：「阿難！沙門瞿曇及阿難，我俱恭敬、尊重、奉祠。」

尊者阿難復語曰：「摩納！我不問汝恭敬、尊重、奉祠誰；我但問汝此二道跡，何者最上、最妙、最勝耶？」

於是，世尊便作是念：「此傷歌邏摩納為阿難所屈，我寧可救彼。」

世尊知己，告曰：「摩納！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會，共論何事？以何事故共集會耶？」

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會，共論如此事：『何因何緣，昔沙門瞿曇施設少戒，然諸比丘多得道者？何因何緣，今沙門瞿曇施設多戒，然諸比丘少得道耶？』瞿曇！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會，共論此事，以此事故共集會耳。」

爾時，世尊告曰：「摩納！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於意云何？若使有一沙門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為他說，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汝等共來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為他說，他為他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於摩納意云何？我弟子隨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行一福跡，不行無量福跡，因學道故耶？」

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如我解沙門瞿曇所說義，彼沙門瞿曇弟子隨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

道、行無量福跡，不行一福跡，因學道故。」

世尊復告傷歌邏曰：「有三示現：如意足示現、占念示現、教訓示現。摩納！云何如意足示現？有一沙門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於如意足心得自在，行無量如意足之功德，謂分一為眾，合眾為一，一則住一，有知有見，不礙石壁，猶如行空。沒地如水，履水如地，結加趺坐，上昇虛空，猶如鳥翔。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以手捫摸，身至梵天。摩納！是謂如意足示現。

「摩納！云何占念示現？有一沙門梵志，以他相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實有是意，無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諦而無有虛設。不以他相占他意者，但以聞天聲及非人聲而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實有是意，無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諦而無有虛設。不以他相占他意，亦不聞天聲及非人聲占他意者，但以他念、他思、他說，聞聲已，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實有是意，無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諦而無有虛設。不以他相占他意，亦不以聞天聲及非人聲占他意，亦不以他念、他思、他說，聞聲已占他意者，但以見他入無覺無觀定，見已，作是念：『如此賢者不念不思，如意所願。』彼賢者從此定寤，如是念。彼從此定寤即如是如是念，彼亦占過去，亦占未來，亦占現在，久所作、久所說，亦占安靜處、住安靜處，亦占至心、心所有法。摩納！是謂占念示現。

「摩納！云何教訓示現？有一沙門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為他說：『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

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汝等共來，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為他說，他為他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摩納！是謂教訓示現。此三示現，何者示現最上、最妙、最勝耶？」

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若有沙門、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於如意足心得自在，乃至身至梵天者，瞿曇！此自作自有，自受其報。瞿曇！於諸示現，此示現大法。瞿曇！若有沙門、梵志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者。瞿曇！此亦自作自有，自受其報。瞿曇！於諸示現，此亦示現大法。瞿曇！若有沙門、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為他說，他為他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者。瞿曇！於三示現，此示現最上、最妙、最勝。」

世尊復問傷歌邏曰：「於三示現，稱歎何示現？」

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於三示現，我稱說沙門瞿曇。所以者何？沙門瞿曇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得自在，乃至身至梵天；沙門瞿曇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沙門瞿曇示現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沙門瞿曇為他說，他為他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瞿曇！

是故於三示現，我稱歎沙門瞿曇！」

於是，世尊告曰：「摩納！汝善達此論。所以者何？我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於如意足心得自在，乃至身至梵天。摩納！我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摩納！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我為他說，他為他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摩納！是故汝善達此論，汝當如是善受善持。所以者何？此所說義，應當如是。」

於是，傷歌邏摩納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傷歌邏摩納、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傷歌邏經竟(二千二百五十二字)

中阿含經梵志品鸚鵡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

爾時，鸚鵡摩納都題子少有所為，往至王舍城，寄宿居士家。於是，鸚鵡摩納都題子問所寄宿居士曰：「頗有沙門、梵志宗主眾師，統領大眾，為人所尊，令我隨時往見奉敬，儻能因此敬奉之時，得歡喜耶？」

居士答曰：「有也。天愛！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覺無上正盡覺。天愛！自可隨時往見，詣彼奉敬，或能因此奉敬之時，心得歡

喜。」

鸚鵡摩訶即復問曰：「沙門瞿曇今在何處？我欲見之。」

居士答曰：「沙門瞿曇在此王舍城竹林加蘭哆園，便可往見。」

於是，鸚鵡摩訶從所寄宿居士家出，往詣竹林加蘭哆園。鸚鵡摩訶遙見世尊在樹林間，端政姝好，猶星中月，光耀煒曄，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見已，便前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恣汝所問。」

鸚鵡摩訶問曰：「瞿曇！如我所聞，若在家者，便得善解，則知如法，出家學道者，則不然也。我問瞿曇此事云何？」

世尊告曰：「此事不定。」

鸚鵡摩訶白曰：「瞿曇！願今為我分別此事。」

世尊告曰：「摩訶！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
鸚鵡摩訶受教而聽。

佛言：「摩訶！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邪行者，我不稱彼。所以者何？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邪行者，不得善解，不知如法。是故，摩訶！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邪行者，我不稱彼。摩訶！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正行者，我稱說彼。所以者何？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正行者，必得善解，則知如法。是故，摩訶！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正行者，我稱說彼。摩訶！我如是說，說此二法，如是分別，如是顯示。若有沙門梵志有力堅固深入，一向專著，而說此為真諦，餘者虛妄。」

鸚鵡摩訶白曰：「瞿曇！如我所聞，若在家者，便有大利，有大功德，出家學道者，則不然也。我問瞿曇此事云何？」

世尊告曰：「此事不定。」

鸚鵡摩訶白曰：「瞿曇！願復為我分別此事。」

世尊告曰：「摩訶！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
鸚鵡摩訶受教而聽。

佛言：「摩訶！若在家者，有大災患，有大鬪諍，有大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無大功德。猶如田作，有大災患，有大鬪諍，有大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無大功德。如是，摩訶！若在家者亦復如是。摩訶！出家學道少有災患，少有鬪諍，少有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無大功德。猶如治生，少有災患，少有鬪諍，少有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無大功德。如是，摩訶！出家學道亦復如是。」

「摩訶！若在家者，有大災患，有大鬪諍，有大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報，有大功德。猶如田作，有大災患，有大鬪諍，有大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報，有大功德。如是，摩訶！若在家者亦復如是。摩訶！出家學道少有災患，少有鬪諍，少有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報，有大功德。猶如治生，少有災患，少有鬪諍，少有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報，有大功德。如是，摩訶！出家學道亦復如是。摩訶！我如是說，說此二法，如是分別，如是顯示。若有沙門、梵志有力堅固深入，一向專著，而說此為真諦，餘者虛妄。」

鸚鵡摩訶白曰：「瞿曇！彼諸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

世尊告曰：「若諸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汝在此眾，今可說耶？」

鸚鵡摩訶白曰：「瞿曇！我無不可。所以者何？瞿曇！於今現坐此眾。」

世尊告曰：「汝便可說。」

鸚鵡摩訶白曰：「瞿曇！善聽。瞿曇！梵志施設第一真諦

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第二誦習，第三熱行，第四苦行。瞿曇！梵志施設第五梵行，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

世尊告曰：「若有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彼梵志中頗有一梵志作如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耶？』」

鸚鵡摩納白世尊曰：「無也。瞿曇！」

世尊告曰：「頗有師及祖師，至七世父母，作如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耶？』」

鸚鵡摩納白世尊曰：「無也。瞿曇！」

爾時，世尊問曰：「摩納！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典經：一曰夜吒，二曰婆摩，三曰婆摩提婆，四曰毗奢蜜哆羅，五曰夜婆陀撻尼，六曰應疑羅婆，七曰婆私吒，八曰迦葉，九曰婆羅婆，十曰婆耆。謂今諸梵志即彼具經誦習持學，彼頗作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耶？』」

鸚鵡摩納白世尊曰：「無也。瞿曇！但諸梵志因信受持。」

世尊告曰：「若於諸梵志，無一梵志而作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報。』亦無師及祖師，乃至七世父母，而作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報。』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典經：一曰夜吒，二曰婆摩，三曰婆摩提婆，四曰毗奢蜜哆邏，五曰夜婆陀撻尼，六曰應疑羅婆，七曰婆私吒，八曰迦葉，九曰婆羅婆，十曰婆耆。謂今諸梵志即彼具經誦習持學，彼無作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報。』摩納！彼諸梵志不以此故，於信向中無根本耶？」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實無根本，但諸梵志聞已受持。」

世尊告曰：「猶眾盲兒各相扶持，彼在前者，不見於後，亦不見中。彼在中者，不見於前，亦不見後。彼在後者，不見於中，亦不見前。摩納！所說諸梵志輩亦復如是。摩納！前說信而後復說聞。」

鸚鵡摩納瞋恚世尊，憎嫉不悅，誹謗世尊，指擿世尊，罵詈世尊：「應誹謗瞿曇！應指瞿曇！應墮瞿曇！」語世尊曰：「有一梵志，名弗袞袞羅，姓直清淨化，彼作是說：『若有沙門、梵志，於人上法有知有見，現我得者。我聞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虛妄不真，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說得人上法？若於人上法言我知我見者，此事不然。』」

於是，世尊便作是念：「鸚鵡摩納都題子瞋恚於我，憎嫉不悅，誹謗於我，指擿於我，罵詈於我：『應誹謗，瞿曇！應指，瞿曇！應墮，瞿曇！』而語我曰：『瞿曇！有梵志名弗袞袞羅，姓直清淨化，彼作是說：『若有沙門、梵志，於人上法有知有見，現我得者。我聞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虛妄不真，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說得人上法？若於人上法言我知我見者，此事不然。』』」

世尊知己，告曰：「摩納！梵志弗袞袞羅，姓直清淨化，彼知一切沙門、梵志心之所念，然後作是說：『若有沙門、梵志，於人上法有知有見，現我得者。我聞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虛妄不真，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說得人上法？若於人上法言我知我見者，此事不然耶？』」

鸚鵡摩納答曰：「瞿曇！梵志弗袞袞羅，姓直清淨化，自有一婢，名曰不尼，尚不能知心之所念，況復欲知一切沙門、梵志心之所念耶？若使知者，終無是處。」

世尊告曰：「猶人生盲，彼作是說：『無黑白色，亦無見黑

白色者。無好惡色，亦無見好惡色。無長短色，亦無見長短色。無近遠色，亦無見近遠色。無麤細色，亦無見麤細色。我初不見不知，是故無色。』彼生盲人作如是說，為真實耶？」

鸚鵡摩訶答世尊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有黑白色，亦有見黑白色者。有好惡色，亦有見好惡色。有長短色，亦有見長短色。有近遠色，亦有見近遠色。有麤細色，亦有見麤細色。若言我初不見不知，是故無色。彼生盲人作是說者，為不真實。」

「摩訶！梵志弗袞袞羅，姓直清淨化，彼所說者，非如生盲無目人耶？」

鸚鵡摩訶答世尊曰：「如盲。瞿曇！」

世尊告曰：「摩訶！於意云何？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典經，謂商伽梵志、生聞梵志、弗袞袞羅梵志及汝父都題，若彼所說，可不可、有真無真、有高有下耶？」

鸚鵡摩訶答世尊曰：「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典經，謂商伽梵志、生聞梵志、弗袞袞羅梵志及我父都題。彼所說者，於我意者，欲令可，莫令不可，欲令真，莫令不真，欲令高，莫令下。」

彼時，世尊問曰：「摩訶！梵志弗袞袞羅，姓直清淨化，彼所說者，非為不可、無有可耶？非為不真、無有真耶？非為至下、無有高耶？」

鸚鵡摩訶答世尊曰：「實爾。瞿曇！」

「復次，摩訶！有五法作障礙，作覆蓋，作盲無目，能滅智慧，唐自疲勞，不得涅槃。云何為五？摩訶！欲第一法作障礙，作覆蓋，作盲無目，能滅智慧，唐自疲勞，不得涅槃。摩訶！恚、身見、戒取，疑第五法作障礙，作覆蓋，作盲無目，

能滅智慧，唐自疲勞，不得涅槃。摩納！於意云何？為此五法之所障礙、覆蓋、陰纏，彼若欲觀自義，觀他義，觀俱義，及知一切沙門、梵志心之所念者，終無是處。摩納！梵志弗袈裟羅，姓直清淨化，為欲所染，欲所穢染，欲觸欲猗，著於欲，入於欲中，不見災患，不知出要而行於欲。彼為此五法之所障礙、覆蓋、陰纏，彼若欲觀自義，觀他義，觀俱義，及知一切沙門、梵志心之所念者，終無是處。

「復次，摩納！有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彼有愛色欲相應，甚可於樂。云何為五？目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摩納！於意云何？眾生因此五欲功德故，生樂生喜，不復是過耶？」

鸚鵡摩納白世尊曰：「如是。瞿曇！」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因草木而然火，及離草木而然火，何者光[火*僉]最上、最妙、最勝耶？」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若離草木而然火者，終無是處，唯有如意足力。瞿曇！若離草木而然火者，彼光[火*僉]最上、最妙、最勝。」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摩納！若離草木而然火者，終無是處，唯有如意足力。若離草木而然火者，彼光[火*僉]最上、最妙、最勝，我今假說。摩納！如因草木而然火者，如是眾生所生喜樂，謂因欲、惡不善之法，不得捨樂及於止息。摩納！如離草木而然火者，如是眾生所生捨樂，謂因離欲，從諸善法而得捨樂及於止息。」

世尊告曰：「摩納！於意云何？有一梵志作齋行施，或從東方有刹利童子來，彼作是說：『我於其中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飲食。』彼於其中不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飲食，便生怨恨而懷憎嫉。或從南方有梵志童子來，彼作是說：『我

於其中得淨妙食。』彼於其中不得淨妙食，便生怨恨而懷憎嫉。或從西方有居士童子來，彼作是說：『我於其中得豐饒食。』彼於其中不得豐饒食，便生怨恨而懷憎嫉。或從北方有工師童子來，彼作是說：『我於其中得豐足食。』彼於其中不得豐足食，便生怨恨而懷憎嫉。摩納！彼諸梵志行如是施，施設何等報耶？」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梵志不如是心行於布施，使他生怨恨而懷憎嫉。瞿曇！當知梵志以愍傷心而行於施，以愍傷心而行施已，便得大福。」

世尊告曰：「摩納！梵志非為施設第六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耶？」

鸚鵡摩納答世尊曰：「如是。瞿曇！」

世尊問曰：「摩納！若有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汝見此法多在何處，為在家耶？為出家學道耶？」

鸚鵡摩納答曰：「瞿曇！若有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我見此法多在出家學道，非在家也。所以者何？在家者多事，多有所作，多有結恨，多有憎諍，彼不能得守護誠諦。瞿曇！出家學道者少事，少有所作，少有結恨，少有憎諍，彼必能得守護誠諦。瞿曇！彼誠諦者，我見多在出家學道，非在家也。所以者何？在家者多事，多有所作，多有結恨，多有憎諍，彼不得行施，不得誦習，不得行苦行，不得行梵行。瞿曇！出家學道者少事，少有所作，少有結恨，少有憎諍，彼得行施，彼得誦習，得行苦行，得行梵行。瞿曇！行梵行者，我見此法多在出家學道，非在家也。」

世尊告曰：「摩納！若有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者，我說是從心起。云何為心？若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為修彼故。摩納！於意云何？若有比丘守護

誠諦者，彼因守護誠諦故，得喜得悅。摩納！若有喜及悅，善善相應，我說是從心起。云何為心？若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為修彼故，如是彼得行施，彼得誦習，得行苦行，得行梵行。彼因行梵行故，得喜得悅。摩納！若有喜及悅，善善相應，我說是從心起。云何為心？若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彼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摩納！猶如有人善吹於螺，彼若有方未曾聞者，彼於夜半而登高山，極力吹螺，出微妙聲，遍滿四方。如是，比丘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摩納！於意云何？若有求天，要求天上故，便行貪伺相應心，令我作天及餘天。若有求天，要求天上故，便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量極廣善修，心定意解，遍滿成就遊，令我作天及餘天。汝觀於彼，誰得作天及餘天耶？」

鸚鵡摩納答曰：「瞿曇！若此求天，要求天上故，便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量極廣善修，心定意解，遍滿成就遊者，我觀於彼必得作天或餘天也。」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有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行貪伺相應心，令我作梵天及餘梵天。若有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量極廣善修，心定意解，遍滿成就遊，令我作梵天及餘梵天。汝觀於彼，誰得

作梵天及餘梵天耶？」

鸚鵡摩納答曰：「瞿曇！若此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量極廣善修，心定意解，遍滿成就遊者，我觀於彼得作梵天或餘梵天。」

鸚鵡摩納問曰：「瞿曇！知梵道跡耶？」

世尊告曰：「摩納！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摩納！於意云何？那羅歌邏村去此眾不遠耶？」

鸚鵡摩納答曰：「不遠。」

世尊告曰：「摩納！於意云何？汝於此眾告一人曰：『汝往至彼那羅歌邏村，到便即還。』彼受汝教，速疾往至那羅歌邏村，到便即還。彼往返已，汝問道路，謂於那羅歌邏村往返出入事。彼人寧住不能答耶？」

鸚鵡摩納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世尊告曰：「摩納！彼人往返於那羅歌邏村，問道路事，乃可得住而不能答。若問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梵道跡者，終不暫住而不能答。」

鸚鵡摩納白世尊曰：「沙門瞿曇！無著天祠，此事具足，謂問梵道跡能速答故。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鸚鵡摩納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鸚鵡經竟(四千五百六十一字)

中阿含經梵志品梵波羅延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拘娑羅國眾多梵志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世尊告曰：「恣汝所問。」

時，諸梵志問曰：「瞿曇！頗今有梵志學故梵志法，為越故梵志法耶？」

世尊答曰：「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梵志久已越故梵志法。」

時，諸梵志問曰：「瞿曇！云何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諸梵志等越故梵志法來為幾時耶？」

彼時，世尊以偈答曰：

「所謂昔時有，	自調御熱行，
捨五欲功德，	行清淨梵行。
梵行及戒行，	率至柔軟性，
怨亮無害心，	忍辱護其意。
昔時有此法，	梵志不護此，
梵志不守護，	所有錢財穀。
誦習錢財穀，	梵志守此藏，
衣色若干種，	屋舍及床榻。
豐城及諸國，	梵志學如是，
此梵志莫害，	率守護諸法。
往到於他門，	無有拘制彼，
發家乞求法，	隨其食時到。
梵志住在家，	見者欲為施，
滿四十八年，	行清淨梵行。
求索明行成，	昔時梵志行，
彼不偷財物，	亦無有恐怖。
愛愛攝相應，	當以共和合，
不為煩惱故，	怨姪相應法。

諸有梵志者，	無能行如是，
若有第一行，	梵志極堅求。
彼諸姪欲法，	不行乃至夢，
彼因此梵行，	自稱梵我梵。
知彼有此行，	慧者當知彼，
床薄衣極單，	食酥乳命存。
乞求皆如法，	立齋行布施，
齋時無異乞，	自於己乞求。
立齋行施時，	彼不有殺牛，
如父母兄弟，	及餘有親親。
人牛亦如是，	彼因是生樂，
飲食體有力，	乘者安隱樂。
知有此義理，	莫樂殺於牛，
柔軟身極大，	精色名稱譽。
慇懃自求利，	昔時梵志行，
梵志為自利，	專事及非事。
彼當來此世，	必度脫此世，
彼月過於月，	見意趣向彼。
遊戲於夜中，	嚴飾諸婦人，
吉牛圍繞前，	婦女極端正。
人間微妙欲，	梵志之常願，
具足車乘具，	善作縫治好。
家居及婚姻，	梵志之常願，
彼造作此縛，	我等從彼來。
大王齋行施，	莫失其財利，
饒財物米穀，	若有餘錢財。
大王相應此，	梵志及車乘，

象齋及馬齋，	馬齋不障門。
聚集作齋施，	財物施梵志，
彼從此得利，	愛樂惜財物。
彼以起為欲，	數數增長愛，
猶如廣池水，	及無量財物。
如是人牛，	於生生活具，
彼造作此縛，	我等從彼來。
大王齋行施，	莫失其財利，
饒財物米穀，	若汝多有牛。
大王相應此，	梵志及車乘，
無量百千牛，	因為齋故殺。
頭角無所憐，	牛猪昔時等，
往至捉牛角，	持利刀殺牛。
喚牛及於父，	羅刹名曰香，
彼喚呼非法，	以刀刺牛時。
此法行於齋，	越過最在前，
無有事而殺，	遠離衰退法。
昔時有三病，	欲不用食者，
以憎嫉於牛，	起病九十八。
如是此增諍，	故為智所惡，
若人見如是，	誰不有憎者。
如是此世行，	無智最下賤，
各各為欲憎，	若婦誹謗夫。
刹利梵志女，	及守護於姓，
若犯於生法，	自在由於欲。

「如是。梵志！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梵志越故梵志法來爾許時也。」

於是，拘娑羅國眾多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彼拘娑羅國眾多梵志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波羅延經竟(九百五十九字)

中阿含經梵志品頭那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頭那梵志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世尊問曰：「頭那！若有問汝是梵志耶？汝梵志汝自稱說。」

梵志頭那答曰：「瞿曇！若有正稱說梵志者，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瞿曇！正稱說梵志者，即是我也。所以者何？我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

世尊告曰：「頭那！我今問汝，隨所解答。頭那！於意云何？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典經，所謂夜吒、婆摩、婆摩提婆、毗奢蜜哆邏、夜陀捷尼、應疑羅娑、婆私吒、迦葉、婆羅婆、婆和，謂此施設五種梵志，有梵志猶如梵，有梵志似如天，有梵志不越界，有梵志越界，有梵志旃荼羅第五。頭那！此五種梵志，汝為似誰？」

頭那白曰：「瞿曇略說此義，不廣分別，我不能知。唯願沙門瞿曇善說，令我知義。」

世尊告曰：「頭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廣分別說。」

頭那白曰：「唯然。瞿曇！」頭那梵志受教而聽。

佛言：「頭那！云何梵志猶如梵耶？若有梵志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典經。彼得經書，誦習典經已，為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書，非算，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章，非經，非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如法求乞，求乞財物供養於師，布施財物已，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頭那！如是梵志猶如梵也。

「頭那！云何梵志似如天耶？若有梵志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典經，彼得經書，誦習典經已，為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書，非算，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章，非經，非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如法求乞，求乞財物供養於師，布施財物已，行身妙行，口、意妙行，行身妙行，口、意妙行已，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上生天中。頭那！如是梵志似如天也。

「頭那！云何梵志不越界耶？若有梵志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典經。彼得經書，誦習典經已，為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書，非算，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章，非經，非詩，非

以刀杖，非王從事。如法求乞，求乞財物供養於師，布施財物已，為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愛，相攝合會，彼趣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非刹利女，不懷妊，不產生。頭那！以何等故梵志非趣懷妊？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淨姪，是故梵志非趣懷妊。頭那！以何等故梵志非趣產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淨患，是故梵志不趣產生。頭那！彼所趣向，不為財物，不為憍傲，不為莊嚴，不為琰飭，但為子故。彼生子已，若有故梵志要誓處所界障，住彼、持彼，不越於彼。頭那！如是梵志不越界也。

「頭那！云何梵志為越界耶？若有梵志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典經。彼得經書，誦習典經已，為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書，非算，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章，非經，非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如法求乞，求乞財物供養於師，布施財物已，為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愛，相攝合會，彼趣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非刹利女，不懷妊，不產生。頭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懷妊？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淨姪，是故梵志不趣懷妊。頭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產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淨患，是故梵志不趣產生。頭那！彼所趣向，不為財物，不為憍傲，不為莊嚴，不為琰飭，但為子故。彼生子已，若有故梵志要誓處所界障，不住止彼，不受持彼，便越於彼。頭那！如是梵志名越界也。

「頭那！云何梵志梵志旃荼羅？若有梵志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典經。彼得經書，誦習典經已，為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

生，非書，非算，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章，非經，非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如法求乞，求乞財物供養於師，布施財物已，為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愛，相攝合會，趣彼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不刹利女，不懷妊，不產生。頭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懷妊？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淨姪，是故梵志不趣懷妊。頭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產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淨患，是故梵志不趣產生。頭那！彼所趣向，不為財物，不為憍傲，不為莊嚴，不為琇飾，但為子故。彼生子已，作王相應事、賊相應事、邪道相應事，作如是說：『梵志應作一切事，梵志不以此染著，亦不穢污，猶若如火，淨亦燒，不淨亦燒。梵志不應作一切事，梵志不以此染著，亦不穢污。』頭那！如是梵志梵志旃荼羅。頭那！此五種梵志，汝為似誰？」

頭那白曰：「瞿曇！說此最後梵志旃荼羅者，我尚不及，況復餘耶？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頭那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頭那經竟(千八百五十字)

長阿含經究羅檀頭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俱薩羅國，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遊行人間，至俱薩羅佉[少/兔]婆提婆羅門村北，止宿尸舍婆林中。

時，有婆羅門名究羅檀頭，止佉[少/兔]婆提村，其村豐樂，人民熾盛，園觀浴池，樹木清涼，波斯匿王即封此村與究羅檀

頭婆羅門，以為梵分。此婆羅門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世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候吉凶、祭祀儀禮，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時，婆羅門欲設大祀，辦五百特牛、五百牝牛、五百特犢、五百牝犢、五百羖羊、五百羯羊，欲以供祀。

時，佉[少/兔]婆提村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從俱薩羅國人間遊行，至佉[少/兔]婆提村北尸舍林止，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如此真人，應往覲現，今我等寧可往共相見。」作此語已，即便相率，出佉[少/兔]婆提村，隊隊相隨，欲詣佛所。

時，究羅檀頭婆羅門在高樓上，遙見眾人隊隊相隨，顧問侍者：「彼諸人等，以何因緣隊隊相隨？欲何所至？」

侍者白言：「我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於俱薩羅國遊行人間，詣佉[少/兔]婆提村北尸舍婆林中止，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此村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眾聚相隨，欲往問訊沙門瞿曇耳。」

時，究羅檀頭婆羅門即勅侍者：「汝速持我聲，往語諸人言：『卿等小住，須待我往，當共俱詣沙門瞿曇。』」

時，彼侍者即承教命，往語諸人言：「且住！須我往到，當共俱詣沙門瞿曇所。」

諸人報使者言：「汝速還白婆羅門：『今正是時，宜共行也。』」

侍者還白，諸人已住，言：「今正是時，宜共行也。」時，婆羅門即便下樓，出中門立。

時，有餘婆羅門五百人在中門外坐，助究羅檀頭施設大祀，見究羅檀頭，皆悉起迎問言：「大婆羅門！欲何所至？」

報言：「我聞有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於俱薩羅國人間遊行，詣佉[少/兔]婆提村北尸舍婆林，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於諸天、世人、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人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如此真人，宜往覲現。諸婆羅門！我又聞瞿曇知三種祭祀、十六祀具，今我眾中先學舊識所不能知，我今欲大祭祀，牛羊已備，欲詣瞿曇問三種祭祀、十六祀具，我等得此祭祀法已，功德具足，名稱遠聞。」

時，五百婆羅門白究羅檀頭言：「大師勿往，所以者何？彼應來此，此不應往。大師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若成此法者，彼應來此，此不應詣彼。」

又言：「大師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世典幽微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瞻相吉凶、祭祀儀禮，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師顏貌端正，得梵色像，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師戒德增上，智慧成就，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師所言柔和，辯才具足，義味清淨，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

「又大師為眾導首，弟子眾多，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師常教授五百婆羅門，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師四方學者皆來請受，問諸技術祭祀之法，皆能具答，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師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恭敬供養，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師富有財寶，庫藏盈溢，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師智慧明達，所言通利，無有怯弱，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大師若具足此十一法，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

詣彼。」

時，究羅檀頭言：「如是，如是，如汝等言。我實有此德，非不有也，汝當復聽我說，沙門瞿曇所成功德，我等應詣彼，彼不應來此。沙門瞿曇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彼成此法者，我等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顏貌端正，出刹利種，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生尊貴家，出家為道，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光明具足，種姓真正，出家修道，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生財富家，有大威力，出家修道，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

「又沙門瞿曇具賢聖戒，智慧成就，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善於言語，柔軟和雅，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為眾導師，弟子眾多，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永滅欲愛，無有卒暴，憂畏已除，衣毛不豎，歡喜和悅，見人稱善，善說行報，不毀餘道，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常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禮敬供養，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為沸伽羅娑羅婆羅門禮敬供養，亦為梵婆羅門、多利遮婆羅門、種德婆羅門、首伽摩納兜耶子恭敬供養，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

「又沙門瞿曇為諸聲聞弟子之所宗奉禮敬供養，亦為諸天及諸鬼神之所恭敬，釋種、俱梨、冥寧、跋祇、末羅、蘇摩皆悉宗奉，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波斯匿王及瓶沙王受三歸五戒，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沸伽羅娑羅婆羅門等受三歸五戒，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弟子受三歸五戒，諸天、釋種、俱梨等，受三歸五戒，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

「又沙門瞿曇所遊行處，為一切人恭敬供養，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所至城郭村邑，無不傾動恭敬供養，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所至之處，非人、鬼神不敢觸嬈，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所至之處，其處人民皆見光明，聞天樂音，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所至之處，若欲去時，眾人戀慕，涕泣而送，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

「又沙門瞿曇初出家時，父母宗親涕泣戀恨，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少壯出家，捨諸飾好、象馬、寶車、五欲、瓔珞，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捨轉輪王位，出家修道，若其在家，王四天下，統領民物，我等皆屬，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

「又沙門瞿曇明解梵法，能為人說，亦與梵天往返語言，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明解三種祭祀、十六祀具，我等宿舊所不能知，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三十二相具足，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智慧通達，無有怯弱，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彼瞿曇來至此佉[少/兔]婆提村，於我為尊，又是貴客，宜往覲現。」

時，五百婆羅門白究羅檀頭言：「甚奇！甚特！彼之功德乃如是耶？若使瞿曇於諸德中成就一者，尚不應來，況今盡具？宜盡相率，共往問訊。」

究羅檀頭言：「欲行者，宜知是時。」

時，婆羅門即嚴駕寶車，與五百婆羅門及佉[少/兔]婆提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前後圍遶，詣尸舍婆林，到已下車，步進至世尊所，問訊已，一面坐。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或有禮佛而坐者，或問訊而坐者，或有稱名而坐者，或有叉手向

佛而坐者，或有默然而坐者。眾坐已定，究羅檀頭白佛言：「欲有所問，若有閑暇得見聽者，乃敢請問。」

佛言：「隨意所問。」

時，婆羅門白佛言：「我聞瞿曇明解三種祭祀及十六種祭具，我等先宿耆舊所不能知，我等今者欲為大祭祀，已辦五百特牛、五百特牛、五百特犢、五百特犢、五百羖羊、五百羯羊，欲以祭祀，今日顧來，問三祭法及十六祭具，若得成此祀者，得大果報，名稱遠聞，天人所敬。」

爾時，世尊告究羅檀頭婆羅門曰：「汝今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婆羅門言：「唯然。瞿曇！願樂欲聞。」

爾時，佛告究羅檀頭曰：「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剎利王，水澆頭種，欲設大祀，集婆羅門大臣而告之曰：『我今大有財寶具足，五欲自恣，年已朽邁，士眾強盛，無有怯弱，庫藏盈溢。今欲設大祀，汝等說祀法斯何所須？』時，彼大臣即白王言：『如是。大王！如王所言，國富兵強，庫藏盈溢。但諸民物多懷惡心，習諸非法，若於此時而為祀者，不成祀法，如遣盜逐盜，則不成使。大王！勿作是念言，此是我民，能伐能殺，能呵能止。諸近王者當給其所須，諸治生者當給其財寶，諸修田業者當給其牛犢、種子，使彼各各自營。王不逼迫於民，則民人安隱，養育子孫，共相娛樂。』」

佛告究羅檀頭：「時，王聞諸臣語已，諸親近者給其衣食，諸有商賈給其財寶，修農田者給牛、種子。是時人民各各自營，不相侵惱，養育子孫，共相娛樂。」

佛言：「時，王復召諸臣語言：『我國富兵強，庫藏盈溢，給諸人民，使無所乏，養育子孫，共相娛樂。我今欲設大祀，汝說祀法悉何所須？』諸臣白王：『如是，如是，如王所說。』」

國富兵強，庫藏盈溢，給諸人民，使其無乏，養育子孫，共相娛樂。王欲祀者，可語宮內使知。』時，王即如臣言，入語宮內：『我國富兵強，庫藏盈溢，多有財寶，欲設大祀。』時，諸夫人尋白王言：『如是，如是，如大王言。國富兵強，庫藏盈溢，多有珍寶，欲設大祀，今正是時。』王出報諸臣言：『我國富兵強，庫藏盈溢，給諸人民，使其無乏，養育子孫，共相娛樂。今欲大祀，已語宮內，汝盡語我，斯須何物？』

「時，諸大臣即白王言：『如是，如是，如王所說。欲設大祀，已語宮內，而未語太子、皇子、大臣、將士，王當語之。』時，王聞諸臣語已，即語太子、皇子、群臣、將士言：『我國富兵強，庫藏盈溢，欲設大祀。』時，太子、皇子及諸群臣、將士即白王言：『如是，如是，大王！今國富兵強，庫藏盈溢，欲設祀者，今正是時。』時，王復告大臣曰：『我國富兵強，多有財寶，欲設大祀。已語宮內、太子、皇子，乃至將士，今欲大祀，斯何所須？』諸臣白王：『如大王言，欲設祀者，今正是時。』王聞語已，即於城東起新堂舍，王入新舍，被鹿皮衣，以香酥油塗摩其身，又以鹿角戴之頭上，牛屎塗地，坐臥其上，及第一夫人、婆羅門、大臣，選一黃牯牛，一乳王食，一乳夫人食，一乳大臣食，一乳供養大眾，餘與犢子。時，王成就八法，大臣成就四法。」

「云何王成就八法？彼刹利王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所見輕毀，是為成就初法。彼王顏貌端正，刹利種族，是為二法。彼王戒德增盛，智慧具足，是為三法。彼王習種種技術，乘象、馬車、刀牟、弓矢、戰鬪之法，無不具知，是為四法。彼王有大威力，攝諸小王，無不靡伏，是為五法。彼王善於言語，所說柔軟，義味具足，是為六法。彼王多有財寶，庫藏盈溢，是為七法。彼王智謀勇果，無復怯弱，是為八法。彼刹利

種王，成此八法。」

「云何大臣成就四法？彼婆羅門大臣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所見輕毀，是為初法。復次，彼大臣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皆能分別，世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察吉凶、祭祀儀禮，是為二法。復次，大臣善於言語，所說柔和，義味具足，是為三法。復次，大臣智謀勇果，無有怯弱，凡祭祀法無不解知，是為四法。時，彼王成就八法，婆羅門大臣成就四法，彼王有四援助、三祭祀法、十六祀具。」

「時，婆羅門大臣於彼新舍，以十六事開解王意，除王疑想。云何十六？大臣白王，或有人言：『今刹利王欲為大祀，而七世以來父母不正，常為他人所見輕毀。』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或有人言：『今刹利王欲為大祀，而顏貌醜陋，非刹利種。』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顏貌端正，刹利種族。或有人言：『今刹利王欲為大祀，而無增上戒，智慧不具。』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戒德增上，智慧具足。或有人言：『今刹利王欲為大祀，而不善諸術，乘象、馬車、種種兵法不能解知。』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善諸技術，戰陣兵法，無不解知。或有人言：『王欲為大祀，而無大威力攝諸小王。』設有是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有大威力，攝諸小王。」

「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不善於言語，所說麤獷，義味不具。』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善於言語，所說柔軟，義味具足。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無多財寶。』設有是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庫藏盈溢，多有財寶。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無智謀，志意怯弱。』設有是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智謀勇果，無有怯弱。或有人言：『王欲大

祀，不語宮內。』設有是語，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欲祭祀，先語宮內。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不語太子、皇子。』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欲祭祀，先語太子、皇子。或有人言：『王欲大祀，不語群臣。』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欲大祀，先語群臣。或有人言：『王欲大祀，不語將士。』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欲祭祀，先語將士。」

「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婆羅門大臣七世以來父母不正，常為他人之所輕毀。』設有是語，不能污王，所以者何？我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所見輕毀。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大臣於異學三部諷誦不利，種種經書不能分別，世典幽微亦不綜練，不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察吉凶、祭祀儀禮。』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我於三部異典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皆能分別，世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察吉凶、祭祀儀禮。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大臣不善言語，所說麤獷，義味不具。』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我善言語，所說柔和，義味具足。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大臣智謀不具，志意怯弱，不解祀法。』設有是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我智謀勇果，無有怯弱，凡祭祀法，無不解知。」

佛告究羅檀頭：「彼王於十六處有疑，而彼大臣以十六事開解王意。」

佛言：「時，大臣於彼新舍，以十事行示教利喜於王。云何為十？大臣言：『王祭祀時，諸有殺生、不殺生來集會者，平等施與，若有殺生而來者，亦施與，彼自當知，不殺而來者，亦施與，為是故施，如是心施。若復有偷盜、邪淫、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取、嫉妬、邪見來在會者，亦施與，彼自當知，若有不盜，乃至正見來者，亦施與，為是故施，如是心施。』」

佛告婆羅門：「彼大臣以此十行示教利喜。」

又告婆羅門：「時，彼刹利王於彼新舍生三悔心，大臣滅之。云何為三？王生悔言：『我今大祀，已為大祀、當為大祀、今為大祀，多損財寶，起此三心，而懷悔恨。』大臣語言：『王已為大祀，已施、當施、今施，於此福祀不宜生悔。』是為王入新舍生三悔心，大臣滅之。」

佛告婆羅門：「爾時，刹利王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出彼新舍，於舍前露地然大火[卅/積]，手執油瓶注於火上，唱言：『與，與。』時，彼王夫人聞王以十五日月滿時出新舍，於舍前然大火[卅/積]，手執油瓶注於火上，唱言：『與，與。』彼夫人、姪女多持財寶，來詣王所，而白王言：『此諸雜寶，助王為祀。』婆羅門！彼王尋告夫人、姪女言：『止！止！汝便為供養已，我自大有財寶，足以祭祀。』諸夫人、姪女自生念言：『我等不宜將此寶物還於宮中，若王於東方設大祀時，當用佐助。』婆羅門！其後王於東方設大祀時，夫人、姪女即以此寶物助設大祀。」

「時，太子、皇子聞王十五日月滿時出新舍，於舍前然大火[卅/積]，手執油瓶注於火上，唱言：『與，與。』彼太子、皇子多持財寶，來詣王所，白王言：『以此寶物，助王大祀。』王言：『止！止！汝便為供養已，我自大有財寶，足已祭祀。』諸太子、皇子自生念言：『我等不宜持此寶物還也，王若於南方設大祀者，當以佐助。』如是大臣持寶物來：『願已助王祭祀西方。』將士持寶物來：『願已助王祭祀北方。』」

佛告婆羅門：「彼王大祭祀時，不殺牛、羊及諸眾生，唯用酥、乳、麻油、蜜、黑蜜、石蜜，以為祭祀。」

佛告婆羅門：「彼刹利王為大祀時，初喜、中喜，後亦喜，此為成辦祭祀之法。」

佛告婆羅門：「彼刹利王為大祀已，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為道，修四無量心，身壞命終，生梵天上。時，王夫人為大施已，亦復除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行四梵行，身壞命終，生梵天上。婆羅門大臣教王四方祭祀已，亦為大施，然後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行四梵行，身壞命終，生梵天上。」

佛告婆羅門：「時，王為三祭祀法、十六祀具，而成大祀，於汝意云何？」

時，究羅檀頭聞佛言已，默然不對。時，五百婆羅門語究羅檀頭言：「沙門瞿曇所言微妙，大師何故默然不答？」

究羅檀頭答言：「沙門瞿曇所說微妙，我非不然可，所以默然者。自思惟耳，沙門瞿曇說此事，不言從他聞，我默思惟：『沙門瞿曇將無是彼刹利王耶？或是彼婆羅門大臣耶？』」

爾時，世尊告究羅檀頭曰：「善哉！善哉！汝觀如來，正得其宜。是時，刹利王為大祀者，豈異人乎？勿造斯觀，即吾身是也，我於爾時極大施慧。」

究羅檀頭白佛言：「齊此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得大果報，復有勝者耶？」

佛言：「有。」

問曰：「何者是？」

佛言：「於此三祭祀及十六祀具，若能常供養眾僧，使不斷者，功德勝彼。」

又問：「於三祭祀及十六祀具，若能常供養眾僧使不斷者，為此功德最勝，復有勝者耶？」

佛言：「有。」

又問：「何者是？」

佛言：「若以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并供養眾僧使不斷者，不

如為招提僧起僧房堂閣，此施最勝。」

又問：「為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并供養眾僧使不斷絕，及為招提僧起僧房堂閣，為此福最勝，復有勝者耶？」

佛言：「有。」

又問：「何者是？」

佛言：「若為三種祭祀、十六祀具，供養眾僧使不斷絕，及為招提僧起僧房堂閣，不如起歡喜心，口自發言：『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此福最勝。」

又問：「齊此三歸，得大果報耶？復有勝者？」

佛言：「有。」

又問：「何者是？」

佛言：「若以歡喜心受、行五戒，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此福最勝。」

又問：「齊此三祀，至於五戒，得大果報耶？復有勝者？」

佛言：「有。」

又問：「何者是？」

佛言：「若能以慈心念一切眾生，如搆牛乳頃，其福最勝。」

又問：「齊此三祀，至於慈心，得大果報耶？復有勝者？」

佛言：「有。」

又問：「何者是？」

佛言：「若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有人於佛法中出家修道，眾德悉備，乃至具足三明，滅諸癡冥，具足慧明，所以者何？以不放逸、樂閑靜故，此福最勝。」

究羅檀頭又白佛言：「瞿曇！我為祭祀，具諸牛羊各五百頭，今盡放捨，任其自遊隨逐水草。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以後，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唯願世尊及諸大眾時受我請。」爾時，

世尊默然受之。

時，婆羅門見佛默然受請已，即起禮佛，繞三匝而去，還家供辦種種餽饈。明日時到，爾時，世尊著衣持鉢，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詣婆羅門舍，就座而坐。時婆羅門手自斟酌，供佛及僧，食訖去鉢，行澡水畢，佛為婆羅門而作頌曰：

「祭祀火為上， 諷誦詩為上，
人中王為上， 眾流海為上，
星中月為上， 光明日為上，
上下及四方， 諸有所生物，
天及世間人， 唯佛為最上，
欲求大福者， 當供養三寶。」

爾時，究羅檀頭婆羅門即取一小座於佛前坐。爾時世尊漸為說法，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大患，上漏為礙，出要為上，分布顯示諸清淨行。爾時，世尊觀彼婆羅門志意柔軟，陰蓋輕微，易可調伏，如諸佛常法，為說苦諦，分別顯示，說集聖諦、集滅聖諦、出要聖諦。時，究羅檀頭婆羅門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猶如淨潔白疊，易為受染，檀頭婆羅門亦復如是，見法得法，獲果定住，不由他信，得無所畏，而白佛言：「我今重再三歸依佛、法、聖眾，願佛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已後，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

重白佛言：「唯願世尊更受我七日請。」爾時，世尊默然受之。時，婆羅門即於七日中，手自斟酌，供佛及僧，過七日已，世尊遊行人間。

佛去未久，時，究羅檀頭婆羅門得病命終。時，眾多比丘聞究羅檀頭供養佛七日，佛去未久，得病命終，即自念言：「彼人命終，當何所趣？」時，諸比丘詣世尊所，頭面禮足，於一

面坐。「彼究羅檀頭今者命終，當生何所？」

佛告諸比丘：「彼人淨修梵行，法法成就，亦不於法有所觸矯，以斷五下分結，於彼現般涅槃，不來此世。」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阿含經阿[少/兔]夷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冥寧國阿[少/兔]夷土，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入阿[少/兔]夷城乞食。爾時，世尊默自念言：「我今乞食，於時如早，今宜往詣房伽婆梵志園觀。」比丘須時至，然後乞食。

爾時，世尊即詣彼園，時，彼梵志遙見佛來，即起奉迎，共相問訊，言：「善來，瞿曇！不面來久，今以何緣乃能屈顧？唯願瞿曇就此處坐！」爾時，世尊即就其坐。

時，彼梵志於一面坐，白世尊言：「先夜隸車子善宿比丘來至我所，語我言：『大師！我不於佛所修梵行也。所以然者？佛疎外我。』」彼人見向說瞿曇過，雖有此言，我亦不受。」

佛告梵志：「彼善宿所言，知汝不受耳。昔我一時在毗舍離獼猴池側集法堂上，時，此善宿來至我所，語我言：『如來外我，我不於如來所修梵行也。』我時告曰：『汝何故言：我不於如來所修梵行，如來外我耶？』善宿報我言：『如來不為我現神足變化。』」

「時，我語言：『吾可請汝於我法中淨修梵行，當為汝現神足耶？』復當語我：『如來當為我現神足變化，然後我當修梵行耶？』時，善宿報我言：『不也。世尊！』佛告善宿：『我

亦不語汝言：汝於我法中淨修梵行，當為汝現神足變化；汝亦不言為我現神足者，當修梵行。云何？善宿！如汝意者，謂如來能現神足、為不能現耶？我所說法，彼法能得出要，盡苦際不耶？』善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來能現神足，非為不能，所可說法，能得出要，盡諸苦際，非為不盡。』『是故，善宿！我所說法修梵行者，能現神足，非為不能，出要離苦，非不能離，汝於此法欲何所求？』

「善宿言：『世尊！不能隨時教我，我父祕術，世尊盡知，憒不教我。』佛言：『善宿！我頗曾言：汝於我法中修梵行者，教汝父術耶？汝頗復言：教我父術者，當於佛所修梵行耶？』答曰：『不也。』『是故，善宿！我先無此言，汝亦無言，今者何故作此語耶？云何？善宿！汝謂如來能說汝父祕術，為不能說耶？所可說法，能得出要，盡苦際不耶？』善宿報言：『如來能說父之祕術，非為不能；說法出要，能盡苦際，非為不能。』佛告善宿：『若我能說汝父祕術，亦能說法出要離苦，汝於我法中復欲何求？』又告善宿：『汝先於毗舍離跋闍土地，無數方便，稱歎如來，稱歎正法，稱歎眾僧。譬如有人八種稱歎彼清涼池，使人好樂：一冷，二輕，三柔，四清，五甘，六無垢，七飲無饜，八便身。汝亦如是，於毘舍離跋闍土，稱歎如來，稱歎正法，稱歎眾僧，使人信樂。善宿！當知今汝退者，世間當復有言：善宿比丘多有知識，又是世尊所親，亦是世尊弟子，不能盡形淨修梵行，捨戒就俗處，卑陋行。』梵志！當知我時備語，不順我教，捨戒就俗。

「梵志！一時，我在獼猴池側法講堂上，時，有尼乾子，字伽羅樓，在彼處止，人所宗敬，名稱遠聞，多有知識，利養備具。時，善宿比丘著衣持鉢，入毗舍離城乞食，漸漸轉到尼乾子所。爾時，善宿以深遠義問尼乾子，彼不能答，便生瞋恚。

善宿自念：『我觸嬈此人，將無長夜有苦惱報耶？』梵志！當知時善宿比丘於乞食後，執持衣鉢，來至我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善宿爾時亦不以此緣告我，我語之曰：『愚人！汝寧可自稱為沙門釋子耶？』善宿尋報我言：『世尊！何故稱我為愚？不應自稱為釋子耶？』我告之曰：『愚人！汝曾往至尼乾子所問深遠義，彼不能報，便生瞋恚。汝時自念：我今觸此尼乾，將無長夜有苦惱報耶？汝有是念不？』

「善宿白佛言：『彼是羅漢，何緣乃有此嫉恚心？』我時答曰：『愚人！羅漢何緣有嫉恚心？非我羅漢有嫉恚心，汝今自謂彼是羅漢，彼有七苦行，長夜執持。何謂七？一盡形壽不著衣裳。二盡形壽不飲酒食肉，而不食飯及與[麩-夫+少]麵。三盡形壽不犯梵行。四盡形壽毗舍離有四石塔——東名憂園塔、南名象塔、西名多子塔、北名七聚塔；盡形不離四塔，為四苦行，而彼後當犯此七苦行已，於毗舍離城外命終。譬如野干疥癩衰病，死丘塚間，彼尼乾子亦復如是；自為禁法，後盡犯之。本自誓言：盡形不著衣服，後還著衣。本自誓言：盡形壽不飲酒噉肉，不食飯及[麩-夫+少]麵，而後盡食。本自誓言：不犯梵行，而後亦犯。本言：不越四塔——東憂園塔、南象塔、西多子塔、北七聚塔；今盡遠離不復親近。彼人自違此七誓已，出毘舍離城，塚間命終。』佛告善宿曰：『愚人！汝不信我言，汝自往觀，自當知耳。』」

佛告梵志：「一時，比丘善宿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乞食已，還出城，於空塚間見尼乾子於彼命終。見已，來至我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不以此事而語我言。梵志！當知我爾時語善宿曰：『云何？善宿！我先所記尼乾子如我語不？』對曰：『如是，如世尊言。』梵志！當知我與善宿現神通證，而彼言：『世尊不為我現。』」

「又一時，我在冥寧國白土之邑，時有尼乾子，名究羅帝，在白土住，人所宗敬，名稱遠聞，多得利養。時，我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善宿比丘隨我後行，見究羅帝尼乾子在糞堆上伏舐糠糟。梵志！當知時善宿比丘見此尼乾子在糞堆上伏舐糠糟已，作是念言：『世間諸有阿羅漢、向阿羅漢道者無有及此，此尼乾子其道最勝，所以者何？此人苦行乃能如是，除捨憍慢，於糞堆上伏舐糠糟。』」

「梵志！時，我右旋告善宿曰：『汝意愚人！寧可自稱為釋子耶？』善宿白佛言：『世尊！何故稱我為愚？不應自稱為釋子耶？』佛告善宿言：『汝愚人！觀此究羅帝蹲糞堆上伏食糠糟，汝見已，作是念：諸世間阿羅漢及向羅漢者，此究羅帝最為尊上，所以者何？今此究羅帝乃能苦行，除捨憍慢，蹲糞堆上伏舐糠糟。汝有是念不？』答我言：『實爾。』善宿又言：『何故？世尊！於阿羅漢所生嫉妬心。』佛告愚人：『我不於羅漢所生嫉妬心，何為於羅漢所生嫉妬心？汝今愚人！謂究羅帝真阿羅漢，此人却後七日當腹脹命終，生起屍餓鬼中，常苦飢餓，其命終後，以葦索繫挫於塚間。汝若不信者，可先往語之。』

「時，善宿即往詣究羅帝所，說言：『彼沙門瞿曇記汝：却後七日當腹脹命終，生起屍餓鬼中，死已以葦索繫挫於塚間。』善宿復白：『汝當省食，勿使彼言當也。』梵志！當知時究羅帝至滿七日腹脹而死，即生起屍餓鬼中，死屍以葦索繫挫於塚間。爾時，善宿聞佛語已，屈指計日，至七日已，時，善宿比丘即往至裸形村中，到已，問其村人曰：『諸賢！究羅帝今何所在？』報曰：『已取命終。』問曰：『何患命終耶？』答曰：『腹脹。』問曰：『云何殯送？』答曰：『以葦索繫挫於塚間。』

「梵志！時，善宿聞此語已，即往塚間，欲至未至，時，彼死屍竝動膝脚，忽爾而蹲，時彼善宿故前到死屍所，語言：

『究羅帝！汝命終耶？』死屍答言：『我已命終。』問曰：『汝以何患命終？』死屍答言：『瞿曇記我，七日後腹脹命終，我如其言，至滿七日，腹脹命終。』善宿復問：『汝生何處？』屍即報言：『彼瞿曇所記，當生起屍餓鬼中，我今日生起屍餓鬼中。』善宿問曰：『汝命終時，云何殯送？』屍答曰：『瞿曇所記，以葦索繫拙於塚間，實如彼言，以葦索繫拙於塚間。』時，死屍語善宿曰：『汝雖出家，不得善利。瞿曇沙門說如此事，汝常不信。』作是語已，死屍還臥。

「梵志！時，善宿比丘來至我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不以此緣語我，我尋語曰：『如我所記，究羅帝者實爾以不？』答曰：『實爾，如世尊言。』梵志！我如是數數為善宿比丘現神通證，而彼猶言：『世尊不為我現神通。』」

佛告梵志：「我於一時在獼猴池法講堂上，時有梵志，名曰波梨子，在彼處止，人所宗敬，名稱遠聞，多有利養，於毘舍離大眾之中，作如是說：『沙門瞿曇自稱智慧，我亦智慧；沙門瞿曇自稱神足，我亦有神足；沙門瞿曇得超越道，我亦得超越道。我當與彼共現神足，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沙門現二，我當現四；沙門現八，我現十六；沙門現十六，我現三十二；沙門現三十二，我現六十四。隨彼沙門所現多少，我盡當倍。』

「梵志！時，善宿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波梨梵志於大眾中作如是說：『沙門瞿曇自稱智慧，我亦智慧；沙門瞿曇自稱神足，我亦有神足；沙門瞿曇得超越道，我亦得超越道。我當與彼共現神足，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沙門現四，我當現八；乃至隨沙門所現多少，我盡能倍。』時，善宿比丘乞食已，來至我所，頭面禮，一面坐，語我言：『我於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聞毘舍離波梨子於大眾中作是說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沙門瞿曇有神足，我亦有神足；瞿

曇現一，我當現二；乃至隨瞿曇所現多少，我盡能倍。』具以此事而來告我，我語善宿言：『彼波梨子於大眾中不捨此語，不捨此見，不捨此慢，來至我所者，終無是處。若彼作是念：我不捨此語，不捨此見，不捨此慢，而至沙門瞿曇所者，彼頭即當破為七分。欲使彼人不捨此語，不捨見慢，而能來者，無有是處。』

「善宿言：『世尊護口，如來護口。』佛告善宿：『汝何故言：世尊護口，如來護口？』善宿言：『彼波梨子有大威神，有大德力，脫當來者將無現世尊虛耶？』佛告善宿：『如來所言頗有二耶？』對曰：『無也。』又告善宿：『若無二者，汝何故言：世尊護口，如來護口？』善宿白佛言：『世尊為自知見彼波梨子，為諸天來語。』佛言：『我亦自知，亦諸天來語故知，此毘舍離阿由大將，身壞命終，生忉利天。彼來語我言：波梨梵志子不知羞慚，犯戒妄語，在毘舍離，於大眾中作如是誹謗言，阿由陀大將身壞命終，生起屍鬼中，然我實身壞命終，生忉利天。波梨子我先自知，亦諸天來語故知。』佛告愚人善宿：『汝不信我言者，入毘舍離，隨汝唱之，我食後當往詣波梨梵志子所。』」

佛告梵志：「時，彼善宿過其夜已，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彼善宿向毘舍離城中眾多婆羅門、沙門、梵志，具說此言：『波梨梵志子於大眾中說如此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沙門瞿曇有大威力，我亦有大威力；沙門瞿曇有大神足，我亦有大神足；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乃至沙門隨所現多少，我盡當倍。而今沙門瞿曇欲詣彼波梨子所，汝等眾人盡可詣彼。』時，波梨梵志在道而行，善宿見已，速詣其所，語言：『汝於毘舍離大眾中作如是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沙門瞿曇，隨所現神足多少，我盡當倍。瞿曇聞此

言，今欲來至汝所，汝可速歸。』報言：『我當歸耳！我當歸耳！』作此語已，尋自惶懼，衣毛為豎，不還本處，乃詣道頭波梨梵志林中，坐繩床上，愁悶迷亂。」

佛告梵志：「我於食後與眾多隸車、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詣波梨子住處，就座而坐。於彼眾中有梵志名曰遮羅，時，眾人喚彼遮羅而告之曰：『汝詣道頭林中語波梨子言：「今眾多隸車、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盡集汝林，眾共議言：『梵志波梨於大眾中自唱此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瞿曇隨現神足多少，我盡能倍。」沙門瞿曇故來至汝林中，汝可來看。』』』於是，遮羅聞眾人語已，即詣道頭林語波梨子言：『彼眾多隸車、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盡集在汝林，眾共議言：「梵志波梨子於大眾中自唱此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沙門瞿曇現神足，隨現多少，我盡能倍。』瞿曇今在彼林中，波梨今者寧可還也。』』爾時，波梨梵志即報遮羅曰：『當歸！當歸！』作是語已，於繩床上轉側不安。爾時，繩床復著其足，彼乃不能得離繩床，況能行步至世尊所？

「時，遮羅語波梨言：『汝自無智，但有空聲為言：「當歸！當歸！」尚自不能離此繩床，何由能得至大眾所？』呵責波梨子已，即還詣大眾所，報言：『我以持眾人聲，往語波梨子，彼報我言：「當歸！當歸！」即於繩床上動轉其身，床即著足不能得離，彼尚不能離其繩床，何由能得來到此眾？』爾時，有一頭摩隸車子在眾中坐，即從座起，偏露右臂，長跪叉手，白彼眾言：『大眾小待，我今自往將彼人來。』」

佛言：「我爾時語頭摩隸車子言：『彼人作如是語，懷如是見，起如是慢，欲使此人來至佛所，無有是處。頭摩子！正使汝以革繩重繫，群牛共挽，至彼身碎，彼終不能捨如是語、如

是見、如是慢，來至我所。若不信我言，汝往自知。』爾時，頭摩隸車子故往至波梨子所，語波梨子言：『眾多隸車、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盡集汝林，眾共議言：「梵志波梨子於大眾中口自唱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沙門瞿曇現其神足，隨所現多少，我盡能倍。』瞿曇沙門今在彼林，汝可還歸。』』爾時，波梨子即報言：『當歸！當歸！』作是語已，於繩床上動轉其身，爾時繩床復著其足，彼乃不能自離繩床，況復行步至世尊所？

「時，頭摩語波梨子言：『汝自無智，但有空聲為言：「當歸！當歸！」尚自不能離此繩床，何由能得至大眾所？』頭摩復語波梨子曰：『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乃往久遠有一師子獸王在深林中住，師子清旦初出窟時，四向顧望，奮迅三吼，然後遊行擇肉而食。波梨子！彼師子獸王食已還林，常有一野干隨後食殘，氣力充足便自言：「彼林師子竟是何獸？能勝我耶？今寧可獨擅一林，清旦出窟，四向顧望，奮迅三吼，然後遊行，擇肉而食耶！」彼尋獨處一林，清旦出窟，奮迅三吼，然後遊行，欲師子吼，作野干鳴。波梨子！汝今亦爾，蒙佛威恩，存生於世，得人供養，而今更與如來共競。』時，頭摩子以偈責數曰：

「『野干稱師子，	自謂為獸王；
欲作師子吼，	還出野干聲。
獨處於空林，	自謂為獸王；
欲作師子吼，	還出野干聲。
跪地求穴鼠，	穿塚覓死屍；
欲作師子吼，	還出野干聲。』

「頭摩子告曰：『汝亦如是，蒙佛恩力，存生於世，得人供養，而今更與如來共競。』時，彼頭摩子以四種喻，面呵責

已，還詣大眾，報言：『我以持眾人聲喚波梨子，彼報我言：「當歸！當歸！」即於繩床上動轉其身，床即著足不能得離；彼尚不能自離繩床何由能得來到此眾？』爾時，世尊告頭摩子言：『我先語汝，欲使此人來至佛所，無有是處。正使汝以革繩重繫，群牛共挽，至身碎壞，彼終不肯捨如是語、如是見、慢，來至我所。』梵志！時，我即與彼大眾種種說法，示教利喜，於彼眾中三師子吼，身昇虛空，還詣本處。」

佛告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言：『一切世間，梵自在天所造。』我問彼言：『一切世間實梵自在天所造耶？』彼不能報，還問我言：『瞿曇！此事云何？』我報彼言：『或有此世間初壞敗時，有餘眾生命盡行盡，從光音天命終乃更生餘空梵處；於彼起愛，生樂著心，復欲使餘眾生來生此處，其餘眾生命盡行盡，復生彼處。』時，彼眾生自作是念：『我今是大梵王，忽然而有，無作我者；我能盡達諸義所趣，於千世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為人父母。我先至此，獨一無侶，由我力故，有此眾生，我作此眾生；彼餘眾生亦復順從，稱為梵王，忽然而有，盡達諸義，於千世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為人父母，先有是一，後有我等，此大梵王化作我等。此諸眾生隨彼壽終來生此間，其漸長大，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為道。彼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憶本所生，彼作是語：此大梵天忽然而有，無有作者，盡達諸義，於千世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為人父母。彼大梵天常住不移，無變易法，我等梵天所化，是以無常，不得久住，為變易法。』如是，梵志！彼沙門、婆羅門以此緣故，各言彼梵自在天造此世界。梵志！造此世界者，非彼所及，唯佛能知。又過此事，佛亦盡知，雖知不著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之，以平等觀無餘解脫，名曰如來。」

佛告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言：『戲笑懈怠是眾生始。』我語彼言：『云何汝等實言，戲笑懈怠是眾生始耶？』彼不能報，逆問我言：『瞿曇！此事云何？』時我報言：『或有光音眾生喜戲笑懈怠，身壞命終，來生此間，漸漸長大，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便入心定三昧，以三昧力識本所生，便作是言：彼餘眾生不喜戲笑，常在彼處，永住不變；由我等數喜戲笑，致此無常，為變易法。』如是，梵志！彼沙門、婆羅門以是緣故，言戲笑是眾生始，如是佛盡知之，過是亦知，知而不著，已不著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之，已平等觀無餘解脫，名曰如來。」

佛告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言：『失意是眾生始。』我語彼言：『汝等實言：失意是眾生始耶？』彼不知報，還問我言：『瞿曇！此事云何？』我語彼言：『或有眾生展轉相看已，便失意，由是命終，來生此間，漸漸長大，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便入心定三昧，以三昧力識本所生，便作是言：如彼眾生以不展轉相看，不失意故，常住不變；我等於彼數數相看已，便失意，致此無常，為變易法。』如是，梵志！彼沙門、婆羅門以是緣故，言失意是眾生始，如此唯佛知之，過是亦知，知已不著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之，知已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來。」

佛告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言：『我無因而出。』我語彼言：『汝等實言：本無因出耶？』彼不能報，逆來問我，我時報曰：『或有眾生無想無知，若彼眾生起想，則便命終來生此間，漸漸長大，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便入心定三昧，以三昧力識本所生，便作是言：我本無有，今忽然有；此世間本無，今有，此實餘虛。』如是，梵志！沙門、婆羅門以此緣故，言無因出，唯佛知之，過是亦知，知已不著苦、集、

滅、味、過、出要，如實知之，已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來。」

佛告梵志：「我所說如是，或有沙門、婆羅門於屏處誹謗我言：『沙門瞿曇自稱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不遍知淨。』然我不作是說：『我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不遍知淨。』梵志！我自言：『我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一切遍淨。』」

是時，梵志白佛言：「彼不得善利，毀謗沙門瞿曇言：『沙門自言：『我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不遍知淨。』』然世尊不作是語，世尊自言：『我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一切遍淨。』」

又白佛言：「我亦當入此淨解脫，成就淨行，一切遍知。」

佛告梵志：「汝欲入者，甚為難也。汝見異、忍異、行異，欲依餘見入淨解脫者，難可得也；但使汝好樂佛，心不斷絕者，則於長夜，常得安樂。」

爾時，房伽婆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阿含經梵動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遊摩竭國，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遊行人間，詣竹林，止宿在王堂上。時，有梵志名曰善念，善念弟子名梵摩達，師徒常共隨佛後行，而善念梵志以無數方便毀謗佛、法及比丘僧，其弟子梵摩達以無數方便稱讚佛、法及比丘僧，師徒二人各懷異心，共相違背。所以者何？斯由異習、異見、異親近故。

爾時，眾多比丘於乞食後集會講堂，作如是論：「甚奇！甚特！世尊有大神力，威德具足，盡知眾生志意所趣。而此善

念梵志及其弟子梵摩達隨逐如來及比丘僧；而善念梵志以無數方便毀謗佛、法及與眾僧，弟子梵摩達以無數方便稱讚如來及法、眾僧；師徒二人各懷異心，異見、異習、異親近故。」

爾時，世尊於靜室中以天淨耳過於人耳，聞諸比丘有如是論，世尊於淨室起詣講堂所，大眾前坐，知而故問：「諸比丘！汝等以何因緣集此講堂？何所論說？」

時，諸比丘白佛言：「我等於乞食後集此講堂，眾共議言：『甚奇！甚特！如來有大神力，威德具足，盡知眾生心志所趣。而今善念梵志及弟子梵摩達常隨如來及與眾僧，以無數方便毀謗如來及法、眾僧，弟子梵摩達以無數方便稱讚如來及法、眾僧。所以者何？以其異見、異習、異親近故。』向集講堂議如是事。」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方便毀謗如來及法、眾僧者，汝等不得懷忿結心，害意於彼，所以者何？若誹謗我、法及比丘僧，汝等懷忿結心，起害意者，則自陷溺，是故汝等不得懷忿結心，害意於彼。比丘若稱譽佛及法、眾僧者，汝等於中亦不足以為歡喜慶幸，所以者何？若汝等生歡喜心，即為陷溺，是故汝等不應生喜。所以者何？此是小緣威儀戒行，凡夫寡聞，不達深義，直以所見如實讚嘆。」

「云何小緣威儀戒行，凡夫寡聞，直以所見如實稱讚？彼讚嘆言：『沙門瞿曇滅殺、除殺，捨於刀杖，懷慙愧心，慈愍一切。』此是小緣威儀戒行，彼寡聞凡夫以此歎佛。又嘆：『沙門瞿曇捨不與取，滅不與取，無有盜心。』又嘆：『沙門瞿曇捨於婬欲，淨修梵行，一向護戒，不習婬逸，所行清潔。』又嘆：『沙門瞿曇捨滅妄語，所言至誠，所說真實，不誑世人。沙門瞿曇捨滅兩舌，不以此言壞亂於彼，不以彼言壞亂於此；有諍訟者能令和合，已和合者增其歡喜，有所言說不離和合，誠實

入心，所言知時。沙門瞿曇捨滅惡口，若有麤言傷損於人，增彼結恨長怨憎者，如此麤言盡皆不為；常以善言悅可人心，眾所愛樂，聽無厭足，但說此言。沙門瞿曇捨滅綺語，知時之語、實語、利語、法語、律語、止非之語，但說是言。

「『沙門瞿曇捨離飲酒，不著香華，不觀歌舞，不坐高床，非時不食，不執金銀，不畜妻息、僮僕、婢使，不畜象馬、猪羊、鷄犬及諸鳥獸，不畜象兵、馬兵、車兵、步兵，不畜田宅種植五穀，不以手拳與人相加，不以斗秤欺誑於人，亦不販賣券要斷當，亦不取受觝債橫生無端，亦不陰謀面背有異，非時不行；為身養壽，量腹而食，其所至處，衣鉢隨身，譬如飛鳥，羽翻身俱。』此是持戒小小因緣，彼寡聞凡夫以此歎佛。

「如餘沙門、婆羅門受他信施，更求儲積，衣服飲食無有厭足，沙門瞿曇無有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自營生業，種植樹木，鬼神所依，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更作方便，求諸利養，象牙、雜寶、高廣大床、種種文繡、毼氍[毯-炎+荅][毯-炎+登]、綰縵被褥，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更作方便，求自莊嚴，酥油摩身，香水洗浴，香末自塗，香澤梳頭，著好華鬘，染目紺色，拭面莊飾，鑲紐澡潔，以鏡自照，著寶革屣，上服純白，戴蓋執拂，幢麾莊飾，沙門瞿曇無如此事。

「如餘沙門、婆羅門專為嬉戲，碁局博奕，八道、十道，至百千道，種種戲法以自娛樂，沙門瞿曇無如是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但說遮道無益之言，王者、戰鬪、軍馬之事，群僚、大臣、騎乘出入、遊戲園觀，及論臥起、行步、女人之事，衣服、飲食、親里之事，又說入海採寶之事，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無數方便，但作邪命，諂諛美辭，現相毀訾，以利求利，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

門、婆羅門食他信施，但共諍訟，或於園觀，或在浴池，或於堂上，互相是非，言：『我知經律，汝無所知；我趣正道，汝趣邪徑；以前著後，以後著前；我能忍，汝不能忍；汝所言說，皆不真正；若有所疑，當來問我，我盡能答。』沙門瞿曇無如是事。

「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更作方便，求為使命，若為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通信使，從此詣彼，從彼至此，持此信授彼，持彼信授此，或自為，或教他為，沙門瞿曇無如是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但習戰陣鬪諍之事，或習刀杖、弓矢之事，或鬪鷄犬、豬羊、象馬、牛駝諸獸，或鬪男女，或作眾聲，吹聲、鼓聲、歌聲、舞聲，緣幢倒絕，種種伎戲，無不翫習，沙門瞿曇無如是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相男女，吉凶好醜，及相畜生，以求利養，沙門瞿曇無如是事。

「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召喚鬼神，或復驅遣，種種[社-土+厭]禱，無數方道，恐熱於人，能聚能散，能苦能樂，又能為人安胎出衣，亦能呪人使作驢馬，亦能使人聾盲瘡癰，現諸技術，叉手向日月，作諸苦行以求利養，沙門瞿曇無如是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為人呪病，或誦惡呪，或誦善呪，或為醫方、鍼灸、藥石，療治眾病，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呪水火，或為鬼呪，或誦剎利呪，或誦象呪，或支節呪，或安宅符呪，或火燒、鼠嚙能為解呪，或誦知死生書，或誦夢書，或相手面，或誦天文書，或誦一切音書，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相天時，言雨不雨，穀貴穀賤，多病少病，恐怖安隱，或說地動、彗星、月蝕、日蝕，或言星

蝕，或言不蝕，方面所在，皆能記之，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言此國當勝，彼國不如，或言彼國當勝，此國不如，瞻相吉凶，說其盛衰，沙門瞿曇無如是事。諸比丘！此是持戒小小因緣，彼寡聞凡夫以此嘆佛。」

佛告諸比丘：「更有餘法，甚深微妙大法光明，唯有賢聖弟子能以此言讚嘆如來。何等是甚深微妙大光明法，賢聖弟子能以此法讚嘆如來？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末劫末見，種種無數，隨意所說，盡入六十二見中；本劫本見、末劫末見，種種無數，隨意所說，盡不能出過六十二見中。彼沙門、婆羅門以何等緣，於本劫本見、末劫末見，種種無數，各隨意說，盡入此六十二見中，齊是不過？諸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種種無數，各隨意說，盡入十八見中；本劫本見，種種無數，各隨意說，盡不能過十八見中。彼沙門、婆羅門以何等緣，於本劫本見，種種無數，各隨意說，盡入十八見中，齊此不過？諸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起常論，言：『我及世間常存。』此盡入四見中；於本劫本見言：『我及世間常存。』盡入四見，齊是不過。

「彼沙門、婆羅門以何等緣，於本劫本見，起常論，言：『我及世間常存。』此盡入四見中，齊是不過？或有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二十成劫敗劫，彼作是說：『我及世間是常，此實餘虛，所以者何？我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二十成劫敗劫，其中眾生不增不減，常聚不散，我以此知：我及世間是常，此實餘虛。』此是初見。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計我及世間是常，於四見中，齊是不過。

「或有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

四十成劫敗劫，彼作是說：『我及世間是常，此實餘虛，所以者何？我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四十成劫敗劫，其中眾生不增不減，常聚不散，我以此知，我及世間是常，此實餘虛。』此是二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計我及世間是常，於四見中，齊是不過。

「或有沙門、婆羅門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八十成劫敗劫，彼作是言：『我及世間是常，此實餘虛，所以者何？我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八十成劫敗劫，其中眾生不增不減，常聚不散，我以此知，我及世間是常，此實餘虛。』此是三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計我及世間是常，於四見中，齊是不過。

「或有沙門、婆羅門有捷疾相智，善能觀察，以捷疾相智方便觀察，謂為審諦，以己所見，以己辯才作是說，言：『我及世間是常。』此是四見。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計我及世間是常，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此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計我及世間是常，如此一切盡入四見中，我及世間是常，於此四見中，齊是不過。唯有如來知此見處，如是持、如是執，亦知報應。如來所知又復過是，雖知不著，已不著則得寂滅，知受集、滅、味、過、出要，以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來。是為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賢聖弟子真實平等讚嘆如來。

「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賢聖弟子真實平等讚嘆如來，何等是？諸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起論，言：『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彼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計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於此四見中，齊是不過或過。或有是時，此劫始成，有餘眾生福盡、命盡、行盡，從光音天命終，生空梵天中，便於彼處生愛著心，復願餘眾生共生此處。此眾生既生愛著願已，復有餘眾生命、行、福盡，於光音天命終，來生空

梵天中，其先生眾生便作是念：『我於此處是梵、大梵，我自然有，無能造我者；我盡知諸義典，千世界於中自在，最為尊貴，能為變化，微妙第一。為眾生父，我獨先有，餘眾生後來，後來眾生，我所化成。』其後眾生復作是念：『彼是大梵，彼能自造，無造彼者，盡知諸義典，千世界於中自在，最為尊貴，能為變化，微妙第一，為眾生父，彼獨先有，後有我等，我等眾生，彼所化成。』彼梵眾生命、行盡已，來生世間，年漸長大，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自識本生，便作是言：『彼大梵者能自造作，無造彼者，盡知諸義典，千世界於中自在，最為尊貴，能為變化，微妙第一。為眾生父，常住不變，而彼梵化造我等，我等無常變易，不得久住，是故當知：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此實餘虛。』是謂初見。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半常半無常，於四見中，齊是不過。

「或有眾生喜戲笑懈怠，數數戲笑以自娛樂，彼戲笑娛樂時，身體疲極便失意，以失意便命終，來生世間，年漸長大，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彼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自識本生，便作是言：『彼餘眾生不數生，不數戲笑娛樂，常在彼處，永住不變，由我數戲笑故，致此無常，為變易法，是故我知：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此實餘虛。』是為第二見。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於四見中，齊此不過。

「或有眾生展轉相看已，便失意，由此命終，來生世間，漸漸長大，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識本所生，便作是言：『如彼眾生以不展轉相看，不失意故，常住不變；我等於彼數相看，數相看已便失意，致此無常，為變易法，我以此知：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此實餘虛。』

是第三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於四見中，齊此不過。

「或有沙門、婆羅門有捷疾相智，善能觀察，彼以捷疾觀察相智，以己智辯言：『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此實餘虛。』」是為第四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於四見中，齊是不過。諸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盡入四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此見處，如是持、如是執，亦知報應。如來所知又復過是，雖知不著，以不著則得寂滅，知受集、滅、味、過、出要，以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來。是為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賢聖弟子真實平等讚歎如來。

「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賢聖弟子真實平等讚歎如來。何等法是？諸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有邊無邊。』」彼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有邊無邊。』於此四見中，齊是不過。或有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觀世間，起邊想，彼作是說：『此世間有邊，是實餘虛，所以者何？我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觀世間有邊，是故知世間有邊，此實餘虛。』」是謂初見。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有邊，於四見中，齊是不過。

「或有沙門、婆羅門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觀世間，起無邊想，彼作是言：『世間無邊，此實餘虛，所以者何？我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觀世間無邊，是故知世間無邊，此實餘虛。』」是第二見。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無邊，於四見中，齊此不過。

「或有沙門、婆羅門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觀世間，謂上方有邊，四方無邊彼作是言：『世間有邊無邊，

此實餘虛，所以者何？我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觀上方有邊，四方無邊，是故我知世間有邊無邊，此實餘虛。』是為第三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有邊無邊，於此四見中，齊是不過。

「或有沙門、婆羅門有捷疾相智，善於觀察，彼以捷疾觀察智，以己智辯言：『我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此實餘虛。』是為第四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有邊無邊，此實餘虛，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此是諸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有邊無邊，盡入四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此見處，如是持、如是執，亦知報應。如來所知又復過是，雖知不著，已不著則得寂滅，知受集、滅、味、過、出要，以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來。是為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賢聖弟子真實平等讚歎如來。

「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賢聖弟子真實平等讚歎如來，何者是？諸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異問異答，彼彼問時，異問異答，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異問異答，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或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論，作如是見：『我不見不知善惡有報、無報耶？我以不見不知故，作如是說：善惡有報耶？無報耶？』世間有沙門、婆羅門廣博多聞，聰明智慧，常樂閑靜，機辯精微，世所尊重，能以智慧善別諸見。設當問我諸深義者，我不能答，有愧於彼，於彼有畏，當以此答以為歸依、為洲、為舍，為究竟道。彼設問者，當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實，此事異，此事不異，此事非異非不異。』是為初見。沙門、婆羅門因此問異答異，於四見中，齊是不過。

「或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論，作如是見：『我不見不知為有他世耶？無他世耶？』諸世間沙門、婆羅門以天眼知、他

心智，能見遠事，已雖近他，他人不見。如此人等能知有他世、無他世；我不知不見有他世、無他世。若我說者，則為妄語，我惡畏妄語，故以為歸依、為洲、為舍，為究竟道。彼設問者，當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實，此事異，此事不異，此事非異非不異。』是為第二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問異答異，於四見中，齊是不過。

「或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作如是論：『我不知不見何者為善？何者不善？我不知不見如是說是善、是不善？』我則於此生愛，從愛生悲，有愛有悲，則有受生；我欲滅受，故出家修行；彼惡畏受，故以此為歸依、為洲、為舍，為究竟道。彼設問者，當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實，此事異，此事不異，此事非異非不異。』是為第三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問異答異，於四見中，齊是不過。

「或有沙門、婆羅門愚冥闇鈍，他有問者，彼隨他言答：『此事如是，此事實，此事異，此事不異，此事非異非不異。』是為四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異問異答，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或有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異問異答，盡入四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此見處，如是持、如是執，亦知報應。如來所知又復過是，雖知不著，已不著則得寂滅，知受集、滅、味、過、出要，以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來。是為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賢聖弟子真實平等讚歎如來。

「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賢聖弟子真實平等讚歎如來，何等是？或有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謂無因而出有此世間，彼盡入二見中，於本劫本見無因而出有此世間，於此二見中，齊是不過。彼沙門、婆羅門因何事於本劫本見，謂無因而有，於此二見中，齊是不過？或有眾生無想無知，若彼眾生起想，則便命終，來生世間，漸漸長大，剃除鬚髮，服三法衣，

出家修道，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識本所生，彼作是語：『我本無有，今忽然有，此世間本無、今有，此實餘虛。』是為初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謂無因有，於二見中，齊是不過。

「或有沙門、婆羅門有捷疾相智，善能觀察，彼已捷疾觀察智觀，以己智辯能如是說：『此世間無因而有，此實餘虛。』此第二見。諸有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無因而有，有此世間，於二見中，齊是不過。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無因而有，盡入二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亦復如是。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無數種種，隨意所說，彼盡入是十八見中，本劫本見，無數種種，隨意所說；於十八見，齊是不過，唯佛能知，亦復如是。

「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何等是？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末劫末見，無數種種，隨意所說；彼盡入四十四見中，於末劫末見，種種無數，隨意所說，於四十四見，齊是不過。彼有沙門、婆羅門因何事於末劫末見，無數種種，隨意所說，於四十四見，齊此不過？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末劫末見，生有想論，說世間有想；彼盡入十六見中，於末劫末見生想論，說世間有想，於十六見中，齊是不過。彼沙門、婆羅門因何事於末劫末見生想論，說世間有想，彼盡入十六見中，齊是不過。

「諸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論、如是見，言：『我此終後，生有色有想，此實餘虛。』是為初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末劫末見生想論，說世間有想；於十六見中，齊是不過。有言：『我此終後，生無色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色無色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非有色非無色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邊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無邊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

此終後，生有邊無邊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非有邊非無邊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而一向有樂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而一向有苦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樂有苦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不苦不樂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一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若干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少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無量想，此實餘虛。』是為十六見。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末劫末見，生想論，說世間有想；於此十六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亦復如是。

「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何等法是？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末劫末見，生無想論，說世間無想；彼盡入八見中，於末劫末見，生無想論，於此八見中，齊此不過。彼沙門、婆羅門因何事於末劫末見，生無想論，說世間無想，於八見中，齊此不過？諸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作如是論：『我此終後，生有色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無色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色無色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非有色非無色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邊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無邊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邊無邊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非有邊非無邊無想，此實餘虛。』是為八見。若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末劫末見，生無想論，說世間無想；彼盡入八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亦復如是。

「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何等法是？或有沙門、婆羅門於末劫末見，生非想非非想論，說此世間非想非非想；彼盡入八見中，於末劫末見，作非想非非想論，說世間非想非非想，於八見中，齊是不過。彼沙門、婆羅門因何事於末劫末見，生

非想非非想論，說世間非想非非想，於八見中，齊是不過？諸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論，作如是見：『我此終後，生有色非有想非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無色非有想非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色無色非有想非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非有色非無色非有想非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邊非有想非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無邊非有想非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邊無邊非有想非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非有邊非無邊非有想非無想，此實餘虛。』是為八見。若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末劫末見，生非有想非無想論，說世間非有想非無想；盡入八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亦復如是。

「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何等法是？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末劫末見，起斷滅論，說眾生斷滅無餘；彼盡入七見中，於末劫末見起斷滅論，說眾生斷滅無餘，於七見中，齊是不過。彼沙門、婆羅門因何事於末劫末見，起斷滅論，說眾生斷滅無餘，於七見中，齊是不過？諸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論，作如是見：『我身四大、六入，從父母生，乳哺養育，衣食成長，摩捫擁護，然是無常，必歸磨滅，齊是名為斷滅。』第一見也。或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說，言：『此我不得名斷滅，我欲界天斷滅無餘，齊是為斷滅。』是為二見。或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說，言：『此非斷滅，我色界化身，諸根具足，斷滅無餘，是為斷滅。』有言：『此非斷滅，我無色空處斷滅。』有言：『此非斷滅，我無色識處斷滅。』有言：『此非斷滅，我無色不用處斷滅。』有言：『此非斷滅，我無色有想無想處斷滅，是第七斷滅。』是為七見。諸有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末劫末見，言此眾生類斷滅無餘；於七見中，齊此不過，唯佛能知，亦復如是。

「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何等法是？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末劫末見，現在生泥洹論，說眾生現在有泥洹；彼盡入五見中，於末劫末見說現在有泥洹，於五見中，齊是不過。彼沙門、婆羅門因何事於末劫末見，說眾生現有泥洹，於五見中，齊是不過？諸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見，作是論，說：『我於現在五欲自恣，此是我得現在泥洹。』是第一見。復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說：『此是現在泥洹，非不是，復有現在泥洹微妙第一，汝所不知，獨我知耳；如我去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禪，此名現在泥洹。』是第二見。

「復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說：『此是現在泥洹，非不是，復有現在泥洹微妙第一，汝所不知，獨我知耳；如我滅有覺、觀，內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入第二禪。』齊是名現在泥洹，是為第三見。復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說，言：『此是現在泥洹，非不是，復有現在泥洹微妙第一，汝所不知，獨我知耳；如我除念、捨、喜、住樂，護念一心，自知身樂，賢聖所說，入第三禪。』齊是名現在泥洹，是為第四見。復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說，言：『此是現在泥洹，非不是，現在泥洹復有微妙第一，汝所不知，獨我知耳；如我樂滅、苦滅，先除憂、喜，不苦不樂，護念清淨，入第四禪。』此名第一泥洹，是為第五見。若沙門、婆羅門於末劫末見，生現在泥洹論，於五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亦復如是。

「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末劫末見，無數種種，隨意所說；於四十四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此諸見處，亦復如是。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末劫末見，無數種種，隨意所說，盡入此六十二見中；於本劫本見、末劫末見，無數種種，隨意所說；於六十二見中，齊此不過，唯如來知此見處，亦復如是。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生常論，說：『我、世間是常。』

彼沙門、婆羅門於此生智，謂異信、異欲、異聞、異緣、異覺、異見、異定、異忍，因此生智，彼以希現則名為受，——乃至現在泥洹，亦復如是。諸有沙門、婆羅門生常論，言：『世間是常。』彼因受緣，起愛生愛而不自覺知，染著於愛，為愛所伏，——乃至現在泥洹，亦復如是。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生常論，言：『世間是常。』彼因觸緣故，若離觸緣而立論者，無有是處，——乃至現在泥洹，亦復如是。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末劫末見，各隨所見說，彼盡入六十二見中，各隨所見說，盡依中在中，齊是不過。猶如巧捕魚師，以細目網覆小池上，當知池中水性之類，皆入網內，無逃避處，齊是不過。諸沙門、婆羅門亦復如是，於本劫本見、末劫末見，種種所說，盡入六十二見中，齊是不過。

「若比丘於六觸集、滅、味、過、出要，如實而知，則為最勝，出彼諸見。如來自知生死已盡，所以有身，為欲福度諸天、人故，若其無身，則諸天、世人無所恃怙，猶如多羅樹斷其頭者，則不復生。佛亦如是，已斷生死，永不復生。」

當佛說此法時，大千世界三返六種震動。爾時，阿難在佛後執扇扇佛，偏露右臂，長跪叉手，白佛言：「此法甚深，當以何名？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當名此經為義動、法動、見動、魔動、梵動。」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有外道出家名仙尼，來詣佛所，恭敬問訊，於一面

坐。白佛言：「世尊！先一日時，若沙門、若婆羅門、若遮羅迦、若出家，集於希有講堂。如是義稱，富蘭那迦葉為大眾主，五百弟子前後圍遶。其中有極聰慧者、有鈍根者，及其命終，悉不記說其所往生處。復有末迦梨瞿舍利子為大眾主，五百弟子前後圍遶。其諸弟子有聰慧者、有鈍根者，及其命終，悉不記說所往生處。如是先闍那毘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拘陀迦栴延、尼捷陀若提子等，各與五百弟子前後圍遶，亦如前者。沙門瞿曇爾時亦在彼論中言。沙門瞿曇為大眾主，其諸弟子，有命終者。即記說言：『某生彼處、某生此處。』我先生疑：『云何沙門瞿曇得如此法？』」

佛告仙尼：「汝莫生疑。以有惑故，彼則生疑。仙尼！當知有三種師。何等為三？有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而無能知命終後事，是名第一師出於世間。復次，仙尼！有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命終之後亦見是我，如所知說。復次，仙尼！有一師，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亦復不見命終之後真實是我。」

「仙尼！其第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者，名曰斷見。彼第二師見今世後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者，則是常見。彼第三師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命終之後，亦不見我，是則如來、應、等正覺說，現法愛斷、離欲、滅盡、涅槃。」

仙尼白佛言：「世尊！我聞世尊所說，遂更增疑。」

佛告仙尼：「正應增疑。所以者何？此甚深處，難見、難知，應須甚深照微妙至到，聰慧所了，凡眾生類，未能辯知。所以者何？眾生長夜異見、異忍、異求、異欲故。」

仙尼白佛言：「世尊！我於世尊所，心得淨信，唯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即於此座，慧眼清淨。」

佛告仙尼：「今當為汝隨所樂說。」

佛告仙尼：「色是常耶？為無常耶？」

答言：「無常。」

世尊復問：「仙尼！若無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

世尊復問仙尼：「若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復問：「云何？仙尼！色是如來耶？」

答言：「不也，世尊！」

「受、想、行、識是如來耶？」

答言：「不也，世尊！」

復問：「仙尼！異色有如來耶？異受、想、行、識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世尊！」

復問：「仙尼！色中有如來耶？受、想、行、識中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世尊！」

復問：「仙尼！如來中有色耶？如來中有受、想、行、識耶？」

答言：「不也，世尊！」

復問：「仙尼！非色，非受、想、行、識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仙尼：「我諸弟子聞我所說，不悉解義而起慢無間等；非無間等故，慢則不斷；慢不斷故，捨此陰已，與陰相續生。是故，仙尼！我則記說，是諸弟子身壞命終，生彼彼處。所以者何？以彼有餘慢故。」

「仙尼！我諸弟子於我所說，能解義者，彼於諸慢得無間等，得無間等故，諸慢則斷，諸慢斷故，身壞命終，更不相續。仙尼！如是弟子我不說彼捨此陰已，生彼彼處。所以者何？無因緣可記說故。欲令我記說者，當記說：『彼斷諸愛欲，永離有結，正意解脫，究竟苦邊。』我從昔來及今現在常說慢過、慢集、慢生、慢起，若於慢無間等觀，眾苦不生。」

佛說此法時，仙尼出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爾時，仙尼出家見法、得法，斷諸疑惑，不由他知，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心得無畏。從座起，合掌白佛言：「世尊！我得於正法中出家修梵行不？」

佛告仙尼：「汝於正法得出家、受具足戒、得比丘分。」

爾時，仙尼得出家已，獨一靜處修不放逸，住如是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修行梵行，見法自知得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得阿羅漢。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比丘名焰摩迦，起惡邪見，作如是言：「如我解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

時，有眾多比丘聞彼所說，往詣其所，語焰摩迦比丘言：「汝實作是說：『如我解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耶？」

答言：「實爾。諸尊！」

時，諸比丘語焰摩迦：「勿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說，汝當盡捨此惡邪見。」

諸比丘說此語時，焰摩迦比丘猶執惡邪見，作如是言：「諸尊！唯此真實，異則虛妄。」如是三說。

時，諸比丘不能調伏焰摩迦比丘，即便捨去，往詣尊者舍利弗所，語尊者舍利弗言：「尊者！當知彼焰摩迦比丘起如是惡邪見言：『我解知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我等聞彼所說已，故往問焰摩迦比丘：『汝實作如是知見耶？』彼答我言：『諸尊！實爾，異則愚說。』我即語言：『汝勿謗世尊！世尊不作此語，汝當捨此惡邪見。』再三諫彼，猶不捨惡邪見，是故我今詣尊者所，唯願尊者，當令焰摩迦比丘息惡邪見，憐愍彼故！」

舍利弗言：「如是，我當令彼息惡邪見。」

時，眾多比丘聞舍利弗語，歡喜隨喜，而還本處。

爾時，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出城，還精舍舉衣鉢已，往詣焰摩迦比丘所。時，焰摩迦比丘遙見尊者舍利弗來，即為敷座洗足，安停脚机奉迎，為執衣鉢，請令就座。

尊者舍利弗就座、洗足已，語焰摩迦比丘：「汝實作如是語：『我解知世尊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耶？」

焰摩迦比丘白舍利弗言：「實爾，尊者舍利弗！」

舍利弗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云何，焰摩迦！色為常耶？為非常耶？」

答言：「尊者舍利弗！無常。」

復問：「若無常者，是苦不？」

答言：「是苦。」

復問：「若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

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復問：「云何，焰摩迦！色是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受、想、行、識是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云何，焰摩迦！異色有如來耶？異受、想、行、識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色中有如來耶？受、想、行、識中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如來中有色耶？如來中有受、想、行、識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非色、受、想、行、識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如是，焰摩迦！如來見法真實、如住，無所得、無所施設，汝云何言：『我解知世尊所說，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為時說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焰摩迦！先言：『我解知世尊所說，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云何今復言非耶？」

焰摩迦比丘言：「尊者舍利弗！我先不解、無明故，作如是惡邪見說，聞尊者舍利弗說已，不解、無明，一切悉斷。」

復問：「焰摩迦！若復問：『比丘！如先惡邪見所說，今何所知見一切悉得遠離？』汝當云何答？」

焰摩迦答言：「尊者舍利弗！若有來問者，我當如是答：『漏

盡阿羅漢色無常，無常者是苦，苦者寂靜、清涼、永沒。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有來問者，作如是答。」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焰摩迦比丘！汝應如是答。所以者何？漏盡阿羅漢色無常，無常者是苦，若無常、苦者，是生滅法。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焰摩迦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尊者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今當說譬，夫智者以譬得解。如長者子，長者子大富多財，廣求僕從，善守護財物。時，有怨家惡人，詐來親附，為作僕從，常伺其便，晚眠早起，侍息左右，謹敬其事，遜其言辭，令主意悅，作親友想、子想，極信不疑，不自防護，然後手執利刀，以斷其命。焰摩迦比丘！於意云何？彼惡怨家，為長者親友，非為初始方便，害心常伺其便，至其終耶？而彼長者，不能覺知，至今受害。」

答言：「實爾。尊者！」

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於意云何？彼長者本知彼人詐親欲害，善自防護，不受害耶？」

答言：「如是，尊者舍利弗！」

「如是，焰摩迦比丘！愚癡無聞凡夫於五受陰作常想、安隱想、不病想、我想、我所想，於此五受陰保持護惜，終為此五受陰怨家所害。如彼長者，為詐親怨家所害而不覺知。焰摩迦！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非我所，於此五受陰不著、不受、不受故不著，不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焰摩迦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尊者舍利弗為焰摩迦比丘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

雜阿含經（一〇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池水方五十由旬，深亦如是，其水盈滿。復有士夫，以毛、以草，或以指爪，以滌彼水。諸比丘！於意云何？彼士夫水滌為多，池水為多？」

比丘白佛：「彼士夫以毛、以草，或以指爪，所滌之水少，少不足言；池水甚多，百千萬倍，不可為比。」

「如是。諸比丘！見諦者所斷眾苦，如彼池水，於未來世，永不復生。」

爾時，世尊說是法已，入室坐禪。時，尊者舍利弗於眾中坐，世尊入室去後，告諸比丘：「未曾所聞！世尊今日善說池譬。所以者何？聖弟子具足見諦，得無間等果，若凡俗邪見、身見根本、身見集、身見生、身見起；謂憂惑隱覆，慶吉保惜，說我、說眾生、說奇特矜舉。如是眾邪，悉皆除滅，斷除根本，如折多羅樹，於未來世永不復生。

「諸比丘！何等為見諦聖弟子斷上眾邪，於未來世永不復起？愚癡無聞凡夫見色是我、異我、我在色、色在我；見受、想、行、識，是我、異我、我在識、識在我。

「云何見色是我？得地一切入處正受，觀已，作是念：『地即是我，我即是地，我及地唯一無二，不異不別。』如是水、火、風、青、黃、赤、白一切入處正受，觀已，作是念：『行即是我，我即是行，唯一無二，不異不別。』如是於一切入處，一一計我，是名色即是我。云何見色異我？若彼見受是我，見受是我已，見色是我所，或見想、行、識即是我，見色是我所。

「云何見我中色？謂見受是我，色在我中；又見想、行、

識即是我，色在我中。云何見色中我？謂見受即是我，於色中住，入於色，周遍其四體；見想，行，識是我，於色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色中我。

「云何見受即是我？謂六受身——眼觸生受，耳、鼻、舌、身、意觸生受。此六受身——見是我，我是受，是名受即是我。云何見受異我？謂見色是我，受是我所；謂想、行、識是我，受是我所，是名受異我。

「云何見我中受？謂色是我，受在其中，想、行、識是我，受在其中。云何見受中我？謂色是我，於受中住，周遍其四體；想、行、識是我，於受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受中我。

「云何見想即是我？謂六想身——眼觸生想，耳、鼻、舌、身、意觸生想。此六想身——見是我，是名想即是我。云何見想異我？謂見色是我，想是我所，識是我，想是我所，是名想異我。

「云何見我中想？謂色是我，想在中住，受、行、識是我，想在中住。云何見想中我？謂色是我，於想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想中我。

「云何見行是我？謂六思身——眼觸生思，耳、鼻、舌、身、意觸生思。於此六思身——見是我，是名行即是我。云何見行異我？謂色是我，行是我所。受、想、識是我，行是我所，是名行異我。

「云何見我中行？謂色是我，行在中住。受、想、行、識是我，行在中住，是謂我中行。云何見行中我？謂色是我，於行中住，周遍其四體，謂受、想、識是我，於行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行中我。

「云何見識即是我？謂六識身——眼識，耳、鼻、舌、身、意識身。於此六識身——見是我，是名識即是我。云何見識異

我？見色是我，識是我所，見受、想、行是我，識是我所，是名識異我。

「云何見我中識？謂色是我，識在中住。受、想、行是我，識在中住，是名我中識。云何識中我？謂色是我，於識中住，周遍其四體。受、想、行是我，於識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識中我。

「如是聖弟子見四真諦，得無間等果，斷諸邪見，於未來世永不復起。所有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一向積聚，作如是觀：『一切無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非我，不應愛樂、攝受、保持。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不應愛樂、攝受、保持。』如是觀，善繫心住，不愚於法。復觀精進，離諸懈怠，心得喜樂，身心猗息，寂靜捨住，具諸道品，修行滿足，永離諸惡，非不消煬，非不寂滅。滅而不起，滅而不增，斷而不生，不取不著，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舍利弗說是法時，六十比丘不受諸漏，心得解脫。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毘舍離國有尼捷子，聰慧明哲，善解諸論，有聰明慢。所廣集諸論，妙智入微，為眾說法，超諸論師，每作是念：「諸沙門、婆羅門無敵我者，乃至如來亦能共論。諸論師輩，聞我名者，頭額津腋下汗，毛孔流水；我論議風，能偃草折樹，摧破金石，伏諸龍象，何況人間諸論

師輩，能當我者！」

時，有比丘名阿濕波誓，晨朝著衣持鉢，威儀詳序，端視平涉，入城乞食。爾時，薩遮尼犍子，有少緣事，詣諸聚落，從城門出，遙見比丘阿濕波誓，即詣其所，問言：「沙門瞿曇為諸弟子云何說法？以何等法教諸弟子，令其修習？」

阿濕波誓言：「火種居士！世尊如是說法教諸弟子，令隨修學。言：『諸比丘！於色當觀無我，受、想、行、識當觀無我。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

薩遮尼犍子聞此語，心不喜，作是言：「阿濕波誓！汝必誤聽，沙門瞿曇終不作是說。若沙門瞿曇作是說者，則是邪見，我當詣彼難詰令止。」

爾時，薩遮尼犍子往詣聚落，諸離車等集會之處，語諸離車言：「我今日見沙門瞿曇第一弟子，名阿濕波誓，薄共論議，若如其所說者，我當詣彼沙門瞿曇，與共論議，進却迴轉，必隨我意。」

「譬如士夫刈拔芟草，手執其莖，空中抖擻，除諸亂穢；我亦如是，與沙門瞿曇論議難詰，執其要領，進却迴轉，隨其所欲，去其邪說。」

「如沽酒家執其酒囊，壓取清醇，去其糟滓；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論議難詰，進却迴轉，取其清真，去諸邪說。」

「如織席師，以席盛諸穢物，欲市賣時，以水洗濯，去諸臭穢；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所，與共論議，進却迴轉，執其綱領，去諸穢說。」

「譬如王家調象之師，牽大醉象，入深水中，洗其身體、四支、耳、鼻，周遍沐浴，去諸麁穢；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所，論議難詰，進却迴轉，隨意自在，執其要領，去諸穢說。」

汝諸離車，亦應共往觀其得失。」

中有離車作如是言：「若薩遮尼犍子能與沙門瞿曇共論議者，無有是處。」

復有說言：「薩遮尼犍子聰慧利根，能共論議。」

時有五百離車與薩遮尼犍子共詣佛所，為論議故。

爾時，世尊於大林中，坐一樹下，住於天住。時，有眾多比丘出房外林中經行，遙見薩遮尼犍子來，漸漸詣諸比丘所，問諸比丘言：「沙門瞿曇住在何所？」

比丘答言：「在大林中，依一樹下，住於天住。」

薩遮尼犍子即詣佛所，恭敬問訊，於一面坐。諸離車長者亦詣佛所，有恭敬者，有合掌問訊者，問訊已，於一面住。

時，薩遮尼犍子白佛言：「我聞瞿曇作如是說法，作如是教授諸弟子——教諸弟子於色觀察無我，受、想、行、識觀察無我，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為是瞿曇有如是教，為是傳者毀瞿曇耶？如說說耶？不如說說耶？如法說耶？法次法說耶？無有異忍來相難詰，令墮負處耶？」

佛告薩遮尼犍子：「如汝所聞，彼如說說、如法說、法次法說，非為謗毀，亦無難問令墮負處。所以者何？我實為諸弟子如是說法，我實常教諸弟子，令隨順法教，令觀色無我。受、想、行、識無我，觀此五受陰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

薩遮尼犍子白佛言：「瞿曇！我今當說譬。」

佛告薩遮尼犍子：「宜知是時。」

「譬如世間一切所作皆依於地。如是色是我人，善惡從生；受、想、行、識是我人，善惡從生。又復譬如人界、神界、藥草、樹木，皆依於地而得生長；如是色是我人，受、想、行、

識是我人。」

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耶？」

答言：「如是，瞿曇！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此等諸眾悉作是說。」

佛告火種居士：「且立汝論本，用引眾人為？」

薩遮尼犍子白佛言：「色實是我人。」

佛告火種居士：「我今問汝，隨意答我。譬如國王，於自國土有罪過者，若殺、若縛、若擯、若鞭、斷絕手足；若有功者，賜其象馬、車乘、城邑、財寶，悉能爾不？」

答言：「能爾。瞿曇！」

佛告火種居士：「凡是主者，悉得自在不？」

答言：「如是，瞿曇！」

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受、想、行、識即是我，得隨意自在，令彼如是，不令如是耶？」

時，薩遮尼犍子默然而住。

佛告火種居士：「速說！速說！何故默然？」

如是再三，薩遮尼犍子猶故默然。

時，有金剛力鬼神持金剛杵，猛火熾然，在虛空中臨薩遮尼犍子頭上，作是言：「世尊再三問，汝何故不答？我當以金剛杵碎破汝頭，令作七分。」

佛神力故，唯令薩遮尼犍子見金剛神，餘眾不見。薩遮尼犍子得大恐怖，白佛言：「不爾。瞿曇！」

佛告薩遮尼犍子：「徐徐思惟，然後解說。汝先於眾中說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而今言不？前後相違。汝先常說言：『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火種居士！我今問汝，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答言：「無常。瞿曇！」

復問：「無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瞿曇！」

復問：「無常、苦者，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答曰：「不也，瞿曇！」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佛告火種居士：「汝好思而後說。」

復問火種居士：「若於色未離貪、未離欲、未離念、未離愛、未離渴，彼色若變、若異，當生憂、悲、惱、苦不？」

答曰：「如是，瞿曇！」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復問：「火種居士！於色離貪、離欲、離念、離愛、離渴，彼色若變、若異，則不生憂、悲、惱、苦耶？」

答曰：「如是。瞿曇！如實無異。」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火種居士！譬如士夫身嬰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當得樂不？」

答言：「不也，瞿曇！」

「如是，火種居士！身嬰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不得樂也。火種居士！譬如士夫持斧入山，求堅實材。見芭蕉樹洪大傭直，即斷其根葉，剝其皮，乃至窮盡，都無堅實。火種居士！汝亦如是，自立論端。我今善求真實之義，都無堅實，如芭蕉樹也，而於此眾中敢有所說。我不見沙門、婆羅門中，所知、所見能與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共論議，不摧伏者。而便自說：『我論議風，偃草折樹，能破金石，調伏龍象，要能令彼額津腋汗，毛孔水流。』汝今自論己義而不

自立，先所誇說能伏彼相，今盡自取，而不能動如來一毛。」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被鬱多羅僧，現胸而示：「汝等試看，能動如來一毛以不？」

爾時，薩遮尼犍子默然低頭，慚愧失色。爾時，眾中有一離車，名突目佉，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聽我說譬。」

佛告突目佉：「宜知是時。」

突目佉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執持斗斛，於大聚穀中，取二三斛，今此薩遮尼犍子亦復如是。世尊！譬如長者巨富多財，忽有罪過，一切財物悉入王家，薩遮尼犍子亦復如是。所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攝受。」

「譬如城邑聚落邊有大水，男女大小悉入水戲，取水中蟹，截斷其足，置於陸地，以無足故，不能還復入於大水。薩遮尼犍子亦復如是。諸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斷截，終不復敢重詣如來命敵論議。」

爾時，薩遮尼犍子忿怒熾盛，罵唾突目佉離車言：「汝龜疏物！不審諦何為其鳴？吾自與沙門瞿曇論，何豫汝事？」

薩遮尼犍子呵罵突目佉已，復白佛言：「置彼凡輩鄙賤之說，我今別有所問。」

佛告薩遮尼犍子：「恣汝所問，當隨問答。」

「云何？瞿曇！為弟子說法，令離疑惑？」

佛告火種居士：「我為諸弟子說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觀察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彼學必見跡不斷壞，堪任成就，厭離知見，守甘露門，雖非一切悉得究竟，且向涅槃。如是弟子從我教法，得離疑惑。」

復問：「瞿曇！復云何教諸弟子，於佛法得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火種居士：「正以此法，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知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彼於爾時成就三種無上——智無上、解脫無上、解脫知見無上。成就三種無上已，於大師所恭敬、尊重、供養如佛。世尊覺一切法，即以此法調伏弟子，令得安隱、令得無畏、調伏寂靜、究竟涅槃。世尊為涅槃故，為弟子說法。火種居士！我諸弟子於此法中，得盡諸漏，得心解脫，得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薩遮尼犍子白佛言：「瞿曇！猶如壯夫，鋒刃亂下，猶可得免；瞿曇論手，難可得脫。如盛毒蛇，猶可得避；曠澤猛火，猶可得避；兇惡醉象，亦可得免；狂餓師子，悉可得免；沙門瞿曇論議手中，難可得脫。非我凡品，輕躁鄙夫，論具不備，以論議故，來詣瞿曇。」

「沙門瞿曇！此毘舍離豐樂國土，有遮波梨支提、漆菴羅樹支提、多子支提、瞿曇在拘樓陀支提、婆羅受持支提、捨重擔支提、力士寶冠支提。世尊！當安樂於此毘舍離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世間，於世尊所，常得恭敬、奉事、供養，令此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長夜安樂。唯願止此，明朝與諸大眾，受我薄食。」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時，薩遮尼犍子知佛世尊默然受請已，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爾時，薩遮尼犍子於彼道中，語諸離車：「我已請沙門瞿曇及諸大眾，供設飯食，汝等人各辦一釜食，送至我所。」

諸離車各還其家，星夜供辦，晨朝送至薩遮尼犍子所。薩遮尼犍子晨朝灑掃敷座，供辦淨水，遣使詣佛，白言：「時到。」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著衣持鉢，往薩遮尼犍子所，大眾前坐。薩遮尼犍子自手奉施清淨飲食，充足大眾。食已，洗鉢竟。薩遮尼犍子知佛食竟，洗鉢已，取一卑床於佛前坐。爾時，世尊為薩遮尼犍子說隨喜偈言：

「於諸大會中， 奉火為其最；
闍陀經典中， 婆毘諦為最；
人中王為最， 諸河海為最，
諸星月為最， 諸明日為最，
十方天人中， 等正覺為最。」

爾時，世尊為薩遮尼犍子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還歸本處。

時，諸比丘於彼道中眾共論議：「五百離車各為薩遮尼犍子供辦飲食，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遮尼犍子於何得福？」

爾時，諸比丘還自住處，舉衣鉢，洗足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向於路中自共論議，五百離車為薩遮尼犍子供辦飲食，供養世尊、諸大眾。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遮尼犍子於何得福？」

佛告諸比丘：「彼諸離車供辦飲食，為薩遮尼犍子，於薩遮尼犍子所因緣得福，薩遮尼犍子得福佛功德。彼諸離車得施有貪、恚、癡因緣果報，薩遮尼犍子得施無貪、恚、癡因緣果報。」

雜阿含經（九六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尊者富隣尼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時，有眾多外道出家詣尊者富隣尼，共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問尊者富隣尼：「我聞沙門瞿曇作斷滅破壞有教授耶？今問尊者富隣尼，竟為爾不？」

富隣尼語諸外道出家：「我不如是知世尊教語，眾生斷滅壞有，令無所有者，無有是處！我作如是解：『世尊所說有諸眾生，計言有我、我慢、邪慢，世尊為說，令其斷滅。』」

時，諸外道出家聞富隣尼所說，心不喜悅，呵責而去。

爾時，尊者富隣尼，諸外道去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以向諸外道出家所說具白世尊：「世尊！我向答諸外道說，得無謗毀世尊耶？為是法說，如佛所說，如法說，隨順法說，得不為諸論議者所見嫌責耶？」

佛告富隣尼：「如汝所說，不謗如來，不失次第。如我記說，如法法說，隨順法說，不為諸論者之所嫌責。所以者何？富隣尼！先諸眾生我慢、邪慢，邪慢所迫、邪慢集、邪慢不無間等，亂如狗腸，如鐵鉤鑊，亦如亂草，往反驅馳，此世他世、他世此世，驅馳往反，不能遠離。富隣尼！一切眾生於諸邪慢無餘永滅者，彼一切眾生長夜安隱快樂。」

佛說此經已，富隣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九七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王舍城有外道出家名舍羅步，住須摩竭陀池側，於自眾中作如是唱言：「沙門釋子法我悉知，我先已知彼法、律而

悉棄捨。」

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聞有外道名舍羅步，住王舍城須摩竭陀池側，於自眾中作如是唱：「沙門釋子所有法、律我悉已知，先已知彼法、律，然後棄捨。」聞是語已，乞食畢，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聞有外道出家名舍羅步，住王舍城須摩竭陀池側，於自眾中作是唱言：『沙門釋子法我已悉知，知彼法、律已，然後棄捨。』善哉！世尊！可自往彼須摩竭陀池側，憐愍彼故！」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於日晡時從禪覺，往到須摩竭陀池側外道舍羅步所。

時，舍羅步外道出家遙見世尊來，即敷床坐，請佛令坐。

佛即就坐，告舍羅步言：「汝實作是語：『沙門釋子所有法、律，我悉已知。知彼法、律已，然後棄捨。』耶？」時，舍羅步默而不答。

佛告舍羅步：「汝今應說，何故默然？汝所知滿足者，我則隨喜；不滿足者，我當令汝滿足。」時，舍羅步猶故默然。如是第二、第三說，彼再三默然住。

時，舍羅步有一梵行弟子白舍羅步言：「師應往詣沙門瞿曇說所知見，今沙門瞿曇自來詣此，何故不說？沙門瞿曇又告師言：『若滿足者，我則隨喜；不滿足者，當令滿足。』何故默然而不記說？」彼舍羅步梵行弟子勸時，亦復默然。

爾時，世尊告舍羅步：「若復有言：『沙門瞿曇非如來、應、等正覺。』我若善諫善問，善諫善問時，彼則遼落說諸外事；或忿恚慢覆，對閔不忍，無由能現；或默然抱愧低頭，密自思省，如今舍羅步。若復作如是言非沙門瞿曇無正法、律者，我若善諫善問，彼亦如汝今日默然而住。若復有言非沙門瞿曇聲

聞善向者，我若善諫善問，彼亦乃至如汝今日默然而住。」爾時，世尊於須摩竭陀池側師子吼已，從坐起而去。

爾時，舍羅步梵行弟子語舍羅步言：「譬如有牛，截其兩角，入空牛欄中，跪地大吼；師亦如是，於無沙門瞿曇弟子眾中作師子吼。譬如女人欲作丈夫聲，發聲即作女聲；師亦如是，於非沙門瞿曇弟子眾中作師子吼。譬如野干欲作狐聲，發聲還作野干聲；師亦如是，於非沙門瞿曇弟子眾中欲作師子吼。」

時，舍羅步梵行弟子於舍羅步面前呵責毀訾已，從坐起去。

雜阿含經（一一九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婆句梵天住梵天上，起如是惡邪見言：「此處常、恒、非變易法，純一出離之處。」

爾時，世尊知婆句梵天心念已，入於三昧，如其正受，於王舍城沒，住梵天上。

婆句梵天遙見世尊而說偈言：

「梵天七十二，	造作諸福樂；
自在而常住，	生老死已過。
我於諸明論，	修習已究竟；
彼諸天眾等，	唯謂我長存。」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此則極短壽，	非是長存者；
而婆句梵天，	自謂為長壽。
尼羅浮多獄，	其壽百千數；
我悉憶念知，	汝自謂長存！」

婆句梵天復說偈言：

「佛世尊所見， 其劫數無邊，
生老死憂悲， 皆悉已過去。
唯願說知我， 過去曾所更，
受持何戒業， 而得生於此？」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過去久遠劫， 於大曠野中，
有諸大眾行， 多賢聖梵行，
飢乏無資糧， 汝救之令度，
慈救心相續， 經劫而不失。
是則汝過去， 所受持功德，
我悉憶念知， 久近如眠覺。
過去有村邑， 為賊所抄掠，
汝時悉皆救， 令其得解脫；
是則過去世， 所受持福業，
我憶此因緣， 久近如眠覺。
過去有人眾， 乘船恒水中，
惡龍持彼船， 欲盡害其命，
汝時以神力， 救令得解脫；
是則汝過去， 所受持福業，
我憶是因緣， 久近如眠覺。」

婆句梵天復說偈言：

「決定悉知我， 古今壽命事，
亦知餘一切， 是則為正覺；
是故所受身， 金光炎普照，
其身住於此， 光明遍世間。」

爾時，世尊為婆句梵天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如

其正受，從梵天沒，還王舍城。

雜阿含經（一一九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梵天住梵天上，起如是邪見言：「此處常、恒、不變易，純一出離，未曾見有來至此處，況復有過此上者？」

爾時，世尊知彼梵天心之所念，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國沒，現梵天宮，當彼梵天頂上，於虛空中結跏趺坐，正身繫念。

爾時，尊者阿若俱隣作是念：「今日世尊為在何所？」即以天眼淨過人間眼，觀見世尊在梵天上。見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國沒，現彼梵世，在於東方，西面向佛，結跏趺坐，端身繫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作是念：「今日世尊為在何所？」即以天眼淨過於人眼，見世尊在梵天上。見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國沒，現梵天上，在於南方，北面向佛，結跏趺坐，端身繫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時，尊者舍利弗作是念：「世尊今者為在何所？」即以天眼淨過於人眼，見世尊在梵天上。見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國沒，住梵天上，在於西方，東面向佛，結跏趺坐，端身繫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即作是念：「今日世尊為在何所？」以天眼淨過於人眼，遙見世尊在梵天上。見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國沒，住梵天上，在於北方，南面向佛，結跏趺坐，端身繫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爾時，世尊告梵天曰：「汝今復起是見：『從本已來，未曾見有過我上者』不？」

梵天白佛：「我今不敢復言：『我未曾見有過我上者。』唯見梵天光明被障。」爾時，世尊為彼梵天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梵天上沒，還舍衛國。

尊者阿若俱隣、摩訶迦葉、舍利弗為彼梵天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梵天沒，還舍衛國，唯尊者大目犍連仍於彼住。

時，彼梵天問尊者大目犍連：「世尊諸餘弟子悉有如是德大力不？」

時，尊者大目犍連即說偈言：

「大德具三明， 通達觀他心，
漏盡諸羅漢， 其數無有量。」

時，尊者大目犍連為彼梵天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梵天沒，還舍衛國。

雜阿含經（一〇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有比丘名阿[少/兔]羅度，住耆闍崛山。

時，有眾多外道出家往詣阿[少/兔]羅度所，共相問訊。共相問訊已，於一面住，白阿[少/兔]羅度言：「欲有所問，寧有閑暇為解釋不？」

阿[少/兔]羅度語諸外道言：「隨所欲問，知者當答。」

諸外道復問：「云何？尊者！如來死後為有耶？」

阿[少/兔]羅度言：「如世尊說，此是無記。」

又問：「如來死後為無耶？」

阿[少/兔]羅度言：「如世尊說，此亦無記。」

又問：「如來死後有無耶？非有非無耶？」

阿[少/兔]羅度言：「如世尊說，此亦無記。」

復問阿[少/兔]羅度言：「云何？尊者！如來死後有耶？說言無記。死後無耶？說言無記。死後有無耶？非有非無耶？說言無記。云何？尊者！沙門瞿曇為不知、不見耶？」

阿[少/兔]羅度言：「世尊非不知、非不見。」

時，諸外道於阿[少/兔]羅度所說，心不喜悅，呵罵已，從座起去。

時，阿[少/兔]羅度知諸外道去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於一面住，以諸外道所問，向佛廣說，白佛言：「世尊！彼如是問，我如是答，為順諸法說耶？得無謗世尊耶？為順法耶？為違法耶？無令他來難詰，墮呵責處耶？」

佛告阿[少/兔]羅度言：「我今問汝，隨所問答。阿[少/兔]羅度！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答言：「無常。」

「受、想、行、識，為常、無常耶？」

答言：「無常。世尊！」

如焰摩迦契經廣說，乃至「識是如來耶？」

答曰：「不也。」

佛告阿[少/兔]羅度：「作如是說者，隨順諸記，不謗如來，非為越次；如如來說，諸次法說，無有能來難詰訶責者。所以者何？我於色如實知，色集、色滅、色滅道跡如實知。阿[少/兔]羅度！若捨如來所作，無知無見說者，此非等說。」

佛說此經已，阿[少/兔]羅度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九〇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摩訶迦葉、尊者舍利弗、住耆闍崛山中。

時，有眾多外道出家詣尊者舍利弗，與尊者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語尊者舍利弗言：「云何？舍利弗！如來有後生死耶？」

舍利弗言：「諸外道！世尊說言，此是無記。」

又問：「云何？舍利弗！如來無後生死耶？」

舍利弗答言：「諸外道！世尊說言，此是無記。」

又問：「舍利弗！如來有後生死、無後生死耶？」

舍利弗答言：「世尊說言，此是無記。」

又問舍利弗：「如來非有後生死、非無後生死耶？」

舍利弗答言：「諸外道！世尊說言，此是無記。」

諸外道出家又問尊者舍利弗：「云何所問如來有後生死、

無後生死、有後無後、非有後非無後，一切答言：『世尊說，此是無記。』云何為上座，如愚如癡，不善不辯，如嬰兒無自性智？」作此語已，從坐起去。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尊者舍利弗相去不遠，各坐樹下，晝日禪思。尊者舍利弗知諸外道出家去已，詣尊者摩訶迦葉所，共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以向與諸外道出家所論說事，具白尊者摩訶迦葉：「尊者摩訶迦葉！何因何緣世尊不記說，後有生死、後無生死、後有後無、非有非無生死耶？」

尊者摩訶迦葉語舍利弗言：「若說如來後有生死者，是則為色；若說如來無後生死，是則為色；若說如來有後生死、無後生死，是則為色；若說如來非有後、非無後生死，是則為色。如來者，色已盡，心善解脫。言有後生死者，此則不然；無後生死、有後無後、非有後非無後生死，此亦不然。如來者，色已盡，心善解脫，甚深廣大，無量無數，寂滅涅槃。

「舍利弗！若說如來有後生死者，是則為受、為想、為行、為識、為動、為慮、為虛誑、為有為、為愛，乃至非有非無後有亦如是說。如來者，愛已盡，心善解脫，是故說後有者不然，後無、後有無、後非有非無者不然，如來者，愛已盡，心善解脫，甚深廣大，無量無數，寂滅涅槃。舍利弗！如是因、如是緣，故有問世尊：『如來若有、若無、若有無、若非有非無後生死？』不可記說。」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還本處。

中阿含經例品見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般涅槃後不久，尊者阿難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

哆園。

於是，有一異學梵志，是尊者阿難未出家時友，中後彷徨，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語尊者阿難：「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阿難答曰：「梵志！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異學梵志即便問曰：「所謂此見捨置除却，不盡通說，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沙門瞿曇知此諸見如應知耶？」

尊者阿難答曰：「梵志！所謂此見，世尊、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捨置除却，不盡通說，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世尊、如來、無所著、正盡覺知此諸見如應也。」

異學梵志又復問曰：「所謂此見，沙門瞿曇捨置除却，不盡通說，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沙門瞿曇云何知此諸見如應耶？」

尊者阿難答曰：「梵志！所謂此見，世尊、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捨置除却，不盡通說，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異學梵志如是具、如是受、如是趣、如是生、如是至後世，所謂此是世尊、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捨置除却，不盡通說，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如是知此諸見，此諸見應如是知。」

異學梵志白曰：「我今自歸於阿難。」

尊者阿難告曰：「梵志！汝莫自歸於我，如我自歸於佛，汝亦應自歸。」

異學梵志白曰：「阿難！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尊者阿難所說如是。彼異學梵志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奉行。

見經竟(六百二十五字)

中阿含經例品箭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鬘童子獨安靖處，燕坐思惟，心作是念：「所謂此見，世尊捨置除却，不盡通說，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我不欲此，我不忍此，我不可此。若世尊為我一向說世有常者，我從彼學梵行。若世尊不為我一向說世有常者，我當難詰彼，捨之而去。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若世尊為我一向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我從彼學梵行，若世尊不為我一向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我當難詰彼，捨之而去。」

於是，尊者鬘童子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今獨安靖處，燕坐思惟，心作是念：『所謂此見，世尊捨置除却，不盡通說，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

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我不欲此，我不忍此，我不可此。若世尊一向知世有常者，世尊！當為我說。若世尊不一向知世有常者，當直言不知也。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若世尊一向知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世尊！當為我說。若世尊不一向知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當直言不知也。』

世尊問曰：「鬘童子！我本頗為汝如是說世有常，汝來從我學梵行耶？」

鬘童子答曰：「不也。世尊！」

「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我本頗為汝如是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汝來從我學梵行耶？」

鬘童子答曰：「不也。世尊！」

「鬘童子！汝本頗向我說，若世尊為我一向說世有常者，我當從世尊學梵行耶？」

鬘童子答曰：「不也。世尊！」

「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鬘童子！汝本頗向我說，若世尊為我一向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我當從世尊學梵行耶？」

鬘童子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鬘童子，我本不向汝有所說，汝本亦不向有所說，汝愚癡人！何故虛妄誣謗我耶？」

於是，尊者鬘童子為世尊面訶責數，內懷憂感，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伺。

於是，世尊面訶鬻童子已，告諸比丘：「若有愚癡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為我一向說世有常者，我不從世尊學梵行。』彼愚癡人竟不得知，於其中間而命終也。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若有愚癡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為我一向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我不從世尊學梵行。』彼愚癡人竟不得知，於其中間而命終也。

「猶如有人身被毒箭，因毒箭故，受極重苦。彼見親族憐念愍傷，為求利義饒益安隱，便求箭醫。然彼人者方作是念：『未可拔箭，我應先知彼人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為長、短、麤、細，為黑、白、不黑不白，為刹利族，梵志、居士、工師族，為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彼弓為柘、為桑、為槐、為角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弓扎，彼為是牛筋、為麋鹿筋、為是絲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弓色為黑、為白、為赤、為黃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弓弦為筋、為絲、為紵、為麻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箭箠為木、為竹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箭纏為是牛筋、為麋鹿筋、為是絲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箭羽為鵠鷺毛、為鵠鷺毛、為鵠鷺毛、為鵠鷺毛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箭[金*適]為鏃、為矛、為鉞刀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作箭[金*適]師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為長、短、麤、細，為黑、白、不黑不白，為東方、西方、南方、北方耶？』彼人竟不得知，於其中間而命終也。

「若有愚癡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為我一向說世有常者，我不從世尊學梵行。』彼愚癡人竟不得知，於其中間而命終也。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若有愚癡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為我一向說此是真諦，餘皆虛

妄言者，我不從世尊學梵行。』彼愚癡人竟不得知，於其中間而命終也。

「世有常，因此見故，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因此見故，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世有常，有此見故，不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有此見故，不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

「世有常，無此見故，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無此見故，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世有常，無此見故，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無此見故，不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

「世有常者，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愁感、啼哭、憂苦、懊惱，如是此淳大苦陰生。如是，世無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者，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愁感、啼哭、憂苦、懊惱，如是此淳大苦陰生。

「世有常，我不一向說此。以何等故，我不一向說此？此非義相應，非法相應，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是故我不一向說此。如是，世無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我不一向說此。以何等故，我不一向說此？此非義相應，非法相應，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

是故我不一向說此也。何等法我一向說耶？此義我一向說，苦、苦習、苦滅、苦滅道跡，我一向說。以何等故，我一向說此？此是義相應，是法相應，是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是故我一向說此。是為不可說者則不說，可說者則說，當如是持，當如是學。」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箭喻經竟(二千二十七字)

雜阿含經（九五七至九六三）

（九五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合掌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以不？」

佛告婆蹉種出家：「隨汝所問，當為汝說。」

婆蹉種出家白佛言：「云何？瞿曇！命即身耶？」

佛告婆蹉種出家：「命即身者，此是無記。」

「云何？瞿曇！為命異身異耶？」

佛告婆蹉種出家：「命異身異者，此亦無記。」

婆蹉種出家白佛：「云何？瞿曇！命即身耶？答言：『無記』。命異身異？答言：『無記』。沙門瞿曇有何等奇？弟子命終，即記說言：『某生彼處，某生彼處。』彼諸弟子於此命終捨身，即乘意生身生於餘處。當於爾時，非為命異身異也？」

佛告婆蹉：「此說有餘，不說無餘。」

婆蹉白佛：「瞿曇！云何說有餘，不說無餘？」

佛告婆蹉：「譬如火，有餘得然，非無餘。」

婆蹉白佛：「我見火無餘亦然。」

佛告婆蹉：「云何見火無餘亦然？」

婆蹉白佛：「譬如大聚熾火，疾風來吹，火飛空中，豈非無餘火耶？」

佛告婆蹉：「風吹飛火，即是有餘，非無餘也。」

婆蹉白佛：「瞿曇！空中飛火。云何名有餘？」

佛告婆蹉：「空中飛火依風故住，依風故然；以依風故，故說有餘。」

婆蹉白佛：「眾生於此命終，乘意生身往生餘處。云何有餘？」

佛告婆蹉：「眾生於此處命終，乘意生身生於餘處，當於爾時，因愛故取，因愛而住，故說有餘。」

婆蹉白佛：「眾生以愛樂有餘，染著有餘；唯有世尊得彼無餘，成等正覺。沙門瞿曇！世間多緣，請辭還去。」

佛告婆蹉：「宜知是時！」

婆蹉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九五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大目犍連亦於彼住。

時，有婆蹉種出家詣尊者大目犍連所，與尊者目犍連面相問訊慰勞，慰勞已，退坐一面，語尊者大目犍連：「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以不？」

目連答言：「婆蹉！隨意所問，知者當答。」

時，婆蹉種出家問尊者目犍連：「何因、何緣餘沙門、婆

羅門有人來問云何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皆悉隨答。而沙門瞿曇有來問言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而不記說？」

目犍連言：「婆蹉！餘沙門、婆羅門於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出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於如來有後死則取著，如來無後死、有後死、有無後死、非有後死非無後死則生取著。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出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於如來有後死生取著，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生取著。

「如來者，於色如實知，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出如實知；如實知故，於如來有後死則不著，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則不著。受、想、行、識如實知，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出如實知；如實知故，於如來有後死則不然，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則不然。甚深廣大，無量無數，皆悉寂滅。

「婆蹉！如是因、如是緣，餘沙門、婆羅門若有來問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則為記說。如是因、如是緣，如來若有來問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不為記說。」

時，婆蹉種出家聞尊者大目犍連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九五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合掌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何因、何緣餘沙門、婆羅門若有來問……」

如上廣說。

爾時，婆蹉種出家歎言：「奇哉！瞿曇！弟子、大師義同義、句同句、味同味，乃至同第一義。瞿曇！我今詣摩訶目犍連，以如是義、如是句、如是味而問於彼，彼亦以如是義、如是句、如是味而答我，如今瞿曇所說。是故，瞿曇！真為奇特，大師、弟子義同義、句同句、味同味，同第一義。」

爾時，婆蹉種出家有諸因緣至那梨聚落。營事訖已，詣尊者訖陀迦旃延所，共相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問訖陀迦旃延：「何因、何緣沙門瞿曇若有來問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不為記說？」

訖陀迦旃延語婆蹉種出家：「我今問汝，隨意答我。於汝意云何？若因、若緣，若行身施，若色、若無色，若想、若非想、若非想非非想，若彼因、彼緣、彼行無餘行滅。永滅已，如來於彼有所記說，言：『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耶？」

婆蹉種出家語訖陀迦旃延：「若因、若緣，若種施設諸行，若色、若非色，若想、若非想、若非想非非想，彼因、彼緣、彼行無餘滅。云何瞿曇於彼記說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

訖陀迦旃延語婆蹉種出家：「是故如來以是因、以是緣故，有問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不為記說。」

婆蹉種出家問訖陀迦旃延：「汝於沙門瞿曇弟子，為日久如？」

訖陀迦旃延答言：「少過三年，於正法、律出家修梵行。」

婆蹉種出家言：「訖陀迦旃延！快得善利，少時出家而得如是身律儀、口律儀，又得如是智慧辯才。」

時，婆蹉種出家聞說陀迦旃延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九六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合掌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寧有閑暇為解說不？」

佛告婆蹉種出家：「隨所欲問，當為汝說。」

婆蹉種出家白佛言：「瞿曇！何因、何緣有人來問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而不為記說耶？」

佛告婆蹉種出家……如上說陀迦旃延廣說，乃至「非有非無後死。」

婆蹉種出家白佛言：「奇哉！瞿曇！師及弟子義義同，句句同，味味同，其理悉合，所謂第一句說。瞿曇！我為小緣事至那利伽聚落，營事訖已，暫過沙門迦旃延，以如是義、如是句、如是味問沙門迦旃延，彼亦以如是義、如是句、如是味答我所問，如今沙門瞿曇所說。是故當知，實為奇特！師及弟子義、句、味，義、句、味悉同。」

時，婆蹉種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九六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合掌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云何？瞿曇！為有我耶？」

爾時，世尊默然不答。

如是再三。爾時，世尊亦再三不答。

爾時，婆蹉種出家作是念：「我已三問沙門瞿曇，而不見答，但當還去。」

時，尊者阿難住於佛後，執扇扇佛。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彼婆蹉種出家三問，世尊何故不答？豈不增彼婆蹉種出家惡邪見，言沙門不能答其所問？」

佛告阿難：「我若答言有我，則增彼先來邪見；若答言無我，彼先癡惑豈不更增癡惑？言先有我從今斷滅。若先來有我則是常見，於今斷滅則是斷見。如來離於二邊，處中說法，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生，謂緣無明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六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云何瞿曇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耶？」

佛告婆蹉種出家：「我不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是則真實，餘則虛妄。』」

「云何瞿曇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無常、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邊無邊、非邊非無邊，命即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

佛告婆蹉種出家：「我不作如是見、如是說，乃至非有非無後死。」

爾時，婆蹉種出家白佛言：「瞿曇！於此見，見何等過患，而於此諸見，一切不說？」

佛告婆蹉種出家：「若作是見，世間常，此則真實，餘則虛妄者，此是倒見、此是觀察見、此是動搖見、此是垢污見、此是結見，是苦、是閔、是惱、是熱，見結所繫，愚癡無聞凡夫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生。婆蹉種出家！若作是見，世間無常、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邊無邊、非有邊非無邊，是命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此是倒見，乃至憂、悲、惱、苦生。」

婆蹉種出家白佛：「瞿曇！何所見？」

佛告婆蹉種出家：「如來所見已畢。婆蹉種出家！然如來見，謂見此苦聖諦、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作如是知、如是見已，於一切見、一切受、一切生，一切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斷滅、寂靜、清涼、真實，如是等解脫。比丘！生者不然，不生亦不然。」

婆蹉白佛：「瞿曇！何故說言生者不然？」

佛告婆蹉：「我今問汝，隨意答我。婆蹉！猶如有人於汝前然火，汝見火然不？即於汝前火滅，汝見火滅不？」

婆蹉白佛：「如是，瞿曇！」

佛告婆蹉：「若有人問汝：『向者火然，今在何處？為東方去耶？西方、南方、北方去耶？』如是問者，汝云何說？」

婆蹉白佛：「瞿曇！若有來作如是問者，我當作如是答：『若有於我前然火，薪草因緣故然，若不增薪，火則永滅，不復更起，東方、南方、西方、北方去者，是則不然。』」

佛告婆蹉：「我亦如是說，色已斷已知，受、想、行、識已斷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無復生分，於未來世永不復起。若至東方，南、西、北方，是則不然，甚深廣大，無量無數永滅。」

婆蹉白佛：「我當說譬。」

佛告婆蹉：「為知是時。」

婆蹉白佛：「瞿曇！譬如近城邑聚落，有好淨地，生堅固林，有一大堅固樹，其生已來經數千歲，日夜既久，枝葉零落，皮膚枯朽，唯幹獨立。如是，瞿曇！如來法、律離諸枝條柯葉，唯空幹堅固獨立。」

爾時，婆蹉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九六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彼云何無知故，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世間無常、世間常無常、世間非常非無常，世有邊、世無邊、世有邊無邊、世非有邊非無邊，命即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

佛告婆蹉：「於色無知故，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乃至非有非無後死。』於受、想、行、識無知故，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乃至非有非無後死。』」

婆蹉白佛：「瞿曇！知何法故，不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乃至非有非無後死。』」

佛告婆蹉：「知色故，不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乃至非有非無後死。』知受、想、行、識故，不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乃至非有非無後死，如是不知、知。如是不見、見，不識、識，不斷、

斷，不觀、觀，不察、察，不覺、覺。」

佛說此經已，婆蹉種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雜阿含經（九六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寧有閑暇為解說不？」爾時，世尊默然而住。

婆蹉種出家第二、第三問，佛亦第二、第三默然而住。

時，婆蹉種出家白佛言：「我與瞿曇共相隨順，今有所問，何故默然？」

爾時，世尊作是念：「此婆蹉種出家長夜質直，不諂不偽，時有所問，皆以不知故，非故惱亂，我今當以阿毘曇律納受於彼。」作是念已，告婆蹉種出家：「隨汝所問，當為解說。」

婆蹉白佛：「云何？瞿曇！有善法耶？」

佛答言：「有。」

婆蹉白佛：「當為我說善、不善法，令我得解。」

佛告婆蹉：「我今當為汝略說善、不善法。諦聽，善思。婆蹉！貪欲者是不善法，調伏貪欲是則善法；瞋恚、愚癡是不善法，調伏恚、癡是則善法。殺生者是不善法，離殺生者是則善法；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恚、邪見是不善法，不盜，乃至正見是則善法，是為，婆蹉！我今已說三種善法、三種不善法。如是，聖弟子於三種善法、三種不善法如實知，十種不善法、十種善法如實知者，則於貪欲無餘滅

盡，瞋恚、愚癡無餘滅盡者，則於一切有漏滅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婆蹉白佛：「頗有一比丘於此法、律得盡有漏，無漏心解脫，乃至不受後有耶？」

佛告婆蹉：「不但若一，若二、若三，乃至五百，有眾多比丘於此法、律盡諸有漏，乃至不受後有。」

婆蹉白佛：「且置比丘，有一比丘尼於此法、律盡諸有漏，乃至不受後有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比丘尼，乃至五百，有眾多比丘尼於此法、律盡諸有漏，乃至不受後有。」

婆蹉白佛：「置比丘尼，有一優婆塞修諸梵行，於此法、律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乃至五百優婆塞，乃有眾多優婆塞修諸梵行，於此法、律斷五下分結，得成阿那含，不復還生此。」

婆蹉白佛：「復置優婆塞，頗有一優婆夷於此法、律修持梵行，於此法、律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優婆夷，乃至五百，乃有眾多優婆夷於此法、律斷五下分結，於彼化生，得阿那含，不復還生此。」

婆蹉白佛：「置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梵行者，頗有優婆塞受五欲，而於此法、律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眾多優婆塞居家妻子，香華嚴飾，畜養奴婢，於此法、律斷三結，貪、恚、癡薄，得斯陀含，一往一來，究竟苦邊。」

婆蹉白佛：「復置優婆塞，頗有一優婆夷受習五欲，於此

法、律得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眾多優婆夷在於居家，畜養男女，服習五欲，華香嚴飾，於此法、律三結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婆蹉白佛言：「瞿曇！若沙門瞿曇成等正覺，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梵行者，及優婆塞、優婆夷服習五欲，不得如是功德者，則不滿足；以沙門瞿曇成等正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諸梵行，及優婆塞、優婆夷服習五欲，而成就爾所功德故，則為滿足。瞿曇！今當說譬。」

佛告婆蹉：「隨意所說。」

婆蹉白佛：「如天大雨，水流隨下，瞿曇法、律亦復如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男、若女，悉皆隨流，向於涅槃，浚輪涅槃。甚奇！佛、法、僧平等法、律。為餘異道出家來詣瞿曇所，於正法、律求出家、受具足者，幾時便聽出家？」

佛告婆蹉：「若餘異道出家欲來於正法、律求出家、受具足者，乃至四月於和尚所受衣而住，然此是為人粗作齊限耳。」

婆蹉白佛：「若諸異道出家來於正法、律欲求出家、受具足，聽於和尚所受依，若滿四月聽出家者，我今堪能於四月在和尚所受依。若於正法、律而得出家、受具足，我當於瞿曇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持梵行。」

佛告婆蹉：「我先不說粗為人作分齊耶？」

婆蹉白佛：「如是，瞿曇！」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度彼婆蹉出家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

婆蹉種出家即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乃

至半月，學所應知、應識、應見、應得、應覺、應證，悉知、悉識、悉見、悉得、悉覺、悉證如來正法。

尊者婆蹉作是念：「我今已覺所應知、應識、應見、應得、應覺、應證，彼一切悉知、悉識、悉見、悉得、悉覺、悉證，今當往見世尊。」

是時，婆蹉詣世尊所，稽首禮足，於一面住，白佛言：「世尊！我於學所應知、應識、應見、應得、應覺、應證，悉知、悉識、悉見、悉得、悉覺、悉證世尊正法，唯願世尊為我說法，我聞法已，當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出家學道，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婆蹉：「有二法，修習多修習，所謂止、觀。此二法修習多修習，得知界、果，覺了於界，知種種界，覺種種界。如是，比丘！欲求離欲，惡不善法，乃至第四禪具足住，慈、悲、喜、捨，空入處、識入處、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入處，令我三結盡，得須陀洹；三結盡，貪、恚、癡薄，得斯陀含；五下分結盡，得阿那含；種種神通境界，天眼、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盡智皆悉得。是故，比丘！當修二法，修習多修習，修二法故，知種種界，乃至漏盡。」

爾時，尊者婆蹉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爾時，婆蹉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時，有眾多比丘莊嚴方便，欲詣世尊恭敬供養。

爾時，婆蹉問眾多比丘：「汝等莊嚴方便，欲詣世尊恭敬供養耶？」

諸比丘答言：「爾。」

爾時，婆蹉語諸比丘：「尊者！持我語，敬禮世尊，問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住不？言：『婆蹉比丘白世尊言：「我

已供養世尊，具足奉事，令歡悅，非不歡悅；大師弟子所作皆悉已作，供養大師，令歡悅，非不歡悅。』』

時，眾多比丘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婆蹉稽首敬禮世尊足……」乃至「歡悅，非不歡悅。」

佛告諸比丘：「諸天先已語我，汝今復說。如來成就第一知見，亦如婆蹉比丘，有如是德力。」

爾時，世尊為彼婆蹉比丘說第一記。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九六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外道出家名曰鬱低迦，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云何？瞿曇！世有邊耶？」

佛告鬱低迦：「此是無記。」

鬱低迦白佛：「云何？瞿曇！世無邊耶？有邊無邊耶？非有邊非無邊耶？」

佛告鬱低迦：「此是無記。」

鬱低迦白佛：「云何？瞿曇！世有邊耶？答言『無記。』世無邊耶？世有邊無邊耶？世非有邊非無邊耶？答言『無記。』瞿曇！於何等法而可記說？」

佛告鬱低迦：「知者，智者，我為諸弟子而記說道，令正盡苦，究竟苦邊。」

鬱低迦白佛：「云何？瞿曇！為諸弟子說道，令正盡苦，究竟苦邊？為一切世間從此道出，為少分耶？」

爾時，世尊默然不答。

第二、第三問，佛亦第二、第三默然不答。

爾時，尊者阿難住於佛後，執扇扇佛。尊者阿難語鬱低迦外道出家：「汝初已問此義，今復以異說而問，是故，世尊不為記說。鬱低迦！今當為汝說譬，夫智者因譬得解。

「譬如國王，有邊境城，四周堅固，巷陌平正，唯有一門。立守門者聰明黠慧，善能籌量，外有人來，應入者聽入，不應入者不聽。周匝遶城，求第二門，都不可得，都無猫狸出入之處，況第二門？彼守門者都不覺悟入者、出者，然彼士夫知一切人唯從此門若出若入，更無餘處。如是，世尊雖不用心覺悟眾生，一切世間從此道出，及以少分，然知眾生正盡苦，究竟苦邊者，一切皆悉從此道出。」

時，鬱低迦外道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雜阿含經（九六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阿難陀於後夜時，向[木*翁]補河邊，脫衣置岸邊，入水洗手足。還上岸，著一衣，摩拭身體。時，俱迦那外道出家亦至水邊。尊者阿難聞其行聲，聞聲已，即便謦咳作聲。

俱迦那外道出家聞有人聲，而問言：「為何等人？」

尊者阿難答言：「沙門。」

俱迦那外道言：「何等沙門？」

尊者阿難答言：「釋種子。」

俱迦那外道言：「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以不？」

尊者阿難答言：「隨意所問，知者當答。」

俱迦那言：「云何？阿難！如來死後有耶？」

阿難答言：「世尊所說，此是無記。」

復問：「如來死後無耶？死後有無耶？非有非無耶？」

阿難言：「世尊所說，此是無記。」

俱迦那外道言：「云何？阿難！如來死後有？答言無記，死後無？死後有無？死後非有非無？答言無記。云何？阿難！為不知不見耶？」

阿難答言：「非不知、非不見，悉知、悉見。」

復問阿難：「云何知？云何見？」

阿難答言：「見可見處，見所起處，見纏斷處，此則為知，此則為見。我如是知、如是見，云何說言不知、不見？」

俱迦那外道復問：「尊者何名？」

阿難陀答言：「我名阿難陀。」

俱迦那外道言：「奇哉！大師弟子，而共論議！我若知是尊者阿難陀者，不敢發問。」說是語已，即捨而去。

雜阿含經（九六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給孤獨長者日日出見世尊，禮事供養，給孤獨長者作是念：「我今出太早，世尊及諸比丘禪思未起，我寧可過諸外道住處。」即入外道精舍，與諸外道共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

時，彼外道問言：「長者！汝見沙門瞿曇，云何見？何所見？」

長者答言：「我亦不知云何見世尊，世尊何所見。」

諸外道言：「汝言見眾僧，云何見眾僧？眾僧何所見？」

長者答言：「我亦不知云何見僧，僧何所見。」

外道復問：「長者！汝今云何自見？自何所見？」

長者答言：「汝等各各自說所見，然後我說所見，亦不難。」

時，有一外道作如是言：「長者！我見一切世間常，是則真實，餘者虛妄。」

復有說言：「長者！我見一切世間無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長者！世間常無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世間非常非無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世有邊，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世無邊，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世有邊無邊。」

復有說言：「世非有邊非無邊。」

復有說言：「命即是身。」

復有說言：「命異身異。」

復有說言：「如來死後有。」

復有說言：「如來死後無。」

復有說言：「如來死後有無。」

復有說言：「如來死後非有非無，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諸外道語長者言：「我等各各已說所見，汝復應說汝所見。」

長者答言：「我之所見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若復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者，彼則無常，無常者是苦。如是知己，於一切見都無所得。如汝所見：『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者，此見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若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者，是則無常，無常者是苦。是故汝等習近於苦，唯得於苦，堅住於苦，深入於苦。如是汝言世間無常，此是真實，

餘則虛妄。有如是咎。」

世間常、無常、非常非無常，世有邊、世無邊、世有邊無邊、世非有邊非無邊，命即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死後有、如來死後無、如來死後有無、如來死後非有非無，此是真實，餘則虛妄，皆如上說。

有一外道語給孤獨長者言：「如汝所說，若有見彼，則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者，是無常法，若無常者是苦。是故，長者所見亦習近苦，得苦，住苦，深入於苦？」

長者答言：「我先不言所見者，是真實、有為、思量、緣起法，悉皆無常，無常者是苦，知苦已，我於所見無所得耶？」

彼外道言：「如是，長者！」

爾時，給孤獨長者於外道精舍伏彼異論，建立正論，於異學眾中作師子吼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以向與諸外道共論事向佛廣說。

佛告給孤獨長者：「善哉！善哉！宜應時時摧伏愚癡外道，建立正論。」

佛說是語已，給孤獨長者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長阿含經堅固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那難陀城波婆利掩次林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有長者子，名曰堅固，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堅固長者子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今者勅諸比丘：『若有婆羅門、長者子、居士來，當為現神足顯上人法。』」

佛告堅固：「我終不教諸比丘為婆羅門、長者、居士而現神足上人法也。我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藏，若有過失，當自發露。」

時，堅固長者子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勅諸比丘：『若有婆羅門、長者、居士來，當為現神足，顯上人法。』」

佛復告堅固：「我終不教諸比丘為婆羅門、長者、居士而現神足上人法也。我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藏，若有過失，當自發露。」

時，堅固長者子白佛言：「我於上人法無有疑也。但此那難陀城國土豐樂，人民熾盛，若於中現神足者，多所饒益，佛及大眾善弘道化。」

佛復告堅固：「我終不教比丘為婆羅門、長者子、居士而現神足上人法也。我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藏，若有過失，當自發露。所以者何？有三神足。云何為三？一曰神足，二曰觀察他心，三曰教誡。云何為神足？長者子！比丘習無量神足，能以一身變成無數，以無數身還合為一，若遠若近，山河石壁，自在無礙，猶如行空；於虛空中結加趺坐，猶如飛鳥；出入大地，猶如在水；若行水上；猶如履地；身出烟火，如大火聚，手捫日月，立至梵天。若有得信長

者、居士見此比丘現無量神足，立至梵天，當復詣餘未得信長者、居士所，而告之言：『我見比丘現無量神足，立至梵天。』彼長者、居士未得信者，語得信者言：『我聞有瞿羅呪，能現如是無量神變，乃至立至梵天。』

佛復告長者子堅固：「彼不信者，有如此言，豈非毀謗言耶？」

堅固白佛言：「此實是毀謗言也。」

佛言：「我以是故，不勅諸比丘現神變化，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藏，若有過失，當自發露。如是，長者！此即是我諸比丘所現神足。」

「云何名觀察他心神足？於是，比丘現無量觀察神足，觀諸眾生心所念法，隄屏所為皆能識知。若有得信長者、居士，見比丘現無量觀察神足，觀他眾生心所念法，隄屏所為皆悉識知，便詣餘未得信長者、居士所，而告之曰：『我見比丘現無量觀察神足，觀他眾生心所念法，隄屏所為皆悉能知。』彼不信長者、居士，聞此語已，生毀謗言：『有乾陀羅呪能觀察他心，隄屏所為皆悉能知。』云何？長者子！此豈非毀謗言耶？」

堅固白佛言：「此實是毀謗言也。」

佛言：「我以是故，不勅諸比丘現神變化，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藏，若有過失，當自發露。如是，長者子！此即是我比丘現觀察神足。」

「云何為教誡神足？長者子！若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十號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清淨，梵行具足。若長者、居士聞已，於中得信，得信已，於中觀察自念：『我不宜在家，若在家者，鈎鎖相連，不得清淨修於梵行。我今寧可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具諸功德，乃

至成就三明，滅諸闇冥，生大智明。所以者何？斯由精勤，樂獨閑居，專念不忘之所得也。』長者子！此是我比丘現教誡神足。」

爾時，堅固長者子白佛言：「頗有比丘成就此三神足耶？」

佛告長者子：「我不說有數，多有比丘成此三神足者。長者子！我有比丘在此眾中自思念：『此身四大，地、水、火、風，何由永滅？』彼比丘倏趣天道，往至四天王所，問四天王言：『此身四大，地、水、火、風，由何永滅？』

「長者子！彼四天王報比丘言：『我不知四大由何永滅？我上有天，名曰忉利，微妙第一，有大智慧，彼天能知四大由何而滅。』彼比丘聞已，即倏趣天道，往詣忉利天上，問諸天言：『此身四大，地、水、火、風，何由永滅？』彼忉利天報比丘言：『我不知四大何由滅，上更有天，名焰摩，微妙第一，有大智慧，彼天能知。』即往就問，又言不知。

「如是展轉，至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皆言：『我不知四大何由而滅？上更有天，微妙第一，有大智慧，名梵迦夷，彼天能知四大何由永滅。』彼比丘即倏趣梵道，詣梵天上問言：『此身四大，地、水、火、風，何由永滅？』彼梵天報比丘言：『我不知四大何由永滅，今有大梵天王，無能勝者，統千世界，富貴尊豪，最得自在，能造化物，是眾生父母，彼能知四大由何永滅。』長者子！彼比丘尋問：『彼大梵王今為所在？』彼天報言：『不知大梵今為所在，以我意觀，出現不久。』未久，梵王忽然出現。長者！彼比丘詣梵王所問言：『此身四大，地、水、火、風，何由永滅？』彼大梵王告比丘言：『我梵天王無能勝者，統千世界，富貴尊豪，最得自在，能造萬物，眾生父母。』時，彼比丘告梵王曰：『我不問此事，自問四大，地、水、火、風，何由永滅？』

「長者子！彼梵王猶報比丘言：『我是大梵天王，無能勝者，乃至造作萬物，眾生父母。』比丘又復告言：『我不問此，我自問四大何由永滅？』長者子！彼梵天王如是至三，不能報彼比丘四大何由永滅。時，大梵王即執比丘右手，將詣屏處，語言：『比丘！今諸梵王皆謂我為智慧第一，無不知見，是故我不得報汝言：「不知不見此四大何由永滅。」』又語比丘：『汝為大愚！乃捨如來於諸天中推問此事。汝當於世尊所問如此事，如佛所說，善受持之。』又告比丘：『今佛在舍衛國給孤獨園，汝可往問。』

「長者子！時，比丘於梵天上忽然不現。譬如壯士屈伸臂頃，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來至我所，頭面禮足，一面坐，白我言：『世尊！今此四大，地、水、火、風，何由而滅？』時，我告言：『比丘！猶如商人臂鷹入海，於海中放彼鷹飛空東西南北，若得陸地則便停止，若無陸地更還歸船。比丘！汝亦如是，乃至梵天問如是義，竟不成就，還來歸我。今當使汝成就此義。』即說偈言：

「『何由無四大， 地水火風滅？
何由無麤細， 及長短好醜？
何由無名色， 永滅無有餘？
應答識無形， 無量自有光。
此滅四大滅， 麤細好醜滅，
於此名色滅， 識滅餘亦滅。』」

時，堅固長者子白佛言：「世尊！此比丘名何等？云何持之？」

佛告長者子：「此比丘名阿室已，當奉持之。」

爾時，堅固長者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九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舍衛國有憍慢婆羅門止住，父母種姓俱淨，無瑕點能說者，七世相承悉皆清淨；為婆羅門師，言論通達，諸論記典悉了萬名，解法優劣，分明諸，句句記說，容貌端正。或生志高、族姓志高、容色志高、聰明志高、財富志高，不敬父母、諸尊、師長。聞沙門瞿曇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聞已，作是念：「我當往彼沙門瞿曇所，若有所說，我當共論；無所說者，默然而還。」

時，憍慢婆羅門乘白馬車，諸年少婆羅門前後導從，持金柄傘蓋，手執金瓶，往見世尊。至於園門，下車步進。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圍遶說法，不時顧念憍慢婆羅門。

時，憍慢婆羅門作是念：「沙門瞿曇不顧念我，且當還去。」

爾時，世尊知憍慢婆羅門心念，而說偈言：

「憍慢既來此， 不善更增慢，
向以義故來， 應轉增其義。」

時，憍慢婆羅門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欲修敬禮。

爾時，世尊告憍慢婆羅門：「止！止！不須作禮，心淨已足。」

時，諸大眾咸各高聲唱言：「奇哉！世尊！大德大力。今此憍慢婆羅門恃生憍慢、族姓憍慢、容色憍慢、聰明憍慢、財富憍慢，不敬父母、諸尊、師長，今於沙門瞿曇所謙卑下下，欲接足禮。」

時，憍慢婆羅門於大眾前唱令靜默，而說偈言：

「云何不起慢？ 云何起恭敬？」

云何善慰諭？ 云何善供養？」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父母及長兄， 和尚諸師長，
及諸尊重者， 所不應生慢。
應當善恭敬， 謙下而問訊，
盡心而奉事， 兼設諸供養。
離貪恚癡心， 漏盡阿羅漢，
正智善解脫， 伏諸憍慢心。
於此賢聖等， 合掌稽首禮。」

爾時，世尊為憍慢婆羅門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如佛世尊次第說法，說布施、持戒、生天功德，愛欲味患煩惱，清淨、出要、遠離，諸清淨分……如是廣說，如白淨衣無諸黑惡，速受染色。憍慢婆羅門即於座上解四聖諦——苦、習、滅、道，得無間等。

時，憍慢婆羅門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疑惑，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得無所畏。即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不？」

佛告憍慢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

彼即出家，獨正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得阿羅漢，心善解脫。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羅閱城中有梵志，名曰施羅，備知諸術，外道異學經籍所記，天文、地理靡不貫練，又復教授五百梵志童子。又

彼城中有異學之士，名曰翅甯，多有所知，為頻毘娑羅王所見愛敬，隨時供養給與梵志所須之施。

爾時，如來名稱遠布，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度人無量，出現世間。是時，翅甯梵志興此念：「如來名號甚為難聞，今我欲往問訊，親近禮敬。」是時，翅甯梵志便往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梵志白世尊言：「沙門瞿曇！為姓何等？」

佛告梵志：「吾姓刹利。」

梵志問曰：「諸婆羅門各有此論：『吾姓最豪，無有出者。』或言：『姓白。』或言：『姓黑。』婆羅門自稱言：『梵天所生。』今，沙門瞿曇！欲何等論說？」

佛告之曰：「梵志當知，其有婚姻嫁娶，便當求豪貴之姓。然我正法之中，無有高下、是非之名姓也。」

梵志復白言：「云何，瞿曇！生處清淨，然後法得清淨？」

佛告梵志：「汝用法清淨，生處清淨為乎？」

梵志又曰：「諸婆羅門各興此論：『吾姓最豪，無有出者。』或言：『姓白。』或言：『姓黑。』婆羅門自稱言：『梵天所生。』」

佛告梵志：「若當刹利女適婆羅門家，設生男兒者，當從何姓？」

梵志報曰：「彼當言婆羅門種。所以然者，由父形故，得有此兒。」

佛告梵志：「若復婆羅門女出適刹利家，生男兒者，彼當從何姓？」

梵志報曰：「彼人當是刹利種。所以然者，由父遺形故，得有此兒。」

佛告梵志：「熟自思惟，然後報吾。汝今所說前與後皆不

相應。云何，梵志！設驢從馬後生駒者，當言是馬？為是驢也？」

梵志報曰：「如此之類當言驢馬。所以然者，由驢遺形故，得此駒也。」

佛告梵志：「汝熟思惟，然後報吾。汝今所說前後不相應。汝前所說刹利女出適婆羅門家，若生兒者，便言婆羅門種；今驢逐馬生駒者，便言驢馬。將不違前語乎？設復，梵志！若馬逐驢生駒者，名之云何？」

梵志報曰：「當名為馬驢。」

佛告之曰：「云何，梵志！馬驢、驢馬豈復有異乎？若復有人言寶一斛，復有人言一斛寶，此二義豈有異乎？」

梵志報曰：「此是一義。所以然者，寶一、一寶此義不異也。」

佛告梵志：「云何馬驢、驢馬此非一義乎？」

梵志報言：「今，沙門瞿曇！雖有斯言，然婆羅門自稱言：『吾姓最豪，無有出者。』」

佛告梵志：「汝先稱譽其母，後復歎說其父。若復父亦是婆羅門種，母亦是婆羅門種，後生二兒，彼時其中一兒，多諸技術，無事不覽，第二子者了無所知。是時，父母為敬待何者？為當敬待有智者？為當敬待無所知者？」

梵志報曰：「其父母應當敬待高德聰明者，不應敬待無有智者。所以然者，今此一子無事不了，無事不閑，正應敬待此子，不應敬待無智之子。」

佛告梵志：「若彼二子，一聰明者，便復興意作殺、盜、淫、洩、十惡之法；彼一子不聰明者，守護身、口、意行，十善之法一無所犯。彼父母應當敬待何者？」

梵志報曰：「彼父母應當敬待行十善之子，彼行不善之人復敬待為？」

佛告梵志：「汝先歎其多聞，後歎其戒。云何，梵志！若復有二子，一子父專正，母不專正；一子父不專正，母專正。彼子若母正、父不正者，無事不閑，博知經術。第二子父正、母不正者，既不博學，但持十善。然其父母應敬待何者？為當敬待母淨父不淨者？為當敬待父淨母不淨者？」

梵志報曰：「應當敬待母淨之子。所以然者，由知經書，博諸伎術故。所謂第二子父淨母不淨，雖復持戒而無智慧，竟何所至？有聞則有戒。」

佛告梵志：「汝前歎說父淨，不歎說母淨；今復歎說母淨，不歎說父淨。先歎聞德，後歎禁戒；復歎說戒，後方說聞。云何，梵志！若彼二梵志子，其中一子多聞博學，兼持十善；其第二子既有智慧，兼行十惡。彼父母應當敬待何者？」

梵志報曰：「應當敬父淨、母不淨之子。所以然者，由其博覽諸經，曉諸技術，由父淨生得此子，兼行十善，無所觸犯，一切具足諸德本故。」

佛告之曰：「汝本說其姓，後說其聞，不說其姓；後復說戒，不說聞，後復說其聞，不說其戒。汝今歎說父母聞、戒，豈不違前言乎？」

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雖有斯言，然婆羅門自稱言：『我姓最豪貴，無有出者。』」

世尊告曰：「諸有嫁娶之處則論姓，然我法中無有此義。汝頗聞邊國遠邦及餘邊地人乎？」

梵志報曰：「唯然，聞之，有此諸人。」

世尊告曰：「彼土人民有二種之姓。云何為二？一者人，二者奴，此二姓亦復不定。」

又問：「云何不定？」

世尊告曰：「或作人，後作奴；或作奴，後作人。然眾生

之類，盡同一類而無若干。若復，梵志！天地敗毀，世間皆空。是時，山河石壁草木之徒，皆悉燒盡，人亦命終。若天地還欲成時，未有日月年歲之限。爾時，光音天來至此間。是時，光音天福德稍盡，無復精光，展轉相視，興起欲想。欲意偏多者便成女人，欲意少者成男子。展轉交接，便成胞胎。由此因緣，故最初有人，轉生四姓，流布天下。當以此方便知，人民盡出於刹利種。」

爾時，梵志白世尊言：「止，瞿曇！如僂者得申，盲者得眼目，冥者得見明。沙門瞿曇亦復如是，無數方便與我說法。我今自歸沙門瞿曇，唯願與我說法，聽為優婆塞。」

爾時，梵志復白世尊：「唯願如來當受我請，將諸比丘眾當至我家。」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是時，梵志見佛默然受請，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還至家中，辦具飲食，敷諸坐具，香汁灑地，普自吐言：「如來當於此坐。」

爾時，施羅梵志將五百弟子，至翅甯梵志家，遙見彼家敷好坐具，見已，問翅甯梵志：「汝今欲與男女嫁娶？為欲請摩竭國頻毘娑羅王乎？」

翅甯梵志報曰：「我亦不請頻毘娑羅王，亦無嫁娶之事。我今欲施設大福業。」

施羅梵志問曰：「願聞其意，欲施何福業？」

爾時，梵志偏露右肩，長跪叉手，白世尊自陳姓名。「施羅當知，有釋種子出家學道，成無上至真、等正覺。我今請佛及比丘僧，是故辦具種種坐具耳。」

是時，施羅梵志語翅甯梵志：「汝今言佛乎？」

報曰：「吾今言佛。」

又問：「甚奇！甚特！今乃聞佛音響，如來竟為所在？吾

欲見之。」

翅甯報曰：「今在羅閱城外竹園中住，將五百弟子自相娛樂，欲往見者，宜知是時。」

此梵志即將五百弟子，往至佛所。到已，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施羅梵志便生此念：「沙門瞿曇為端正，身作黃金色。我等經籍亦有斯言：『如來出世之時，實不可遇，猶如優曇鉢花時時乃現。若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當趣二處：若在家者當作轉輪聖王，七寶具足；若出家學道者，必成無上道，為三界世祐。』我今欲觀佛三十二相。」爾時，梵志唯見三十相，而不覩二相，起狐疑猶豫，不見廣長舌、陰馬藏。

爾時，施羅梵志即以偈問曰：

「吾聞三十二，	大人之相好，
今不見二相，	竟為在何所？
貞潔陰馬藏，	其相甚難喻，
頗有廣長舌，	舐耳覆面不？
願出廣長舌，	使我無狐疑，
又使我見之，	永無疑結網。」

中阿含經梵志品象跡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卑盧異學平旦則從舍衛國出，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佛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卑盧異學，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爾時，生聞梵志乘極好白乘，與五百弟子俱，以平旦時從舍衛出，至無事處，欲教弟子諷讀經書。生聞梵志遙見卑盧異學來，便問：「婆蹉！晨起從何處來？」

卑盧異學答曰：「梵志！我見世尊禮事、供養來。」

生聞梵志問曰：「婆蹉！頗知沙門瞿曇空安靜處學智慧耶？」

卑盧異學答曰：「梵志！何等人可知世尊空安靜處學智慧耶？梵志！若知世尊空安靜處學智慧者，亦當如彼。但，梵志！我所讀書有四句義，因四句義，我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梵志！譬善象師遊無事處，於樹林間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梵志！我亦如是，我所讀書有四句義，因四句義，我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

「云何四句義？梵志！智慧剎利論士多聞決定，能伏世人，無所不知，則以諸見造作文章，行於世間。彼作是念：『我往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復重問，若不能答，便伏捨去。』彼聞世尊遊某村邑，便往彼所，見世尊已，尚不敢問，況復能伏？梵志！我所讀書，用得如此第一句義，我因此義，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

「如是智慧梵志、智慧居士、智慧沙門論士多聞決定，能伏世人，無所不知，則以諸見造作文章，行於世間。彼作是念：『我往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復重問，若不能答，便伏捨去。』彼聞世尊遊某村邑，便往彼所，見世尊已，尚不敢問，況復能伏？梵志！我所讀書，用得如此第四句義，我因此義，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梵志！我所讀書有此四句義，我因此四句義故，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所說法

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

生聞梵志語曰：「婆蹉！汝大供養沙門瞿曇，所因所緣，歡喜奉行。」

卑盧異學答曰：「梵志！如是，如是。我極供養於彼世尊，亦極稱譽，一切世間亦應供養。」

彼時，生聞梵志聞此義已，即從乘下，右膝著地，叉手向於勝林給孤獨園，再三作禮：「南無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如是至三已，還乘極好白乘，往詣勝林給孤獨園。到彼乘地，即便下乘，步進詣佛，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生聞梵志向與卑盧異學所共論事盡向佛說，世尊聞已，告曰：「梵志！卑盧異學說象跡喻，猶不善作，亦不具足，如象跡喻善作具足者，今為汝說，當善聽之。梵志！譬善象師遊無事處，於樹林間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梵志！彼善象師或不信者，於此林中復有母象，名加梨[少/兔]，身極高大，彼有此跡。即尋此跡，復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

「梵志！彼善象師或復不信，於此林中更有母象，名加羅梨，身極高大，彼有此跡。即尋此跡，復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梵志！彼善象師或復不信，於此林中更有母象，名婆耆[少/兔]，身極高大，彼有此跡。即尋此跡，復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彼尋此跡已，見大象跡，大象跡方極長極廣，周匝遍著，正深入地，及見彼象，或去或來，或住或走，或立或臥，見彼象已，便作是念：『若有此跡，必是大象。』

「梵志！如是。若世中出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乃至天、人，自知自覺，

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彼所說法，或居士、居士子，聞已得信，於如來正法、律彼得信已，便作是念：『在家至狹，塵勞之處，出家學道，發露曠大。我今在家，為鎖所鎖，不得盡形壽淨修梵行，我寧可捨於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彼於後時，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出家已，捨親族相，受比丘要，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

「彼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蟲，彼於殺生淨除其心。彼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而後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慙，不望其報，彼於不與取淨除其心。彼離非梵行、斷非梵行，懃修梵行，精懃妙行，清淨無穢，離欲斷婬，彼於非梵行淨除其心。

「彼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彼離兩舌、斷於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說群黨事，彼於兩舌淨除其心。彼離麤言、斷於麤言。若有所言，辭氣麤[𪛗-夫+黃]，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言，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隱，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彼於麤言淨除其心。彼離綺語、斷於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隨時得宜，善教善訶，彼於綺語淨除其心。

「彼離治生、斷於治生、棄捨稱量及斗斛，亦不受貨，不縛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於人，彼於治生淨除其心。彼離受寡婦、童女，斷受寡婦、童女。彼於受寡婦、童女淨除其心。彼離受奴婢、斷受奴婢，彼於受奴婢淨除其心。彼離受象、馬、牛、羊，斷受象、馬、牛、羊，彼於受象、馬、牛、羊淨除其心。彼離受雞、猪，斷受雞、猪，彼於受雞、猪淨除其心。彼離受田業、店肆，斷受田業、店肆，彼於受田業、店肆淨除其心。彼離受生稻、麥、豆，斷受生稻、麥、豆，彼於受生稻、麥、豆淨除其心。

「彼離酒、斷酒，彼於飲酒淨除其心。彼離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彼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彼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斷花鬘、瓔珞、塗香、脂粉，彼於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淨除其心。彼離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斷歌舞、倡妓及往觀聽，彼於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淨除其心。彼離受生色、像寶，斷受生色、像寶，彼於受生色、像寶淨除其心。彼離過中食，斷過中食，一食、不夜食、學時食，彼於過中食淨除其心。

「彼已成就此聖戒聚，復行極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猶如鷹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彼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復守護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見色，然不受想，亦不味色，謂忿諍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感、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想，亦不味法，謂忿諍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感、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

「彼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守護諸根，復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彼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

守護諸根，正知出入，復獨住遠離，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靖處、山巖石室、露地穰積，或至林中，或在塚間。彼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正身正願，返念不向，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彼於貪伺淨除其心。

「如是瞋恚、睡眠、調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彼於疑惑淨除其心。彼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逮初禪成就遊。梵志！是謂如來所屈，如來所行，如來所服。然彼不以此為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彼覺觀已息，內靖、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逮第二禪成就遊。梵志！是謂如來所屈，如來所行，如來所服。然彼不以此為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

「彼離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逮第三禪成就遊。梵志！是謂如來所屈，如來所行，如來所服。然彼不以此為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彼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逮第四禪成就遊。梵志！是謂如來所屈，如來所行，如來所服。然彼不以此為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

「彼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趣向漏盡智通作證。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

受有，知如真。梵志！是謂如來所屈，如來所行，如來所服。彼以此為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梵志！於意云何？如是象跡喻善作具足耶？」

生聞梵志答曰：「唯然。瞿曇！如是象跡喻善作具足。」

生聞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生聞梵志及卑盧異學，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象跡喻經竟(二千九百八十八字)

中阿含經梵志品鬚閑提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婆羅婆第一靜室，坐於草座。

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剎摩瑟曇次第乞食。食訖，中後還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往詣一林，至晝行處。爾時，世尊入於彼林，至一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坐。

於是，鬚閑提異學中後彷徨，往詣婆羅婆第一靜室，鬚閑提異學遙見婆羅婆第一靜室有布草座一脇臥處，似師子臥，似沙門臥，似梵行臥，鬚閑提異學見已，問曰：「婆羅婆第一靜室，誰有此草座一脇臥處，似師子臥，似沙門臥，似梵行臥？」

婆羅婆梵志答曰：「鬚閑提！有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覺無上正盡覺。彼第一靜室有此草座一脇臥處，似師子臥，似沙門臥，似梵行臥。」

鬚閑提異學語曰：「婆羅婆！我今不可見見，不可聞聞，謂我見沙門瞿曇臥處。所以者何？彼沙門瞿曇壞敗地，壞敗地者，無可用也。」

婆羅婆語曰：「鬚閑提！汝不應以此事罵彼沙門瞿曇。所以者何？彼沙門瞿曇多有慧，剎利慧、梵志慧、居士慧、沙門慧，若說慧者皆得聖智。鬚閑提！我欲以此義向彼沙門瞿曇說，為可爾不？」

鬚閑提語曰：「婆羅婆！若欲說者，則隨汝意，我無所違。婆羅婆！若見沙門瞿曇者，我亦說此義。所以者何？彼沙門瞿曇敗壞地，敗壞地者，無可用也。」

爾時，世尊在晝行處，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婆羅婆梵志與鬚閑提異學共論此事。世尊聞已，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婆羅婆梵志第一靜室，於草座上敷尼師檀，結加趺坐。婆羅婆梵志遙見世尊在樹林間，端政姝好，猶星中月，光耀煒曄，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見已，進前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婆羅婆！與鬚閑提異學共論此草坐處耶？」

婆羅婆梵志答世尊曰：「如是。瞿曇！我亦欲以此事向沙門瞿曇說，然沙門瞿曇未說已自知。所以者何？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故。」

世尊與婆羅婆梵志共論此事。鬚閑提異學於後彷徨，往詣婆羅婆第一靜室。世尊遙見鬚閑提異學來已，而作是說：「鬚閑提！不調御眼根，不密守護而不修者，必受苦報。彼於沙門瞿曇善自調御，善密守護而善修者，必得樂報。鬚閑提！汝因此故，說沙門瞿曇敗壞地，敗壞地者，無可用耶？」

鬚閑提異學答世尊曰：「如是。瞿曇！」

「鬚閑提！如是耳、鼻、舌、身根，不調御意根，不密守

護而不修者，必受苦報。彼於沙門瞿曇善自調御，善密守護而善修者，必得樂報。鬚閑提！汝因此故，說沙門瞿曇敗壞地，敗壞地者，無可用耶？」

鬚閑提異學答世尊曰：「如是。瞿曇！」

世尊問曰：「鬚閑提！於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學道，彼眼知色，愛念意樂，可欲相應。彼於後時捨眼知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眼知色，習、滅、味、患、出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彼若見人未離色欲，為色愛所食，為色熱所熱。彼眼知色，愛念意樂，可欲相應，行時見已，不稱彼、不樂彼。鬚閑提！於意云何？若有此樂，因愛因色，樂此樂時，薄賤故不稱彼，薄賤故不樂彼。鬚閑提！寧可於彼有所說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鬚閑提！於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學道，如是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愛念意樂，可欲相應。彼於後時，捨身知觸，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身知觸，習、滅、味、患、出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彼若見人未離觸欲，為觸愛所食，為觸熱所熱。彼身知觸，愛念意樂，可欲相應，行時見已，不稱彼、不樂彼。鬚閑提！於意云何？若有見此樂，因愛因觸，樂此樂時，薄賤故不稱彼，薄賤故不樂彼。鬚閑提！寧可於彼有所說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世尊問曰：「鬚閑提！於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學道，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可欲相應。彼於後時，捨五欲功德，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五欲功德，習、滅、味、患、出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彼若見人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可欲相應，行

時見已，不稱彼、不樂彼。鬚閑提！於意云何？若有此樂，因欲因欲愛，樂此樂時，薄賤故不稱彼，薄賤故不樂彼。鬚閑提！寧可於彼有所說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鬚閑提！我本未出家學道時，得五欲功德，易不難得，愛念意樂，可欲相應。我於後時，捨五欲功德，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五欲功德，習、滅、味、患、出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我見人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可欲相應，行時見已，我不稱彼，我不樂彼。鬚閑提！於意云何？若有此樂，因欲因欲愛，樂此樂時，薄賤故我不稱彼，薄賤故我不樂彼。鬚閑提！寧可於我有所說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世尊告曰：「鬚閑提！猶如居士、居士子，極大富樂，資財無量，多諸畜牧、封戶、食邑，諸生活具種種豐饒，彼得五欲，易不難得。彼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臨死之時，不樂捨五欲功德，身壞命終，後昇善處，得生天上，具足行五欲功德。鬚閑提！此天及天子寧當捨天五欲功德，樂人間欲，歡喜念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人間欲者，臭處不淨，意甚穢惡而不可向，憎諍極苦。瞿曇！於人間欲，天欲最上、最妙、最勝。若彼天及天子捨於天上五欲功德，樂人間欲，歡喜念者，終無是處。」

「如是。鬚閑提！我斷人間欲，度於天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五欲功德，習、滅、味、患、出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我見人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可欲相應，行時見已，我不

稱彼，我不樂彼。鬚閑提！於意云何？若有此樂，因欲因欲愛，樂此樂時，薄賤故我不稱彼，薄賤故我不樂彼。鬚閑提！寧可於我有所說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世尊告曰：「鬚閑提！猶人病癩，身體爛熟，為蟲所食，爪撻瘡開，臨火坑炙。鬚閑提！於意云何？若病癩人身體爛熟，為蟲所食，爪撻瘡開，臨火坑炙。如是寧得除病有力，不壞諸根，為脫癩病，身體完健，平復如故，還本所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若病癩人身體爛熟，為蟲所食，爪撻瘡開，臨火坑炙。如是更生瘡轉增多，本瘡轉大，然彼反以癩瘡為樂。」

「鬚閑提！如病癩人身體爛熟，為蟲所食爪撻瘡開，臨火坑炙。如是更生瘡轉增多，本瘡轉大，然彼反以癩瘡為樂。鬚閑提！如是眾生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而行於欲。鬚閑提！如是眾生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而行於欲，如是欲轉增多，欲愛轉廣，然彼反以欲愛為樂。彼若不斷欲，不離欲愛，內息心，已行、當行、今行者，終無是處。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斷欲、離欲愛，謂行於欲。」

世尊告曰：「鬚閑提！猶王及大臣，得五所欲，易不難得。彼若不斷欲，不離欲愛，內息心，已行、當行、今行者，終無是處。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斷欲、離欲愛，謂行於欲。如是，鬚閑提！眾生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而行於欲。鬚閑提！若眾生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而行欲者，如是欲轉增多，欲愛轉廣，然彼反以欲愛為樂。彼若不斷欲，不離欲愛，內息心，已行、當行、今行者，終無是處。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斷欲、離欲愛，謂行於欲。」

「鬚閑提！猶病癩人身體爛熟，為蟲所食，爪撻瘡開，臨

火坑炙。有人為彼憐念愍傷，求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與如其像好藥，與如其像好藥已，除病得力，不壞諸根，已脫癩病，身體完健，平復如故，更還本所。彼若見人有癩病者，身體爛熟，為蟲所食，以爪撻瘡開，臨火坑炙。鬚閑提！彼人見已，寧復意樂稱譽喜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有病須藥，無病不須。」

「鬚閑提！於意云何？若彼癩人除病得力，不壞諸根，已脫癩病，身體完健，平復如故，更還本所，有二力士，強捉彼人臨火坑炙。彼於其中惴惶迴避，身生重熱。鬚閑提！於意云何？此火坑者，於今更熱，大苦可患，甚於本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其本病癩，身體爛熟，為蟲所食，爪撻瘡開，臨火坑炙。彼於苦大樂更樂想，其心迷亂，有顛倒想。瞿曇！彼人於今除病得力，不壞諸根，已脫癩病，身體完健，平復如故，更還本所，彼於苦大苦更樂想，其心泰然，無顛倒想。」

「鬚閑提！如病癩人身體爛熟，為蟲所食，爪撻瘡開，臨火坑炙。彼於苦大樂更樂想，其心迷亂，有顛倒想。如是，鬚閑提！眾生不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而行於欲。彼於苦欲有樂欲想，其心迷亂，有顛倒想。鬚閑提！猶如彼人除病得力，不壞諸根，已脫癩病，身體完健，平復如故，更還本所。彼於苦大苦更樂想，其心泰然，無顛倒想。如是，鬚閑提！我於苦欲有苦欲想，得如真實，無顛倒想。所以者何？鬚閑提！過去時欲不淨臭處，意甚穢惡而不可向，憎諍苦更觸，未來、現在欲亦不淨臭處，意甚穢惡而不可向，憎諍苦更觸。鬚閑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無病第一利，涅槃第一樂。」

鬚閑提異學白世尊曰：「瞿曇！我亦曾從耆舊尊德長老久

學梵行所，聞無病第一利，涅槃第一樂。」

世尊問曰：「鬚闍提！若汝曾從耆舊尊德長老久學梵行所，聞無病第一利，涅槃第一樂。鬚闍提！何者無病？何者涅槃耶？」

於是，鬚闍提異學身即是病、是癰、是箭、是蛇、是無常、是苦、是空、是非神，以兩手扞摸而作是說：「瞿曇！此是無病，此是涅槃。」

世尊語曰：「鬚闍提！猶如生盲，從有目人聞其所說：『白淨無垢，白淨無垢。』彼聞此已，便求白淨。有諂誑人而不為彼求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則以垢膩不淨之衣，持往語曰：『汝當知之，此是白淨無垢之衣，汝以兩手敬受被身。』彼盲子喜，即以兩手敬受被身而作是說：『白淨無垢，白淨無垢。』鬚闍提！彼人為自知說，為不知說？為自見說，為不見說？」

鬚闍提異學答曰：「瞿曇！如是說者，實不知見。」

世尊語曰：「如是。鬚闍提！如盲無目，身即是病、是癰、是箭、是蛇、是無常、是苦、是空、是非神，以兩手扞摸而作是說：『瞿曇！此是無病，此是涅槃。』鬚闍提！汝尚不識於無病，何況知見於涅槃耶？言知見者，終無是處。鬚闍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

「無病第一利， 涅槃第一樂，
諸道八正道， 住安隱甘露。

「彼眾多人並共聞之，眾多異學聞此偈已，展轉相傳，不能知義。彼既聞已，而欲求教，彼並愚癡，還相欺誑。彼自現身四大之種，從父母生，飲食所長，常覆按摩澡浴，強忍、破壞、磨滅，離散之法。然見神受神，緣受則有，緣有則生，緣生則老死，緣老死則愁感啼哭、憂苦懊惱，如是此生純大苦陰。」

於是，鬚闍提異學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瞿曇！我今極信沙門瞿曇！唯願瞿曇善為說法，令我得知此

是無病，此是涅槃。」

世尊告曰：「鬚閑提！若汝聖慧眼未淨者，我為汝說無病、涅槃，終不能知，唐煩勞我。鬚閑提！猶生盲人，因他往語：『汝當知之，此是青色，黃、赤、白色。』鬚閑提！彼生盲人頗因他說，知是青色、黃、赤、白色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如是。鬚閑提！若汝聖慧眼未淨者，我為汝說無病、涅槃，終不能知，唐煩勞我。鬚閑提！我為汝說如其像妙藥，令未淨聖慧眼而得清淨。鬚閑提！若汝聖慧眼得清淨者，汝便自知此是無病，此是涅槃。鬚閑提！猶生盲人，有諸親親為彼慈愍，求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故，為求眼醫，彼眼醫者與種種治，或吐或下，或灌於鼻，或復灌下，或刺其脉，或令淚出。鬚閑提！儻有此處，得淨兩眼。鬚閑提！若彼兩眼得清淨者，則便自見此是青色，黃、赤、白色，見彼垢膩不淨之衣，便作是念：『彼即怨家，長夜則以垢膩之衣欺誑於我。』便有憎心。鬚閑提！此人儻能殺害於彼。如是，鬚閑提！我為汝說如其像妙藥，令未淨聖慧眼而得清淨。鬚閑提！若汝聖慧眼得淨者，汝便自知此是無病，此是涅槃。」

「鬚閑提！有四種法，未淨聖慧眼而得清淨。云何為四？親近善知識，恭敬、承事，聞善法，善思惟，趣向法次法。鬚閑提！汝當如是學，親近善知識，恭敬、承事，聞善法，善思惟，趣向法次法。鬚閑提！當學如是。鬚閑提！汝親近善知識，恭敬、承事已，便聞善法，聞善法已，便善思惟，善思惟已便趣向法次法，趣向法次法已，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

「云何知苦如真？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如是知苦如真。云何知

苦習如真？謂此愛當受未來有，與喜欲俱，願彼彼有，如是知苦習如真。云何知苦滅如真？謂此愛當受未來有，與喜欲俱，願彼彼有滅、無餘、斷、捨、吐、盡、無欲、沒、息止，如是知苦滅如真。云何知苦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如是知苦滅道如真。」

說此法已，鬚閑提異學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鬚閑提異學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願令我得出家學道，受具足，得比丘。」

世尊告曰：「善來比丘！修行梵行。」

鬚閑提異學即是出家學道，受具足，得比丘。鬚閑提出家學道，受具足，知法已，至得阿羅訶。

佛說如是。尊者鬚閑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鬚閑提經竟(四千一百二十一字)

中阿含經梵志品黃蘆園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鞞蘭若，在黃蘆園中。

爾時，鞞蘭若梵志年耆宿老，壽將欲過，命垂至盡，年百二十，拄杖而行。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當在佛前倚杖而立，白曰：「瞿曇！我聞沙門瞿曇年幼極少，新出家學。若有名德沙門梵志親自來詣，而不禮敬，亦不尊重，不從坐起，不請令坐。瞿曇！此事大為不可。」

世尊告曰：「梵志！我初不見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謂自來詣，能令如來禮敬尊重，而從坐起，請令坐者。梵志！若有來詣，欲令如來禮敬尊重，而從坐起，請令坐

者，彼人必當頭破七分。」

梵志復白：「瞿曇無味。」

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無味，然不如汝言。若有色味、聲味、香味、觸味者，彼如來斷智絕滅拔根終不復生，是謂有事令我無味，然不如汝言。」

梵志復白：「瞿曇無恐怖。」

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無恐怖，然不如汝言。若有色恐怖，聲、香、味、觸恐怖者，彼如來斷智絕滅拔根終不復生，是謂有事令我無恐怖，然不如汝言。」

梵志復白：「瞿曇不入胎。」

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不入胎，然不如汝言。若有沙門、梵志當來胎床，斷智絕滅拔根終不復生者，我說彼不入胎，如來當來胎床，斷智絕滅拔根終不復生，是故令我不入胎。是謂有事令我不入胎，然不如汝言。」

「梵志！我於此眾生無明來，無明樂，無明覆，無明卵之所裹，我先觀法，我於眾生為最第一。猶鷄生卵，或十或十二，隨時念，隨時覆，隨時暖，隨時擁護。彼於其後，鷄設放逸，於中有鷄子，或以口嘴，或以足爪，啄破其卵，安隱自出，彼於鷄子為最第一。我亦如是，於此眾生無明來，無明樂、無明覆，無明卵之所裹，我先觀法，我於眾生為最第一。」

「梵志！我持蒿草往詣覺樹，布草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坐，不破正坐，要至漏盡，我不破正坐，要至漏盡。我正坐已，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逮初禪成就遊，是謂我爾時獲第一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

「復次，梵志！我覺、觀已息，內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逮第二禪成就遊，是謂我爾時獲第二增上心，即

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

「復次，梵志！我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逮第三禪成就遊，是謂我爾時獲第三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復次，梵志！我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逮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我爾時獲第四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

「復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覺憶宿命智通作證。我有行有相貌，憶本無量昔所經歷，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彼眾生名某，彼昔更歷，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是謂我爾時初夜得此第一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謂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憶宿命智作證明達。

「復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於生死智通作證，我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上生天中。是謂我爾時中夜得此第二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謂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

而明生，謂生死智作證明達。

「復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於漏盡智通作證，我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我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我爾時後夜得此第三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謂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漏盡智作證明達。

「復次，梵志！若有正說而說不癡法，眾生生世，一切眾生最勝，不為苦樂所覆，當知正說者即是我也。所以者何？我說不癡法，眾生生世，一切眾生最勝，不為苦樂所覆。」

於是，鞞蘭若梵志即便捨杖，稽首佛足，白世尊曰：「世尊為第一，世尊為大，世尊為最，世尊為勝，世尊為等，世尊為不等，世尊無與等等，世尊無障，世尊無障人。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鞞蘭若梵志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黃蘆園經竟(千六百二字)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鞞摩那修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異學鞞摩那修中後仿佯往詣佛所，相問訊已，問曰：「瞿曇！最色最色。瞿曇！最色。」

世尊問曰：「迦旃！何等色也？」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若色更無有色最上、最妙、最勝，瞿曇！彼色最勝，彼色最上。」

世尊告曰：「迦旃！猶如有人作如是說：『若此國中有女最妙，我欲得彼。』彼若有人如是問者：『君知國中有女最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耶？為長短麤細，為白、黑，為不白不黑？為刹利女，為梵志、居士、工師女？為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耶？』彼人答曰：『我不知也。』復問彼人：『君不知、不見國中有女最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長短麤細、白、黑、不白不黑，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者，而作是說：『我欲得彼女耶？』』如是。迦旃！汝作是說：『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問汝彼色，然不知也。」

異學鞞摩那修白曰：「瞿曇！猶如紫磨，極妙金精，金師善磨，瑩治令淨，藉以白練，安著日中，其色極妙，光明照耀。如是，瞿曇！我說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

世尊告曰：「迦旃！我今問汝，隨所解答。迦旃！於意云何？謂紫磨金精，藉以白練，安著日中，其色極妙，光明照耀，及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螢火光明於紫磨金精光明，最上、為最勝也。」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燃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燃燈光明於螢火蟲光明，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燃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燃大木積火在夜闇中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燃大木積火之光明於燃油燈光明，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燃大木積火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太白星平旦無暄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太白星光於燃大木積火光，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太白星平旦無暄光明照耀，及月殿光夜半無暄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月殿光明於太白星光，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月殿光夜半無暄光明照耀，及日殿光秋時向中，天淨無暄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日殿光明於月殿光，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告曰：「迦旃！多有諸天，今此日月雖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然其光明故不及諸天光明也。我昔曾與諸天共集，共彼論事，我之所說，可彼天意，然我不作是說，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迦旃！而汝於螢火蟲光色最弊最醜，說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問已不知。」於是，異學鞞摩那修為世尊面訶責已，內懷憂感，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伺。

於是，世尊面訶責已，復令歡悅，告曰：「迦旃！有五欲功德，可喜、意、令樂欲相應樂，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迦旃！色或有愛者，或不愛者。若有一人，

彼於此色可意、稱意、樂意、足意、滿願意，彼於餘色雖最上、最勝，而不欲、不思、不願、不求，彼於此色最勝、最上。迦旃！如是聲、香、味、觸，迦旃！觸或有愛者，或不愛者。若有一人，彼於此觸可意、稱意、樂意、足意、滿願意。彼於餘觸雖最上、最勝，而不欲、不思、不願、不求。彼於此觸最勝、最上。」

於是，異學鞞摩那修叉手向佛，白曰：「瞿曇！甚奇！甚特！沙門瞿曇為我無量方便說欲樂、欲樂第一。瞿曇！猶如因草火燃木火，因木火燃草火，如是沙門瞿曇為我無量方便說欲樂、欲樂第一。」

世尊告曰：「止！止！迦旃！汝長夜異見、異忍、異樂、異欲、異意故，不得盡知我所說義。迦旃！謂我弟子初夜後夜常不眠臥，正定正意，修習道品，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盡知我所說。」

於是，異學鞞摩那修向佛瞋恚，生憎嫉、不可，欲誣謗世尊，欲墮世尊，如是誣謗世尊，如是墮世尊，語曰：「瞿曇！有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瞿曇！我如是念：『云何此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亦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耶？』」

於是，世尊便作是念：「此異學鞞摩那修向我瞋恚，生憎嫉、不可，欲誣謗我，欲墮於我，如是誣謗我，如是墮我，而語我曰：『瞿曇！有一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瞿曇！』我作是念：『云何此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

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耶？』

世尊知己，告曰：「迦旃！若有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者，彼應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迦旃！我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不憶一生，我弟子比丘來，不諛諂、無欺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迦旃！猶如嬰孩童子，少年柔軟，仰向臥，父母縛彼手足，彼於後轉大，諸根成就，父母解彼手足，彼唯憶解縛時，不憶縛時也。如是，迦旃！我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令不憶一生，我弟子比丘來，不諛諂、不欺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迦旃！譬若因油因炷而燃燈也，無人益油，亦不易炷者，前油已盡，後不更益，無所受已，自速滅也。如是，迦旃！我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令不憶一生，我弟子比丘來，不諛諂、不欺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迦旃！猶如十木聚，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木聚，以火燒之，洞然俱熾，遂見火焰，後無有人更益草、木、糠、糞掃者，前薪已盡，後不更益，無所受已，自速滅也。如是，迦旃！我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令不憶一生，我弟子比丘來，不諛諂、不欺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

說此法時，異學鞞摩那修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異學鞞摩那修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更無餘尊，不復由他，斷疑度惑，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稽首佛足，白曰：「世尊！願得從佛出家學道，受具足，得比丘，行梵行。」

世尊告曰：「善哉！比丘！行梵行也。」

異學從佛得出家學道，即受具足，得比丘，行梵行。尊者

鞞摩那修出家學道，受具足已，知法見法，乃至得阿羅訶。

佛說如是。尊者鞞摩那修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鞞摩那修經竟(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長阿含經之阿摩晝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遊俱薩羅國，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至伊車能伽羅俱薩羅婆羅門村，即於彼伊車林中止宿。

時，有沸伽羅娑羅婆羅門，止郁伽羅村，其村豐樂，人民熾盛，波斯匿王即封此村，與沸伽羅娑羅婆羅門，以為梵分。此婆羅門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三部舊典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皆能分別，又能善解大人相法、祭祀儀禮，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其第一摩納弟子名阿摩晝，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三部舊典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皆能分別，亦能善解大人相法、祭祀儀禮，亦有五百摩納弟子，教授不廢，與師無異。

時，沸伽羅娑羅婆羅門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至伊車能伽羅俱薩羅婆羅門村，止伊車林中，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善，義味具足，梵行清淨。如此真人應往親覲，我今寧可觀沙門瞿曇，為定有三十二相，名聞流布，為稱實不？當以何緣得見佛相？復作是念言：今我弟子阿摩晝，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三部舊典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又能善解大人相法、祭祀儀禮，唯有此人可使觀佛，知相有無。

時，婆羅門即命弟子阿摩晝而告之曰：「汝往觀彼沙門瞿曇，為定有三十二相，為虛妄耶？」

時，阿摩晝尋白師言：「我以何驗觀瞿曇相，知其虛實？」

師即報曰：「我今語汝，其有具足三十二大人相者，必趣二處，無有疑也。若在家，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以法治化統領民物，七寶具足：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居士寶，七、典兵寶。王有千子，勇猛多智，降伏怨敵，兵杖不用，天下泰平，國內民物無所畏懼。若其不樂世間，出家求道，當成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以此可知瞿曇虛實。」

時，阿摩晝受師教已，即嚴駕寶車，將五百摩納弟子，清旦出村，往詣伊車林。到已下車，步進詣世尊所；佛坐彼立，佛立彼坐，於其中間共談義理。佛告摩納曰：「汝曾與諸耆舊長宿大婆羅門如是論耶？」

摩納白佛：「此為何言？」

佛告摩納：「我坐汝立，我立汝坐，中間共論，汝師論法當如是耶？」

摩納白佛言：「我婆羅門論法，坐則俱坐，立則俱立，臥則俱臥。今諸沙門毀形鰥獨，卑陋下劣，習黑冥法，我與此輩共論義時，坐起無在。」

爾時，世尊即語彼言：「卿摩納未被調伏。」

時，摩納聞世尊稱卿，又聞未被調伏，即生忿恚，毀謗佛言：「此釋種子，好懷嫉惡，無有義法。」

佛告摩納：「諸釋種子，何過於卿？」

摩納言：「昔我一時為師少緣，在釋迦迦維羅越國。時，有眾多諸釋種子，以少因緣集在講堂，遙見我來，輕慢戲弄，不順儀法，不相敬待。」

佛告摩納：「彼諸釋子還在本國，遊戲自恣，猶如飛鳥自於櫟林，出入自在。諸釋種子自於本國，遊戲自在，亦復如是。」

摩納白佛言：「世有四姓——刹利、婆羅門、居士、首陀羅，其彼三姓，常尊重、恭敬、供養婆羅門；彼諸釋子義不應爾。彼釋廝細、卑陋、下劣，而不恭敬我婆羅門。」

爾時，世尊默自念言：「此摩納子！數數毀罵言及廝細，我今寧可說其本緣調伏之耶！」佛告摩納：「汝姓何等？」

摩納答言：「我姓聲王。」

佛告摩納：「汝姓爾者，則為是釋迦奴種。」

時，彼五百摩納弟子，皆舉大聲而語佛言：「勿說此言！謂：『此摩納為釋迦奴種。』所以者何？此大摩納，真族姓子，顏貌端正，辯才應機，廣博多聞，足與瞿曇往返談論。」

爾時，世尊告五百摩納：「若汝師盡不如汝言者，當捨汝師共汝論義；若汝師有如上事如汝言者，汝等宜默，當共汝師論。」

時，五百摩納白佛言：「我等盡默，聽共師論。」時，五百摩納盡皆默然。

爾時，世尊告阿摩晝：「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王名聲摩。王有四子：一名面光，二名象食，三名路指，四名莊嚴。其王四子少有所犯，王擯出國到雪山南，住直樹林中，其四子母及諸家屬，皆追念之，即共集議，詣聲摩王所，白言：『大王！當知我等與四子別久，欲往看視。』王即告曰：『欲往隨意。』時，母眷屬聞王教已，即詣雪山南直樹林中，到四子所。時諸母言：『我女與汝子，汝女與我子，即相配匹遂成夫婦，後生男子，容貌端正。』

「時，聲摩王聞其四子諸母與女共為夫婦，生子端正，王即歡喜，而發此言：『此真釋子！真釋童子！』能自存立，因此

名釋(釋。秦言能在直樹林。故名釋。釋。秦言亦言直)。聲摩王即釋種先也。王有青衣，名曰方面，顏貌端正，與一婆羅門交通，遂便有娠，生一摩納子，墮地能言，尋語父母：『當洗浴我，除諸穢惡；我年大已，自當報恩。』以其初生能言，故名聲王。如今初生有能言者，人皆怖畏，名為可畏；彼亦如是，生便能言，故名聲王。從此已來，婆羅門種遂以聲王為姓。」

又告摩納：「汝頗從先宿耆舊大婆羅門，聞此種姓因緣已不？」

時，彼摩納默然不對。如是再問，又復不對。佛至三問，語摩納言：「吾問至三，汝宜速答，設不答者，密迹力士手執金杵在吾左右，即當破汝頭為七分。」

時，密迹力士手執金杵，當摩納頭上虛空中立，若摩納不時答問，即下金杵碎摩納首。佛告摩納：「汝可仰觀。」

摩納仰觀，見密迹力士手執金杵立虛空中，見已恐怖，衣毛為豎，即起移坐附近世尊，依恃世尊為救為護，白世尊言：「世尊當問，我今當答。」

佛即告摩納：「汝曾於先宿耆舊大婆羅門，聞說如是種姓緣不？」

摩納答言：「我信曾聞，實有是事。」

時，五百摩納弟子，皆各舉聲自相謂言：「此阿摩晝，實是釋迦奴種也。沙門瞿曇所說真實，我等無狀，懷輕慢心。」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五百摩納後必懷慢，稱彼為奴，今當方便滅其奴名。」即告五百摩納曰：「汝等諸人！慎勿稱彼為奴種也。所以者何？彼先婆羅門是大仙人，有大威力，伐聲摩王索女，王以畏故，即以女與。」由佛此言得免奴名。

爾時，世尊告阿摩晝曰：「云何？摩納！若刹利女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若與一婆羅門為妻生子，摩

納！容貌端正，彼入刹利種，得坐受水誦刹利法不？」

答曰：「不得。」

「得父財業不？」

答曰：「不得。」

「得嗣父職不？」

答曰：「不得。」

「云何？摩納！若婆羅門女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與刹利為妻，生一童子，顏貌端正，彼入婆羅門眾中，得坐起受水不？」

答曰：「得。」

「得誦婆羅門法，得父遺財，嗣父職不？」

答曰：「得。」

「云何，摩納！若婆羅門擯婆羅門投刹利種者，寧得坐起受水，誦刹利法不？」

答曰：「不得。」

「得父遺財，嗣父職不？」

答曰：「不得。」

「若刹利種擯刹利投婆羅門，寧得坐起受水，誦婆羅門法，得父遺財，嗣父職不？」

答曰：「得。」

「是故，摩納！女中刹利女勝，男中刹利男勝，非婆羅門也。」

梵天躬自說偈言：

「刹利生中勝， 種姓亦純真；

明行悉具足， 天人中最勝。」

佛告摩納：「梵天說此偈，實為善說，非不善也，我所然可，所以者何？我今如來、至真、等正覺，亦說此義：

「刹利生中勝， 種姓亦純真；
明行悉具足， 天人中最勝。」

摩納白佛言：「瞿曇！何者是無上士，明行具足？」

佛告摩納：「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對曰：「唯然！願樂欲聞。」

佛告摩納：「若如來出現於世，應供、正遍知、明行足、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一切諸天、世人、沙門、婆羅門、天、魔、梵王中，獨覺自證，為人說法。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亦善，義味具足，開清淨行。若居士、居士子及餘種姓，聞正法者即生信樂，以信樂心而作是念：『我今在家，妻子繫縛，不得清淨純修梵行；今者寧可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彼於異時，捨家財產，捐棄親族，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與出家人同捨飾好，具諸戒行，不害眾生。

「捨於刀杖，懷慙愧心，慈念一切，是為不殺；捨竊盜心，不與不取，其心清淨，無私竊意，是為不盜；捨離婬欲，淨修梵行，慙慙精進，不為欲染，潔淨而住，是為不婬；捨離妄語，至誠無欺，不誑他人，是為不妄語；捨離兩舌，若聞此語，不傳至彼，若聞彼語，不傳至此，有離別者，善為和合，使相親敬，凡所言說，和順知時，是為不兩舌；捨離惡口，所言麤獷，喜惱他人，令生忿結，捨如是言，言則柔濡，不生怨害，多所饒益，眾人敬愛，樂聞其言，是為不惡口；捨離綺語，所言知時，誠實如法，依律滅諍，有緣而言，言不虛發，是為捨離綺語；捨于飲酒，離放逸處，不著香華瓔珞，歌舞倡伎不往觀聽，不坐高牀，非時不食，金銀七寶不取不用，不娶妻妾，不畜奴婢、象馬、車牛、鷄犬、猪羊、田宅、園觀，不為虛詐斗秤欺人，不以手拳共相牽拽，亦不觝債，不誣罔人，不為偽詐。捨

如是惡，滅於諍訟諸不善事，行則知時，非時不行，量腹而食無所藏積，度身而衣趣足而已，法服應器常與身俱，猶如飛鳥羽翮隨身，比丘無餘亦復如是。

「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受他信施，更求餘積，衣服飲食無有厭足；入我法者，無如此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自營生業，種植樹木，鬼神所依；入我法者，無如是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更作方便，求諸利養，象牙、雜寶、高廣大牀、種種文繡、綰縵被褥；入我法者，無如是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受他信施，更作方便，求自莊嚴，酥油摩身，香水洗沐，香末自塗，香澤梳頭，著好華鬘，染目紺色，拭面莊嚴，鑲紐澡潔，以鏡自照，雜色革屣，上服純白，刀杖、侍從、寶蓋、寶扇、莊嚴寶車；入我法者，無如此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專為嬉戲，碁局博奕，八道、十道、百道，至一切道，種種戲笑；入我法者，無如此事。

「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但說遮道無益之言，王者、戰鬪、軍馬之事，群僚、大臣、騎乘出入、遊園觀事，及論臥起、行步、女人之事，衣服、飲食、親里之事，又說入海採寶之事；入我法者，無如此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無數方便，但作邪命，諂諛美辭，現相毀訾，以利求利；入我法者，無如此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但共諍訟，或於園觀，或在浴池，或於堂上，互相是非，言：『我知經律，汝無所知；我趣正道，汝向邪徑；以前著後，以後著前；我能忍汝，汝不能忍；汝所言說，皆不真正；若有所疑，當來問我，我盡能答。』入我法者，無如此事。

「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更作方便，求為使命，若為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通信使，從此詣彼，從彼

至此，持此信授彼，持彼信授此，或自為，或教他為；入我法者，無如此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但習戰陣鬪爭之事，或習刀杖、弓矢之事，或鬪鷄犬、猪羊、象馬、牛駝諸畜，或鬪男女，及作眾聲：貝聲、鼙聲、歌聲、舞聲，緣幢倒絕，種種伎戲；入我法者，無如此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相男女，吉凶好醜，及相畜生，以求利養；入我法者，無如此事。

「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召喚鬼神，或復驅遣，或能令住，種種[社-土+厭]禱，無數方道，恐嚇於人，能聚能散，能苦能樂，又能為人安胎出衣，亦能呪人使作驢馬，亦能使人盲聾瘡癰，現諸技術，叉手向日月，作諸苦行以求利養；入我法者，無如是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為人呪病，或誦惡術，或為善呪，或為醫方、鍼灸、藥石，療治眾病；入我法者，無如是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呪水火，或為鬼呪，或誦刹利呪，或誦烏呪，或支節呪，或是安宅符呪，或火燒、鼠嚙能為解呪，或誦別死生書，或讀夢書，或相手面，或誦天文書，或誦一切音書；入我法者，無如是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相天時，言雨不雨，穀貴穀賤，多病少病，恐怖安隱，或說地動、彗星、日月薄蝕，或言星蝕，或言不蝕，如是善瑞，如是惡徵；入我法者，無如是事。

「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言此國勝彼，彼國不如；或言彼國勝此，此國不如；瞻相吉凶，說其盛衰；入我法者，無如是事。但修聖戒，無染著心，內懷喜樂，目雖見色而不取相，眼不為色之所拘繫，堅固寂然，無所貪著，亦無憂患，不漏諸惡，堅持戒品，善護眼根，

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善御六觸，護持調伏，令得安隱，猶如平地駕四馬車，善調御者，執鞭持控，使不失轍，比丘如是，御六根馬，安隱無失。彼有如是聖戒，得聖眼根，食知止足，亦不貪味，趣以養身，令無苦患而不貢高，調和其身，令故苦滅，新苦不生，有力無事，令身安樂。猶如有人以藥塗瘡，趣使瘡差，不求飾好，不以自高。摩納！比丘如是，食足支身，不懷慢恣。又如膏車，欲使通利以用運載，有所至到；比丘如是，食足支身，欲為行道。

「摩納！比丘如是成就聖戒，得聖諸根，食知止足，初夜後夜，精進覺悟。又於晝日，若行若坐，常念一心，除眾陰蓋。彼於初夜，若行若坐，常念一心，除眾陰蓋；乃至中夜，偃右脅而臥，念當時起，繫想在明，心無錯亂；至於後夜，便起思惟，若行若坐，常念一心，除眾陰蓋。比丘有如是聖戒具足，得聖諸根，食知止足，初夜後夜，精勤覺悟，常念一心，無有錯亂。

「云何比丘念無錯亂？如是比丘內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除世貪憂；外身身觀、內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是為比丘念無錯亂。云何一心？如是比丘若行步出入，左右顧視，屈伸俯仰，執持衣鉢，受取飲食，左右便利，睡眠覺悟，坐立語默，於一切時，常念一心，不失威儀，是為一心。譬如有人與大眾行，若在前行，若在中、後，常得安隱，無有怖畏。摩納！比丘如是行步出入，——至於語默，常念一心，無有憂畏。

「比丘有如是聖戒，得聖諸根，食知止足，初夜後夜，精勤覺悟，常念一心，無有錯亂，樂在靜處、樹下、塚間。若在山窟，或在露地及糞聚間，至時乞食，還洗手足，安置衣鉢，結跏趺坐，端身正意，繫念在前。除去慳貪，心不與俱，滅瞋

恨心，無有怨結，心住清淨，常懷慈愍；除去睡眠，繫想在明，念無錯亂，斷除掉戲，心不與俱。內行寂滅，滅掉戲心，斷除疑惑，已度疑網，其心專一，在於善法。譬如僮僕，大家賜姓，安隱解脫，免於僕使，其心歡喜，無復憂畏。

「又如有人舉財治生，大得利還，還本主物，餘財足用，彼自念言：『我本舉財，恐不如意，今得利還，還主本物，餘財足用，無復憂畏，發大歡喜。』如人久病，從病得差，飲食消化，色力充足，彼作是念：『我先有病，而今得差，飲食消化，色力充足，無復憂畏，發大歡喜。』又如人久閉牢獄，安隱得出，彼自念言：『我先拘閉，今已解脫，無復憂畏，發大歡喜。』又如人多持財寶，經大曠野，不遭賊盜，安隱得過，彼自念言：『我持財寶過此嶮難，無復憂畏發大歡喜，其心安樂。』

「摩納！比丘有五蓋自覆，常懷憂畏亦復如奴。如負債人、久病在獄、行大曠野，自見未離，諸陰蓋心，覆蔽闇冥，慧眼不明，彼即精勤捨欲、惡不善法，與覺、觀俱，離生喜、樂，得入初禪。彼已喜樂潤漬於身，周遍盈溢，無不充滿。如人巧浴器盛眾藥，以水漬之，中外俱潤，無不周遍。比丘如是得入初禪，喜樂遍身，無不充滿。如是，摩納！是為最初現身得樂，所以者何？斯由精進，念無錯亂，樂靜閑居之所得也。

「彼於覺、觀，便生為信，專念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入第二禪。彼已一心喜樂潤漬於身，周遍盈溢，無不充滿，猶如山頂涼泉水自中出，不從外來，即此池中出清淨水，還自浸漬，無不周遍。摩納！比丘如是入第二禪，定生喜、樂，無不充滿，是為第二現身得樂。

「彼捨喜、住，護念不錯亂，身受快樂，如聖所說，起護念樂，入第三禪。彼身無喜，以樂潤漬，周遍盈溢，無不充滿，

譬如優鉢花、鉢頭摩華、拘頭摩花、分陀利花，始出淤泥而未出水，根莖枝葉潤漬水中，無不周遍。摩訶！比丘如是入第三禪。離喜、住樂，潤漬於身，無不周遍，此是第三現身得樂。

「彼捨喜、樂，憂、喜先滅，不苦不樂，護念清淨，入第四禪，身心清淨，具滿盈溢，無不周遍。猶如有人沐浴清潔，以新白疊被覆其身，舉體清淨。摩訶！比丘如是入第四禪，其心清淨，充滿於身，無不周遍，又入第四禪，心無增減，亦不傾動，住無愛恚、無動之地。譬如密室，內外塗治，堅閉戶嚮，無有風塵，於內燃燈無觸燒者，其燈焰上怛然不動。摩訶！比丘如是入第四禪，心無增減，亦不傾動，住無愛恚、無動之地，此是第四現身得樂，所以者何？斯由精勤不懈，念不錯亂，樂靜閑居之所得也。

「彼得定心，清淨無穢，柔濡調伏，住無動地，自於身中起變化心，化作異身，支節具足，諸根無闕，彼作是觀：『此身色四大化成彼身，此身亦異，彼身亦異，從此身起心，化成彼身，諸根具足，支節無闕。』譬如有人鞘中拔刀，彼作是念：『鞘異刀異，而刀從鞘出。』又如有人合麻為繩，彼作是念：『麻異繩異，而繩從麻出。』又如有人篋中出蛇，彼作是念：『篋異蛇異，而蛇從篋出。』又如有人從籠出衣，彼作是念：『籠異衣異，而衣從籠出。』摩訶！比丘亦如是，此是最初所得勝法。所以者何？斯由精進，念不錯亂，樂靜閑居之所得也。

「彼已定心，清淨無穢，柔濡調伏，住無動地，從已四大色身中起心，化作化身，一切諸根、支節具足，彼作是觀：『此身是四大合成，彼身從化而有，此身亦異，彼身亦異，此心在此身中，依此身住，至化身中。』譬如琉璃、摩尼，瑩治甚明，清淨無穢，若以青、黃、赤縵貫之，有目之士置掌而觀，知珠異縵異，而縵依於珠，從珠至珠。摩訶！比丘觀心依此身住，

至彼化身亦復如是，此是比丘第二勝法。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念不錯亂，樂獨閑居之所得也。

「彼以定心，清淨無穢，柔濡調伏，住無動地，一心修習神通智證，能種種變化，變化一身為無數身，以無數身還合為一；身能飛行，石壁無礙；遊空如鳥，履水如地；身出烟燄，如大火[卅/積]；手捫日月，立至梵天。譬如陶師善調和泥，隨意所造，任作何器，多所饒益。亦如巧匠善能治木，隨意所造，自在能成，多所饒益。又如牙師善治象牙，亦如金師善煉真金，隨意所造，多所饒益。摩納！比丘如是，定心清淨，住無動地，隨意變化，乃至手捫日月，立至梵天，此是比丘第三勝法。

「彼以心定，清淨無穢，柔濡調伏，住無動地，一心修習，證天耳智。彼天耳淨，過於人耳，聞二種聲：天聲、人聲。譬如城內有大講堂，高廣顯敞，有聰聽人居此堂內，堂內有聲，不勞聽功，種種悉聞；比丘如是，以心定故，天耳清淨，聞二種聲。摩納！此是比丘第四勝法。

「彼以定心，清淨無穢，柔濡調伏，住無動地，一心修習，證他心智。彼知他心有欲無欲、有垢無垢、有癡無癡、廣心狹心、小心大心、定心亂心、縛心解心、上心下心，至無上心皆悉知之。譬如有人以清水自照，好惡必察；比丘如是，以心淨故，能知他心。摩納！此是比丘第五勝法。

「彼以心定，清淨無穢，柔濡調伏，住無動地，一心修習宿命智證，便能憶識宿命無數若干種事，能憶一生至無數生，劫數成敗、死此生彼、名姓種族、飲食好惡、壽命長短、所受苦樂、形色相貌皆悉憶識。譬如有人，從己村落至他國邑，在於彼處，若行若住，若語若默，復從彼國至於餘國，如是展轉便還本土，不勞心力，盡能憶識所行諸國，從此到彼，從彼到此，行住語默，皆悉憶之。摩納！比丘如是，能以定心清淨無

穢，住無動地，以宿命智能憶宿命無數劫事，此是比丘得第一勝。無明永滅，大明法生，闇冥消滅，光曜法生，此是比丘宿命智明。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念無錯亂，樂獨閑居之所得也。

「彼以定心，清淨無穢，柔濡調伏，住無動處，一心修習見生死智證。彼天眼淨，見諸眾生死此生彼、從彼生此、形色好醜、善惡諸果、尊貴卑賤、隨所造業報應因緣皆悉知之。此人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誹謗賢聖，信邪倒見，身敗命終，墮三惡道；此人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不謗賢聖，見正信行，身壞命終，生天、人中。以天眼淨，見諸眾生隨所業緣，往來五道，譬如城內高廣平地，四交道頭起大高樓，明目之士在上而觀，見諸行人東西南北，舉動所為皆悉見之。摩納！比丘如是，以定心清淨，住無動處，見生死智證。以天眼淨，盡見眾生所為善惡，隨業受生，往來五道皆悉知之，此是比丘得第二明。斷除無明，生於慧明，捨離闇冥，出智慧光，此是見眾生生死智證明也。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念不錯亂，樂獨閑居之所得也。

「彼以定心，清淨無穢，柔濡調伏，住不動地，一心修習無漏智證。彼如實知苦聖諦，如實知有漏集，如實知有漏盡，如實知趣漏盡道。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有漏、無明漏，心得解脫，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譬如清水中，有木石、魚鱉水性之屬東西遊行，有目之士明了見之：此是木石，此是魚鱉。摩納！比丘如是，以定心清淨，住無動地，得無漏智證，乃至不受後有，此是比丘得第三明。斷除無明，生於慧明，捨離闇冥，出大智光，是為無漏智明。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念不錯亂，樂獨閑居之所得也。摩納！是為無上明行具足，於汝意云何？如是明行為是，為非？」

佛告摩納：「有人不能得無上明行具足，而行四方便，云

何為四？摩納！或有人不得無上明行具足，而持斫負籠，入山求藥，食樹木根。是為，摩納！不得無上明行具足，而行第一方便。云何？摩納！此第一方便，汝及汝師行此法不？」

答曰：「不也。」

佛告摩納：「汝自卑微，不識真偽，而便誹謗，輕罵釋子，自種罪根，長地獄本。復次，摩納！有人不能得無上明行具足，而手執澡瓶，持杖筭術，入山林中，食自落果。是為，摩納！不得無上明行具足，而行第二方便，云何？摩納！汝及汝師行此法不？」

答曰：「不也。」

佛告摩納：「汝自卑微，不識真偽，而便誹謗，輕慢釋子，自種罪根，長地獄本。復次，摩納！不得無上明行具足，而捨前採藥及拾落果，還來向村依附人間，起草菴舍，食草木葉。摩納！是為不得明行具足，而行第三方便。云何？摩納！汝及汝師行此法不？」

答曰：「不也。」

佛告摩納：「汝自卑微，不識真偽，而便誹謗，輕慢釋子，自種罪根，長地獄本，是為第三方便。復次，摩納！不得無上明行具足，不食藥草，不食落果，不食草葉，而於村城起大堂閣，諸有東西南北行人過者隨力供給，是為不得無上明行具足，而行第四方便。云何？摩納！汝及汝師行此法不？」

答曰：「不也。」

佛告摩納：「汝自卑微，不識真偽，而便誹謗，輕慢釋子，自種罪根，長地獄本，云何？摩納！諸舊婆羅門及諸仙人多諸伎術，讚歎稱說本所誦習，如今婆羅門所可諷誦稱說：一、阿咤摩，二、婆摩，三、婆摩提婆，四、鼻波密多，五、伊兜瀨悉，六、耶婆提伽，七、婆婆婆悉吒，八、迦葉，九、阿樓那，

十、瞿曇，十一、首夷婆，十二、損陀羅。如此諸大仙、婆羅門皆掘塹建立堂閣，如汝師徒今所居止不？」

答曰：「不也。」

「彼諸大仙頗起城墉，圍遶舍宅，居止其中，如汝師徒今所止不？」

答曰：「不也。」

「彼諸大仙頗處高床重褥，綖縵細軟，如汝師徒今所止不？」

答曰：「不也。」

「彼諸大仙頗以金銀、瓔珞、雜色花鬘、美女自娛，如汝師徒不？彼諸大仙頗駕乘寶車，持[金*戟]導引，白蓋自覆，手執寶拂，著雜色寶屣，又著全白疊，如汝師徒今所服不？」

答曰：「不也。」

「摩納！汝自卑微，不識真偽，而便誹謗，輕慢釋子，自種罪根，長地獄本。云何？摩納！如彼諸大仙、舊婆羅門，讚嘆稱說本所諷誦，如今婆羅門所可稱說諷誦阿咤摩等，若傳彼所說，以教他人，欲望生梵天者，無有是處。猶如，摩納！王波斯匿與人共議，或與諸王，或與大臣、婆羅門、居士共論，餘細人聞，入舍衛城，遇人便說波斯匿王有如是語。云何？摩納！王與是人共言議不？」

答曰：「不也。」

「摩納！此人諷誦王言以語餘人，寧得為王作大臣不？」

答曰：「無有是處。」

「摩納！汝等今日傳先宿、大仙、舊婆羅門，諷誦教人，欲至生梵天者，無有是處。云何？摩納！汝等受他供養，能隨法行不？」

答曰：「如是，瞿曇！受他供養，當如法行。」

「摩納！汝師沸伽羅娑羅受王村封，而與王波斯匿共論議時，說王不要論無益之言，不以正事共相諫曉，汝今自觀及汝師過，且置是事，但當求汝所來因緣。」

摩納即時舉目觀如來身，求諸相好，盡見餘相，唯不見二相，心即懷疑。爾時，世尊默自念言：「今此摩納不見二相，以此生疑。」即出廣長舌相，舐耳覆面。時，彼摩納復疑一相，世尊復念：「今此摩納猶疑一相。」即以神力，使彼摩納獨見陰馬藏。爾時，摩納盡見相已，乃於如來無復狐疑，即從座起，遶佛而去。

時，沸伽羅婆羅門立於門外，遙望弟子，見其遠來，逆問之言：「汝觀瞿曇實具相不？功德神力實如所聞不？」

即白師言：「瞿曇沙門三十二相皆悉具足，功德神力實如所聞。」

師又問曰：「汝頗與瞿曇少語議不？」

答曰：「實與瞿曇言語往返。」

師又問曰：「汝與瞿曇共論何事？」

時，摩納如共佛論，具以白師，師言：「我遂得聰明弟子致使如是者，我等將入地獄不久，所以者何？汝語諸欲勝毀瞿曇，使之不悅，於我轉疎，汝與聰明弟子致使如是，使我入地獄不久。」於是，其師懷忿結心，即蹴摩納令墮，師自乘車。時，彼摩納當墮車時，即生白癩。

時，沸伽羅娑羅婆羅門仰觀日已，然自念言：「今觀沙門瞿曇，非是時也，須待明日，當往觀問。」於明日旦，嚴駕寶車，從五百弟子前後圍遶，詣伊車林中，下車步進，到世尊所，問訊已，一面坐，仰觀如來身，具見諸相，唯不見二相。

時，婆羅門疑於二相，佛知其念，即出廣長舌相，舐耳覆面。時，婆羅門又疑一相，佛知其念，即以神力，使見陰馬藏。

時，婆羅門具見如來三十二相，心即開悟，無復狐疑，尋白佛言：「若我行時，中路遇佛，少停止乘，當知我已禮敬世尊，所以者何？我受他村封，設下乘者，當失此封，惡聲流布。」

又白佛言：「若我下乘，解劍退蓋，并除幢麾，澡瓶履屣，當知我已禮敬如來，所以者何？我受他封，故有五威儀，若禮拜者，即失所封，惡名流布。」

又白佛言：「若我在眾見佛起者，若偏露右臂，自稱姓字，則知我已敬禮如來，所以者何？我受他封，若禮拜者，則失封邑，惡名流布。」

又白佛言：「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已後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唯願世尊及諸大眾當受我請。」爾時，世尊默然受請。

時，婆羅門見佛默然，知以許可，即從坐起，不覺禮佛遶三匝而去。歸設飯食，供饌既辦，還白：「時到。」

爾時，世尊著衣持鉢，與諸大眾千二百五十人往詣其舍，就坐而坐。

時，婆羅門手自斟酌，以種種甘饌供佛及僧，食訖去鉢，行澡水畢，時婆羅門右手執弟子阿摩晝臂至世尊前言：「唯願如來聽其悔過！唯願如來聽其悔過！」如是至三，又白佛言：「猶如善調象馬，猶有蹶倒還復正路，此人如是，雖有漏失，願聽悔過。」

佛告婆羅門：「當使汝壽命延長，現世安隱，使汝弟子白癩得除。」佛言適訖，時彼弟子白癩即除。

時，婆羅門取一小座於佛前坐，世尊即為婆羅門說法，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穢汙，上漏為患，出要為上，演布清淨。爾時，世尊知婆羅門心已調柔、清淨、無垢，堪受道教，如諸佛常法，說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

出要諦。時，婆羅門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猶如淨潔白疊，易為受染；沸伽羅娑羅婆羅門亦復如是，見法得法，決定道果，不信餘道，得無所畏，即白佛言：「我今再三歸依佛、法及比丘僧，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盡形壽不殺、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唯願世尊及諸大眾哀愍我故，受七日請。」爾時，世尊默然許之。時，婆羅門即於七日中，種種供養佛及大眾。爾時，世尊過七日已，遊行人間。

佛去未久，沸伽羅娑羅婆羅門遇病命終。時諸比丘聞此婆羅門於七日中供養佛已，便取命終，各自念：「此命終，為生何趣？」爾時，眾比丘往至世尊所，禮佛已，一面坐，白佛言：「彼婆羅門於七日中供養佛已，身壞命終，當生何處？」

佛告比丘：「此族姓子諸善普集，法法具足，不違法行，斷五下結，於彼般涅槃，不來此世。」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阿含經布吒婆樓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世尊清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時，世尊念言：「今日乞食，於時為早，今我寧可往至布吒婆樓梵志林中觀看，須時至當乞食。」爾時，世尊即詣梵志林中。

時，布吒婆樓梵志遙見佛來，即起迎言：「善來，沙門瞿曇！久不來此，今以何緣而能屈顧？可前就座。」

爾時，世尊即就其座，告布吒婆樓曰：「汝等集此，何所作為？為何講說？」

梵志白佛言：「世尊！昨日多有梵志、沙門、婆羅門集此婆羅門堂，說如是事，相違逆論。瞿曇！或有梵志作是說言：『人無因無緣而想生，無因無緣而想滅，想有去來，來則想生，去則想滅。』瞿曇！或有梵志作是說：『由命有想生，由命有想滅，彼想有去來，來則想生，去則想滅。』瞿曇！或有梵志作是說：『如先所言，無有是處。有大鬼神，有大威力，彼持想去，彼持想來，彼持想去則想滅，彼持想來則想生。』我因是故生念，念沙門瞿曇先知此義，必能善知想知滅定。」

爾時，世尊告梵志曰：「彼諸論者皆有過咎。言無因無緣而有想生，無因無緣而有想滅，想有去來，來則想生，去則想滅。或言因命想生，因命想滅，想有去來，來則想生，去則想滅。或有言：『無有是處，有大鬼神，彼持想來，彼持想去，持來則想生，持去則想滅。』如此言者，皆有過咎。所以者何？梵志！有因緣而想生，有因緣而想滅。」

「若如來出現於世，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有人於佛法中出家為道，乃至滅五蓋覆蔽心者，除去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禪，先滅欲想，生喜、樂想。梵志！以此故知有因緣想生，有因緣想滅。滅有覺、觀，內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入第二禪。梵志！彼初禪想滅，二禪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緣想滅，有因緣想生。捨喜修護，專念一心，自知身樂，賢聖所求，護念清淨，入三禪。梵志！彼二禪想滅，三禪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緣想滅，有因緣想生。捨苦捨樂，先滅憂喜，護念清淨，入第四禪。梵志！彼三禪想滅，四禪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緣想滅，有因緣想生。捨一切色想，滅恚，不念異想，入空處。梵志！一切色想滅，空處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緣想滅，有因緣想生。越一切空處，入識處。梵志！彼空處想滅，識處想生，故知有因緣想滅，有因緣想生。」

越一切識處，入不用處。梵志！彼識處想滅，不用處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緣想滅，有因緣想生。捨不用處，入有想無想處。梵志！彼不用處想滅，有想無想處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緣想滅，有因緣想生。彼捨有想無想處，入想知滅定。梵志！彼有想無想處想滅，入想知滅定，以是故知有因緣想生，有因緣想滅。彼得此想已，作是念：『有念為惡，無念為善。』彼作是念時，彼微妙想不滅，更麤想生。彼復念言：『我今寧可不為念行，不起思惟。』彼不為念行，不起思惟已，微妙想滅，麤想不生。彼不為念行，不起思惟，微妙想滅，麤想不生時，即入想知滅定。云何？梵志！汝從本已來，頗曾聞此次第滅想因緣不？」

梵志白佛言：「從本已來信自不聞如是次第滅想因緣。」又白佛言：「我今生念，謂此有想、此無想，或復有想此想已，彼作是念：『有念為惡，無念為善。』彼作是念時，微妙想不滅，麤想更生，彼復念言：『我今寧可不為念行，不起思惟。』彼不為念行，不起思惟已，微妙想滅，麤想不生。彼不為念行，不起思惟，微妙想滅，麤想不生時，即入想知滅定。」

佛告梵志言：「善哉！善哉！此是賢聖法中次第想滅想定。」

梵志復白佛言：「此諸想中，何者為無上想？」

佛告梵志：「不用處想為無上。」

梵志又白佛言：「諸想中，何者為第一無上想？」

佛言：「諸想、諸言無想，於其中間能次第得想知滅定者，是為第一無上想。」

梵志又問：「為一想，為多想？」

佛言：「有一想，無多想。」

梵志又問：「先有想生然後智？先有智生然後想？為想、智一時俱生耶？」

佛言：「先有想生然後智，由想有智。」

梵志又問：「想即是我耶？」

佛告梵志：「汝說何等人是我？」

梵志白佛言：「我不說人是我，我自說色身四大、六入，父母生育，乳哺成長，衣服莊嚴，無常、磨滅法，我說此人是我。」

佛告梵志：「汝言色身四大、六入，父母生育，乳哺長成，衣服莊嚴，無常、磨滅法，說此人是我。梵志！且置此我，但人想生、人想滅。」

梵志言：「我不說人是我，我說欲界天是我。」

佛言：「且置欲界天是我，但人想生、人想滅。」

梵志言：「我不說人是我，我自說色界天是我。」

佛言：「且置色界天是我，但人想生、人想滅。」

梵志言：「我不說人是我，我自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無色天是我。」

佛言：「且置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有想無想處、無色天是我，但人想生、人想滅。」

梵志白佛言：「云何？瞿曇！我寧可得知人想生、人想滅不？」

佛告梵志：「汝欲知人想生、人想滅者，甚難！甚難！所以者何？汝異見、異習、異忍、異受，依異法故。」

梵志白佛言：「如是。瞿曇！我異見、異習、異忍、異受，依異法故，欲知人想生、人想滅者，甚難！甚難！所以者何？我、世間有常，此實餘虛；我、世間無常，此實餘虛；我、世間有常無常，此實餘虛；我、世間非有常非無常，此實餘虛。我、世間有邊，此實餘虛；我、世間無邊，此實餘虛；我、世間有邊無邊，此實餘虛；我、世間非有邊非無邊，此實餘虛。是命是身，此實餘虛；命異身異，此實餘虛；身命非異非不異，

此實餘虛；無命無身，此實餘虛。如來終，此實餘虛；如來不終，此實餘虛；如來終不終，此實餘虛；如來非終非不終，此實餘虛。」

佛告梵志：「世間有常，乃至如來非終非不終，我所不記。」

梵志白佛言：「瞿曇！何故不記，我、世間有常，乃至如來非終非不終，盡不記耶？」

佛言：「此不與義合，不與法合，非梵行，非無欲，非無為，非寂滅，非止息，非正覺，非沙門，非泥洹，是故不記。」

梵志又問：「云何為義合、法合？云何為梵行初？云何無為？云何無欲？云何寂滅？云何止息？云何正覺？云何沙門？云何泥洹？云何名記？」

佛告梵志：「我記苦諦、苦集、苦滅、苦出要諦。所以者何？此是義合、法合，梵行初首、無欲、無為、寂滅、止息、正覺、沙門、泥洹，是故我記。」

爾時，世尊為梵志說法，示教利喜已，即從坐而去。

佛去未久，其後諸餘梵志語布吒婆樓梵志曰：「汝何故聽瞿曇沙門所說，語語印可？瞿曇言：『我及世間有常，乃至如來非終非不終，不與義合，故我不記。』汝何故印可是言？我等不可沙門瞿曇如是所說。」

布吒婆樓報諸梵志言：「沙門瞿曇所說：『我、世間有常，乃至如來非終非不終，不與義合，故我不記。』我亦不印可此言。但彼沙門瞿曇依法住，以法而言，以法出離，我當何由違此智言？沙門瞿曇如此微妙法言，不可違也。」

時，布吒婆樓梵志又於異時，共象首舍利弗詣世尊所，問訊已，一面坐。象首舍利弗禮佛而坐，梵志白佛言：「佛先在我所，時，去未久，其後諸餘梵志語我言：『汝何故聽沙門瞿曇所說，語語印可？瞿曇言：『我、世間常，乃至如來非終非

不終，不合義，故不記。」汝何故印可是言？我等不可沙門瞿曇如是所說。』我報彼言：『沙門瞿曇所說：「我、世間有常，乃至如來非終非不終，不與義合，故我不記。」我亦不印可此言。但彼沙門瞿曇依法住法，以法而言，以法出離，我等何由違此智言？沙門瞿曇微妙法言，不可違也。』」

佛告梵志曰：「諸梵志言：『汝何故聽沙門瞿曇所說，語語印可？』此言有咎。所以者何？我所說法，有決定記、不決定記。云何名不決定記？我、世間有常，乃至如來非終非不終，我亦說此言而不決定記。所以然者？此不與義合，不與法合，非梵行初，非無欲，非無為，非寂滅，非止息，非正覺，非沙門，非泥洹。是故，梵志！我雖說此言而不決定記。云何名為決定記？我記苦諦、苦集、苦滅、苦出要諦。所以者何？此與法合、義合，是梵行初首，無定無記。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於一處世間，無欲，無為，寂滅，止息，正覺，沙門，泥洹，是故我說決定記。」

「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於一處世間，一向說樂，我語彼言：『汝等審說，一處世間一向樂耶？』彼報我言：『如是。』我又語彼言：『汝知見一處世間一向樂耶？』彼答我言：『不知不見。』我復語彼言：『一處世間諸天一向樂，汝曾見不？』彼報我言：『不知不見。』又問彼言：『彼一處世間諸天，汝頗共坐起言語，精進修定不耶？』答我言：『不。』我又問彼言：『彼一處世間諸天一向樂者，頗曾來語汝言：「汝所行質直，當生彼一向樂天。我以所行質直，故得生彼共受樂。」耶？』彼答我言：『不也。』我又問彼言：『汝能於己身起心化作他四大身，身體具足，諸根無闕不？』彼答我言：『不能。』云何？梵志！彼沙門、婆羅門所言為是誠實，為應法不？」

梵志白佛言：「此非誠實，為非法言。」

佛告梵志：「如有人言：『我與彼端正女人交通。』稱讚姪女。餘人問言：『汝識彼女不？為在何處？東方、西方、南方、北方耶？』答曰：『不知。』又問：『汝知彼女所止土地、城邑、村落不？』答曰：『不知。』又問：『汝識彼女父母及其姓字不？』答曰：『不知。』又問：『汝知彼女為刹利女，為是婆羅門、居士、首陀羅女耶？』答曰：『不知。』又問：『汝知彼女為長短、麤細、黑白、好醜耶？』答曰：『不知。』云何？梵志！此人所說為誠實不？」

答曰：「不也。」

「梵志！彼沙門、婆羅門亦復如是，無有真實。梵志！猶如有人立梯空地，餘人問言：『立梯用為？』答曰：『我欲上堂。』又問：『堂何所在？』答曰：『不知。』云何？梵志！彼立梯者豈非虛妄耶？」

答曰：「如是，彼實虛妄。」

佛言：「諸沙門、婆羅門亦復如是，虛妄無實。」

佛告布吒婆樓：「汝言我身色四大、六入，父母生育，乳舖成長，衣服莊嚴，無常、磨滅，以此為我者。我說此為染汙，為清淨，為得解？汝意或謂染汙法不可滅，清淨法不可生，常在苦中。勿作是念。何以故？染汙法可滅盡，清淨法可出生，處安樂地，歡喜愛樂，專念一心，智慧增廣。梵志！我於欲界天、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天，說為染汙，亦說清淨，亦說得解。汝意或謂染汙法不可滅，清淨法不可生，常在苦中。勿作是念。所以者何？染汙可滅，淨法可生，處安樂地，歡喜愛樂，專念一心，智慧增廣。」

爾時，象首舍利弗白言：「世尊！當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時，復有欲界天身、色界天身，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天身，一時有不？世尊！當有欲界天身時，復有欲界人身

四大諸根，及色界天身，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有想無想處天身，一時有不？世尊！當有色界天身時，復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及色界天身，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有想無想處天身，一時有不？如是至有想無想處天身時，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及欲界天身，色界天身，空處、識處、無所有處天身，一時有不？」

佛告象首舍利弗：「若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爾時正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非欲界天身，色界天身，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有想無想處天身。如是乃至有有想無想處天身時，爾時正有想無想處天身，無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及欲界天身，色界天身，空處、識處、無所有處天身。象首！譬如牛乳，乳變為酪，酪為生酥，生酥為熟酥，熟酥為醍醐，醍醐為第一。象首！當有乳時，唯名為乳，不名為酪、酥、醍醐，如是展轉，至醍醐時，唯名醍醐，不名為乳，不名酪、酥。象首！此亦如是，若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時，無有欲界天身，色界天身，乃至有想無想處天身；如是展轉，有有想無想處天身時，唯有有想無想處天身，無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及欲界天身，色界天身，乃至無所有天身。

「象首！於汝意云何？若有人問汝言：『若有過去身時，有未來、現在身，一時有不？有未來身時，有過去、現在身，一時有不？有現在身時，有過去、未來身，一時有不？』設有此問者，汝云何報？」

象首言：「設有如是問者，我當報言：『有過去身時，唯是過去身，無未來、現在。有未來身時，唯是未來身，無過去、現在。有現在身時，唯是現在身，無過去、未來身。』」

「象首！此亦如是，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時，無欲界天身，色界天身，乃至有想無想處天身；如是展轉，至有想無想處天

身時，無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及欲界天身，色界天身，至不用處天身。

「復次，象首！若有人問汝言：『汝曾有過去已滅不？未來當生不？現在今有不？』設有是問者，汝當云何答？」

象首白佛言：「若有是問者，當答彼言：『我曾有過去已滅，非不有也。有未來當生，非不有也。現在今有，非不有也。』」

佛言：「象首！此亦如是，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時，無欲界天身，乃至有想無想天身；如是展轉，至有想無想天身時，無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及欲界天身，乃至無所有處天身。」

爾時，象首白佛言：「世尊！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已後，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

時，布吒婆樓梵志白佛言：「我得於佛法中出家受戒不？」

佛告梵志：「若有異學欲於我法中出家為道者，先四月觀察，稱眾人意，然後乃得出家受戒。雖有是法，亦觀人耳。」

梵志白佛言：「諸有異學欲於佛法中出家受戒者，先當四月觀察，稱眾人意，然後乃得出家受戒。如我今者，乃能於佛法中四歲觀察，稱眾人意，然後乃望出家受戒。」

佛告梵志：「我先語汝，雖有是法，當觀其人。」

時，彼梵志即於正法中得出家受戒。如是不久以信堅固，淨修梵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即成阿羅漢。

爾時，布吒婆樓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次第乞食，至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舍。

時，婆羅門手執木杓，盛諸飲食，供養火具，住於門邊，遙見佛來。見已，白佛作是言：「住！住！領群特！慎勿近我門！」

佛告婆羅門：「汝知領群特、領群特法耶？」

婆羅門言：「我不知領群特，亦不知領群特法，沙門瞿曇知領群特及領群特法不？」

佛言：「我善知是領群特及領群特法。」

是時，婆羅門即放事火具，疾敷床座，請佛令坐，白言：「瞿曇！為我說領群特及領群特法。」

佛即就座為說偈言：

「瞋恚心懷恨，	隱覆諸過惡，
犯戒起惡見，	虛偽不真實，
如是等士夫，	當知領群特。
慙暴貪恠惜，	惡欲慳諂偽，
無慚無愧心，	當知領群特。
一生二生者，	一切皆殺害，
無有慈愍心，	是為領群特。
若殺縛椎打，	聚落及城邑，
無道以切責，	當知領群特。
住止及行路，	為眾之導首，
苦切諸群下，	恐怛相迫慚，
取利以供己，	當知領群特。
聚落及空地，	有主無主物，
掠護為己有，	當知領群特。

自棄薄其妻，	又不入姪舍，
侵陵他所愛，	當知領群特。
內外諸親屬，	同心善知識，
侵掠彼所受，	當知領群特。
妄語欺誑人，	詐取無證財，
他索而不還，	當知領群特。
為己亦為他，	舉責及財與，
或復順他語，	妄語為他證，
如是妄語者，	當知領群特。
作惡不善業，	無有人知者，
隱諱覆藏惡，	當知領群特。
若人問其義，	而答以非義，
顛倒欺誑人，	當知領群特。
實空無所有，	而輕毀智者，
愚癡為利故，	當知領群特。
高慢自稱舉，	毀壞於他人，
是極卑鄙慢，	當知領群特。
自造諸過惡，	移過誣他人，
妄語謗清白，	當知領群特。
前受他利養，	他人來詣己，
無有敬報心，	當知領群特。
沙門婆羅門，	如法來乞求，
呵責而不與，	當知領群特。
若父母年老，	少壯氣已謝，
不勤加奉養，	當知領群特。
父母諸尊長，	兄弟親眷屬，
實非阿羅漢，	自顯羅漢德，

世間之大賊，	當知領群特。
初上種姓生，	習婆羅門典，
而於其中間，	習行諸惡業，
不以勝生故，	障呵責惡道，
現法受呵責，	後世墮惡道，
生旃陀羅家，	世稱須陀夷，
名聞遍天下，	旃陀羅所無，
婆羅門刹利，	大姓所供養，
乘於淨天道，	平等正直住，
不以生處障，	令不生梵天，
現法善名譽，	後世生善趣，
二生汝當知，	如我所顯示，
不以所生故，	名為領群特。
不以所生故，	名為婆羅門，
業為領群特，	業為婆羅門。」

婆羅門白佛言：

「如是大精進，	如是大牟尼，
不以所生故，	名為領群特。
不以所生故，	名為婆羅門，
業故領群特，	業故婆羅門。」

時，事火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轉得信心，以滿鉢好食奉上世尊。世尊不受，以說偈得故，偈如上說。

時，事火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見食瑞應已，增其信心，白佛言：「世尊！我今可得為正法、律出家、受具足不？」

佛告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戒。」即得出家，獨靜思惟，如前說，乃至得阿羅漢，心善解脫。

時，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得阿羅漢，心善解脫，自覺喜樂，

即說偈言：

「非道求清淨， 供養祠祀火，
不識清淨道， 猶如生盲者。
今已得安樂， 出家受具足，
逮得於三明， 佛所教已作。
先婆羅門難， 今為婆羅門，
沐浴離塵垢， 度諸天彼岸。」

雜阿含經（二八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縈髮目犍連出家來詣佛所，共相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縈髮目犍連：「汝從何來？」

縈髮目犍連白佛言：「我從彼眾多種種異道沙門、婆羅門、遮羅迦出家，集會未曾講堂聽法，從彼林來。」

佛告縈髮目犍連：「汝為何等福力故，從彼眾多種種異道沙門、婆羅門、遮羅迦出家所聽其說法？」

縈髮目犍連言：「我試聽其競勝論義福利，聽其相違反論議福利故。」

佛告目犍連：「長夜久遠，種種異道沙門、婆羅門、遮羅迦出家競勝論議，相違反論議福利，迭相破壞。」

縈髮目犍連白佛言：「瞿曇！為諸弟子說何等法福利，令彼轉為人說，不謗如來，不增不減，誠說、法說、法次法說，無有餘人能來比校、難詰、訶責？」

佛告目連：「明、解脫果報福利，為人轉說者，不謗如來，

不乖其理，法次法說，無有能來比校、難詰、嫌責。」

縈髮目犍連白佛言：「瞿曇！諸弟子有法，修習多修習，令明、解脫福利滿足者不？」

佛告縈髮目犍連：「有七覺分，修習多修習，明、解脫福利滿足。」

縈髮目犍連白佛言：「有法修習，能令七覺分滿足不？」

佛告縈髮目犍連：「有四念處，修習多修習，能令七覺分滿足。」

縈髮目犍連白佛：「復有法修習多修習，令四念處滿足不？」

佛告縈髮目犍連：「有三妙行，修習多修習，能令四念處滿足。」

縈髮目犍連白佛言：「復有法修習多修習，令三妙行滿足不？」

佛告目犍連：「有六觸入處律儀，修習多修習，令三妙行滿足。」

縈髮目犍連白佛言：「云何六觸入處律儀，修習多修習，令三妙行滿足？」

佛告目犍連：「若眼見適意、可愛念、能長養欲樂、令人緣著之色，彼比丘見已，不喜、不讚歎、不緣、不著、不住；若眼見不適意、不可愛念、順於苦覺之色，諸比丘見已，不畏、不惡、不嫌、不悲。於彼好色，起眼見已，永不緣著；不好色，起眼見已，永不緣著；內心安住不動，善修解脫，心不懈勸。耳、鼻、舌、身、意識法亦復如是。如是於六觸入修習多修習，滿足三妙行。」

「云何修三妙行，滿足四念處？多聞聖弟子於空閑處、林中、樹下，作如是學、如是思惟：『此身惡行，現世、後世必得惡報。我若行身惡行者，必當自生厭悔，他亦嫌薄，大師亦

責，諸梵行者亦復以法而嫌我；惡名流布，遍於諸方，身壞命終，當墮地獄。於身惡行，見現世、後世如是果報，是故除身惡行，修身妙行，口、意惡行亦復如是。』是名修習三妙行已，得四念處清淨滿足。

「云何修四念處？得七覺分滿足？目犍連比丘！如是順身身觀住，彼順身身觀住時，攝念安住不忘。爾時，方便修習念覺分，方便修習念覺分已，得念覺分滿足，於彼心念選擇於法，覺想思量。爾時，方便修習擇法覺分，方便修習擇法覺分已，速得擇法覺分滿足，選擇彼法，覺想思量。方便修習精進覺分，方便修習精進覺分已，速得精進覺分滿足，勤精進已，生歡喜心。爾時，修習方便歡喜覺分，修習歡喜覺分已，速得歡喜覺分滿足，心歡喜已，身心止息。爾時，修習猗息覺分，修習猗息覺分已，速得猗息覺分滿足，身心息已，得三摩提。爾時，修習定覺分，修習定覺分已，定覺分滿足，謂一其心，貪憂滅息，內身行捨，方便修習捨覺分，方便修習捨覺分已，速得捨覺分清淨滿足。受、心、法念處，亦如是說。如是修習四念處、七覺分滿足。

「云何修習七覺分？明、解脫滿足？目犍連！若比丘修念覺分，依遠離、依離欲、依滅捨，於進趣修念覺分，速得明、解脫清淨滿足。乃至修習捨覺分，亦如是說，是名修習七覺分已，明、解脫清淨滿足。如是，目犍連！法法相律，從此岸而到彼岸。」

說是法時，縈髮目犍連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縈髮目犍連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疑惑，不由於他，於諸法、律得無所畏。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我今寧得於正法、律出家，得具足比丘分不？」

佛告目犍連：「汝今已得於正法、律出家，具足得比丘分，

得出家已，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成阿羅漢。」

雜阿含經（三四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若王、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及餘世人所共恭敬、尊重、供養，佛及諸聲聞眾大得利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都不恭敬、尊重、供養眾邪異道衣被、飲食、臥具、湯藥。

爾時，眾多異道聚會未曾講堂，作如是論：「我等昔來常為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餘一切之所奉事，恭敬供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今悉斷絕，但恭敬供養沙門瞿曇、聲聞大眾衣被、飲食、臥具、湯藥。今此眾中，誰有智慧、大力，堪能密往詣彼沙門瞿曇眾中出家，聞彼法已，來還廣說，我等當復用彼聞法化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令其信樂，可得還復供養如前？」

時，有人言：「有一年少，名曰須深，聰明黠慧，堪能密往沙門瞿曇眾中出家，聽彼法已，來還宣說。」

時，諸外道詣須深所，而作是言：「我今日大眾聚集未曾講堂，作如是論：『我等先來為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諸世人之所恭敬奉事，供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今悉斷絕，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諸世間悉共奉事沙門瞿曇、聲聞大眾。我此眾中，誰有聰明黠慧，堪能密往沙門瞿曇眾中出家學道，聞彼法已，來還宣說，化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令我此眾還得恭敬、尊重、供養？』其中有言：『唯有須深聰明黠慧，堪能密往瞿曇法中出家學道，聞彼說法，悉能受持，來還宣說。』是故我等故來相請，仁者當行。」

時，彼須深默然受請，詣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眾多比丘出房舍外露地經行。爾時，須深詣眾多比丘，而作是言：「諸尊！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梵行不？」

時，眾多比丘將彼須深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今此外道須深欲求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梵行。」

爾時，世尊知外道須深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當度彼外道須深，令得出家。」時，諸比丘願度須深。

出家已經半月，有一比丘語須深言：「須深當知，我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彼須深語比丘言：「尊者！云何？學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具足初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比丘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云何？離有覺有觀，內淨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比丘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云何？尊者離喜，捨心住正念正智，身心受樂，聖說及捨，具足第三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云何？尊者離苦息樂，憂喜先斷，不苦不樂捨，淨念一心，具足第四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若復寂靜解脫起色、無色，身作證具足住，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答言：「不也，須深！」

須深復問：「云何？尊者所說不同，前後相違。云何不得禪定而復記說？」

比丘答言：「我是慧解脫也。」

作是說已，眾多比丘各從座起而去。

爾時，須深知眾多比丘去已，作是思惟：「此諸尊者所說不同，前後相違，言不得正受，而復記說自知作證。」作是思惟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彼眾多比丘於我面前記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我即問彼尊者：『得離欲、惡不善法，乃至身作證，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彼答我言：『不也，須深！』我即問言：『所說不同，前後相違，言不入正受，而復記說，自知作證。』彼答我言：『得慧解脫。』作此說已，各從座起而去。我今問世尊：『云何彼所說不同，前後相違，不得正受，而復說言：「自知作證。」？』」

佛告須深：「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法，離於我見，不起諸漏，心善解脫。」

須深白佛：「我今不知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法，離於我見，不起諸漏，心善解脫。」

佛告須深：「不問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離於我見，心善解脫。」

須深白佛：「唯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得知法住智，得見法住智。」

佛告須深：「我今問汝，隨意答我。須深！於意云何？有生故有老死，不離生有老死耶？」

須深答曰：「如是，世尊！」

「有生故有老死，不離生有老死。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無明，有無明故有行，不離

無明而有行耶？」

須深白佛：「如是，世尊！有無明故有行，不離無明而有行。」

佛告須深：「無生故無老死，不離生滅而老死滅耶？」

須深白佛言：「如是，世尊！無生故無老死，不離生滅而老死滅。」

「如是，乃至無無明故無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耶？」

須深白佛：「如是，世尊！無無明故無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

佛告須深：「作如是知、如是見者，為有離欲、惡不善法，乃至身作證具足住不？」

須深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須深：「是名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離於我見，不起諸漏，心善解脫。」

佛說此經已，尊者須深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爾時，須深見法得法，覺法度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心得無畏，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我今悔過，我於正法中盜密出家，是故悔過。」

佛告須深：「云何於正法中盜密出家？」

須深白佛言：「世尊！有眾多外道來詣我所，語我言：『須深當知，我等先為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餘世人恭敬供養，而今斷絕，悉共供養沙門瞿曇、聲聞大眾。汝今密往沙門瞿曇、聲聞眾中出家受法，得彼法已，還來宣說我等，當以彼聞法教化世間，令彼恭敬供養如初。』是故，世尊！我於正法、律中盜密出家，今日悔過，唯願世尊聽我悔過，以哀愍故。」

佛告須深：「受汝悔過，汝當具說：『我昔愚癡、不善、無智，於正法、律盜密出家，今日悔過，自見罪、自知罪，於當

來世律儀成就，功德增長，終不退減。』所以者何？凡人有罪，自見、自知而悔過者，於當來世律儀成就，功德增長，終不退減。」

佛告須深：「今當說譬，其智慧者，以譬得解。譬如國王有防邏者，捉捕盜賊，縛送王所，白言：『大王！此人劫盜，願王處罪。』王言：『將罪人去，反縛兩手，惡聲宣令，周遍國中，然後將出城外刑罪人處，遍身四體，劓以百矛。』彼典刑者受王教令，送彼罪人，反縛兩手，惡聲宣唱，周遍城邑，將出城外刑罪人處，遍身四體，劓以百矛。日中，王問：『罪人活耶？』臣白言：『活。』王復勅臣：『復劓百矛。』至日晡時，復劓百矛，彼猶不死。」

佛告須深：「彼王治罪，劓以三百矛，彼罪人身寧有完處如手掌不？」

須深白佛：「無也，世尊！」

復問須深：「時彼罪人，劓以三百矛因緣，受苦極苦劇不？」

須深白佛：「極苦。世尊！若劓以一矛，苦痛難堪，況三百矛，當可堪忍？」

佛告須深：「此尚可耳，若於正法、律盜密出家，盜受持法，為人宣說，當受苦痛倍過於彼。」

佛說是法時，外道須深漏盡意解，佛說此經已，尊者須深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七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菴羅林中。時，有阿耆毘外道是質多羅長者先人親厚，來詣質多羅長者所，共相問訊慰勞已，於一面住。

質多羅長者問阿耆毘外道：「汝出家幾時？」

答言：「長者！我出家已來二十餘年。」

質多羅長者問言：「汝出家來過二十年，為得過人法，究竟知見，安樂住不？」

答言：「長者！雖出家過二十年，不得過人法，究竟知見，安樂住，唯有裸形、拔髮、乞食，人間遊行，臥於土中。」

質多羅長者言：「此非名稱法、律，此是惡知，非出要道，非曰等覺，非讚歎處，不可依止。唐名出家過二十年，裸形、拔髮、乞食，人間遊行，臥灰土中。」

阿耆毘問質多羅長者：「汝為沙門瞿曇作弟子，於今幾時？」

質多羅長者答言：「我為世尊弟子過二十年。」

復問質多羅長者：「汝為沙門瞿曇弟子過二十年，復得過人法，勝、究竟知見不？」

質多羅長者答言：「汝今當知，質多羅長者要不復經由胞胎而受生，不復增於丘塚，不復起於血氣，如世尊所說五下分結，不見一結而不斷者，若一結不斷，當復還生此世。」

如是說時，阿耆毘迦悲歎涕淚，以衣拭面，謂質多羅長者言：「我今當作何計？」

質多羅長者答言：「汝若能於正法、律出家者，我當給汝衣鉢供身之具。」

阿耆毘迦須臾思惟已，語質多羅長者言：「我今隨喜，示我所作。」

時，質多羅長者將彼阿耆毘迦往詣諸上座所，禮諸上座足，於一面坐。白諸上座比丘言：「尊者！此阿耆毘迦是我先人親厚，今求出家作比丘，願諸上座度令出家，我當供給衣鉢眾具。」

諸上座即令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衣。出家已，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出家增進學道，淨修梵

行……。」得阿羅漢。

雜阿含經（九六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長爪外道出家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一切見不忍。」

佛告火種：「汝言一切見不忍者，此見亦不忍耶？」

長爪外道言：「向言一切見不忍者，此見亦不忍。」

佛告火種：「如是知、如是見，此見則已斷、已捨、已離，餘見更不相續、不起、不生。火種！多人與汝所見同，多人作如是見、如是說，汝亦與彼相似，火種！若諸沙門、婆羅門捨斯等見，餘見不起，是等沙門、婆羅門世間亦少少耳。

「火種！依三種見。何等為三？有一如是見、如是說：『我一切忍。』復次，有一如是見、如是說：『我一切不忍。』復次，有一如是見、如是說：『我於一忍、一不忍』。火種！若言一切忍者，此見與貪俱生，非不貪；與恚俱生，非不恚，與癡俱生，非不癡；繫，不離繫，煩惱，非清淨，樂取，染著生。若如是見：『我一切不忍。』此見非貪俱、非恚俱、非癡俱，清淨非煩惱，離繫非繫，不樂不取，不著生。火種！若如是見：『我一忍、一不忍。』彼若忍者，則有貪，乃至染著生，若如是見不忍者，則離貪，乃至不染著生。

「彼多聞聖弟子所學言：『我若作如是見、如是說：『我一切忍。』則為二者所責、所詰。何等二種？謂一切不忍，及一忍、一不忍，則為此等所責。責故詰，詰故害，彼見責、見詰、見害故，則捨所見，餘見則不復生。如是斷見、捨見、離見，

餘見不復相續，不起不生。』

「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我若如是見、如是說：「我一切不忍。」者，則有二種二詰。何等為二？謂我一切忍，及一忍、一不忍。如是二責二詰，乃至不相續，不起不生。』

「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我若作如是見、如是說：「一忍、一不忍。」則有二責二詰。何等二？謂如是見、如是說：「我一切忍，及一切不忍。」如是二責，乃至不相續，不起不生。』

「復次，火種！如是身色麤四大，聖弟子當觀無常、觀生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若聖弟子觀無常、觀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住者，於彼身、身欲、身念、身愛、身染、身著，永滅不住。

「火種！有三種受，謂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此三種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轉？謂此三受觸因、觸集、觸生、觸轉。彼彼觸集，則受集；彼彼觸滅，則受滅，寂靜、清涼、永盡。彼於此三受，覺苦、覺樂、覺不苦不樂。彼彼受若集、若滅、若味、若患、若出如實知；如實知己，即於彼受觀察無常、觀生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彼於身分齊受覺如實知，於命分齊受覺如實知，若彼身壞命終後，即於爾時一切受永滅、無餘永滅。彼作是念：『樂受覺時，其身亦壞；苦受覺時，其身亦壞；不苦不樂受覺時，其身亦壞，悉為苦邊。於彼樂覺，離繫不繫；於彼苦覺，離繫不繫；於不苦不樂覺，離繫不繫。於何離繫？離於貪欲、瞋恚、愚癡，離於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我說斯等，名為離苦。』」

當於爾時，尊者舍利弗受具足始經半月。時，尊者舍利弗住於佛後，執扇扇佛。時，尊者舍利弗作是念：「世尊歎說於彼彼法，斷欲、離欲，欲滅盡、欲捨。」爾時，尊者舍利弗即於彼彼法觀察無常，觀生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不起諸

漏，心得解脫。

爾時，長爪外道出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長爪外道出家見法、得法、覺法、入法、度諸疑惑，不由他度，入正法、律，得無所畏，即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願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於佛法中修諸梵行。」

佛告長爪外道出家：「汝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

即得善來比丘出家，彼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心善解脫，得阿羅漢。

佛說是經已，尊者舍利弗、尊者長爪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九七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王舍城須摩竭陀池側有外道出家名上坐，住彼池側，於自眾中作如是語：「我說一偈，若能報者，我當於彼修行梵行。」

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聞有外道出家名曰上座，住須摩竭陀池側，於自眾中作如是說：「我說一偈，有能報者，我當於彼所修行梵行。」乞食畢，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與眾多比丘入城乞食，聞有外道出家名曰上坐，住須摩竭陀池側，於自眾中作如是說：『我說一偈，有能報者，我當於彼修行梵行。』唯願世尊應自往彼，哀愍故！」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即日晡時從禪覺，往至須摩竭陀池

側。

時，上坐外道出家遙見世尊，即敷床座，請佛令坐。世尊坐已，告上坐外道出家言：「汝實作是語：『我說一偈，若能報者，我當於彼修行梵行』耶？汝今便可說偈，我能報答。」

時，彼外道即累繩床以為高座，自昇其上。即說偈言：

「比丘以法活， 不恐怖眾生，
意寂行捨離， 持戒順息止。」

爾時，世尊知彼上坐外道心。即說偈言：

「汝於所說偈， 能自隨轉者，
我當於汝所， 作善士夫觀，
觀汝今所說， 言行不相應，
寂止自調伏， 莫恐怖眾生，
行意寂遠離， 受持淨戒者，
順調伏寂止， 身口心離惡，
善攝於住處， 不令放逸者，
是則名隨順， 調伏及寂止。」

爾時，上坐外道出家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即從床而下，合掌白佛言：「今我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成比丘法不？」

佛告上坐外道出家：「今汝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

如是上坐外道出家得出家，作比丘已，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心善解脫，得阿羅漢。

雜阿含經（九七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眾多婆羅門出家住須摩竭陀池側，集聚一處，作如是論：「如是婆羅門真諦，如是婆羅門真諦。」

爾時，世尊知彼眾多婆羅門出家心念，往到須摩竭陀池側。

時，眾多婆羅門出家遙見佛來，即為佛敷床座，請佛就坐。

佛即就坐，告諸婆羅門出家：「汝等於此須摩竭陀池側，眾共集聚，何所論說？」

婆羅門出家白佛言：「瞿曇！我等眾多婆羅門出家集於此坐，作如是論：『如是婆羅門真諦。如是婆羅門真諦。』」

佛告婆羅門出家：「有三種婆羅門真實，我自覺悟成等正覺而復為人演說。汝婆羅門出家作如是說：『不害一切眾生，是婆羅門真諦，非為虛妄。』彼於彼言我勝、言相似、言我卑，若於彼真諦不繫著，於一切世間作慈心色像，是名第一婆羅門真諦，我自覺悟成等正覺，為人演說。

「復次，婆羅門作如是說：『所有集法皆是滅法，此是真諦，非為虛妄。』乃至於彼真諦不計著，於一切世間觀察生滅，是名第二婆羅門真諦。

「復次，婆羅門作如是說：『無我處所及事都無所有，無我處所及事都無所有，此則真諦，非為虛妄。』如前說，乃至於彼無所繫著，一切世間無我像類，是名第三婆羅門真諦，我自覺悟成等正覺而為人說。」爾時，眾多婆羅門出家默然住。

時，世尊作是念：「今映彼愚癡，殺彼惡者，今此眾中無一能自思量欲造因緣，於沙門瞿曇法中修行梵行。」如是知己，從坐起而去。

雜阿含經（九七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尊者阿難亦住於彼。

時，有外道出家名曰栴陀，詣尊者阿難所，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問尊者阿難言：「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

阿難答言：「為斷貪欲、瞋恚、愚癡故，於彼出家修梵行。」

栴陀復問：「彼能說斷貪欲、瞋恚、愚癡耶？」

阿難答言：「我亦能說斷貪欲、瞋恚、愚癡。」

栴陀復問：「汝見貪欲、瞋恚、愚癡有何過患，說斷貪欲、瞋恚、愚癡耶？」

阿難答言：「染著貪欲映障心故，或自害，或復害他，或復俱害，現法得罪、後世得罪、現法後世二俱得罪，彼心常懷憂、苦受覺。若瞋恚映障、愚癡映障，自害、害他、自他俱害，乃至常懷憂、苦受覺。又復，貪欲為盲、為無目、為無智、為慧力羸、為障閼，非明、非等覺，不轉向涅槃。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我見貪欲、瞋恚、愚癡有如是過患，故說斷貪欲、瞋恚、愚癡。」

栴陀復問：「汝見斷貪欲、瞋恚、愚癡有何福利，而說斷貪欲、瞋恚、愚癡？」

阿難答言：「斷貪欲已，不自害，又不害他，亦不俱害；又復不現法得罪、後世得罪、現法後世得罪，心法常懷喜樂、受覺。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於現法中常離熾然，不待時節，有得餘現法緣自覺知。見有如是功德利益故，說斷貪欲、瞋恚、愚癡。」

栴陀復問：「尊者阿難！有道有跡，修習多修習，能斷貪欲、瞋恚、愚癡不？」

阿難答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栴陀外道白尊者阿難：「此是賢哉之道、賢哉之跡，修習多修習，能斷貪欲、瞋恚、愚癡。」

時，栴陀外道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雜阿含經（九七四至九七五）

（九七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為尊者舍利弗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

時，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已，稽首禮足而去。

時，有外道出家補縷低迦隨路而來，問尊者舍利弗：「從何所來？」

舍利弗答言：「火種！我從我世尊所，聽大師說教授法來。」

補縷低迦問尊者舍利弗：「今猶不離乳，從師聞說教授法耶？」

舍利弗答言：「火種！我不離乳，於大師所，聞說教授法。」

補縷低迦語尊者舍利弗言：「我久已離乳，捨師所說教授法。」

舍利弗言：「汝法是惡說法、律，惡覺，非為出離、非正覺道，壞法、非可讚歎法、非可依止法，又彼師者，非等正覺，是故汝等疾疾捨乳，離師教法。譬如乳牛，僇惡狂騷，又少乳

汁，彼犢飲乳，疾疾捨去；如是惡說法、律，惡覺，非出離、非正覺道，壞法、非可讚歎法、非可依止法。又彼師者，非等正覺，是故速捨師教授法。我所有法是正法、律，是善覺，是出離正覺道，不壞、可讚歎、可依止。又彼大師是等正覺，是故久飲其乳，聽受大師說教授法。譬如乳牛，不羸狂騷，又多乳汁，彼犢飲時，久而不厭。我法如是，是正法、律，乃至久聽說教授法。」

時，補縷低迦語舍利弗：「汝等快得善利，於正法、律，乃至久聽說教授法。」

時，補縷低迦外道出家聞舍利弗所說，歡喜隨喜，從道而去。

（九七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補縷低迦外道出家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先日眾多種種異道出家沙門、婆羅門集於未曾有講堂，作如是論議：『沙門瞿曇智慧猶如空舍，不能於大眾中建立論議，此應此不應，此合此不合。譬如盲牛，偏行邊畔，不入中田；沙門瞿曇亦復如是，無應不應，無合不合。』」

佛告補縷低迦：「此諸外道論議，說應不應，合不合，於聖法、律，如小兒戲。譬如士夫，年八、九十，髮白齒落，作小兒戲，團治泥土，作象作馬，種種形類，眾人皆言：『此老小兒。』如是。火種！種種諸論，謂應不應，合不合，於聖法、律，如小兒戲，然於彼中，無有比丘方便所應。」

補縷低迦白佛：「瞿曇！於何處有比丘方便所應？」

佛告外道：「不清淨者令其清淨，是名比丘方便所應。不調令調，是名比丘方便所應。諸不定者令得正受，是名比丘方便所應。不解脫者令得解脫，是名比丘方便所應。不斷令斷、不知令知、不修令修、不得令得，是名比丘方便所應。」

「云何不淨令淨？謂戒不淨者，令其清淨。云何不調伏令其調伏？謂眼根。耳、鼻、舌、身、意根不調伏，令其調伏，是名不調伏者令其調伏。云何不定令其正受，謂心不正定，令得正受。云何不解脫者令得解脫？謂心不解脫貪欲、恚、癡，令得解脫。云何不斷令斷？謂無明、有、愛，不斷令斷。云何不知令知？謂其名色，不知令知。云何不修令修？謂止、觀，不修令修。云何不得令得？謂般涅槃，不得令得，是名比丘方便所應。」

補縷低迦白佛言：「瞿曇！是義比丘方便所應，是堅固比丘方便所應，所謂盡諸有漏。」

時，補縷低迦外道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雜阿含經（九七六至九七七）

（九七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外道出家，名曰尸婆，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云何為學？所謂學者，云何學？」

佛告尸婆：「學其所學，故名為學。」

尸婆白佛：「何所學？」

佛告尸婆：「隨時學增上戒，增上意，學增上慧。」

尸婆白佛：「若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所作已作，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善解脫，當於爾時，復何所學？」

佛告尸婆：「若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乃至正智善解脫，當於爾時，覺知貪欲永盡無餘；覺知瞋恚、愚癡永盡無餘，故不復更造諸惡，常行諸善。尸婆！是名為學其所學。」

時，尸婆外道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九七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尸婆外道出家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有一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如是說：『若人有所知覺，彼一切本所作因，修諸苦行，令過去業盡，更不造新業，斷於因緣，於未來世無復諸漏。諸漏盡故業盡，業盡故苦盡，苦盡者究竟苦邊。』今瞿曇所說云何？」

佛告尸婆：「彼沙門婆羅門實爾洛漠說耳，不審不數，愚癡不善不辯。所以者何？或從風起苦，眾生覺知，或從痰起，或從涎唾起，或等分起，或自害，或他害，或因節氣。彼自害者，或拔髮、或拔鬚，或常立舉手，或蹲地，或臥灰土中，或臥棘刺上，或臥杵上、或板上，或牛屎塗地而臥其上，或臥水中，或日三洗浴，或一足而立，身隨日轉。如是眾苦精勤有行，尸婆！是名自害。他害者，或為他手石、刀、杖等，種種害身，是名他害。尸婆！若復時節所害，冬則大寒，春則大熱，夏寒暑俱，是名節氣所害。世間真實，非為虛妄。尸婆！世間有此真實，為風所害，乃至節氣所害，彼眾生如實覺知。汝亦自有此患，風痰涎唾，乃至節氣所害覺，如是如實覺知。尸婆！若彼沙門婆羅門言一切人所知覺者皆是本所造因，捨世間真實事

而隨自見，作虛妄說。

「尸婆！有五因五緣生心法憂苦。何等為五？謂因貪欲纏，緣貪欲纏，生心法憂苦；因瞋恚、睡眠、掉悔、疑纏，緣瞋恚、睡眠、掉悔、疑纏，生彼心法憂苦，尸婆！是名五因五緣生心法憂苦。尸婆！有五因五緣不生心法憂苦。何等為五？謂因貪欲纏，緣貪欲纏，生彼心法憂苦者，離彼貪欲纏，不起心法憂苦，是名五因五緣不起心法憂苦。現法得離熾然，不待時節，通達現見，緣自覺知。尸婆！復有現法離熾然，不待時節，通達現見，緣自覺知，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說是法時，尸婆外道出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尸婆外道出家見法、得法、知法、入法，離諸狐疑，不由於他，入正法、律，得無所畏。即從坐起，整衣服，合掌白佛：「世尊！我今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耶？」

佛告尸婆：「汝今得出家……」如上說，乃至「心善解脫，得阿羅漢。」

雜阿含經（九七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爾時，那羅聚落有商主外道出家，百二十歲，年耆根熟，為那羅聚落諸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尊重供養，如阿羅漢。

彼商主外道出家先有宗親一人，命終生天，於彼天上見商主外道出家已，作是念：「我欲往教彼商主外道出家詣世尊所，修行梵行，恐其不隨我語，我今當往彼，以意論令問。」

即下那羅聚落，詣彼商主外道出家所，說偈而問：

「云何惡知識， 現善知識相？」

云何善知識， 如己同一體？
何故求於斷， 云何離熾然？

「若汝仙人持此意論而問於彼，有能分明解說其義而答汝者，便可從彼出家，修行梵行。」

時，商主外道出家受天所問，持詣富蘭那迦葉所，以此意論偈問富蘭那迦葉。彼富蘭那迦葉尚自不解，況復能答？彼時，商主外道出家復至末迦梨瞿舍利子所、刪闍耶毘羅胝子所、阿耆多枳舍欽婆羅所、迦羅拘陀迦旃延所、尼乾陀若提子所，皆以此意論偈而問，悉不能答。

時，商主外道出家作是念：「我以此意論問諸出家師，悉不能答，我今復欲求出家；為我今自有財寶，不如還家，服習五欲。」復作是念：「我今可往詣沙門瞿曇。然彼耆舊、諸師、沙門、婆羅門、富蘭那迦葉等，悉不能答，而沙門瞿曇年少出家，詎復能了？然我聞先宿所說莫輕新學年少出家，或有沙門年少出家，有大德力，今且當詣沙門瞿曇。」詣已，以彼意論心念而問，如偈所說。

爾時，世尊知彼商主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云何惡知識？ 現善友相者，	
內心實恥厭， 口說我同心，	
造事不樂同， 故知非善友，	
口說恩愛語， 心不實相應，	
所作而不同， 慧者應覺知，	
是名惡知識， 現善知識相，	
與己同一體。 云何善知識？	
與己同體者， 非彼善知識，	
放逸而不制， 沮壞懷疑惑，	
伺求其端緒， 安於善知識，	

如子臥父懷， 不為傍人聞，
當知善知識， 何故求於斷，
生歡喜之處， 清涼稱讚歎，
修習福利果， 清涼永息滅，
是故求於斷。 云何離熾然？
寂靜止息味， 知彼遠離味，
遠離熾然惡， 飲以法喜味，
寂滅離欲火， 是名離熾然。」

爾時，商主外道出家作是念：「沙門瞿曇知我心念。」而白佛言：「我今得入沙門瞿曇正法、律中修行梵行，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不？」

佛告商主外道出家：「汝今可得於正法、律修行梵行，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如是出家已，思惟，乃至心善解脫，得阿羅漢。

雜阿含經（一一五五至一一五八）

（一一五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婆羅門名曰違義，聞沙門瞿曇從拘薩羅國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聞已，作是念：「我當往詣沙門瞿曇所，聞所說法，當反其義。」作是念已，往詣精舍，至世尊所。

爾時，世尊無量眷屬圍繞說法。世尊遙見違義婆羅門來，即默然住。

違義婆羅門白佛言：「瞿曇說法，樂欲聞之！」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違義婆羅門， 未能解深義，
內懷嫉恚心， 欲為法留難。
調伏違反心， 諸不信樂意，
息諸障礙垢， 則解深妙說。」

時，違義婆羅門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一一五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

時，有不害婆羅門來詣佛所，白佛言：「世尊！我名不害，為稱實不？」

佛告婆羅門：「如是稱實者，若身不害，若口不害，若心不害，則為稱實。」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心不殺害， 口意亦俱然，
是則為離害， 不恐怖眾生。」

佛說此經已，不害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復道而去。

（一一五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次第行乞至火與婆羅門舍。

火與婆羅門遙見佛來，即具眾美飲食，滿鉢與之。

如是二日、三日，乞食復至其舍。

火與婆羅門遙見佛來，作是念：「禿頭沙門何故數來，貪美食耶？」

爾時，世尊知火與婆羅門心念已，即說偈言：

「王天日日雨，	田夫日夜耕，
數數殖種子，	是田數收穀。
如人數懷妊，	乳牛數懷犢，
數數有求者，	則能數惠施。
數數惠施故，	常得大名稱，
數數棄死屍，	數數哭悲戀。
數數生數死，	數數憂悲苦，
數數以火燒，	數數諸蟲食。
若得賢聖道，	不數受諸有，
亦不數生死，	不數憂悲苦。
不數數火燒，	不數諸蟲食。」

時，火與婆羅門聞佛說偈，還得信心，復以種種飲食滿鉢與之，世尊不受，以因說偈而施故，復說偈言：

「因為說偈法，	不應受飲食，
當觀察自法，	說法不受食。
婆羅門當知，	斯則淨命活，
應以餘供養，	純淨大仙人。
已盡諸有漏，	穢法悉已斷，
供養以飲食，	於其良福田。
欲求福德者，	則我田為良。」

火與婆羅門白佛：「今以此食，應著何所？」

佛告婆羅門：「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有能食此信施，令身安樂。汝持是食去棄於無蟲水中，及少生草地。」

時，婆羅門即以此食持著無蟲水中，水即烟出，沸聲啾啾；譬如鐵丸燒令火色，擲著水中，水即烟起，沸聲啾啾，亦復如

是。婆羅門持此飲食著水中，水即烟出，沸聲啾啾，於時火與婆羅門歎言：「甚奇！瞿曇！大德大力，能令此食而作神變。」

時，火與婆羅門因此飯食神變，得信敬心，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梵行不？」

佛告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

彼即出家已，作是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髮鬚，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得阿羅漢，心善解脫。

（一一五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舍衛國中婆肆吒婆羅門女信佛、法、僧，歸佛、歸法、歸比丘僧。於佛、法、僧已離狐疑，於苦習盡道亦離疑惑；見諦得果，得無間慧。其夫是婆羅豆婆遮種姓婆羅門。每至左右所為作時，有小得失，即稱南無佛，向如來所住方面，隨方合掌，三說是言：「南無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身純金色，圓光一尋，方身圓滿如尼拘律樹，善說妙法，牟尼之尊，仙人上首，是我大師！」

時，夫婆羅門聞之，瞋恚不喜，語其婦言：「為鬼著耶？無有此義，捨諸三明大德婆羅門，而稱歎彼禿頭沙門。黑闇之分，世所不稱。我今當往共汝大師論議，足知勝如。」

婦語夫言：「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諸神、世人，能共世尊——如來、應、等正覺，金色之身，圓光一尋，如尼拘律樹圓滿之身，言說微妙，仙人上首，我之大師——共論議者。然今婆羅門且往，自可知之！」

時，婆羅門即往詣佛，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而說

偈言：

「為殺於何等， 而得安隱眠？
為殺於何等， 令心得無憂？
為殺於何等， 瞿曇所稱歎？」

爾時，世尊知婆羅門心之所念，而說偈言：

「殺於瞋恨者， 而得安隱眠，
殺於瞋恚者， 而心得無憂。
瞋恚為毒本， 能害甘種子，
能害於彼者， 賢聖所稱歎。
若能害彼者， 其心得無憂？」

時，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佛所說，示、教、照、喜，次第說法，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說欲味著為災患煩惱，清淨、出要、遠離，隨順福利清淨，分別廣說；譬如清淨白[疊*毛]，易為染色。如是，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即於座上，於四聖諦得無闕等，所謂苦、集、滅、道。

是婆羅門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疑惑，不由他度，於正法、律得無所畏。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合掌白佛：「已度，世尊！已度，善逝！我今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已，盡其壽命為優婆塞，證知我！」

時，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還歸自家。

其婦優婆夷遙見夫來，見已，白言：「已與如來、應、等正覺——純金色身，圓光一尋，如尼拘律樹圓滿之身，妙說之上，仙人之首，大牟尼尊，為我大師——共論議耶？」

其夫答言：「我未嘗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諸神、世人，有能與如來、應、等正覺——真金色身，圓光一尋，如尼拘律樹圓滿之身，妙說之上，諸仙之首，牟尼之尊，汝之

大師——共論議也。汝今與我作好法衣，我持至世尊所出家學道。」

時，婦悉以鮮潔白[疊*毛]，令作法衣。

時，婆羅門持衣往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言：「世尊！我今可得於世尊法中出家學道，修梵行不？」

佛告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此法、律出家學道，修諸梵行。」

即出家已，獨靜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出家學道……。」乃至得阿羅漢，心善解脫。

雜阿含經（一一六〇）

（一一六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持金蓋、著舍勒導從婆羅門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無非婆羅門， 所行為清淨，
剎利修苦行， 於靜亦復乖。
三典婆羅門， 是則為清淨，
如是清淨者， 不在餘眾生。」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不知清淨道， 及諸無上淨，
於餘求靜者， 至竟無淨時。」

婆羅門白佛：「瞿曇說清淨道及無上清淨耶？何等為清淨道？何等為無上清淨？」

佛告婆羅門：「正見者為清淨道，正見修習多修習，斷貪欲、斷瞋恚、斷愚癡。若婆羅門貪欲永斷，瞋恚、愚癡永斷，

一切煩惱永斷，是名無上清淨。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清淨道；正定修習多修習已，斷貪欲、斷瞋恚、斷愚癡。若婆羅門貪欲永斷，瞋恚、愚癡永斷，一切煩惱永斷，是名無上清淨。」

婆羅門白佛言：「瞿曇說清淨道、無上清淨耶？瞿曇！世務多事，今且辭還。」

佛告婆羅門：「宜知是時。」

持華蓋著舍勒導從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一一六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為尸羅？ 云何正威儀？
云何為功德？ 云何名為業？
成就何等法， 羅漢婆羅門？」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宿命憶念智， 見生天惡趣，
得諸受生盡， 牟尼明決定。
知心善解脫， 解脫一切貪，
具足於三明， 三明婆羅門。」

佛說此經已，異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雜阿含經（一一七九至一一八七）

（一一七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國大林精舍。

時，有毘梨耶婆羅豆婆遮婆羅門，晨朝買牛，未償其價，即日失牛，六日不見。

時，婆羅門為覓牛故，至大林精舍，遙見世尊坐一樹下，儀容挺特，諸根清淨，其心寂默，成就止觀，其身金色，光明焰照。見已，即詣其前，而說偈言：

「云何無所求， 空寂在於此，
獨一處空閑， 而得心所樂？」

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若失若復得， 於我心不亂。
婆羅門當知， 莫謂彼如我，
心計於得失， 其心不自在。」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最勝梵志處， 如比丘所說；
我今當自說， 真實語諦聽。
沙門今定非， 晨朝失牛者，
六日求不得，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非， 種殖胡麻田，
慮其草荒沒，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非， 種稻田乏水，
畏葉枯便死，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 寡女有七人，
悉養孤遺子，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 七不愛念子，
放逸多負債，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 債主守其門，

求索長息財，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	七領重臥具，
憂勤擇諸蟲，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	赤眼黃髮婦，
晝夜聞惡聲，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	空倉群鼠戲，
常憂其羸乏，	是故安樂住。」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我今日定不，	晨朝失其牛，
六日求不得，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種殖胡麻田，
常恐其荒沒，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種稻田乏水，
畏葉便枯死，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寡女有七人，
悉養孤遺子，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七不愛念子，
放逸多負債，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債主守其門，
求索長息財，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七領重臥具，
憂勤擇諸蟲，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黃頭赤眼婦，
晝夜聞惡聲，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空倉群鼠戲，
常憂其羸乏，	是故安樂住。
不捨念不念，	眾生安樂住；

斷欲離恩愛， 而得安樂住。」

爾時，世尊為精進婆羅豆婆遮婆羅門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如佛常法，次第說法，布施、持戒，乃至於正法中，心得無畏。即從座起，合掌白佛：「我今得於正法、律出家學道，成比丘分，修梵行不？」

佛告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修諸梵行，乃至得阿羅漢，心善解脫。」

爾時，精進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得阿羅漢，緣自覺知，得解脫樂，而說偈言：

「我今甚欣樂， 大仙法之上，
得離貪欲樂， 不生見於佛。」

（一一八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娑羅樹林婆羅門聚落。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婆羅門聚落乞食，有非時雲起。

爾時，世尊作是念：「我今當往婆羅門聚落婆羅長者大會堂中。」作是念已，即往向彼大會堂所。

時，婆羅門長者悉集堂上，遙見世尊，共相謂言：「彼剃頭沙門竟知何法？」

爾時，世尊告彼婆羅聚落婆羅門長者言：「諸婆羅門有知法者，有不知者；刹利長者亦有知法者，有不知法者。」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非朋欲勝朋， 王不伏難伏，
妻不求勝夫， 無子不恭父。
無會無智者， 無智不法言，
貪恚癡悉斷， 是則名智者。」

時，彼婆羅門長者白佛言：「善士瞿曇！善士夫可入此堂，就座而坐。」世尊坐已。即白言：「瞿曇說法，我等樂聽。」

爾時，世尊為彼大會婆羅門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復說偈言：

「愚智群聚會， 非說孰知明？
能說寂靜道， 因說智則辯。
說者顯正法， 建立大仙幢，
善說為仙幢， 法為羅漢幢。」

爾時，世尊為婆羅聚落婆羅門長者建立正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從座起而去。

（一一八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浮梨聚落，住天作婆羅門菴羅園中，尊者優波摩為侍者。

爾時，世尊患背痛，告尊者優波摩：「汝舉衣鉢已，往至天作婆羅門舍。」

時，天作婆羅門處於中堂，令梳頭者理剃鬚髮，見尊者優波摩於外門住，見已，即說偈言：

「何等剃鬚髮， 身著僧迦梨？
住於彼門外， 為欲何所求？」

尊者優波摩說偈答言：

「羅漢世善逝， 所患背風疾，
頗有安樂水， 療牟尼疾不？」

時，天作婆羅門以滿鉢酥、一瓶油、一瓶石蜜，使人擔持，并持暖水，隨尊者優波摩詣世尊所，以塗其體，暖水洗之，酥蜜作飲，世尊背疾即得安隱。

時，天作婆羅門晨朝早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何言婆羅門？ 施何得大果？
何等為時施？ 云何淨福田？」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若得宿命智， 見天定趣生，
得盡諸有漏， 牟尼起三明，
善知心解脫， 解脫一切貪；
說名婆羅門， 施彼得大果，
施彼為時施， 隨所欲福田。」

時，天作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一八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於一夜時，住止娑羅林中。

時，有一婆羅門，去娑羅林不遠，營作田業。晨朝起作，至娑羅林中，遙見世尊坐一樹下，儀容端正，諸根清淨，其心寂定，具足成就第一止觀，其身金色，光明徹照。見已，往詣其所，白言：「瞿曇！我近在此經營事業，故樂此林。瞿曇於此有何事業，樂此林中？」復說偈言：

「比丘於此林， 為何事業故，
獨一守空閑， 樂於此林中？」

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無事於此林， 林根久已斷，
於林離林脫， 禪思不樂斷。」

時，彼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一八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夜宿一娑羅林中。

時，有一婆羅門，近彼林側，與五百年少婆羅門共。彼婆羅門常稱歎欽想：「欲見世尊，何時遊於此林，我因得見遇，問所疑，頗有閑暇為我記說？」

時，彼婆羅門年少弟子為採薪故，入於林中，遙見世尊坐一樹下，儀容端正，諸根寂靜，其心寂定，形若金山，光明徹照。見已，作是念：「我和上婆羅門常稱歎欽仰，欲見瞿曇，問其所疑，今此沙門瞿曇到此林中，我當疾往白和上令知。」即持薪束，疾還學堂。捨薪束已，詣和上所，白言：「和上當知，和上由來常所稱歎欽仰欲見沙門瞿曇，脫到此林，當問所疑，今日瞿曇已到此林，和上知時！」

時，婆羅門即詣世尊所，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獨入此恐怖，	深邃叢林中，
堅住不傾動，	善修正勤法。
無歌舞音樂，	寂默住空閑；
我所未曾見，	獨樂深林者，
欲求於世間，	自在增上主？
為三十三天，	天上自在樂？
何故深林中，	苦行自枯槁？」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若欲種種求，	諸界多種著；
彼一切皆是，	愚癡之根本，
如是一切求，	我久悉已吐，
不求不諂偽，	一切無所觸。

於一切諸法，
得無上菩提，
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今敬禮汝，
禪思之妙王，
如來天人救，
解脫於叢林，
已拔深利刺，
論師之上首，
人中雄師子，
顯現苦聖諦、
能盡眾苦聚，
自脫一切苦，
安樂眾生故，
已斷於恩愛，
斷除於一切，
如水生蓮花，
如日停虛空，
善哉我今日，
得見於大師，
大林大精進，
調御師之首，
唯一清淨觀，
禪思修不樂。」
大寂牟尼尊，
覺無邊大覺；
巍巍若金山。
於林永不著；
清淨無餘跡。
言說最勝辯；
震吼於深林。
集、滅、八正道；
乘出淨無垢。
濟彼苦眾生；
演說於正法。
遠離於欲網；
有愛之結縛。
塵水不染著；
清淨無雲翳。
至拘薩羅林，
兩足之勝尊，
得第一廣度；
敬禮無所畏。」

時，婆羅門廣說斯偈，讚歎佛已，聞佛所說，歡喜隨喜，
作禮而去。

（一一八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宿於孫陀利河側。

爾時，世尊剃髮未久，於後夜時，結跏趺坐，正身思惟，繫念在前，以衣覆頭。

時，孫陀利河側有婆羅門住止，夜起持祠，餘食不盡，時至河邊，欲求大德婆羅門以奉之。

爾時，世尊聞河邊婆羅門聲。聞已，瞢眊作聲，却衣現頭。

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見佛已，作是念：「是剃頭沙門，非婆羅門。」欲持食還去。彼婆羅門復作是念：「非獨沙門是剃頭者，婆羅門中亦有剃頭，應往至彼，問其所生。」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詣世尊所，而問之言：「為何姓生？」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汝莫問所生， 但當問所行。
刻木為鑽燧， 亦能生於火；
下賤種姓中， 生堅固牟尼。
智慧有慚愧， 精進善調伏，
究竟大明際， 清淨修梵行。
而今正是時， 應奉施餘食。」

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今吉良日， 求福修供養，
遇得見大士， 三時最勝尊，
若不見佛者， 當更施餘人。」

爾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轉得信心，即持餘食以奉世尊，世尊不受，以說偈得故，如上因說偈而得食廣說。

孫陀利河側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今此施食當置何所？」

佛告婆羅門：「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有能食此食，令身安隱者。汝持此食去著無虫水中，及少生草地。」

時，婆羅門即持此食著無虫水中，水即烟起涌沸，啾啾作聲，如燒鐵丸投之冷水，烟起涌沸，啾啾作聲。如是彼食著無虫水中，烟起涌沸，啾啾作聲。孫陀利河側婆羅門心欲恐怖，身毛皆豎，謂為災變，馳走上岸，集聚乾木，供養祠火，令息災恠。

世尊見彼集聚乾木，供養祠火，望息災恠。見已。即說偈言：

「婆羅門祠火，	焚燒乾草木，
莫呼是淨道，	能却諸災患。
此則惡供養，	而謂為黠慧；
作如是因緣，	外道取修淨。
汝今棄薪火，	起內火熾然，
常修不放逸，	常富於供養。
處處興淨信，	廣施設大會，
心意為束薪，	瞋恚黑烟起，
妄語為塵味，	口舌為木杓，
胸懷燃火處，	欲火常熾然。
當善自調伏，	消滅士夫火，
正信為大河，	淨戒為度濟，
澄淨清流水，	智者之所歎！
人中淨天德，	當於中洗浴，
涉水不著身，	安樂度彼岸。
正法為深淵，	福德為下濟，
澄淨水充滿，	智者所讚嘆！
人中天淨德，	當於中洗浴，
涉水不著身，	安樂度彼岸。
真諦善調御，	攝護修梵行，

慈悲為苦行， 真實心清淨，
沐浴以正法， 智者所稱歎。」

爾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復道而去。

（一一八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住孫陀利河側叢林中。

時，有孫陀利河側住止婆羅門來詣佛所，面相問訊慰勞已，
退坐一面，問佛言：「瞿曇！至孫陀利河中洗浴不？」

佛告婆羅門：「何用於孫陀利河中洗浴為？」

婆羅門白佛：「瞿曇！孫陀利河是濟度之數，是吉祥之數，
是清淨之數，若有於中洗浴者，悉能除人一切諸惡。」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非孫陀利河，	亦非婆休多，
非伽耶、薩羅，	如是諸河等，
作諸惡不善，	能令其清淨。
恒河、婆休多、	孫陀利河等，
愚者常居中，	不能除眾惡。
其清淨之人，	何用洗浴為？
其清淨之人，	何用布薩為？
淨業以自淨，	是生於受持，
不殺亦不盜，	不婬不妄語，
信施除慳垢，	於斯而洗浴。
於一切眾生，	常起慈悲心，
井水以洗浴，	用伽耶等為？
內心自清淨，	不待洗於外。
下賤田舍兒，	身體多污垢，

以水洗塵穢，不能淨其內。」

爾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一一八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時，有縈髻羅豆婆遮婆羅門，本俗人時，為佛善知識，來詣佛所，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外身縈髻者，是但名縈髻；
內心縈髻者，是結縛眾生。
今請問瞿曇，云何解縈髻？」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受持於淨戒，內心修正覺，
專精勤方便，是則解縈髻。」

時，縈髻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一一八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時，有縈髻波羅豆婆遮婆羅門來詣佛所，而前問訊，相慰勞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身外縈髻者，是但名縈髻；
內心縈髻者，是結縛眾生。
我今問瞿曇，如此縈髻者，
云何作方便？於何斷縈髻？」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眼耳及與鼻， 舌身意入處，
於彼名及色， 滅盡令無餘。
諸識永滅者， 於彼斷縈髻。」

佛說此經已，縈髻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
從座起去。

雜阿含經（一一九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大梵天王及餘別梵天——善臂別梵天，日日方便，
往見供養世尊。

時，有婆句梵天見別梵天——善臂梵天，精勤方便，而問
言：「汝欲何之？」

彼即答言：「欲見世尊，恭敬供養。」

時，婆句梵天即說偈言：

「彼有四鵠鳥， 三種金色宮，
五百七十二， 修行禪思者，
熾焰金色身， 普照梵天宮；
汝且觀我身， 何用至彼為？」

爾時，善梵王、別梵王——善臂別梵王復說偈言：

「雖有金色身， 普照梵天宮，
其有智慧者， 知色有煩惱，
智者不樂色， 於其心解脫。」

時，彼善梵天、別梵天——善臂別梵天，往詣佛所，稽首
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方便，欲來見世尊，
恭敬供養。有婆句梵天，見我方便，而問我言：『汝今方便，

欲何所之？』我即答言：『欲往見世尊，禮事供養。』婆句梵天即說偈言：

「『有四種鵠鳥， 三種金色宮，
 五百七十二， 於中而禪思，
 觀我身金色， 普照梵天宮；
 汝且觀我身， 何用至彼為？』

「我即說偈而答彼言：

「『雖有金色身， 普照梵天宮，
 當知真金色， 是則煩惱事。
 智者解脫色， 於色不復樂。』」

佛告梵天：「如是，梵天！如是，梵天！

「雖有真金色， 普照梵天宮，
 當知真金色， 則是煩惱事，
 智者解脫色， 於色不復樂。」

時，彼梵天為迦吒務陀低沙比丘故，說偈言：

「夫士生世間， 利斧在口中；
 還自斬其身， 斯由惡言故。
 應毀者稱譽， 應譽而反毀；
 惡口增其過， 所生無安樂！
 博弈酒喪財， 其過失甚少；
 惡心向善逝， 是則為大過！
 地獄有百千， 名尼羅浮地，
 三十有六百， 及五阿浮陀；
 斯皆謗聖獄， 口意惡願故。」

佛說此經已，彼諸梵天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鞞婆陵耆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薩羅國。

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俱行道，中路欣然而笑。尊者阿難見世尊笑，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緣笑？諸佛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若無因緣，終不妄笑。願聞其意。」

彼時，世尊告曰：「阿難！此處所中，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此處坐，為弟子說法。」

於是，尊者阿難即在彼處速疾敷座，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唯願世尊亦坐此處，為弟子說法，如是此處為二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行。」

爾時，世尊便於彼處坐尊者阿難所敷之座，坐已，告曰：「阿難！此處所中，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講堂，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中坐已，為弟子說法。阿難！此處所中昔有村邑，名鞞婆陵耆，極大豐樂，多有人民。阿難！鞞婆陵耆村邑之中有梵志大長者，名曰無患，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阿難！梵志大長者無患有子，名優多羅摩納，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阿難！優多羅童子有善朋友，名難提波羅陶師，常為優多羅童子之所愛念，喜見無厭。」

「阿難！難提波羅陶師歸佛、歸法、歸比丘眾，不疑三尊，不惑苦、習、滅、道，得信、持戒、博聞、惠施、成就智慧，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蟲，彼於殺生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之乃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悋，不望其

報，彼於不與取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非梵行，斷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淨無穢，離欲斷婬，彼於非梵行淨除其心。

「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兩舌，斷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群黨，彼於兩舌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麤言，斷麤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說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樂，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彼於麤言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綺語，斷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順時得宜，善教善訶，彼於綺語淨除其心。

「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治生，斷治生，棄捨稱量及斗斛，棄捨受貨，不縛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於人，彼於治生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受寡婦、童女，斷受寡婦、童女，彼於受寡婦、童女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受奴婢，斷受奴婢，彼於受奴婢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受象、馬、牛、羊，斷受象、馬、牛、羊，彼於受象、馬、牛、羊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受雞、猪，斷受雞、猪，彼於受雞、猪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受田業、店肆，斷受田業、店肆，彼於受田業、店肆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受生稻、麥、豆，斷受生稻、麥、豆，彼於受生稻、麥、豆淨除其心。

「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酒、斷酒，彼於飲酒淨除其心。

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彼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斷華鬘、瓔珞、塗香、脂粉，彼於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斷歌舞倡妓及往觀聽，彼於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受生色像寶，斷受生色像寶，彼於生色像寶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過中食，斷過中食，常一食，不夜食，學時食，彼於過中食淨除其心。

「阿難！難提波羅陶師盡形壽手離鐮鋤，不自掘地，亦不教他，若水岸崩土及鼠傷土，取用作器，舉著一面，語買者曰：『汝等若有豌豆、稻、麥、大小麻豆、脾豆、芥子，瀉已持器去，隨意所欲。』阿難！難提波羅陶師盡形壽供侍父母，父母無目，唯仰於人，是故供侍。

「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過夜平旦，往詣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到已作禮，却坐一面。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阿難！於是，難提波羅陶師，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其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禮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足已，繞三匝而去。

「爾時，優多羅童子乘白馬車，與五百童子俱，過夜平旦，從鞞婆陵耆村邑出，往至一無事處，欲教若干國來諸弟子等，令讀梵志書。於是，優多羅童子遙見難提波羅陶師來，見已便問：『難提波羅！汝從何來？』難提波羅答曰：『我今從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供養禮事來。優多羅！汝可共我往詣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供養禮事。』於是，優多羅童子答曰：『難提波羅！我不欲見禿頭沙門，禿沙門不應得道，道難得故。』於是，難提波羅陶師捉優多羅童子頭髮，牽令下車。

於是，優多羅童子便作是念：『此難提波羅陶師常不調戲，不狂不癡，今捉我頭髻，必當有以。』念已，語曰：『難提波羅！我隨汝去，我隨汝去。』難提波羅喜，復語曰：『去者甚善。』

「於是，難提波羅陶師與優多羅童子共往詣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到已作禮，却坐一面。難提波羅陶師白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曰：『世尊！此優多羅童子是我朋友，彼常見愛，常喜見我，無有厭足。彼於世尊無信敬心，唯願世尊善為說法，令彼歡喜得信敬心。』於是，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難提波羅陶師及優多羅童子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於是，難提波羅陶師及優多羅童子，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其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禮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足，繞三匝而去。

「於是，優多羅童子還去不遠，問曰：『難提波羅！汝從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得聞如是微妙之法，何意住家？不能捨離學聖道耶？』於是，難提波羅陶師答曰：『優多羅！汝自知我盡形壽供養父母，父母無目，唯仰於人，我以供養侍父母故。』於是，優多羅童子問難提波羅：『我可得從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家學道，受於具足，得作比丘，行梵行耶？』於是，難提波羅陶師及優多羅童子即從彼處復往詣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到已作禮，却坐一面。

「難提波羅陶師白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曰：『世尊！此優多羅童子還去不遠，而問我言：「難提波羅！汝從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得聞如是微妙之法，何意住家？不能捨離學聖道耶？」世尊！我答彼曰：「優多羅！汝自知我盡形壽供養父母，父母無目，唯仰於人，我以供養侍父母故。」優多羅復問我曰：「難提波羅！我可得從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

出家學道，受於具足，得作比丘，行梵行耶？」願世尊度彼出家學道，授與具足，得作比丘。』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難提波羅默然而受。於是，難提波羅陶師知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默然受已，即從坐起，稽首作禮，繞三匝而去。

「於是，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難提波羅去後不久，度優多羅童子出家學道，授與具足，出家學道。授與具足已，於鞞婆陵耆村邑隨住數日，攝持衣鉢，與大比丘眾俱共遊行，欲至波羅[木*奈]迦私國邑，展轉遊行，便到波羅[木*奈]迦私國邑，遊波羅[木*奈]住仙人處鹿野園中。

「於是，頻鞞王聞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遊行迦私國，與大比丘眾俱，到此波羅[木*奈]住仙人處鹿野園中。頻鞞王聞已，告御者曰：『汝可嚴駕，我今欲往詣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時，彼御者受王教已，即便嚴駕。嚴駕已訖，還白王曰：『已嚴好車，隨天王意。』

「於是，頻鞞王乘好車已，從波羅[木*奈]出，往詣仙人住處鹿野園中。時，頻鞞王遙見樹間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耀煒曄，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見已下車，步詣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到已作禮，却坐一面。頻鞞王坐一面已，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

「於是，頻鞞王，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其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而向，白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曰：『唯願世尊明受我請，及比丘眾。』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頻鞞王默然受請。於是，頻鞞王知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默然受已，稽首作禮，繞

三匝而去，還歸其家。於夜施設極美淨妙種種豐饒食噉含消，即於其夜供辦已訖，平旦敷床唱曰：『世尊！今時已到，食具已辦，唯願世尊以時臨顧。』

「於是，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過夜平旦，著衣持鉢，諸比丘眾侍從世尊，往詣頻鞞王家，在比丘眾上敷座而坐。於是，頻鞞王見佛及比丘眾坐已，自行澡水，以極美淨妙種種豐饒食噉含消，手自斟酌，令得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竟，敷一小床，別坐聽法。頻鞞王坐已，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

「於是，頻鞞王，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其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而向，白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曰：『唯願世尊於此波羅[木*奈]受我夏坐，及比丘眾，我為世尊作五百房、五百床褥，及施拘執如此白粳米。王之所食種種諸味，飯飼世尊及比丘眾。』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告頻鞞王曰：『止！止！大王！但心喜足。』頻鞞王如是至再三，叉手而向，白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曰：『唯願世尊於此波羅[木*奈]受我夏坐，及比丘眾，我為世尊作五百房、五百床褥，及施拘執如此白粳米。王之所食種種諸味，飯飼世尊及比丘眾。』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亦再三告頻鞞王曰：『止！止！大王！但心喜足。』

「於是，頻鞞王不忍不欲，心大憂惑：『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不能為我於此波羅[木*奈]而受夏坐，及比丘眾。』作是念已，頻鞞王白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曰：『世尊！頗更有在家白衣，奉事世尊如我者耶？』

「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告頻鞞王曰：『有，在王境界鞞婆陵耆村極大豐樂，多有人民。大王！彼鞞婆陵耆村中有

難提波羅陶師。大王！難提波羅陶師歸佛、歸法、歸比丘眾，不疑三尊，不惑苦、習、滅、道，得信、持戒、博聞、惠施、成就智慧，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慙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蟲，彼於殺生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之乃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惱，不望其報，彼於不與取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非梵行，斷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淨無穢，離欲斷婬，彼於非梵行淨除其心。

「『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兩舌，斷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群黨，彼於兩舌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麤言，斷麤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說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樂，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彼於麤言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綺語，斷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順時得宜，善教善訶，彼於綺語淨除其心。

「『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治生，斷治生，棄捨稱量及斗斛，亦不受貨，不縛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於人，彼於治生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受寡婦、童女，斷受寡婦、童女，彼於受寡婦、童女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受奴婢，斷受奴婢，彼於受奴婢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受象、馬、牛、羊，斷受象、馬、牛、羊，彼於受象、馬、牛、羊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受雞、猪，

斷受雞、猪，彼於受雞、猪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受田業、店肆，斷受田業、店肆，彼於受田業、店肆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受生稻、麥、豆，斷受生稻、麥、豆，彼於受生稻、麥、豆淨除其心。

「『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酒、斷酒，彼於飲酒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彼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斷華鬘、瓔珞、塗香、脂粉，彼於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斷歌舞倡妓及往觀聽，彼於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受生色像寶，斷受生色像寶，彼於受生色像寶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過中食，斷過中食，常一食，不夜食，學時食，彼於過中食淨除其心。』

「『大王！難提波羅陶師盡形壽手離鐮鋤，不自掘地，亦不教他，若水岸崩土及鼠傷土，取用作器，舉著一面，語買者言：「汝等若有豌豆、稻、麥、大小麻豆、脾豆、芥子，瀉已持器去，隨意所欲。」大王！難提波羅陶師盡形壽供侍父母，父母無目，唯仰於人，是故供侍。』

「『大王！我憶昔時依鞞婆陵耆村邑遊行。大王！我爾時平旦著衣持鉢，入鞞婆陵耆村邑乞食，次第乞食，往到難提波羅陶師家。爾時，難提波羅為小事故，出行不在。大王！我問難提波羅陶師父母曰：「長老！陶師今在何處？」彼答我曰：「世尊！侍者為小事故，暫出不在。善逝！侍者為小事故，暫出不在。世尊！籬中有麥飯，釜中有豆羹，唯願世尊為慈愍故隨意自取。」大王！我便受鬱單曰法，即於籬釜中取羹飯而去。』

「『難提波羅陶師於後還家，見籬中飯少，釜中羹減，白父母曰：「誰取羹飯？」父母答曰：「賢子！今日迦葉如來、無

所著、等正覺至此乞食，彼於籬釜中取羹飯去。」難提波羅陶師聞已，便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我家中隨意自在。」彼以此歡喜結跏趺坐，息心靜默，至于七日，於十五日中而得歡樂，其家父母於七日中亦得歡樂。

「『復次，大王！我憶昔時依鞞婆陵耆村邑遊行。大王！我爾時平旦著衣持鉢，入鞞婆陵耆村邑乞食，次第乞食，往到難提波羅陶師家。爾時，難提波羅為小事故，出行不在。大王！我問難提波羅陶師父母曰：「長老！陶師今在何處？」彼答我曰：「世尊！侍者為小事故，暫出不在。善逝！侍者為小事故，暫出不在。世尊！大釜中有粳米飯，小釜中有羹，唯願世尊為慈愍故隨意自取。」大王！我便受鬱單曰法，即於大小釜中取羹飯去。』

「『難提波羅陶師於後還家，見大釜中飯少，小釜中羹減，白父母曰：「誰大釜中取飯，小釜中取羹？」父母答曰：「賢子！今日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至此乞食，彼於大小釜中取羹飯去。」難提波羅陶師聞已，便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我家中隨意自在。」彼以此歡喜結跏趺坐，息心靜默，至于七日，於十五日中而得歡樂，其家父母於七日中亦得歡樂。』

「『復次，大王！我憶昔時依鞞婆陵耆村邑而受夏坐。大王！我爾時新作屋未覆，難提波羅陶師故陶屋新覆。大王！我告瞻侍比丘曰：「汝等可去壞難提波羅陶師故陶屋，持來覆我屋。」瞻侍比丘即受我教，便去往至難提波羅陶師家，挽壞故陶屋，作束持來用覆我屋。難提波羅陶師父母聞壞故陶屋，聞已，問曰：「誰壞難提波羅故陶屋耶？」比丘答曰：「長老！我等是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瞻侍比丘，挽壞難提波羅陶師

故陶屋，作束用覆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屋。」難提波羅父母語曰：「諸賢！隨意持去，無有制者。」

「『難提波羅陶師於後還家，見挽壞故陶屋，白父母曰：「誰挽壞我故陶屋耶？」父母答曰：「賢子！今日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瞻侍比丘挽壞故陶屋，作束持去，用覆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屋。」難提波羅陶師聞已，便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我家中隨意自在。」彼以此歡喜結加趺坐，息心靜默，至于七日，於十五日中而得歡樂，其家父母於七日中亦得歡樂。」

「『大王！難提波羅陶師故陶屋，竟夏四月都不患漏。所以者何？蒙佛威神故。大王！難提波羅陶師無有不忍，無有不欲，心無憂惑：「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我家中隨意自在。」大王！汝有不忍，汝有不欲，心大憂惑：「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不受我請，於此波羅[木*奈]而受夏坐，及比丘眾。」於是，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頗鞞王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

「『時，頗鞞王於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去後不久，便勅侍者：「汝等可以五百乘車載滿白粳米，王之所食種種諸味，載至難提波羅陶師家，而語之曰：『難提波羅！此五百乘車載滿白粳米，王之所食種種諸味，頗鞞王送來餉汝，為慈愍故，汝今當受。』』時，彼侍者受王教已，以五百乘車載滿白粳米，王之所食種種諸味，送詣難提波羅陶師家。到已，語曰：「難提波羅陶師！此五百乘車載滿白粳米，王之所食種種諸味，頗鞞王送來餉汝，為慈愍故，汝今當受。」於是，難提波羅陶師辭讓不受，語侍者曰：「諸賢！頗鞞王家國大事多，費用處廣，我知如此，以故不受。』』」

佛告阿難：「於意云何？爾時童子優多羅者，汝謂異人耶？莫作斯念，當知即是我也。阿難！我於爾時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爾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爾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惑，亦未能得脫一切苦。阿難！我今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我今已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惑，我今已得脫一切苦。」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鞞婆陵耆經竟(五千七百三十四字)